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八冊目次

經濟類編一百卷（三）（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棟等刻本

001

經濟類編一百卷（三）

（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棟等刻本

文學類五

檄七則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
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
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
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
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
憂老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
聞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

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
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明垂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
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僭爲侯王不知厭足
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
營十萬巳拔睢陽劉永奔遁家巳族矣此諸君所聞
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呂凱答雍閭檄　天降喪亂奸雄秉彎天下切齒萬
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
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
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

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
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
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
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
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怒
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
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
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
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
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泥臣於非王誰肯歸之邪檄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
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愚惟將軍察焉
袁紹討曹操檄　蓋聞明王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
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
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
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於是絳侯朱
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
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
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
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舉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
徨東裔蹈據無所苴帶府惟強餘嬴枝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故復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變羣東反群虜亂政時
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
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冀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
刼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
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談者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
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笞楚幷兼五毒俱至觸情
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
聖朝令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
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
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
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
互設矯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輒羅動足蹈機塹

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
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
外姦未及整訓加意令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
梟雄往歲伐鼓北征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冊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
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沮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
禦隆車之隧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
騎千羣奮中黃貢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埶幷州越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太行青州涉濟漂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
葉而捣其後雷震虎步金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焚飛
蓬覆滄海而注爝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
遲綱弛網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
以拘質櫂簒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
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魏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尚書令荀彧告江東諸
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益聞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
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殺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
以待疚亾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亹齊斧名字不足以涔簡墨譬猶鷇卵
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毋楫足以
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
爨鑊之魚期于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
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
不拔昔夫差承闔廬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甌會
稽可謂强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
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鑿越軍及吳王濞驕

恣屈强猖獗始亂自以兵强國富勢臨京城太尉帥
師甫下榮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氷泮漠之罵言未絕
於口而丹徒之孙以陼其首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
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
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疆如二
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數百名十有餘輩其餘蜂
捍特起鷹視狼顧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
嬰鉞首腰分離雲翔不旋茅遺近者關中諸將
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
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兒厨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湟中羌虜參屠捲白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
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巴漢銳卒南
臨汶江揔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
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赴期五道俱入權
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衛奉國威爲之除害元惡大
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
每破滅强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
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
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

莊固薛洪橐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
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牀軍蘇游
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
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
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
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討

逆輔德祐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罹羅賢聖
昔德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不折下愚之惑也
率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呂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
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

賞以待非常之功乃覇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亾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析薪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東魏使軍司杜弼檄梁納侯景

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繁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矣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衆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連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羲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

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徹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扳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祓蜻蜓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以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亾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反授之以利罷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亾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翟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會習軍旅豈同烏合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雄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麗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豐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亾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杨人物死亾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

採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薄賞稱力年既老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庶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長蟄滿懷妄敦戎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傅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生骨肉斃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鷙蜂相持我乘其便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

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輦轂之所踐踏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軹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容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相因理不常泰疫爲肆宋劉裕討桓玄檄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疫爲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遘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舉都邑天未忘難因力定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寓北非所止流序七廟毀

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頹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毋使
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聊山川以增佇投檄
之日神馳賊庭

漢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鄉長倩以其
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
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疎樸滿一枚書題遺之曰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五絲爲繩倍繩爲幷倍幷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
綴倍綴爲縫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士之立功勳効
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
素絲一疎樸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

無出竅滿則樸之土龍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
而不散故樸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樸滿之
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樸滿一枚倚嵯盛歟山川阻修
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窮在下風以俟嘉譽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
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爲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
悒而與誰語語有之曰誰爲之聽令聽之蓋鍾子期死

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乎而白黙不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魂私恨無窮詴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憫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驁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践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裹創之君

長戚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畧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鄉爭死敵者陵未發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降而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侯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而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力極不能自免於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其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

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笞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拘也演易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此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

言之勇怯執也强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凌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兹爲十

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刓削以辟辱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

蘇武報李陵書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怏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寒之地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日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恥强存徒念忠義雖誇僕

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
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
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會復假羽
毛刖斷之足復豪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範爲時
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
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亾無
異向使君服節效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芳上之封
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遇寬宥順承本爲一體
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

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修殊疢生隔絕猶馬
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賜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
問休暢奉甚奉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
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
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前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
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革韝毳幕以禦風雨羶
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仰視浮雲秋月寒外草衰夜
不相如步馬之埶又甚懸絕兵再戰一以當千然
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從傷敗野餘不滿百而皆扶

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子卿陵獨何心能
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
子無辜鉅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
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
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
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
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
故每據情忍辱輸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

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
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五將失道陵獨週戰兩晨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出
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
疲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塞旗追奔逐北滅
跡捐塵斬其梟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
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
練精兵彊跨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
不相如步馬之埶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
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從傷敗野餘不滿百而皆扶

病不任干戈然陵振[illegible]創病皆起舉刃指虜[illegible]
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illegible]復徒首奔呼爭爲先
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
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illegible]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
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
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
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
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
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至其誠以虛死不

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
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
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
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因繁
韓彭葅醢寵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賈誼鼂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
人之讒竟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
二子之痛豈[illegible]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
[illegible]時以[illegible]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
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遇時不遇至於伏劒不
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
婦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縱
令之人尚猶嘉之節況於陵乎陵謂足下
當享茅土之賞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
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
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這恥之臣望風而走亦召德昔人有言雖忠不
忘君雖死不忘親如歸陵誠能安而主之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
以不成名死則葬骸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
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鄧顯足下勿復望陵嗟乎
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
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
聖君足下鄙子無忘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
復惠德音

更始遣使徵隗囂及崔發等發行方望以爲更始
成敗未可知固止之[illegible]書足下[illegible]乎楚伊

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
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
音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
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令俊乂會羽翮比肩望
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悵介然
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
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逸
遐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循削跡歸愆請
命乞身望之無勞益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

其真願將軍勉之
大將軍實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盧
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植聞陳有
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賤人詩詠詢于芻
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聲言哉今足下之於
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係論者以
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
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
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嗣

商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工以爲已力
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作不競仍外求嗣可
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
將有楚人脊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
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
曹操忌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鯁大
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饑
怨操故書激厲融益閉塵門慮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
鳳來而頌聲作也後操破袁譚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
國及至其敗睚眦之怨必報故冤錯之惠必報故冤錯
念國遘禍於袁益屈平悼楚受讒於椒蘭彭寵傾亂
起自朱浮鄧禹咸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愛
憎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
賈舍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
疑謝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
讎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
害聞之愾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
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
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

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紲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思以區區思報敵好又知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詩有餘矣融報曰銀惠善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托陣刎之最早雖寧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報過掩惡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豈非大丈夫之榮哉然日不

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導劣猶兄弟之相醫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甚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級吳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恥戮之於巳猶敢酖之過也子產聞人心不相似或於枕者欲以取勝爲樂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洒醎也至於屈殺臣僕堅而無窮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妻寡嚴教不敢失隆郁爲故吏融所推進起衰之按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跡蹤伯之急猶不得念況待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慧舉有腹心修好如

利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曹植與吳季重書　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容坐臨讌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綢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是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嘯嘯曾不足偫衛翟不足停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江漢之梓以爲箏食若墳巨壑飲不若灌滿庖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可有逸景之速別有來商之閒思抑

六龍之首剪髮和之譬折若木之華商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悵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曲暢若春榮翫者清風由詠反覆躡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由詠之也可令意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人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馬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伎而止殖墨氏廻車之嫌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

也且改轍易行非哀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

吳質荅東阿王書　信

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紛爭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惆若有失非敢羙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辭替言辭淵潔雖特平原養

士之懿慨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慨而長歎者也若追前宴翊之未究欲傾海酒舒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散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柳蔭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作鄙悵牟公之風縱目楫渓念雒徐之友肆聊魚梁追三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攜乘躊躇慨脩而泣日若乃魏武之所羅漪孫堅之所隕斃裴杜

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璨璨常流
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
而遵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
爲景升乎

王義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
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
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三十三　書問
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
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周大業想識
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
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
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
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
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
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令軍破於外
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遠保長江都督
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
咎責躬深自貶降以塞朝賢恩布平平以允荅群望
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大之餘風高尚
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
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圖朝群賢與之
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輔閣廣延群賢與之
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
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然
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覩
征未遑此言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
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
未加桑戾之刑耳恐勝賡之憂無復日矣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　三十四　書問
徐幹與范寧書　知足下遣十五歲曹之一縣又
良佩歸自所問見誠足下留意百慤故廣其視聽吾
所聞漾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數豈邪庶事
誠公足下聽斷允衷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
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
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請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
致矣乃趣僞漾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
有堂堂大丈夫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若乎君子之心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固歷試如有所毀必以
試社之鼠政之蠹皆自古以來欲治左右耳目者
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蓄小信而成
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譸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爲
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
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
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
而不能免此乎

賀彥先報虞預書　此子開板有志意只言異於凡

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
是一國所推豈但牧堅卑選群昭臨處雋黨之中好
有譟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
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如方者乃
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已良但沾染未足耳
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
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校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
成魏德公於厮皂敢敢足下志降此衆二賢之功不爲難
及也

答吳與阮步兵書　蓋聞建功立事者必以聖賢爲

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聖賢則不然
乎狂狷淡泊想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
此圓側亟歷百代業不易辦唐虞如大道徒以奔趨進
疾定其爲良樂足明哲　也然流名震響非實
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　徒德保身非禮不成伏
體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　而爭名者或因錦處
以自矜慎於體而莫持者或因急以自列其自矜
也必開圖聆聽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擯
禮俗以見其不　之違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淳
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

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嘆觀蓋景朝遺清世邪則將吹
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開耶則將於其貌以疑其撲從
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
不如入俗而必令驗聽論者清濁之辭雖未傾蓋其
情如若故中腸相賓在幽客觀察相顧所乾各異
或謂吾子無才參邀與世玄而經之氣有窒缺
矣或謂吾子勿不盡凡抱無限與而陶變以眩流俗
吾子者欲所翦以拒揆惡子者欲捐絕以詹空虛妄
承此聲未嘗不開精序遵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
其與論宗所安也基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

歸不得相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大名利者攖人之網羅衛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開吾子若欲逾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溶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足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實咸在子身疑於周實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悠布天下以此略之殆

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漏洩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惝怳動與世乖抗風立侯蔑若無人傴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戀者善其持冲以守滿就其爲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悠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氓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云不獨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嘆紹前絕開閑之節不制於禮勤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諸諸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雠敵未有遠君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大名利者攖人之網羅衛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開吾子若欲逾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溶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足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實咸在子身疑於周實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悠布天下以此略之殆

却季路晚悟滿在持滿是以不擇善而固執之曲撓非道理之正必勃然承聲錯發若乃群能稱職踊無以應咨懇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被褐夜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普論篇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倒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闚之素有不可朴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槩舉附緒諮所未悟庶足存第子之一隅

阮籍答伏義書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苞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淚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滄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韓夫所不能瞻璞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鞮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異觀鳳凌雲漢以舞翼鷁鷁悅逢林以翔翅蟠洋八濱以灌鱗鼈娛行淵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

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舒舒網以籠世豈蹄蹏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遥與日月俱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感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稟天一於窈冥扇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絜徙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闚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違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衒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朦穢以自畢浣牛跡之浥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憒力輸不多

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避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閭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

暴露拜起靈臺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辭陽玕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幸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使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

陸雲答車茂安書　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沛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鄭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通縣去郡治不出二日直

東而出水陸俞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
有林澤東臨巨海徃徃無涯泛船長驅一舉千里北
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
陂塘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
下在心舉鍬成雲下鍬成雨既浚既溝隨時序也
官無逋滯之叙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
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
牧養既畢嚴霜隕而簗笭林鳥祭而罝羅設因民
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堤穿岡彌山放鷹走犬弓弩
亂發爲不得飛獸不得逸卓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

也若乃斷遐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蜂捕魚鱣
鮪赤尾鳴齒比目不可紀名鎗鱠鮮炙鱉鱖盉石首
臛滄鱉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
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
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
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瓌天下珍玩無所
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遠御大軍南巡
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鄭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
尊不憚爾行李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
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爲

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日平隰則遊鄰而無抱聽修原則滌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湧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海嶽岳蹴崑崙使西倒躡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翹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寸植根芳死耀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

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美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稻生永離隔矣梵梵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海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齊謝朓辭子隆箋　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鴈窴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皇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或乃服義從師歸志莫從遯若

漢董仲舒詣公孫弘記室　君侯以周召自然休德
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
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群衆所占必有成功
仲舒叩頭炙罪仲舒愚慮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
蒙君侯哀憐之恩慺破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
職任天下之重群心所歸須推賢佐以成聖化願君
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
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
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

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不能
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彰
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若舍遠
而不言爲怠故孅拔心陳誠仲舒叩頭炙罪夫
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
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
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信矣然
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
已方今關東五穀成貴家有餘代其炙傷者半盜賊
並起發丛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

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炙罪炙罪仲舒至
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
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
業無有寇盜之患以繫王夏仲舒叩頭炙罪謹奉奏
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杜欽見王鳳專政泰重戚之日昔周公身有至聖之
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
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穢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
威震鄰敵有旦奠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
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

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
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
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頃之復日
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
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
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
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
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惇
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登於身刻已自責
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爲之臣執進退

之分絜其去就之宜耳非王上所以待將軍非將
軍所以報王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
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
于齊猶曄息永懷寤寐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
王上王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
有將軍主上照然知之故舉援不遺書稿公毋固我
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宗忠鳳復
起視事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范升爲議曹史時王莽頻發兵
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大司空邑曰升聞子以人不

聞於其父毋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
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
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雷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
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吁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
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
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
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及馳騁狩車之轍探
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
而動發遠役蔡蕞不克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
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顏

守關青徐之寇在於惟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
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竇氏專政外戚脅後賞賜過制倉帑爲虛何敞奏記
太尉宋由曰蔽闇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
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
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
聚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
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周我者三年
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已以醻四海之
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

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
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中州內
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
度但聞臚勝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
督藏損耗國資等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
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
東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
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遠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
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
倒倉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

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公儀退食之比哉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朱穆以故吏懼其爨積招
禍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
至罷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
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位爲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
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
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
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

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
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
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嗟嘆昔秦政煩苛百
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商魯之人猶言
安耳諺惡不悛卒至亾滅昔水和之末紀綱少弛頗
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
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清靜內外同力催乃討定今百姓厥咸困於永和內
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
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興治化同舟而濟興所以

獲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王孫時已
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滅省第宅園池
之費拒絶郡國貢獻所奉遠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
姦之吏無所依託四窓[illegible]
通清壹則將軍身尊事約[illegible]
不信惟垂省覽
梁商請李固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亷和自
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
正風化退薄高清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

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
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
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
者日有漂拜守必吝道者滿溝路而未有改敝立
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
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
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賢巫以致
飛燕之禍明將軍崇尊位踐重職當以天下爲憂榮尚謙
者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過度既張遠
榮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北無雨潤而沈陰

醫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思
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旣于
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
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
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
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
全不朽之舉豈與此外戚凡董貌榮好位者同日而
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
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晉阮籍奏記太尉蔣濟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

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
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處於西河之
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
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
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
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召新疲病
足力不彊而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經濟類編卷五十一終

文學類六

贊頌五則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弘農王非以貢公于尚主館宇甚盛門莊周于室廣
集朝士使稽含爲之贊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
序曰帝壻王弘遂尚池陽昌屋廣延賢彥門莊生乘綸

之棄記先達所歎之言盡真人于刻梅之室載退士
於進趣之宅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替也其辭曰
遘矣非周天綱弛放大塊牧其生自然奔其華器虛
神清窮玄極曠人倫俗拳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
助潤引道德以自擬尸祿怵躓之辱家畫老莊之象
今王牛沉淪名利身尚帝女迺崔二光有由無處池
非鳳有之淵宅非梵矣之宇孰屈產于皇衢畫茲象
其乃取吮于先生高跡何易嚴岫之居死寄彫
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浬晦途含悲

而吐曲粹有愧色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瑰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頗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詭諧以取容容與自樂是邑故閭墻圮佇原隰墟其道而載其虛清其質而濁其文勉景而馳邪進退而不離脅若乃達心曠度瞻智宏才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等幽贊以知來自二漢五典八索九

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曼衍迴復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其功經日而諷十口過耳而誾於心夫其明濟開敏包含弘大陵轢卿相調哂豪傑龍罩靡前跨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侍列如草芥雄節遘倫高私蓋世可謂板乎其莽游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寓形宇宙之所既也奇怪恍忽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爰自齊魯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淨樂在必行處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遊聽望彼代爰恕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能染迹和光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星言邁征爰暨故閭墻圮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榛棟頹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音焉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

不遺靈天秩有禮神聖孔明彷彿風塵用壹頌聲
蔡邕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治祚瑞臻降夫豈后德隆漸渙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曁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幸禮克遵倫高私蓋世可謂板乎之休瑞臻祚興是以靈祇降祉福之以道靈感德之所既也參是重榮孤稚所克任哉惟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熊羆伊人嚴嚴我考薛之以莊增榮不顯克構其堂

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
別榦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桓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
析薪之業畏不克荷剏會既以爲已奉惟予小子
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
農生民之本於是乎出豐殖財用於是乎在陽陵縣
東厥地汙泥鹹殺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
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田化爲甘壤相與謳誦斐
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
有溝澮莫有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飢饉荐臻莫

恤莫思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
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
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守
符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
愛廣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
中僅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
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掾史莫敢無對會之事徵外末庭

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陡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
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隆之虞過者剏楚惴惴其
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氷歎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
于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爲設備令不圖之爲患無
已勑衡官有秩李謹掾仇審因常蘇導徒鑽燒破析
刻白確崽減高就坪平夷正曲柙鈹土石堅固廣大
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悅則兒長克君牧守三
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兒長克君牧守三
國三岡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年於民以寘福威恩並
隆遠人賓服鐫山浚濵路以安直繩禹之迹亦世載

福

劉安要略訓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
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古理雖未能抽引玄
之變避忌諱之殃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
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
判純樸靡散大宗懽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
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
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大文有地形
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
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蘆羊六合混沌萬物
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紀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
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窮則尊天而保
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
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澹肌膚被服法則
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變化也若轉丸掌
中足以自樂也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蘧乎有無之
宙宴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合晝命明審死生之
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
使人愛養且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

虛無之它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衰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千日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爭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貞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經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

揣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擧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

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蔽塞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咏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遁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遁而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

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包
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
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
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斉四時正流方紀之斯
四時正流方紀之斯宣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
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
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
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畏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
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

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陽至和
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
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引辟喻則不識精微言至精
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辟喻則不識精微言至精類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
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宜帝道而不言君事則
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
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
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
則無以耦萬方知泥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

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
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分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
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
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倨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
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
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
有為語今世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
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詮論則終
身煩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窮乎昭明之術矣今
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藏吉凶知禍

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
原測淑清之道而攄遂萬物之祖也大五音之數不
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
篇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
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
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
學者門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大道論至深故多為之
辟以打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辟雖
重卷連波紋紛逮援所以逃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
蜀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齧不可勝數然

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包含滄溟其中匹夫弗營者小也誠通乎一十篇之論賭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道通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涸萬物而不耗曼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剖諫者孰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疊善修德行義庇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一垂歸之文王欲以甲兵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

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推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遂達未能全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六子之政以殷勘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搤紡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禮容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墨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焦火不暇揖溺不給救死陵者弗暇葬死澤者相枕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下卑弱諸侯力征而兵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兵狄之

亂欲以存亡繼絕興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鷹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雍皆响一朝用二千鍾酒梁立竿木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爭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擅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特連與國約重致幣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韓昭釐之佐韓別國別國也地墝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不滅韓國之新法

重出先君之令未出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肖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鈎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鶖雛豈競鳶鴞之肉猶斯雜縣聲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嗜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楚而謁帝

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悔不在於衆事宥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雕斲彩精極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曉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臧否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稱其筆端惜哉亡

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魏晉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違珠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王羲之蘭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

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

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郭璞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殊俗周秦之季其業廢棄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靡汲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畸吝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歸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治見之奇書不刊之碩寶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末及摛其

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臨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應劭風俗通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去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人異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發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各說復此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折文便辭以馳逐繽文之士務崇龍鱗訓注說論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若天而至於俗間行語乖異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

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

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漫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訊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編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性之閑麗也張揖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故顧推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欸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曾鞏新序目錄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泯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棄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盤在皆錯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之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矣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

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獨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堯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論爲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亦不得已也

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待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侔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而士以是周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

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鉅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質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爲念之後三百餘年

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當而教之至天聖景佑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故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絞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

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學者愛之慎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一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之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盖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固辭將行景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子將易以匹馬非蘭本矣

也願于許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
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
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於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
于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賜也以卑乎以言乎于路曰
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
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于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若何長爲舍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
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舍士而無犯其禮乎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
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
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
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生此者多矣
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
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
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
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
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卿
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
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舍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
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不
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
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
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嘗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
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宜矣該使刺史不

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
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
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
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
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專乎
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
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
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修治之吏自長史司馬
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衆

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
夫宦至刺史亦榮矣雖然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
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觧矣
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觧矣況能自
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
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苑窮而欽急
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
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
之榮而無其難名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

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觧廉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
處無爲之言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王曰何故忠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
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觧則不
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
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
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

出殺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
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
耳何爲煩大王之廷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
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彙者使燕毋去冀室之
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舍爲事者先量
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
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
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鄉伐齊之
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戰砥劒怒
丘東鄉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

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舍吾請拜于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权父負兹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

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故爲跌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與殺吾主父則逐吾主安與其丈夫不知所爲何梁王之愛弟弗忍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于漢卿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

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盡忠竭誠畢忠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史訊爲世所
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秦不悟也願大王熟
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刖之今斯竭忠胡亥極刑是
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使臣爲箕子接輿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通今知之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
丹事王奉王奉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

奮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
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
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
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
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
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
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納崴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
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習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也豈
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
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強威宣此二國皆拘於俗牽於世繫於偏之辭哉公

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
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
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
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
則欲篤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霸霸諸侯齊桓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
不可以虛辭偕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放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

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發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
無愛於士則衆之大可使也何況四海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
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暗投於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何則無因而
至前也蹻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
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
光之璧懷是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
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
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
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衆多之口故秦昭帝任中庶子蔡澤之計
七首報荆軻文王獵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
信左右商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
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諠於
之聲牽於牲牘之制使天下不覩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

今遭清明之時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議論橫出蓋富貴易爲舍貧賤難爲下也疏遠寵獻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俟誅戮

孔僖上章帝疏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罔罔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於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論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舍則天下之舍咸歸焉其不舍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修儻其不當

事終莫敢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未成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彰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家枉不得自叙便從法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皇甫規上順帝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侍都憤敗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鶩急使軍就道老篤不堪途振旅還師命爰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郡縣以防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陛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段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

託報將之怨子忠復父之讎故也臣等私財則家無餘貲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遣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慊叛冤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汚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没証病實深每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虞詡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

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
苛刻三公劾奏詡猛裒多納繁無辜爲吏人患詡上
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今州
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
蓋節爲愚臣所發舉誠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蔡邕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掌
府備數典籍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
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辭倫金拜議郎沐浴恩澤承
答聖問前後六年曾奉機密趨走目下途竟端右出

相好藩還尸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
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
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
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
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聲筆所能復
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
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殺門復聽讀詔
詔書馳赦一等輸作左校後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
縣促遣徧于吏手不得墳息今聲抱悲無由上達既
到徙所乘塞守烽臧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
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分
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漢興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
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
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傳與臣雖未備悉粗見
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
得擅述天誅未畢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
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
先治律曆以算術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
連年往往頗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
道至深微不敢獨議即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

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
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
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飲以結心不
能遠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
月九日伺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
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
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誠懼不守朝旦臣所在
孤危懇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
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陳時務條諸志臣欲
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二

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
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事并竄亡失文書無所案
請加以惟悼惶恐思念蕪敗十分不得識一所誠者
又恐謬誤觸冒忌諱罪被散愚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
參以舊書以備經遠闕脫明明聖朝之後雖肝腦
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表紹以地廣兵多而
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相討伐紹上書
臣聞昔有衰數面陷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
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妾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
繹濤類編卷五十二
立事至於懷忠襲夢見信見疑誓死長吟剖肝泣血
曾無崩城陷石之應故鄉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貧
薪之資扳于陷隸之中秦穆霸業猶假百里之謀
諒等酒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良動奸黨故大
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白頗有一介之節
可責以厲大之功故授臣以督司隸臣以方略臣不
敢畏憚觉避禍求福與進合謀無違異忠策未
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誣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
親遭尼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
人指戈承明竦劍星宝虎賁叱咤擊凶醜曾不浹
辰罪人斯殄此誠忠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
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倉卒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
惟寧國之策故遂與卓俱西併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
外援招悅英俊故即位勃海中以軍號則臣之與卓
未有纖芥之嫌若使卓欲爵祿之惠然臣志所守志無
可以爲竊私位退無門戶之
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狹途謀欲專樹勢絕臣軍糧不得
踵係至使將勞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殪
烏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衆貌無臨厥者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誠以忠臣之節逆不兩立頓私憤已不能全功斯亦
忠臣被家利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
山張牛角等跨蹈燕趙轉戰冀州臣乃旋師奉辭伐罪金鼓未震敵
敵知亡故韓馥懼怛解印綬棄去忠節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
臣即承制寫兗州牙印假東郡太守樂進樂綝領兗州牧會
公討袁譚於南皮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
鋒候大人威無戰氓克臣備公族子弱生長京輦頗
聞組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
以文德嘉忠得免罪戾臣非斯瑣瑣何足以免尸戮
陣之功者也故以賊臣不

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歷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錯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佈天威不敢忘憊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今名顯遠聞鋒鏑屢刃死者過半勤格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上錫主跨州連郡是以達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貪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悱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

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黙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違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閥覩重禮以希彤弓嫌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鑿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于邊獄臼起歔欷于社鄭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舉用皆衆所損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召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著定事中鄭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賢臣仰心

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戮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絶邪諂之論無令愚

臣結恨三泉

王浚承制以裴憲爲尚書懷帝時王浚爲石勒所破衆萬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宻拯茲黎元歸舊咸歡庶幾交路二

君齊惡倣威誠信岨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怡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蕃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側也明公既不欲以蕩定化厲物必於刑恐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並解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至臣等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襲襲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

地底女告天掁風襲於齊臺下官毋讀其書未嘗不
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
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
下官聞仁不可恃舍不可依詷徒虛語乃今知之伏
願王熟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退不節時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
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閥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
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
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
恩光顧以顏色貴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

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酬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
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讒口陷堕昭憲身限幽圄履
影弔心跧臯扃骨下官門高名爲辱虧形大之每一
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冬歷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
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
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
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簪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
君臣單于之頸俱啓丹册金圖青史竟當爭分寸之
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

文學類七

設論十八則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

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蕞爾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鯉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上亦有之夫聖人現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啓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二年吳王在前問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膺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二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悵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罹罹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申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闔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驚動故直言其失功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畔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羌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華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殞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婉色微辭愉愉唶唶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四　議論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罔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懽然易容捐麤去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覽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色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袞有德祿實能詠堯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五　議論

氣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正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過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徙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顧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劣飭儉戒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六　議論

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調和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來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繈負而至襁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盛諷誦時誓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磨厝落服膺而不可釋好音樂道之效明白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可謂辨智矣然盡力盡忠以事聖帝聽日持久二紀文王得位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舉阿順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曠然長息俛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當此一時也世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拾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自慮爵位珍寶克由內外有命慶及後世子孫

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聲館侯氣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大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遭大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危之則存背之則亡是以聖人貴尊位珍寶克由內外有命慶及後世子孫

案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堯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求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案之使自索之孟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則敬且信矣今世之處上時蹙不用堤然無徒席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于脅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偏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大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盡慮並進謀發之任李斯鄧食其之辯行如流出若環窮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民濟其弱者也子又何惟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蠖屈蠋蠋之襲狗孤豚之咋
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固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

楊雄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
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
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
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肖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
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曰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竟玄得無尚白乎
何客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
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賢固屬慮愚固所存
故上或自盛以衰或槃跌以遒是故鄒衍以頡頏而
足而投跡觸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陳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開罷又安得肯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電火爲厲聲震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擯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和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聲景而笑風執蜩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曰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忌夫客曰然則廣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脇搖齒幽於溷廁而陶冶大鑪虜薄羣生豁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秦激卬萬乘之主介

於彼礴盡者是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始不可乎楊子曰俞若夫周言無聲幽微之淦茫無覩者茲年矣而殊不窮覩聲精神於此而炯學者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彊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廷玉通金被毘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狗不見大羣亂絳騶之將登乎天必從身於茲語之淵不階浮雲冀疾風而上升則不能撓脅鵬翼九閽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羅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凌雲而散歊蓋是以燧羲氏之作易也縕絪絪天地交孔子錯其象而象其辭然後參天地之藏定萬物

之基與築室一有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
遏烈而章聖德益資廊廟為宰牧寮為尸夫味必淡大
音必希大巧半拙大道甚夷是以聲之聆者不可同
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庸人之目辭之行
者不可齊於常人之論今夫弦者張急以追遲遲
者則坐者不期而自感矣武為之施威沛振六莖發鴈
部詠九成則莫不和也是故鍾期牙絕絃破琴
而不肯與衆鼓變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
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
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班固賓戲　賓戲王人口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
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若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夫德不得從人合之衡人故之亡命漂說鴟張
是以聖哲之治樸擬遷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
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徵事耳今
賓履頓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
華夕而顦顇不盈背觸於世內人且以自悔況
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僞立韓
設辯以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
貴陛貴於宗亦降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二也方今大漦

灑掃羣穢虎隘葵荒廓帝統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
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
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
德禀仰太倉枝附槃茗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
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卑導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
而疑所覩欲從整教而廢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
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
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幡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

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
周望兆動於渭濱咎繇長受言於邵堰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
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隆子優游新語以與董生下帷
發憤林劉何可籍論楊雄譚思法言大玄
皆及時君之門闚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衛鄭之場
休息乎篇籍之間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途
紛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
降志而辱仕顏驩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仲尼
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

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
慎脩所志守爾天符交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賀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
藏於蚌蛤予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汀魚鼈媟之不覩其能
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
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珠也時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爭顯河耳於管絃雖婁
眇目於毫分遂蒙絕技於斲輪催巧於斧斤良
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孟賁和鵲發精於鍼石

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倚伏用可觀而有所
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
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潛玄淵游高談有曰俯鉤深於重淵仰掇遠乎九乾窮至賾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黷以讒己退不點於勝人獨師友道
德合符襲貞抱景特立虛不林隨時之宜道貫乎九
丁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宮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凜悼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旌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俊鉉於明智不以此時樊公階閥紫閫振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思足未發盈豕絢戒焉故莫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蠢蚋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北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僊序歷載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緜代罔識浮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異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擁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日刻以十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纏塞路內虐流人有昏墊之戹王有畔援之憂條垂蕃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慈而皐陶讀高祖嗇吝而子房廬嶠不散而曹維脅結不解而陳平權及世六策合道從克亂舜衡乃齊鍥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鑒之鍾與其有事則寂寞靜足冠桂不顧八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

則蹤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崇賢凜悼鉉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肖鉉於明智不以此時樊公階閥紫閫振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思足未發盈豕絢戒焉故莫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蠢蚋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北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僊序歷載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緜代罔識浮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異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擁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日刻以十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纏塞路內虐流人有昏墊之戹王有畔援之憂條垂蕃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慈而皐陶讀高祖嗇吝而子房廬嶠不散而曹維脅結不解而陳平權及世六策合道從克亂舜衡乃齊鍥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鑒之鍾與其有事則寂寞靜足冠桂不顧八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

則蹤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崇賢凜悼鉉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肖鉉於明智不以此時樊公階閥紫閫振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思足未發盈豕絢戒焉故莫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蠢蚋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北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僊序歷載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緜代罔識浮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異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擁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日刻以十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纏塞路內虐流人有昏墊之戹王有畔援之憂條垂蕃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慈而皐陶讀高祖嗇吝而子房廬嶠不散而曹維脅結不解而陳平權及世六策合道從克亂舜衡乃齊鍥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鑒之鍾與其有事則寂寞靜足冠桂不顧八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

懼吾躬之殘德勤百畝之不耘藥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告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歲克捷於鞌鄭詹伯范鑄錯銑於會稽伍員樹功於胥聚魯連辭言以退虜包胥單薄而存楚唐且華顏以恬秦甘羅童乎而報趙原憲見廉於宓賤宣孟收德於東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劾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應間說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

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施旌旃素爾往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無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芙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道篤信安仁約已博愛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淹矣晨興道邁日宜令文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備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馬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

三正官無一業事不並舛甚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寒況以人該之夫玄鼉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潛冬則淵泥而蟠遊宦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齊天下憫教訓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寧蝸武駱繩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詭夫咸以得人爲梁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鄜生當此之會乃能鳴而驚應也故能

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談之烟然有第矣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鵠聲而軍容息游暑至而鴈火棲寒氷泊而鼈鼉蟄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棄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倫士成林及津者風揜火傘者圖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殊舛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鮑而求觴守株而伺兎也月幌遲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庭也越王勾踐事此

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恐以投步于進苟容戾不恐以歙有雖有犀舟勁楫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喜是而不悔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駕五龍而大談乳甲且不足慕爲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周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視木雕獨飛踐我垂翅故梭吾成綸謎附鴈悲爾先笑而後號也要豹以斃督燔吾禮至以拔固作銘茲高以牛鴈退歙黑翟以榮帶全城貢高以端辭鼎養鮮武以禿節效取峯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子長談之爛然有第矣不能奉彼嗷子愍三嬪之既煩顏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恥朝隱爭杜史且龍樠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自不慊夫晉楚敢昔成於知已

蔡邕琴論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益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上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阿仲尼設恍惚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事君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

清猿之世秉臨和之靈躍思典籍體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堂乾坤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援筆由杼揚芳飛文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機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日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彊賢知崇英逸儒不降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製土才美者荷棨戟而蒙賜盡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輒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昧之

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爾欽祉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昔將擅關昔自太極君臣始集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全時三代之降亦有純熙元伯扶微動而撫之爰斯以降天綱縱人紘弛王綜壞太極陀君臣上崩上下馳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武夫奮略戰士爭先電發風驅雲披雲披變叶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寧高公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暫解經綸無滯振巧鉤機以忘其勞故百夫同不足以盼其便邊巡放疑不足以況其易故百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而華人啜其漓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堂乾坤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援筆由杼揚芳飛文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機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日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彊賢知崇英逸儒不降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製土才美者荷棨戟而蒙賜盡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輒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昧之

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爾欽祉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昔將擅關昔自太極君臣始集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全時三代之降亦有純熙元伯扶微動而撫之爰斯以降天綱縱人紘弛王綜壞太極陀君臣上崩上下馳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武夫奮略戰士爭先電發風驅雲披雲披變叶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寧高公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而華人啜其漓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堂乾坤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援筆由杼揚芳飛文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機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日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彊賢知崇英逸儒不降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製土才美者荷棨戟而蒙賜盡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輒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昧之

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爾欽祉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昔將擅關昔自太極君臣始集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全時三代之降亦有純熙元伯扶微動而撫之爰斯以降天綱縱人紘弛王綜壞太極陀君臣上崩上下馳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武夫奮略戰士爭先電發風驅雲披雲披變叶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寧高公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而華人啜其漓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堂乾坤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援筆由杼揚芳飛文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機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日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彊賢知崇英逸儒不降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製土才美者荷棨戟而蒙賜盡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輒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昧之

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爾欽祉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昔將擅關昔自太極君臣始集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全時三代之降亦有純熙元伯扶微動而撫之爰斯以降天綱縱人紘弛王綜壞太極陀君臣上崩上下馳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武夫奮略戰士爭先電發風驅雲披雲披變叶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寧高公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而華人啜其漓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堂乾坤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援筆由杼揚芳飛文登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機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日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彊賢知崇英逸儒不降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製土才美者荷棨戟而蒙賜盡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輒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跡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暖昧之

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爾欽祉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君昔將擅關昔自太極君臣始集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全時三代之降亦有純熙元伯扶微動而撫之爰斯以降天綱縱人紘弛王綜壞太極陀君臣上崩上下馳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武夫奮略戰士爭先電發風驅雲披雲披變叶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寧高公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曈曨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
聚乎煌煌哉非藥樂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推振蕩
乃亂其情貪夫狗財寡者所以輕忽其身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
增駟畢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際榮顯未副
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
襲軌而驅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乎惟悼哉宜其若是
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慾豈在明思至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
九河盈溢非一開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煩炎
之毀焰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掘星直井
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羣舒脫侯王扇則月闇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觀霜知水踐露知若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遵恭
可與處吾樂天知命持神任已駕車方奔乎險路安
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儆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馳
騁乎典籍之囿探仁義之淵數盤旋乎孔周
之庭宇雅備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
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開闔

開乘天衢揔華益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宜太平
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開也願納不立予之辜也龜
鳳山翔露露不除闢蹕華蓋凡見其愚不知我者謂
謂之迂修業思眞棄此務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
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發矇天明啓也罕漫而已非
已咎也昔伯驥縶於鹽車顧叔葛虛譬音於鳴牛蓋文
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鞮仕氏興政於巧工造
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猥釋取右於畜囚
弓父匪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帝王創基於格
五東方要在於談笑優上官效力於艷盈弘羊據樞於
仰首降階忸怩而進劇老子揚商含笑援琴而歌歌
曰練余心兮浚太清滌穢濁兮在正靈和液暢兮神
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蹲宇宙而
遺俗兮耿翩翩而獨征

夏侯湛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
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
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揔華與初仕而受卿尹之舉盛
與藉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閫閾與升堂彩彤管吐祥

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
棄不遇鄙哉鳳擾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秀落羽儀摧
殘而猶翔容鵷文采猶在林忘不報著述之業口不
釋雅頌之音徒費精神而苦心此術亦以
薄矣而終莫之辯官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
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公者義則骨
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宜於官其所發明
雖叩牛操樂之容備員抱關之職俗慷慨之音愛錙銖
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實昵唾之辭人頑嚚之鄙人頑直之腸生也不識
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裴其飛騰之勢莊
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席悅目入崎傾

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宵霄之際騰躍於四極之外
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
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吞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艦之
眸惜東璧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
賢也寔吾子之招感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
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甚酌之餘非小靦
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海抑因于大夫之忝在弊
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
聽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

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
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
末克乎士大夫之列頗閱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
年而入公朝蒙厥而當顯擢進不能拔羣出萃郎不
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幽乍莽知之者
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
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匿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
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
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腸生也不識
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席悅由入崎傾

逐巧黠妍嗢喝辯佞諂諛眾班之次伏簡畏之後當此
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
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忌成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
垢縱使心有至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
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
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
黎苗之樂面見若遊形之招惠景卿曲之徒一介之
士曾無憑虛流習甲乙者眷眷雅頌之聲諄諄講道由草
茅起林藪智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克二臺之寺
盈中營之閣冇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世

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章曰坐而論道者又克路寢盛饌貴醞玉階之內鉤其大猷矣旣登三事之任當夙興夜寐之勤靡盬靡遑之役序招賢適可克勤王步之階拔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熊羆之不盈尺之不益其基翕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候入朝趨對便欲坐登高位吐言賦句便謂崚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言也夫因腊車以須放秣馬以待都反將於枳落臨志乎滄洲從容乎裏大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賢后受國

以臨其那縣大賢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俱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圍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理蒞官而已定若謂天下大順大道之學之資游閒邑之事細瑣言門之子世臣之徒弘風長轡陛成而進悠悠者天下之庶也風靡雲偃若如也二三公之倫復於尤甚如此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淡野之士顯侯於細役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淡野之士顯侯於細役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淡野之士顯侯於細役之中

所欲非僕之所慕也夫千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
龍而鉛刀不能入泥壯士驚駑馬之乘一日而致千里
而駑蹇不能遠步目公之所別有之數而壁土不
見泰山滄海一窮黃河之源而尺鷃
不陵桑榆此利鈍之殊分夫欲進其身者
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下腐刑之餘亦既遊皇禪之
僕已竭心思盡才學無逆無狀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
是以頻於鄙劣而莫之能思也以此二之僕何爲其
不自衒哉子不嫌僕穢之不砭而是其位之不到是
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亦以此爲不分也若

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鷹揚以說文傳說操築以
寧主甯戚擊牛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貶湯以
故吾君平貴下以自賢後興揚狂以殺身梅福棄家
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抗節於延陵陽
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采於仕懷柳惠三絀於士官
僕誠不敏竊仿佛其清塵
晉白雪之妙論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
含通吐納萬殊人序得吾分形足以春華發藻夏
繁其實秋風逐落冬水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
寸連利明若符契改步或先舉於有

之臣銘功景鐘泰飲泰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白之舞聽古音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
棄抱弊褐以終年食乃野平士人笑而應之曰吁若
實可謂習外觀之聽聖人之髣髴也見俗人
之不容未喻聖望之義愛潛方圓於規矩未知大
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覩靜而寧含羅萬類穹
薄羣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龍夫春以陽散冬以陰
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俯化誕制殊徵故進者
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
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

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裘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
橫勢成康顛仆而起超皇樂教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
敗孫臏刖而齊寧秦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
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焉以
智謀感主文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制陳鼂定
之勢與郭舜於田榮預圖耻於見逆斯皆棄禮喪其
衆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
化也恭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
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

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幷幷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
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閬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
氷雪也欲默默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
機者以動成幻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德迫之
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
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寓
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跼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顏氏
安陋以成名原憲墝埆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
歎晏定市於布金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
岑君平因蓍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

致興劉安發令乎人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
遁拔俗之主全彼人心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於衆人宇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宜故能棄外觀
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玄
轉萬情之形表卦託龜筮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
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其
吾從之師求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
駭衆吾亦怡子駁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
斥也寢疢獨年朝所棄也是以齊克之慶丘明刻焉
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制於九經岐伯剖腹

以蠲腸痛詹遂流而尸起文墊初命於邵王鬻和與
術於秦胥倉公參視於扁鵲扁鵲隨作猶於獨識仲景
垂妙於定方徒觀仝於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
求絕編於大筆庶子若擬微誠之降俯故俟
罪而窮處

卻令先輩識　或有識余者曰闕之前記夫事與時
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
制作範世時不立流芳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
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
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

者馳說智者應機談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
激電飛量時務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
天柱而孝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
乂悠悠四海與于禍敗荒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
沛慨聖賢救故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
朗之才崔瑋之質兼覽博聞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
幽不悉奚身取命幹茲興祕跱踏槃圍喉吾是虧九
考不務有入無間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
吊其躬鬼凌北額初升高岡終順幽壑朔合榮澗夕
爲枯觀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谷戾超然高
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咎彼哲哲聖主慢民而

忽於時務誠蓋昌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遐使之然也曰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德侔造化之陶鈞君臣儼恪交修乾文揆星澤以熙世務有臣敉之貢士無虛菁之寧民有一行之迹槩乎疊尚此忠益然 四道若時隆寵物有異廢有興有寂光有翳朱陽舍於素秋陰抑於孟春和運氣通而耀靈陳神質不求相靈隆英雄雲舒係運氣通而耀靈陳神質不求相靈隆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藝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欲波其肖徂詐者暫吐其吝也今天網已綴德樹西隆不顯

考末合聖人垂戒萬均無貧蓋貧均之興九德以修厥好爵於士人興九德以修厥好爵於士人興九德以修厥好爵於士人

寇以保期雅門　琴而扶筑韓衆秉鞉而馳名盧扁
翔乎名園若士秉身於宋清余實不能弄技於斯
子故乃靜泰宇宙而自守
求哲玄居舊　衆于閑居門人旌侍方下帷深慮隱
機而咍含宅散濛有提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益
聞道尚絪通達脊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
隆振天維以贊育物熙帝載而鼓風生則率土樂
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
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遯以求進之辭莘
老負金鉉以陳宣劉之說齊客常康衢而咏白水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二十七
詩今先生靴道修德疑然山畤潛朗通微冷賢深識
夜兼亡鋸之勤書馳騁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廢其志
鱗翼成而愈伏衛音窮魚之清當唐年而暴長
深處永戢琳琅之棄陋之幽堂海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
沮邦有道而反窮求附勢之富貴必安其業安不相夷理穢奚尋游鈐
扳登進必待求附勢之富貴則林藪之彥不抽丹
墀步純脩之童東野遺門與之更名亦因子都而事
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
驚泥鱗徒屈蟠於增井耶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自
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及

郊廟之犧牲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
晉懋隆六合宴靜蜂蠆止毒能黥駿猛五刑勿用八
紘備整主無矜肆之怒臣無窮緩之請上下相安率
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猷庭有指佞之草禍機可以忠
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遊無險慢而惟寇之務者舉
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
可以解天下之紛濟治可以收國家之急當位者事
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崔瑗不能回西隣之寇平
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于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
姬泣夫如是何令何執何去何就周山峯之林爲芳

谷底之芬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
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哀景之富耶
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縗編且能約其身則僅石之
稺以豐約肆其欲則游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
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靡將研六籍
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鷗匹嚴叟於僻
蜀且世以太虛爲與玄鏡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
無營之室榮利不授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琴者之
所食收躁者之所棄雖聖籍之茫無絕塗言之至一
企素履於丘園若綴袂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

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陳琳應瑒　安有識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
苟而已矣今主君鎮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
人所能及遵豺狼虓虎杜穉圭與主存亡而背托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揔山東剝
落元結疑本朝假拒拳蒸使已蒙尊爵之寵而他
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
武勇任權譎而背節義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
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懲浮愚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

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室所不得已也而況將
避嫌隙之嫌棄杜稷之慮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
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處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
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堯舜之君欽力乎
溝洫及至商韶九成百獸率舞無爲而天下宴
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
世治則貴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閑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
器於戚滅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
立功必參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姦宄放縱棟臣殘酷

宮室焚火主哥乃奔凶族夷惡醜湯滌朝姦清滔寧
職也既乃卓鹿封蜮帝后强以暴國非力所討
違而去之宜也昔者舜禹故天教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
百萬若瀕海蒼生咸歸堯舜言帝庭不加王公乎將卑情安臨
廬若此之哉如天之高其聞聲則恐民
之病也見豹旋之美則憧王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
則推民之貧也臨者觀之最尚則恤役之病也是以
虛心恭已取人之善映閉四門廣詢路書謟言賤巧僞
使賢智者盡其策慮若不及求德惡不聞用能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四十一　政論
烈宿宜也
稽康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欲廓其度寂寞疏闊
方而不制應而不割超世獨步恨玉似劒交不苟合
仕不期達而以爲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
夷遊八蠻浮滄溟涉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
足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經畢道忘好惡以天
道爲一貴不以物累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
滋榮世俗人情人情一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趨湯
前除鼎鼐山居谷飲倚嶷而息乎寧如伯奮伸臂二
八爲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
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

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宇宙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商山四皓得誰失何因何革務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識位於柳季公孫不辨於軍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終湮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驤虎步徂征紛紜交競迸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乎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瀝悃蕩欲夫如是昂霄可以遊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慶於人間之麥曲郭璞客傲　客傲郭生曰子以衆誠爲實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皐虛鮮今足下既以投文秀於叢竹陰弱根於磐石陵搖而源涸揮滿澗以屋鱗而聲不徹於一鼻僧不容乎上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寞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纓珠幕洞林乎遁世尚何名乎攀鱗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莫然而笑曰鳥翥不可與論雲路井蛙難與量滄海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旨曰

祚淮海龍德隱耀其才若滇海之納污不辭谷水之英而鴻之九有之奇駿成霖之於一鼎象昆吾挺鋒割鼎之象昆吾挺鋒割鼎之象昆吾挺鋒割鼎之於伐木援類繁乎其者是以亦無滇士歲無幽人刈菌不暇樊桂不給爰暮春之潛不恩雲雷慶永之來不爽旭暉光耀於挨霄者亦曷頼淮川蛾以不才陳鵬於蛇以遊湯谷於三秀蘐芝三秀蘐芝之實紛於九五滄浪之深秋陽之與爭紛於九五滄湯懸乎龍以不寘不驅不臨不驅不臨之形形則神王注疏而名牛觀全者不獨者不獨倍者不容乎上金傲岸榮悴之際不以榮悴變不以塵垢遷不爲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寞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纓珠幕洞林乎遁世尚何名乎攀鱗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莫然而笑曰鳥翥不可與論雲路井蛙難與量滄海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旨曰

與天地齊流野蛟與大椿齒年然一閭一閈俄之
逝一冲一流縣象之節濱江期於寒暑烟蔚要乎春
秋青陽之發秀龍豹之委采駿狼之長嘯玄陸之短
景故皇壞爲悲欷之府胡蘷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
黃之音者不羅虙姑之觀者必閟帶索之歡縱跼而詠採蘋擁膝而歎抱閭戰機心以外物
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寢貴之量而塞北
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徃復於哭歎安可與言樂矣者
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嫈妄於林窟嚴平澄
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挈嘯而矯迹倢伃
混沌而槁杭阮公昏酣而寶復羣遂形以傲忘音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四十五　說論

而賁飾先生之才技奇山東王映漢臺可間響擒六合聲駭
曹瞰對儛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
器爲後麟以絕迹標奇於以貢稱儛是以闇生幽
澗千雇于伊故子閒淫淪蟬翼參忽萬乘以
解印虞公潛票鱗以厲翮梁生遁世市而偏黃綺皴滄川而
全眞養和爰診二豎慶冬揚力投骨獨振也人子少
聆宴風弱挺參容可發幼齡披孺韋吐辭則藻落
舄璀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罪辜研妙則頓
奪豪鋒固以騰廣冀而詩戀者矣何
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阮參果覩染史筆又
據太學理備功曾無玄韻淡泊遠氣虛洞養素幽窮
迹一冲一流縣象之節濱江期於寒暑烟蔚要乎春
秋青陽之發秀龍豹之委采駿狼之長嘯玄陸之短
景故皇壞爲悲欷之府胡蘷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
黃之音者不羅虙姑之觀者必閟帶索之歡縱跼而詠採蘋擁膝而歎抱閭戰機心以外物
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寢貴之量而塞北
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徃復於哭歎安可與言樂矣者
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嫈妄於林窟嚴平澄
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挈嘯而矯迹倢伃
混沌而槁杭阮公昏酣而寶復羣遂形以傲忘音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四十五　說論

而賁飾先生之才技奇山東王映漢臺可間響擒六合聲駭
曹瞰對儛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
器爲後麟以絕迹標奇於以貢稱儛是以闇生幽
澗千雇于伊故子閒淫淪蟬翼參忽萬乘以
解印虞公潛票鱗以厲翮梁生遁世市而偏黃綺皴滄川而
全眞養和爰診二豎慶冬揚力投骨獨振也人子少
聆宴風弱挺參容可發幼齡披孺韋吐辭則藻落
舄璀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罪辜研妙則頓
奪豪鋒固以騰廣冀而詩戀者矣何
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阮參果覩染史筆又
據太學理備功曾無玄韻淡泊遠氣虛洞養素幽窮
迹一冲一流縣象之節濱江期於寒暑烟蔚要乎春
秋青陽之發秀龍豹之委采駿狼之長嘯玄陸之短
景故皇壞爲悲欷之府胡蘷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
黃之音者不羅虙姑之觀者必閟帶索之歡縱跼而詠採蘋擁膝而歎抱閭戰機心以外物
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寢貴之量而塞北
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徃復於哭歎安可與言樂矣者
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嫈妄於林窟嚴平澄
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挈嘯而矯迹倢伃
混沌而槁杭阮公昏酣而寶復羣遂形以傲忘音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四十五　說論

而賁飾先生之才技奇山東王映漢臺可間響擒六合聲駭
曹瞰對儛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
器爲後麟以絕迹標奇於以貢稱儛是以闇生幽
澗千雇于伊故子閒淫淪蟬翼參忽萬乘以
解印虞公潛票鱗以厲翮梁生遁世市而偏黃綺皴滄川而
全眞養和爰診二豎慶冬揚力投骨獨振也人子少
聆宴風弱挺參容可發幼齡披孺韋吐辭則藻落
舄璀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罪辜研妙則頓
奪豪鋒固以騰廣冀而詩戀者矣何
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通阮參果覩染史筆又

故大人達觀任化乘曉山不極勢處不樂皓在儒亦
儒在道亦道運相則行其滿聲時申則散其龍藻此
蓋員動之用舍非事常之所貫也今三明玄照二氣
載管玄教久凝風靡遠邇以才鳴化臨理全故三
典克明於日接膏脣紹於左絃安期解鴈於秀林
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至風澄
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與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
流玉醴乎夢閒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遺理之患累
之嫌于徒知蒭蕘說而未測其源明朝齒不可論臨
朔螻蛄無以觀大作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
篇

唐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
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
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姦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
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蓄有
年而後選號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
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
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

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
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
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雖舉足下道不敢自止
既倒先生之於文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
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
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行可謂成矣然而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
為御史遂貶南夷二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
歡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童齒銜竟
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各得其宜
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通其書告其理醫師之良也
馬勃牛溲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登明選公舉逸巧拙紀錄各當其能者相之方也昔者
惟皇建極官學相之方也昔者在輔好辨孔道以興
皦環天下老于行聊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巷
廢死南夷遷

明　北海馮惟訥　第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訂

魏文帝典論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舍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譬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遊藝於辭無所假成以自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驅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櫺賦征思賦之玄猿漸賦圓扇橘賦寡不遇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傷也應瑒

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
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氣宜雅書論宜理銘
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
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
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
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
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
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周旦顯而制
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
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
賤則慕於儁貴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
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
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
言

與吳質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
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

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宴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
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
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輩其
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
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
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
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矣德璉常斐然有逮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
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
逝者行自念也孔璋鷹揚河朔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殆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
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者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
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

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翠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徂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吳質答魏太子牋　建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侃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欲賦詩稱爲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白墻可終始相保能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疢厲橫加重以元子命追亾慮存恩哀之隆情深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侃坐衆賢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猶自調與司馬長卿同風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昔喻之次作論盛道建安諸子其文大抵期不朽以敗亾臣竊恥之竊嘗爲務則徐生庶幾烏孫而今容遊已爲異物矣後世之嗤余也豈予實罔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翫章之囿發口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龍之文奮矣雖年齊仲卿王才實窘之此衆賢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隆今實已四十二矣自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徂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吳質答魏太子牋　建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侃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欲賦詩稱爲

應時改定昔丁傲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
才不過若人辭不達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
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
達言以爲笑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
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況此而言不病者吾未
之見也蓋有自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
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
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貶五霸
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
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

各有好尚蘭荔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
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
論豈可同哉今仆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街
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
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
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
雖薄德位竊慕潘侯猶庶幾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
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
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掇官之實錄辯
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
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
乎其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
悵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
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瑕損厚泰命爵矣其文誦讀
及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
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遑高
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
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
筆有所造作若成論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
對揚而辭作畧賦彌日而不敢見西施之容歸謂其
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猶
秋之成冀能損益昌氏淮南子直千金弟子拱口而
人攜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
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

事彌著一書悔其少作指比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
譬耶君侯恐聖賢之蹤遠節宗之過言竊以爲未
之思也若乃不恰經國之大矣流千載之英聲銘功
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士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
害哉輒受所惑竊備聆覽而已敢望惠旒以泰
晉陸厥與沈約書　范唐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
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
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
此秘未覩或閒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蒸曹王胷無先

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約使宮羽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
賢似不都閒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
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
玄黃徇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
或閒與理合則矣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
亦有會合雖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
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識
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矣之作理可

試訶君子執其試訶便謂合理爲閒豈如指其合理
而嘗試訶爲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
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陸士衡辨要帖之談標末續顛之
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宜尚此秘未覩茲論
爲何所指邪故愚竊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
的若令論所申至於檢瑕疵合少謬多則臨濳所
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
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今許以
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
不合爲閒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

時異古今好殊將意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
所急矣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
義乖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鳧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
毛平子佼富羽獵不累於憲虛王粲刪征他文未能
稱是揚修敏捷著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
一日騶騶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
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
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無先覺也
沈約謝靈運傳論　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

張迭用事慊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
因四始攸興其降謳謠紛起風什雖廢夏以前遺文
不覩寔九序攸理無或異然周歌詠所興宜自生民
始也周室大弘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
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莫辭淵金石之奏天自玄
以降情志念慮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
遞相師祖雖清濁靡曲時發乎篇自炎漢氣同亦
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綴絕唱高踪久無嗣聲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雅頌以情緝
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斯人才子文體三
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
宣以氣質爲體命標能擅矣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
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雅從以變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
體變實士緫首星稠繁文綺合級平叠之逸響來南
文章以情緯成體莊騷盛世之徽烈也夫宇宙縣
邈四海九州萬里風徐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
逸氣英生命雜挍葦出類智衍乎其間矣先君子以
居職之暇觀制作而已夫肖形天地稟性五才擬耳
目以目目方聲平風當其理是以肴子處世樹德建
言發而爲章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余小子何敢與於
斯爾雅曰哀樂不永言則不足永言不合律則不和
言雖有文辭氣不符焉是以聲發於此而應乎彼
始葦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友遠宋氏頗研

之禮繇隨仲尼而南行曰而諮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如斯夫子者也爰啟賢聖之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以序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盤蛻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於時要於是擢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詩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解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解

觀衢路或藏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辭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悴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文心雕龍深而且廣詳觀衆作剖情析采籠圈條貫振纓提領百家騰躍而南行曰而諮迺怡然而喜大哉聖夫子之聖爰啟白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爰啟賢聖之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以序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盤蛻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於時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詩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解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解

所難識在銓管何能矩矱泯滅往代既洗予聞耿耿

梁裴子野雕蟲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疏稍七行俱下妙有辭采及幸臺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或武夫則无請不暇田於課限或賞以鷹韝馬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興于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移風化俗昭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

是隨聲逐影之作葉指歸而無軌斌詩歌頌百帙五
車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
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轉劉偉其風力潘陸固
其枝葉爰及江左稍微顏謝繼軫頗盡新變大明之代寶好斯文高才逸
初迄于元嘉多爲經史韻類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
遊總角恥不揣摩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慙
務謂章句爲專魯論淫文破典芟而爲功無被于管絃
非止乎禮義深心巨手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
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
齊濟類編卷五十四　十四　藝文
季子聆音則非其國鄭衛趨室必有不敬荀卿有言
亂代之徵文章匪面采斯言近之乎

隋李諤上高熲革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
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窒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
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
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
上古質朴制度簡略暨乎末代澆競滋興爰及漢魏
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上有同
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
賢愚唯務吟詠遞相放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廂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十五　藝文
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旁禹之典伊傅周孔
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傚疑爲清虛以綵情爲
動業指儻素爲吾拙思論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
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典模構無用以爲用也相本
逐末流遊大壞通相鉗鑪祖久而逾扇及皇隋受命聖
道丰興屏黜輕浮遵仁義爲首非懷經抱質志道依
仁不得引預緇紳參加談議竊見四年魯詔天下公
私文翰愈宜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可馬幼之文

表華豔仕所司治罪曰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
鑽仰墳素棄絕華絳朝登甲科而夕陷刑
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斯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
稱孝鄉里稱仁學必尚德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
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遂俗隨時作輕薄之篇棄絕朋
黨而求譽則選充職衆送大朝蓋由縣令刺史未
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昔既忝憲司職當糾察
若聞風即效恐挂網者多請納有司普加搜訪有如
此者具狀送臺

唐太宗幸翠微宮頒賜太
經濟類編宋五十四
宗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裴侠奉初昌齡與進士王
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太宗怪無一人名詣
之師曰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
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太宗善其
言

薛臣靖集太宗文章序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
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
子陳後王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
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肅宗時劉晏上疏禮部取上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
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
辟者雖日誦萬言何用理哉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
盡心卉木之間極雕蟲篆刻之際以斯成俗豈非人謬
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
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
矣

文宗與宰相論四方奏事而不與李石對曰古
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
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
經濟類編宋五一四
者采之以觀風俗非不問士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
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降及何取焉覃篤于經術上
甚重之上當欲罷詩學士奏事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于
理乃止

呂溫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
諷其言蓋有之矣木有町畽貝有采者也嘗試論之夫一
二相生大鈞造物有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闇而陽
開或天經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婦剛
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敬此宅家之文也君
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遵彼獻可替否此謂廷

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
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
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異時消息因俗變通此
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
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
論諫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羲乾坤祖述堯舜作化
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鼎彝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遠
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德儀以求至理坐
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閒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旂常鼎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薛石文物禮樂五帝
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棄亂之多也必
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
溢流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數之以名
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
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
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馬可以名數末流靡蠹小伎
屑雜其間乎

李華賓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老生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離

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
如質明矣漢氏雖歷者疾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
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得天下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昌
吳楚之強倍於昇漢全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
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與四
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曁後王之法備矣
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閤
閎虛空遠昭王南征不返囚是陵史則郁郁之盛何
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臧祭車服宜倫
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二十一　論文
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禦大何得不亂小
何得不亾記云周之人彊仁窮實罰故曰殷周之道
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最大於質而無制周弱
失於制而過烈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
史尤民間語爲雅術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
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
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紛祭禮之繁不可
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
以淳風俗而不泥於舊明之路矣學者尚於恒篤固
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救弊使
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

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況萬乘之主
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焉局建議不可以
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祕甫雪房瑨
表朝廷以爲庾辭倘端明易曉必無幾免于深僻之
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于理道者明備尚且
移思移時莫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于古但
寘于理何以幽僻文煩爲能也
韓愈荅崔立之書　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蹶
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
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二十二　論文
可教殷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抜援古昔辭義高
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周望於吾
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
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耶
須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
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至二十時
昔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
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上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
求其術或出謁部所試詩賦策論以示僕以爲可
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所
爲猶且無使勍者再就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
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
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矣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
亦禮部之類也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
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
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頗類於俳優
者之辭頹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
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爲幸焉
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
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
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二十三　論文
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
知其懷慙乃不自逝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
者競於衆目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
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
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日而爲之憂樂哉故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欲以具菽爲養窮孤
也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
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所
爲猶且無使勍者再就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

進者豈固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此而後進
者尤非相愛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是固未嘗
刖足下無乃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
古者邊境尚有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
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溝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爲之
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陣而來之若都
不可得猶將講於覓閑之野鉤於寂寞之濱求家國
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庶之一經垂之於無
窮味姦諛於既灰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勒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者果誰哉再赴之刖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徵足
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柳宗元讀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
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不能爲毛穎傳不能舉其髣髴而獨
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雲之來始得其書
索而讀之若搏龍蛇搏虎豹懸與之角而力不敢服
信聲音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窺竊取青妃白肥皮
厚肉豪筋脆骨而以爲能乳吾所謂不知道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亦俳又非聖人之旨乘
近乎遠乎吾于好道而可吾文或若其於道不遠矣
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
詩曰雖無老成謀尚有典刑 僕今不爲虞公吏有滑稽列傳

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矜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閒而存之欲其重厚氣象之莅孟以轉其支參之莊老以耕其端參之大史以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大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李翊荅進士梁載言書　足下不以翊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處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與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若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庶乎命況如翊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增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邪熱急盛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荅自責莫如厚於衆莫如己周心莫如且進德莫如勤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劉夫子曰文章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氣不必深不主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其受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受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氣不必深不主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莫如己周心莫如且進德莫如厚於衆莫如擇交好勤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劉夫子曰文章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氣不必深不主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莫如己周心莫如且進德莫如厚於衆莫如擇交好勤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劉夫子曰文章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

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惸惸慍于羣小此非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喪其劉夔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克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逝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問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駢慎到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

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辭者之所歸也故能辭深理暢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吳咨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唔唔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發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

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籍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疑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吾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

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高門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惟足下不思乃階于此輩踐之與朔書敢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

杜牧答莊充書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配焉逸者兵衛

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抑揚隨主所指如
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
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繽前振後是辭
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闇室紛然莫知其誰歸散而已
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
而文愈卑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吉
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固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
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抃息
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辭不
過於世寄志於言求言之勢先明就若馬遷相如實蓋
貴若千百自今觀之蓋夫以文求士十致
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當世最故鉅見稱
子實若書欲取要辭說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論曰
況今異足下僉生今世欲序是下未已之文此固不
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
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靈囿不識文王人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
臺曰靈臺靈囿不識文王人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斑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
治于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既虞芮之訟詩人
與楚子戰而霸益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大黃
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聚八元周公之文
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
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士褒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
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
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
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紓周厲
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
蔚宗著后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妹唯薪樵一厨於
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
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
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
叶和韓大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

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贊鬼神明者贊禨禳樂不失於正調之文

白居易與元九書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而鬼神幽顯感人心而人倫厚風俗美感人心而教化成故曰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飛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緯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也

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興征役也棠棣之華咸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稱李杜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

貫穿古今觀緩格律盡工盡苦又過于李然撒其新
安石濠潼關吏盧子閬花門之童朱門酒肉臭路有
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二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
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啃夜輟寢不
暈才力欲扶之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閒事漸多每與
人言多諭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
時而著詩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
正人屢降優詔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
諫官手請牘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
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詩之欲稍稍進聞于上上

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
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
請爲左右終言之凡閭僕賀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
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向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
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
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
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
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風諭詩
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
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諷于一時一物發于一

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
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
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夫貴耳賤目衆右陋今人之
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昔如近歲蘇州歌行才麗
之外頗近與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
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顯州在時人亦未甚
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
過雜律詩與七言歌已下耳暗之所重僕之所輕至
于諷諭者意激而詞迂以質合于諷諭者意淡而詞
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盡世而止獨足下耳然
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
八九年來實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
勉索居則以詩相思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辱
以詩也如今年冬末江城南明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
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日暮于陝歸昭國里迭吟遞
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矣在後僕所指口知我者
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叫勞心靈役聲氣
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
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
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

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跡傲軒
輊人寰者又以此也

基度哥李翊書 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
帝力其道淵乎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
際聖賢相遇其文存於盤誥大業又雖可得而傳也
厥後周公遘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
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前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
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
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
文諷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日司馬遷之文財成
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
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矣一時流譽
千載者多矣不是爲第道焉然不能不論其詞而詞自
興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大典誥訓詰文言繫辭團
風雅頌經理人之筆創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鑒大
弼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自好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
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非常文也其可
文而文之何常立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
於第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驅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許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安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論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其磔裂奇句譟發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窒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廣安若以爲未卒不以苦言見棄

無惑

李德裕文章論　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綺季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薄而怠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聊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沿委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益爲是也近世詔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汰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音則未遠夫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音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許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音韻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何駐哂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高於至

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篇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滔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璧實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論研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

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醯非不醎也止於醎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若知其醎酸之外醇矣若有所之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藝則諷諭抑揚寄興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別其下者邪壬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晉閻仙詩有警句覩其全篇意思殊短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別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淺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

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南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銷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客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常潮聲晚烟和楚色秋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聒騶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基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鼎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月明金像龍響六魚又解吟僧亦恪

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粳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驗週歌成雖康幾不濟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識何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鯽更勝添徙僕公書渾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週孤枕猶月殘燈照落花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詩極俾終古不能扣我耳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上

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

後唐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細唱和廣自矜伐明宗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問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宋歐陽修荅吳充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學意旨雄儒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蓋自思依依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

所下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

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僥倖以爲垂借力而後進者
奚取於修焉先輩皆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飾
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當然而憑然見臨若有所莫
得非急於求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
不爲道而至然非學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
焉爾蓋文之爲器工而可喜易悅而自是世之學
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其者至棄自
事不問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
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間爾然
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春秋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四十二　詩文

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
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莊列
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
而慕已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
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
出於軒戶不能窺牖而知天地人千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
之高下皆如意者適未足也若道
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既
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
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易可望於斯文哉愿斯文之難
至也久矣自西漢李唐其間鴻
以厲修之少進焉

孫復荅張洞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
文之作也必待之於心而後之於
諸內者也發之於言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
以通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
大易春秋之文也志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
手尊而異之爾聖人之文也後人方苟不克其綱
但當左右名教矣門聖人而已或則揚語子之異端或則發列聖之微旨
或則揚聖人之光烈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
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四十三　詩文

或則揚聖人之光烈或則寫下民之懽歎或則陳大
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皆臨事據實有感
而作爲論爲議爲序爲歌詩銘說之類雖
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意構虛無狀
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聲音爾徒浮簡冊何所貴哉
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
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既必深其所得也既
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
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易可望於斯文哉愿斯文之難
至也久矣自西漢李唐其間鴻生碩儒輩有超

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
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
篋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辭章徒
污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雜者惟董仲舒
而已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
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政發也問然嘆曰事其不濟乎
有人長尺寃大人物也焉忘未走爲前者管仲兒者長尺而人物具
曰事必濟臣聞登山之神有能使人知過之神也走此人知過之神也走
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必見且此人知過之神也走
焉前者導也左祖表者前者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
果有水曰遵水表之從左方渡至牒從右方渡至牒
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曰仲父之聖至於此乎
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表吾聞之聖人先知無

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表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
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
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
川之祀爲諸侯皆屬于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
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
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
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
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大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令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愼氏貢楛矢以珍王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蘆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伯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萍生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曰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牟起舞今齊應之亦

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隣守道而已也賄物記也部得其職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各有奇偶孔分不同況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為參九九八十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月干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三王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王為音音王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王蟲故蟲八月而化其

從其類矣鳥魚生于陰而屬陽故皆卵生乾暵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人最生者竅而卵生乾暵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母人最生者類母故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之言也子夏曰高閬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南北為川谷為牝蚌蛤龜鼈與月盛虛是以堅上之人剛弱王之人柔塡土之人大沙上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百

有六十而齯爲之長甲重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
鱗重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
人爲之長故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
如子之言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
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曰何也孔
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有其音甚悲非獨
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
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
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

哭者哭者曰父欤家貧子以養之〔將與其別也孔
子曰善哉聖人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
帝謂己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在晉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
在兵手曰虞遽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臺駘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宜汾
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
實守其祀、晉王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矣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
女辨姓君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
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節可無則
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吾今而聞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見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
幾何無禮哉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
問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

王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閻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當謂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爾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晉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二丈以示華華見隊然曰此鸇鷹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屋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遺客其中忽有雛雞華曰此必蛻化爲雛也開視雞備果有蛻蛇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咸以爲神

刑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高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效兒耶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落其尋之煥

到縣掘獄屋基人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金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十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劒光芒益盛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遠照一張公甚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高門七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視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上一斤致煥與之以拭劒信益精明華疑失劒所在煥子華為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果合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晉書王羲之傳論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遺跡邈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筆勢體有所疑至於行書草書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並布纖濃分跡密疑舒云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遒制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降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農家之餓隸其餓隸也則羈縻而縶秦篆其枯樹也雖槎柯而無屈伸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不放縱乘勢一者故翰墨之病歟子實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家子紙中坐徐僧權髮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鈸無半分之骨以茲拙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過其實所以學不逾古今研精象系盡窮美其惟之工具成之妙煙雲露綃狀若斷而還連風素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觀之不覺爲像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衛恒四體書勢序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江論著

頭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視鳥跡以頭思也因而
遂滋則增之字有六義爲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
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
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
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
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
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
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
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五十四　書

之科斗書自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
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
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遺法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
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玩之故竭愚思以替其矣惟
不足窮前賢之作聊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
籀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異世謂之
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一字經丈小則方寸千
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　政家殊國異而文字
乖形秦始皇帝嗣緜天下丞相　李斯乃奏益之罷不

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寫其相鵠卒以書至
選部尚書宜官鴈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觀
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自有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
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
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
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
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
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
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
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實其書韋仲將謂之
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妙工頗梁孔達田
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
及文舒也羅叔景善隸書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
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叔景自稱上比崔仲不足
下方羅趙有徐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
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字勢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彼爲跡始作書契紀
錄萬事垂法立制無改張庶爲通似鳥跡之垂宇宙云亮世爰暴泰滑
近面察之心亂目炫所安詳玩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直墳壚

施計宰賜所不[illegible]
篆之足笑而斯文之未宜
盛體大之[illegible]不傳卿倫仰而莫觀舉大
較而論旃
秦篆篆勢　自造體作則制斯文體有六
篆爲真形典[illegible]妙巧入[illegible]文鍼刻符比龍鱗紆體
放尾長殿鼓脊顏若[illegible]之事組織若鳧蛇之勢組
揚波振濤鷹時鳥震娃[illegible]勢似凌雲或輕泉內
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illegible]似綿綿垂凝下端從若如
懸衡者如編狄若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跋跋翩
翩遠而望之象溫龍蟠遊絡繹遷延退而察之端際
經濟類編卷五十四　五十一　八　書
不可得見指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蜷蠖
不能觀其際間般倕揖讓而對垂拱而議制
處篇籍之首日黎黎斌斌其可觀揮筆點於紈素爲
學者之範先聖文德之弘總偃作者之莫判思字體
之興始自頡[illegible]有文字也務爭趣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爭趣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illegible]照甚詳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illegible]不爲基挽車爲輈亦皆有法焉而況菁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直須有準則如女性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識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我等行吉凶舛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illegible]如
五十九　書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危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
若其納足於桶反衣而坐乎案上以飯實洒庭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蹙求事而當從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
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美
否但患乎近代以來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以學書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哲君子之不爲乎足下乃以爲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遽大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上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
而不受賄盜益道當爾不足特以爲賢也

顧愷之畫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
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
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
正在阿堵中耳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
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
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移庶四言詩因爲之圖恒
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雖每寫趣人形妙絶於時
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
鯤象在石岩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
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
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武功二

名將三十二則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

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我亡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秦伐韓軍于閼與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乘面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一夜至令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壁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

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壁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若有後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

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三
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子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
荊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
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
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勇其言是也遂使使
李信及蒙恬將武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
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
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
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入兩壁殺七都
尉秦兵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

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
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
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
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曰爲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
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
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
故及大王之諸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業耳始
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地者五輩或曰將
軍之乞貧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恒而不信
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
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東代李信
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
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
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
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
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
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

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
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于後世秦二世之時王
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使
王翦之孫王離將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
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
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
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
漢文帝時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二萬騎入雲中所殺
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

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何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文帝至又不得入於是文帝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

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

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奇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弃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旣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

楚破平于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

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

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馬上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

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
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
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
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
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
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
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
歸其大軍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

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
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
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驃騎將軍霍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武帝常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
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
爲也由此上益重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單
于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

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
域蹋鞠事多此類自四年至後三年卒天子悼之子
嬗少武帝愛之幸其壯而將之
晉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
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計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祜出鎮行吳邊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
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百姓若禽獸先爲吳
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
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當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
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

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晉戍日彼專爲
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
侵
唐宋璟以朝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
少以才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
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
力以邀功名有滹沱百五十斤富貯之囊中以示不
用年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
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築西通節制自朔方至雲
中邊隆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兵馬各數百

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
西兵馬司馬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
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
蕃輒來穫之無能禁者光弼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
後夾擊之無一人得逸自是不敢復來玄宗欲使忠
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
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鷹
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
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

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
延光之功鞭迫于制言賞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
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
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愛數
萬段帛不以杜其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
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
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
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
郭子儀為上將權兵秉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詔
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
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
年矣李寶臣張孝忠汗明皆留之惟
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
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琼
人二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
問安不能遍識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
皆出麾下鉷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
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

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
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
甚衆
憲宗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
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
一美婦人容色絶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
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
獨以奉己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
使者并致送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
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王叔將略論　炎毅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

文德者必有武備遂翦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遂救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玦召稱絕近代文儒者職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兒人今以是葬其鄙矣山東屋軫兒心率土之濱莫寧落處方可論兵翦暴以救民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勞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羊驅虎驅羊虎不能當韓信謂騎相吞噬適足以給生靈搆怨雠大兵之成敗在將帥之罷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陽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

能將將不能將兵矣高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況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免三百乘是以王前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罷之大小也凡爲將料敵之情僞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似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簗不及自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攄倘其大隙而擊之固繇其正以待敵整衡軛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

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鼸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襲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策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爲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曰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梁翼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憂矣乃使韓潛曹三將單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德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要又不

知彼之短長幸而合戰卒然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鬬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勳大業庶幾可立夫孥制山河剸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瀕蜀決沉幾二三策撫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略可見微焉

後魏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與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

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
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
徵古復以鈍兵候之克宏所向輒北徵古慢罵
之衆皆憤怒克宏指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
朱匡業代之孔勍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
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將
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
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
密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亦斬之乃棄船以幕匿
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十三　名將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聰將水
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聰夜匿戰艦數十
于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
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
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
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盛暑于座
右戰罷親視傷者于帳前自傳治之士卒感環皆願
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宋王旦爲樞密使嘗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
曰汝敢爾我且有罰乎即令貫汝罪決汝能掩殺敵兵當
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

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聞昌兵亂凡使者至各令康王全斌等不法事
因嘉得其狀乃皆微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
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罪後降之罪遂貶降全斌
崇救節度留後是彥進代節度留後王仁贍石衛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代康延澤並還闕秩復召呂餘慶參
知政事仁贍等歷試諸將皆無以自免獨曰清廉慎
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送款案中惟閤書表
袁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
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戰功又不矜伐微勤國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常與可無遺　彬疾甚宋臨閱問奠丹事宜彬對
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從當處
節為天下蒼生然須世謀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
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珠璋材器皆堪
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彬不如瑋及卒帝哭之働贈
中書令追封潞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
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
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
廿八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
寧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還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
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
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擊王侁等以為畏懦欲
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
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
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
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
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校之
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
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
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即麾下陣于谷口
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趙贇伏兵于路業至斜
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
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
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
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
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郤走賀懷浦敗沒業且
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卅餘大慟再
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殺數十百

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程遠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嘉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佐名

仁宗時尹洙薦秋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校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超行伍十餘年而顯貴向涅猶存帝嘗親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權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陛下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　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鮮敢舉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當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請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

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藏康奴二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宜撫使范仲淹占細腰城斷其路命種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莫事者成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我聞屬羌不可誘士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患及

卒青潤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蔡洞心術篇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可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指千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死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本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心能烽嚴斥堠使耕者無所私養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盡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

盡則有餘兵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
厭兵此皇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
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
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
愚矣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
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
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倚而動也
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
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
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

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
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患夫養
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恐可以支白勇一靜
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
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匿之彼
將自至吾角余何曰吾之所短吾坑而墓之使之
而聽吾之所長吾陰而柔之使之伸而墮其中此用
長短之術也吾用兵有從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
則知死之一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凡管當
猛虎在前操擊從手遇蜥蜴變色而郎步人之情

也如此者可以制矣但陽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
冑衣甲據兵而疑則童子發之矣故善用兵者
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
彥所抑潛善伯彥又慫澤務以鎮撫為名以分澤權
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
曰吾以一帝蒙塵憤恨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
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
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文殿學士

謚忠簡澤子頴居父喪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父
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躭于酒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所為於是衆傑灘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劉豫父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
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
也使當時無或阻撓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指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檢邪
之口竟以憤而不能用使澤不得行其志發憤而卒悲
哉

楚世忠性意吉男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

詆和議觸秦檜曙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
與士卒同甘苦絕伏規措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
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
畫然知人善奬用成閔解仇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
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
朝追封靳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
也今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將問其下孰
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

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余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
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
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郎戎之士為麤人斥
為吟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
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
皆不凡當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
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
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
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

進之則使降者獲志而遵人宿將之心急矣尋以處
允文爲四川宣撫使
孟珙忠君憂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
事吉凶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悅蜀士遊客
老校退卒宣以恩意撫接名位稍高者即建旗鼓臨將
吏面色凜然無敢渝嗾者退則捕斬焚香陰凡危坐
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
追封吉國公益忠襄

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
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
漢軍大破之漢王使人穿深壍而自守謂張子房曰
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
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
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
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
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
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
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夜望君來佐我乃欲自立爲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
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
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
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楚使盱眙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寨臯以爲能遷

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於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
爵都尉武帝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
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勅責
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毒陋非有斬將搴旗
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
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于天下
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
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
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貴家懷銀黃垂三組奪鄉里
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寇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

過也欲請罰刀問君賈幾何對曰孝數百武庫日出
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今之不從其
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
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備恐懼對曰願壹死贖
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

唐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
受詔不至家而去

武太后欲遣莫待價擊吐蕃莫方質奏請遣御史監
軍太后曰古者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
御史臨軍制中旨皆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
以責其有功逐罷之　趙岐注孟子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爲
法矣自明皇開代德意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
肯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
不能出其籠絡

裴度之在淮西患布衣裨將以策干韓愈曰元濟成
擒承宗破魏父扁得奉水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
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

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
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
至京師幽州大將劉總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
關李錡田季安屠戮其主吳元濟阻兵嗎險自以爲深
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頸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
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
思納表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
兵破蔡州人已入城子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
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東歸朝廷　以下三事八則皆處分語

郭子儀當奏罷除州縣官吏一人於肅宗肅宗不報
僕佐相謂曰以令公之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
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僕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
武臣多跋扈尤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
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
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
聞者皆服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萬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
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
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嗣等迎

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
故奏留高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安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
者皆籍為兵性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
兵既多著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范氏曰唐失河北
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特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
而不能易至於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
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于德
宗曰蜀地富饒宰相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
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
若留寧禦范陽成兵雜禁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
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后更校他帥使千
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

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
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
之
陸贄劾德宗曰陛下委任宰臣成故能有功況今
泰梁千里兵勢無常進為規爭未必合宜彼違命則
失君威從命則亡軍事進退難以成功不若假

留後兼侵奏曰萬榮鄙躁昧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悛則敗況荷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臣其圖之十滋蔓不若絕之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孝若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炤其任非徵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奠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上而厚賜資裝奏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之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吸稱其忠默陸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乞功之后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

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憲宗時劉闢既伏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二川憲宗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臨則渙然難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恩德之恩不知君臣通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

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不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憲宗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猶扇為一旅拒信難處是不若使弟

綦使以其私論承宗令自表請率而聽命於理固順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令劉濬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大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群臣見取蜀易於反掌故前踪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腹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通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

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揔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蔡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叛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顏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

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與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因之上以裴武爲歎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均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惠光軍中守節不屈嘗容令自遂爲姦冏蓋承宗始謀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兵行未便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抵冒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抵冒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抵冒使後奉使者以

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虛從吏外親
燕內實思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盡曰燕以趙
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
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
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天子伐趙君
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
之心卒衆私趙之讒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嚚嚚於
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善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
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

萬獨前擊趙校餽以徇之諸軍皆死除人代之不從則典師討之以
宣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杖叛示諸學士曰此姦
臣也鄉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
遭父喪朝廷又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
軍討承宗詔起復仓大將軍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密怨惠之會從史遣牙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臣之義微動
其心翊元遂輸款自從史陰及可取之狀垍令翊
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
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管而不設備失

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
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捕縛之馳詣京師昭義
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
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卽以爲昭
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
已受重胤勾當昭義留後

要害視博恒幽鎮蛛結朝廷惟患姑息使朝廷肝食計
之宜先安危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不得已而赴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燥差本
不獲已而赴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燥差本
軍牙將爲之鎮留後物情頗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宜

更不若從吏爲之何則從吏雖蓄姦謀已是朝廷
伯重亂出於列校以承璀代之竊恐河南北諸
侯鬨之憤怒耻與爲伍且承璀誘重亂使遂從吏
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連表罪狀承璀不知
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梁崇義若爲政除則朝廷
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高霞寓爲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愿從吏爲驃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
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
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
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吏來機事失
汝昔聽吾言平皆日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
想得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
田寇其土地兵衆坐待歸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
如雷成德宛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
者聚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名之義興師討之終夕
不能待度德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兵治城斬上役及
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五萬餘人屯陽

毅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
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
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
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軍不顧死亡以抗官
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
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暹入鄆州奉行天子
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
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今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
鼓二聲絶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

明軍至城下城中噪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
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
之慰喻軍民斬賛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
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貫直言於獄置
之莫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
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
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
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日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
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廳事不稱留後表請除
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
爲成德帥承元發鎮滄州將士皆譁不受命承元以
詔旨論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
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
李師道之來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
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

道則牽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
乃定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
李納襲職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又
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建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正己
用刑嚴峻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
鄰藩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昇潞七州李
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
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六萬相與根據蟠結雖

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器
有怨言以爲猜忌常爲之說役而自于境內築壘
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羈縻異域
焉

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忙請繼襲至是悅屢爲
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彼日固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
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
不日可平以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爲
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
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也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爲
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
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嫌武俊以爲魏博既下朝廷
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
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
藩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
之則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

大喜即遣侑歸又遣王郅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
之計誅逆首康日知盡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
褒賞略同誠不如提入定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
之意先欲資弱亂而後平趙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
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鄧等效愚計欲與大夫
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鎮連衡若耳目手
足之相救則他日本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
日舉兵南向

穆宗時盧龍節度使劉總視效其父兄心常自疑數
見父兄爲祟嘗於廳舍飯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

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子弟
將佐皆加超擢自外給復一年軍士賜錢　百萬緡
總以印節授留後次現在道去幸于定州物總悉分
所屬爲三道以幽深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請
除張弘靖薛平爲節度使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
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
而盡誠於國上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
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奬拔使燕

有慕義明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匹千匹然後

委去克融潤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
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張弘
靖惟割灌莫二州以土玫卻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
融輩久羈旅忘歸師至假日未嘗求官植元
頴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驛使者驛皆憤怨先是河
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容騎貴莊默自
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宾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
不接政事多委之掌吏及商旅賣鐵煮鹽假
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友膚告之嘗軍士曰今天
下太平汝曹能挽西山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
人人怨怒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泰官薛十幹往論從諫使就東都將疾遣稹入朝宰
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整備復討
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二鎮
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
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留泰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
此寅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
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所
權與付之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
為天子哉今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免
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魏稹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

能爲也若遣直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蔽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吏出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捨急攻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鄉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

逆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禎出兒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皆使鄭亷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皆各有宿將號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來高立以宣門等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偏擊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郤輒引退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劄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

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日禁回鶻至澤潞
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宅詔自中出
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
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
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宜慰敕使以求官爵何
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思出朝廷不亦
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
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復鎮太
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邀敕使馬求官及爲軍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爲禍足以觀矣德
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
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
表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
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
終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訂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
士卒幾何對曰軍士七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
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
克如何對曰幽州兵今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
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
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帝朝廷遣節鉞故不可與今
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
武尋克幽州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
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
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
謀之術也從之弘敬會是出師按肥鄉平恩殺傷甚
衆上曰弘敬已按兩縣可釋前罪既有殺傷鏈欲持
兩端不可得已
王宰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
受稹表似欲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
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
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論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貪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宛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召元實曰何故元實曰白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掠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我空虛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一里成連延築為夾城環逢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致北然後乘勢可取圍鎮寨四處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劍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論以引兵取稹宜成卻除他無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遇客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地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容遣諜者伺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寨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仍固守城柵城外百雜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劉稹年少憍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求貨賄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牾牾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洛州守將王劍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德裕曰昭義根本藩鎮魏請古三州朝廷難於可否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最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何事德裕曰萬一

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劉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部曲王協謀說劉稹以兵襲東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孥孫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大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諸古杜悰請赦誼等上不應詔詔義五州給復一年遣增賦歛

勉免所蒲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宋等送京師虐劉素寵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在行營者對陳郵楊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詔義遂安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憲宗時右補闕常濟上疏以為陛下始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時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略谷之艱危復悵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成四方田令孜之讒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恐於是乃濟萬州司戶畢賜死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鍔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悔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睹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房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日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誠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宋太祖以趙晉為樞密使嘗開晉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閒帝王凡易八姓閒戰不息生民塗地其
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
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疆而已今欲治之
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
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石守信王審琦等皆
大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掌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
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
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
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因
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

此然天下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
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
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
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
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
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
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
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
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
天年朕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
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各上表請解兵權
以守信爲太平節度依高保勗例加恩仍賜第京師
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王審
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太祖宴于後苑
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又臨劇鎮王事
執掌非朕所以倚賢之意也彥超等皆謝前奏曰臣
木無勳勞又昌榮寵今已衆材乞歸丘園臣之

願也安建節度使武行德宣徽南院使從義定國
節度使白重贇保大節度使楊廷璋攻戰閒
閑及歷履艱苦帝曰此無代事何足於朝明日皆罷鎮
使制請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
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道蓋於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周世宗之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
者方鎮之專也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
專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

民之所以苦于刑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
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鎮之經費也太祖與趙普長
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
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通判皆
所以漸取其權削其勢一天下之勢一矣

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財賦盡歸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
曹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
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使天威遠廟謨
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
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教卿使相然劉繼恩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五十二　[illegible]
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
大笑乃賜彬錢五千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
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
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
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門今
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脫之貴臣汝女爲之
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
保其所有貨財邪武人而遣之容使論漢超曰吾
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
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趙普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
達見旌旗所部蔓滿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
畏服太祖嘗注意于謀帥命普屯延州姚內斌守慶
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
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
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兵州以拒北敵又以郭
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謨溥守隰州李繼勳鎮
昭義以衛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鄙中莞
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五十一　[illegible]
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
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
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
爲之備設伏擒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
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王全斌之代蜀汴京大雪太祖笑謂帳下武士衣
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illegible]覺
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
使馳賜全斌仍論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
泣故所向有功

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拇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其能拇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殺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鞿繮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

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貴以庸陋細節顧其才何如耳漢之待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唐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嘗欲餌歌童舞女以移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忠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秣潔其羈絡君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饑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勞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

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推食喻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垓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

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喬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慊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指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論將八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焉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

也今臨武君嘗爲秦擊不可爲拒秦之將也燕封宋榮盆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七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予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

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
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焉服君曰君過矣君
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
邪其於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盎使安
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
焉雖然兩若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矣以趙之強爲
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柱燕將曠日
持久數歲今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壑車甲羽
弊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
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

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漢馮唐者其大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
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
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向往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
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
爲人也上既闊廉頗李牧時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
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劾加新大入朝那殺北地
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
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
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上賞
賜決于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却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
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
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
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
殺甚衆夫七卒盡家人子起田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
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之矣前其賞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闇忘諱死罪死罪文
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
唐爲車騎都尉
晉虞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乃上疏　臣聞水平
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
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猃狁爲暴衛霍長驅故
陰陽不和權士爲相二軍不勝授宰爲將漢帝既定
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鎮虜馮唐進說
魏尚復守詩構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六十二
忽哉況今中州荒壞自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
族類卽殘竊之幸脫陛下登祚成畴四遂故令此等
又皆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虜來殄在使難
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禽鴟蟻無所拘忌放兵侵
掠已彰灼昔篇伯遷逋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
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禽之小醜可不足戚然豫
備不慮之善教知乃有處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
得良帥簡練不素簡難以應敵詩春無鎮祖逖孤直前
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降之
晉武帝後無係援錐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降之
三人而已平時通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爲微步大
六韜命將料兵猶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

勝即大敗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
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
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
者十餘年不易如文伯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
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
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
乃奏言文臣爲將恆當矣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
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

彼必能爲朝廷盡死玄宗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
皆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盛甲聚於兩邊以重寶
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
也

李太后以興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
跨二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非有大功
無能領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達出於厮養伊審微
親同爲將帥代遼東何留上疏勸帝曰臣聞先王制
法必全于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
監戒宜令遼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
謀慮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乎

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
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
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
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
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令
項羽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羣不許

漢光武命馬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
尺具劒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
本能使吏士其念自修勑無爲郡縣所苦

魏司馬懿將代遼東何留上疏勑帝曰臣聞先王制
法必全于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
監戒宜令遼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
謀慮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乎

武功類二　汶門人周家棟　校
論兵　十四則　淮南門人吳光義

管仲兵數篇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勝負已決於廟堂之上矣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一　兵

存乎編知天下而編知天下存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故存乎聚財聚財而財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爲兵之數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聚財而財不蓋天下財不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工不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器蓋天下而上不蓋天下上不蓋天下而政教不蓋天下政教不蓋天下而服習不蓋天下服習不蓋天下而機數不蓋天下機數不蓋天下而不編知天下不編知天下而不明于機數不明于機數者用兵之道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衛鞅者天子之禮也

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衛知天下審御機數則
獨行而無敵矣所寔之國而福
言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
下畏之矣寡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野有罪賞有
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
春秋角試以練器械爲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
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
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于鬼神不禮不勝天下
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于勝地故正天下而
莫之敢御也

蓮陳篇　若夫曲制時舍不失天時毋壞地利其數
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兵從境內而興出乎竟是
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竟是
則戮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善戰者不能戰固邑
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二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
故不明于敵人之正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
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
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
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散衆白徒故千戰千勝百
戰百勝故軍無備兵無主則不審知野不辟地無吏
則無蓄積心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
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卒知敵人如獨行有
衡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竭賞罰明則人
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于地圖謀士
官日量蓄積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
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迷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
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
水旱之功故能攻固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
有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設奇巧禁雕俗也不迷道里
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巧禁雕俗也不迷道里
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
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蔟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三
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
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攻固救邑不恃權與之固故
所指必聽定宗廟有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
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
矣

地圖篇　凡兵王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輦之險溫凊
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草木淺

帶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廩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有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能知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巧拙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王兵必察此者也王明相知將能之間接奉其機而發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利之則戰之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利之則戰之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利之則戰之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

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衆患篇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

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審與後者同實弊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短兵待遠矢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後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亡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亡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亡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亡人也故一器成徃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

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衆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聚
制分篇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
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技勞力不爲愛重祿聰耳
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于死之日而後有
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後勝也
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衛知之家堵之墻十人
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
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傲不
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
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六　論兵
朝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
堅者瑕其瑕者屑斗垣朝解九牛刀可以莫鐵則必
游其間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亂亂以十破
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曾子者不行于完城池有
道者不行于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
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衆衆不能止待治者
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
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
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
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
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
制天下有分
黃帝兵經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
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
觀敵之變動後人發先人之至此用兵攻戰之要術也孫卿
子曰不然臣所聞者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
民苟矣不論則君不能以中役六畜不和則造父不
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
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七　論兵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
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子曰兵貴神
於天下當敵而待附民哉孫子曰不然古之所道仁
人之兵士者之志也齊之所貴桓莒勢物也所行攻
奪變詐者諸侯之事道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
者怠慢者也路者也詐者也詐于下之間漸然有離德
也故以衆詐寡猶巧拙也以集詐亂猶以鈞石也以
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焉焦熬投炭若赴火焉故仁人上
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也
子之事父弟之事兄也莫不先順適也下之於上也若
詐而攻之其猶以指撓沸也以卵投石也以鈞石也仁人之用十里

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叡哲而一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分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運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戴之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狗豬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貨財以賂其所好者故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服者危慮敢之者則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之本事也臣請遂道王者之兵制分之以禮義感之以忠信鼓之以歌謠舒之以慶賞鎮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門無由也此所謂之得而後功之功實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兵革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

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不齊者弱賞重者彊賞輕者弱刑威者彊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利者彊械用兵革窳惡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兵人降投其技也得一焉百焉千焉萬焉億焉兆焉京焉垓焉秭焉壤焉溝焉瀆焉則莫不勝任使矣是事小敵堅則合焉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貨財以賂其所好者故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之本三屬之甲擐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

其上冠冒帶劒盾二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後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徒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性之以庲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實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兵革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

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是數國者皆干賞罰利之兵也傳徒嚮慮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基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假之以飾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猶之猶以鍾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惡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與搤拊麾而壓墨區莫不趨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

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殆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齊桓莫可詐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考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無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

命爲上有功次之今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殺辭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也

怨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乃者生蘇乃者死
犇命者言從彼子問於宋襄公曰仁義者大便之便
所以養生之者也既異周人故近者說而遠者來
者過湯三朝桀之無道湯不忍之四海之內皆
之人師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者有敵而無戰城守
慶之不居城不守軍不陣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
政不安其上欲其亡也
日先生嘗說兵當以仁義為本孫卿子曰
非汝所知也夫仁者愛人之謂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十二　兵

則又何以兵為先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曰
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
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
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三帝四王者
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
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本斯問孫卿子曰泰四
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
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
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
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
曰凡在於軍將事本事也泰四世有勝憧憧然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乳已也此所謂本世之兵未有各統
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是皆前行素修也是
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
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辯之樞也凡事之所以成也
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大下也不由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十三　兵

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
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也由其道則行不
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鈐鍭利矢貫
鐵蚀恠如雷霆輕利僄遬若飄風狀若雲蜺兌若
沙唐突如焱熛至如鬼神孰當之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
也我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故類以為險江漢
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綠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鄧
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討刻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
時臣下百姓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紂不行乎下

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踰城郭不辨清池不拘罔罟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四夷莫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明道而分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充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凡人之動也爲實慶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事用賞慶慶刑罰勢詐除陛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不親爵祿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實慶刑罰勢詐之爲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慢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服其上則百姓莫不敬愨莫

不盡愨若被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夸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戓不待試而踰城郭不辨清池不拘罔罟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四夷莫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親樂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尊位保之所加衆乳大焉將以爲富耶則高爵尊位保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雖焉縣賞爵重賞於其前縣刑大辟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顧爲暴慢力之屬爲之化而愚夫愚婦之屬爲之

化而公矜糾收繩之編爲之化而謂大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故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編重兼人而兵愈彊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衆

當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堂
帑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
已其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輕兼人
而國俞貧是以當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
力兼人者强以當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併易能也
唯兼凝之難自非聖賢莫能幷宋而不能凝也魏奪之燕
能幷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
里完全富民而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幷
之而不能凝則必拳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
亡能凝之則必能幷之矣得之則凝兼幷無窮古者

湯以薄武王以鎬皆有畏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
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今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孫武九地篇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
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
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
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先至擊其尾則首至擊
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有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

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
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
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
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
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
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
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敢
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于饒野三軍

足食謹養而勿勞幷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
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
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
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
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
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
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
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
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
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

右手是故方馬理輸末足恃也弭勇若一政之道也
卹衆若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
得已也用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
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
使人不得慮即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
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
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于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
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
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
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

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
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
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
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
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
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
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
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
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
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

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
告以害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
死地然後生夫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
事在詳順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
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于廊堂之
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
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
如脫兎敵不及拒

虛實篇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
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

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
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
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
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
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
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
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
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
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爲

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

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呂覽論兵編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

怒笞則醫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饿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猶火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芳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

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機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做言兵也連反兵也修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臣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說雖譎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

禁寇篇　夫救守之心本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爲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說則承從多辱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論之臥則夢之自今單唇幹肝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

五伯名七之謀以信其事甲朝受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間士卒道路單流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而必固守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與無道之君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兵所自生於有道者之患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者也其不善者罰百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在救守而在於不省其善者而豚隅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百之道也不可易今不省者益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取性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湯武當桀紂之時息也暴虐數詐之與義兵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底者幸也若今兵監首知不免於死亡無後顧吾未知其應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當此必固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義無道使令之至於此也

墨子閒詁卷五十六　二十二　論五

暴虐姦詐使令之衛息也暴虐數詐之與義兵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底矣監首知不免於死亡無後顧吾未知其應爲無道之至於此者幸也若今兵

墨不伐樹木不燔燒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以爲民用奉而反歸之以彰好惡偃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日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之揚不爲之苦不爲之怨偃兵息民衆悉雖自用也辟遠聖制若讀之王期此若與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來索索厭菜不幸厚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

也不當爲君令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通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迎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誅之分府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疾苦大利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

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矣　矣人孰不說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生死一人則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父母行地落遠行民還聚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

論威篇　義也者爲民紀也君臣上下親睦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通塞之所在也通塞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二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二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今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

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
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洗以塗投塗則陷此疾
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
也則得之矣專詩是也獨手眾劒至而已矣吳王壺
成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容其蹢路開敵
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決勝篇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敢孤獨
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
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
後遠近終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

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澗別辭雷霆若轉鳥之擊也
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
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
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
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
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
紂以亡守城之所以相支也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
鬬與不能鬬衆不若其寡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
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
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秦之所惡得與
大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
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
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能不
可勝之術以邇不勝之敵若臥兵無失矣凡兵之
勝敵之生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樸隱則無
鬬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樸則勝離矣諸隱微
枹暧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於卑微蔽此所
以成勝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助機無窮變無形像
後乘委從如影與響如左之守戶如輪之逐鳥響
應聲影之像形也間不及給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彈翼尚在肱北肩連之敵雷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況大用兵之理其猶狀字此喜當敵者也未及
大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
百萬之民故兵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
與

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
廉頗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
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秦之所惡得與

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
廉頗前利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
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
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
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
趙軍者必括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
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
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七日寡人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二十八　會文
不好兵鄭同曰王之智能如許由乎許由無
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
安壞地不削社稷之血食半王曰然今有人操陶侯
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寄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
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
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當
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鬬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
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本教

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明然太息曰雖不至也

漢劉安兵略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而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角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燃鐵而爲刃貪

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搖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嘗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

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怒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所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境責之以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祭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就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囚圄賞其有功自歸者復而慰之凡民之所以攻王而孥恥

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暴也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傅堞而守攻者非以察衆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伐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鬲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察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淺洽涓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捶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棄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朝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賞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敵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鬬固民而慮天下爲鬬猥者逐奔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關要遮若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夸逓風波百族之子捷若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

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
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爲用則天下
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
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在正法塞邪隧羣臣親
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若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
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
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王賢將忠
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鉾相望未至
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
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二十五　兵

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漏腸與死扶傷流血千
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
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
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
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之數背鄉左右
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
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動靜
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
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遊此候之官
也隧路通行輸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
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遺輸此興之官
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
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
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
在於政政勝此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
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
以當天下之急遲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
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二十六　兵

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
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
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定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絕之
裏郊淮頴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絕之
以方城山高卑雲霧蔽其地利形便下民勇敢蚊
革犀兒以爲甲胄修鍛短鎩以爲前行積弩陪後蹈
車衝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
垂沙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
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宇而委身強秦兵挫地
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

至舟機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
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而爲匹夫
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大半之賦百姓之隨建邦刑挽
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
傾煞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慘戍卒陳勝興
於大澤攘臂祖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
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周鎒鑿
而爲刃劍撕箠檛鑿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
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蝗動雲徹席捲方數千里勢
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

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束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
頭而隊彗星出而撥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
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實而後無遁北之
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
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
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
積而民可用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
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
咸之所動者慶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弭
應圖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
敖而後戰者也故舉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
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
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
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勢鈞則有數者貪無數凡用
兵者必先自爲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
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
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將者天下訟見
之有籍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
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
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

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倚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
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
不見朕埜鴈麾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
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
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違在中
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
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
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
應圖疾如鍼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細未

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
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
雷不及發電不及瞑當是之用兵若聲之與響者
鏡之與貌形聲不敢接用兵若聲之與響者
俯不見迹手不及指此之時仰不見天
炎之者火疾之若波敵之備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
所爲故敵鳴旗麾當者莫不應鳴隨天下孰敢應
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漢人者敗爲人者敗爲人者
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成分決則易心疑則北力分
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敵倍不足敵待之卒百萬之心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三十八　兵
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敵倍不足敵待之卒百萬之心
武五之卒二千人同心則得千人
力爲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之民動靜如身乃
可以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無疑其卒
無二心行陣容止無處旨事無嘗試應敵必敗發
動必二心以恨以恨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
親分心則支體扶比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
誠心不專敗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
若鳥之翼合而成之是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嘯可以鳴
兵一相敗與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曰兵
其令雖少無異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
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
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
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
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屬青雲氣如飄風聲
如雷霆誠積論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險路津關大
山名塞龍蛇蟠郤笠居羊腸道險筍門一人守隘而
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
推其捨捨猶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謀審錯規慮
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

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前後不相
撓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
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
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
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
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
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
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驚徒鳥
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
以待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待勝於

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
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
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
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待之以不意乘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
獨盡其謀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
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薄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
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奪遲擊之如雷定斬
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遮人不及步銷車不
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羅衆多勢莫敢格諸

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
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敵而冥冥不可
間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
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廬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
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藥堂堂之寇不擊填填
之旗客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
聚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送也任地者可束也
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
陷穽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
不動不懸餌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
貴靜靜則能應先數則能勝跖博則能

舍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
進怯者不得退使之如一體莫之適則是見其形也彼
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適則是故能風雨所凌必破
者寡矣夫乳犬之更乘不若捲手之便捷熊羆多力然
進不如百人之徂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
而人食其肉而唐其革者不能通其志而宣其力也
夫水勢勝火童羣之處燔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
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與壺榼盆盎注而以灌之其滅可
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
擊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曰少可以擊衆

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用力諸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
將寡而用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
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凡此四者兵之幹
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
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
衆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送也任地者可束也
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
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
易污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
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蔽矣是故

麋鹿者則可以置罘設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繒繳加也唯無所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睟睟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以決勝者人事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人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

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理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爲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疑多知而自惑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矣激則遠夫括淇衛箘簬檛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箘簬檛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權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由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

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
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捲其爪虎豹不外
其爪而噬不見於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
剛示之以弱而奪之以強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堀之
欲西而示之以東先作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堀之
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蓄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
故勝可白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
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
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德並

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
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
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
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
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十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
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子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
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被不可與鬬者積恩
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
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
修其政以一其德外察其釁以服其威察其勢佚以

知其飽佚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
苦俟備察敵其宛可得而盡也故上善將者必以
其身先之雖不張蓋寒不被裘酒不成漿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
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弭勢佚也軍食銜無後敢食軍
井通然後敢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
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蓄以積德蓄積怨
以積愛蓄積情何故而不勝王之所以民者二求
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以能爲之勞於主者三饑
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備其二

積而上失其一堂國舉大人雖衆兵無由生也若若
者必得其強勇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
後必賞罰若明若晦若存若亡敵人民若主龍射深
淵之魚猶之恐懼之鳥而釣深之人雖有百萬之衆
立也將若有一隧若行十字所謂一隧者上
知天道下得地形中察人事所謂明者使鬼不貞
兵待其不虞守其所不戒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可
者衆而不可惑也勇而不可懾也仁而不可犯也信
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懾也所謂五行
可得也故通而不可遏也如明而

不可藏也不貪於貨不溺於物不監於辯不推於方
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
發必中益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奏通動靜之
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飄拏
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
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
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
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
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
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

相治也故以異爲奇以變爲奇暗知與鬬未有宛者也鷹鷹
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
爲饑奇佚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
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懸故能全其勝拙者處
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實眾之不測也形之隱
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
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
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六畜
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
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

前望之於後出奇無窮如天地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擇
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北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
正齊四方如絕出入解變幕相越凌翼輕銳超利或前
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急移行陳者也引於奇
正資於陽刑德並行望氣候星觀察祥此爲天
道者也設規慮施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
以營其耳也設斾幟柴揚塵起場所以營其目者此
善爲詐僞者也鐔城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
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餘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輻敵
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

壘審烟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饑
渴乘暍勞倦恐懼寄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
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多
弓隘則用弩昔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
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

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
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
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
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際將吏不相得所持不
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急意

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水所當者隊所薄者移牢
衆不相遇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
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
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
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
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信
讒喜諛憍悍遂過不可正諫大臣怨怒百姓不附越
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
實也若明之必勉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
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

其民氣以待人之實衰故虛實之氣奚之實者也凡
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而命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令
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
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
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
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
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帝順聞頓頓懼不知所言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西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
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旋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祇顯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無還言願君亦以善一言

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言願君亦以善一言

也
梁蕭兵籤　皇道無親有征故效天殺作籤五
兵曰王及諸功濟天下民德伐乃除禍逐鹿於
原戰龍在野大智離宮非其孰可動如決河靜瀾滅
火蒼蒼萬姓繫命在裴房行者廊所統者德功本乎
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興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
則衆不足恃勝不足貴故兵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尤尊已百
兒其卒無後故兵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尤尊已百
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擭秩襲氏大
潰武不可黷黷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

下雖平忘戰則危不教民民且棄之養和矜衆九
國以離徐偃仁義本末亦舛傳矢止支易稱以律古
之賢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抄忽壯直且順孰
云我遊旅臣斯殺敵致果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
唐高宗以吐蕃為憂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
嚴備候公私貧富而為之政竟不
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
言文者則以辭辯為善而不及經論言武者則以騎
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有文無解亡無救河梁之
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鄧陵之師此已然之驗故

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亟於本而務救於末則
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久令關中形勢以爲王者
蓄威以昭德臨廣則負扆輕倒持則悖主畿
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天下不敢闕中
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有
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窺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
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
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
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纔出關外關輔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五十二
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
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提疆跨攻邠郊畿
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倉遑聽慮計
所遑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收
渾瑊郭子儀今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
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閭架等雖稅則冀已
輸者勿怨見逃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矣德宗
不能用
杜牧讀通鑑論　鎮之築營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
作罪言上疏以爲呼文皇帝十六衛之首其誰原而復

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天下猾珠璣也天下神
北猶四支也河北氣衰河南應之於戰耕加以土息從
馬便於馳敵是以敗出則虜虜則饋不窺天下之產自
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官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
家無河北則耕甲鋌卒良弓狂馬無有也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
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
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誠能治其
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
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賞振當溢則不
肖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
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喪色甚安此重罰之過其
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救使迭來撓之悅
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故旗此不專任之過其
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千人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
乃睡劑非是不可爲也議者曰夫偏之徒吾以厚
勳動兵爲衛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使外干
不拘亦猶養虎狼而不拂其心則終不噬此太
平公侯告之子孫也亦何必疾戰楚血吾民然後以

爲快也愚曰生人洶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
是以教笞於家罰罪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
[illegible]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區區之
[illegible]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
而已又注孫子爲之序曰兵者刑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
兵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
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者世以爲籠暴異人
人不比數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
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

於將耳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
居其位可也

宋陳師道擬武帝策 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
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
敵爲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
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
及夏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
許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
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辜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
于公侯告之于[illegible]之于宗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

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許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久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伐之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爲還師以待時其蓋無德焉爲其流僞之說乎故以

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仁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爲也君子恥之夫德形於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興義以徼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皆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臣之

馬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久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伐之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爲還師以待時其蓋無德焉爲其流僞之說乎故以

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罪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爲慕而遷刑則慕也雖無周公之命康叔也而

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臣之誓曰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予周之皋陶也曠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赦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蓋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舉止於流者也猶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弟及嗣皐陶之盛舜也皐人以庶武王之代紂也父子兄弟皐不相及周公之命康叔也而

皐師而至于殺不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與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舉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下不悛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見爲仁師克則鮮死焉則多矣伸之以威以寬死也其仁乎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仁此其所以賢也臣聞穆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

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六
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
政與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
教征伐出于天子及上棄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
故征伐出于諸侯與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徙見七國
楚漢之戰以詐勝而兵日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爲
虛名而疑三代以文事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
書而其論如此所謂多愛奇也臣謹按傳記所
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
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

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
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
何所難乎至其說曰賞罰不信金鼓不明雖加其衆致其屈撓其規
此穰苴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
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
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爲守
國所謂善之善者也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
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賂之以利則有
舉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肩之道也逸以待
勞又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盡
兵又則頻役又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

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
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纘敖務勝其心以持久專
意東方而無後忘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
終侯之世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
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昔曰秦遠能通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
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
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
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
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

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
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
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兵
國所謂善之善者也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
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賂之以利則有
舉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肩之道也逸以待
勞又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盡
兵又則頻役又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

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取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
夫治外與內關猶之攘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備
之可也子念之子不門穴且與盜爭死況於國乎
臣故曰充國之策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
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撫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
叛夫御失其宜叛之則怨寬之則侮寬猛不惟其本
而襲儒者之迹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
苟安非至計也民爲吳兵吳相攻非中
國之政也王者之師修明善惡人得則畏威善人
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故以罰若非也以臣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六十
恩跋之度塞限以封略轉以恩信完聚結守以待其
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夷狄曰治而已管
諸身爲氣血外強禍神內守則福神內守則福邪不干本虛不池
則風濕寒暑乘間而作性其所致疾何能爲其視夷
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偏譬之過國其盛
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治其去不戚外之也
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宣王
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選道也太王諸侯之事
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宜
王王者事也撫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
內外天之制也禽獸之攘蚊虻之扞殿之則已暴者
爲之則擾棄而不校及深爲邊害不可堪政强則事之文
王是也前固慮之武王是也前危不相下則相傷故
子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以大事小樂天者也
智者能以小事大長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
保其國夫樂天非與天同于天也高而
能降以無我應大而能化以無物我開忘君子
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徇物則身輕屈小
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皆不自先人後
身所以爲至德而貫誼以開天下貞夫私爲倒置此
經濟類編卷五十六　六十一
少年之氣補者之心也故其於開內則欲開諸侯外則
欲擊匈奴以報天子其申繻之諫意乎至其去國十
里再宿誓不反一失其職則帶冠以存無以自容其
能宅匈奴乎詩云惟其禍心是以爲烈爲其所致疾何能爲其視夷
有定矣材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先國而謀智矣而
內徙民令居備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大計
敵決勝疑非備者之能見微慮遠者之能燭幾也智
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再伐有苗三旬不克再不
以爲恥舜不以爲辱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
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

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若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謂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咸神蠢茲有苗然則舜于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假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奈然自任欲一試之乎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衛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舜之事服下惠之言而郤兵家之固吾將不敢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

之勇何足留聖意哉

蘇洵孫武論　求之而不能者幾人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觀之其兵也慢令人其教也設而復發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論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爭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稱內忠一旦迭發

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留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案則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若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謂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咸神蠢茲有苗而武使舜修德可以服人臣又聞舜所以假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能無素聞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素聞入國乎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素聞入國乎其失一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士眥伯嚭使其士卒皆有怒吳之心期不戚之能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素聞入國乎其失一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士眥伯嚭使其士卒皆有怒吳之心期不戚之能其失一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士眥伯嚭使其士卒皆有怒吳之心期不戚之能其失一也

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卒
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
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之所以多多而
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視其衆而已矣

明北海馮琦 第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三

兵制三十二則

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
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
軍帥教衛以替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

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
國之間緡貢賦以共從者簡慢有討若爲元侯之所
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
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陂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陂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前後相及以逐奔者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無乘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漢杜詩乞立虎符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
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微調竹使而已符策合
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欽持威重也間者發兵
但用電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
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微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
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儉都國猶假兵符以解
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
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
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
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遣使守邊
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兵制
何以捍禦詔如所奏

高宗從之久之增所發兵

北齊成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貿朕何憂哉

王驥　陣圖論　炎轂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自非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使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
帝王之舉恃力而戰則秦氏以強併吞六合兵之用
兵不犯順武不違故蓋軒轅五
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
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際人
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次
斷故曰武雄可以為將二器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
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
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
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
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
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
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牆轅寇盜衝擊則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兵制
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
越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前孫
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
形之于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
八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
之旨不顯天衝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翻
遺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燔火助陽自忘綏
緩廢幾弊依視之稍裨焉

唐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符合
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益
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
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亡其爲大
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
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
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
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
其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

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
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
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
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
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
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之牙兵
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加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抱真爲澤潞
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當益兵衛而荒亂之
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
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
三年得精兵二萬餘不費縑帛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
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德宗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德宗廢叙府兵
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
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之至所期處將
士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
還則賜勲加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
百姓耻之至鬻貲手足以避其徭又牛仙客以積財
得宰相邊將獻之山東戍卒多喜逃自隨邊將誘
之寄於府庫中詐役使繫地宅利其死而沒入其
財故自天寶後山東戍卒逃者益衆

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侵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租稱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狥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使屯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德宗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歲徵閭東戍卒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四五十爲錢二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若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徵

府兵也德宗曰誠如卿言然則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滋成卒不擾百姓措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德宗曰惠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冬爲之過旬日引不及矣今此蕃久居原間之間以牛運種糒羞牛無所耕藏器繕完緣邊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佃之歲不征穀斛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雜麥種分賜緣邊屯田者什

德宗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從之勞皆賜名與元從齊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徙徙行路寄名軍籍則府縣不

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勿
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
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
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何以待
之德宗不聽至是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
憲宗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
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
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
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

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
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比天
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
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養一兵其水旱所傷
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
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計兵處每歲百人之
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
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宋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詣道兵討之詣道兵既
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文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
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千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
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王將以罪歸之悉
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還亂偏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
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
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
道十五萬之衆累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
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
力盡崔植杜元潁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
既通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
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范陽亡不能復取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
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勳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
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雪解於均濟神策軍士人
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
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勁手發京師神策軍
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名軍籍厚得稟賜華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悲泣
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

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滄關軍皆絶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誠小却邽伐而巢主衆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十卒饑甚遂諠譟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容留佞爲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別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

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洁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寺伏刃窓讎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楚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長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都從號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諫以校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諫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温作亂莊宗戚之曰汝既屬南司必多非良歸之比可爲便昭宗乃爲

負我附衆翰存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
既退陰謂賓客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
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
軍皆不自安
潞王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
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器甲期以十一月俱
集命陳州刺史鄭昌圖全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
凡得馬二千餘匹夫五千實無益於用民間大擾
南漢王命判六宅弘度募召宿衛兵千人皆市
井無賴子弟弘度既之同平章事楊洞潡諫曰春王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國之家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群小乎
漢王曰小兒教以戍事過煩公憂終不成弘度洞潛
出見衛士掠商人令急追之博徵又與宮苗
安用宰相因謝洞潡第
後晉杜威李守貞各舉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
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
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宣徽北院宣徽使楊承祚以承祐年敎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得今七千戶輸錢十千其錢使悉輸官
而無賴子弟不復耕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矣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吏皆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蕃離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

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奮也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臨時方集驚使騷開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誰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詐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鄜兵剌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

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塑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不私勞擾有宜無益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府兵分敢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男丁純實若增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令若於陝西諸州剌手背以爲義勇其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剌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面紀律踏略不可用知諫院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臨時方集驚使騷開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誰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詐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鄜兵剌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

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宋都請復唐府騎募之制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

為五馭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歲月無所闕之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裹強者內糧遂失五馭法至今相承不復講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寨一具副者得單寨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幕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餘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破甲所將衣衾悉自隨負荷軍馬則孟村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弓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帝則士卒無所休

詔近臣檢求唐馭軍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聞

尹洙兵制策　今之戍秋地兼撫涼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寓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也古者中國環合四夷而從爲者有之給賜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地兼撫涼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寓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也古者中國環合四夷而從爲者有之給賜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

也或曰彼亦戰也我亦戰也彼戰不得已而戰也何謂戰爲長策也夫彼與我非利則戰不利則不戰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者有之給賜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哉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聚寡而御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而救之御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

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無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敗敵疑則敗懼則敗此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爽狄者未之有也

魯晏嬰薦穰苴于景公景公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而往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辭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飲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而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無急穰苴乃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固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且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今賈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六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

者還報然後行賞師聞之爲罷去燕師度水而解
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
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
了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
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
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
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
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
將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
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
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
王不悅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
其言不能用其實臣知吳國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
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
焉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
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
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
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
願與諸君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
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
一人今故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諸後不敢於是越

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
莫敢仰視

漢袁術以孫堅餘兵千餘人遥領豫州刺史與董卓
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藏於內術麾下指使人就斬之
乞請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爲謝也由是
軍中益畏憚之

吳起爲魏人江陵約令軍中不得干慢人家有所求取
爲庶下士與衆同都人取民家一笥以還官錢官錢
雖公家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
淚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蜀漢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以爲參軍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乃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臨戎境輒害七將若賊張郃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爲宰相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都虞侯都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辛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法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恩而法不一碰韓影不能爲理璘善

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殺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竟服衰哭弔者前道將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慄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稍未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宥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酒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將子儀且以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聞德宗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貴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田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阿跌伷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

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頃入太歷
憚趙城尉馬嶷獨請行比回紇將至嶷先遣人賂其
渠帥約毋暴掠帥遣少[illegible]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煙
取宛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
其境者皆拱手遵約秉抱玉奇之

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請策馬奏隨既審其虛復還
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
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
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
厚曰然命扶下斬之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
自滁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柴金山列十餘寨如
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命腰斬之左右
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不門以救之仁贍不
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徵使乘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
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
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

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强虜鼠竄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靖戰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厲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幌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宛末寒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能羆之士百萬之衆安

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徵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徵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宜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素害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聆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金忽斜虎定進馬選實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行精銳萬餘人乘馬入省大略以月祖不優幾千罵署忽斜虎縛穆枝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

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雖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而緩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畏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于我可先往伐
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
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
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讒父兄不敬
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
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拔其木
伐樹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
降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
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
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
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
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
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
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
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
臣聞之攻德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
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
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巳曰誰之巳
也曰諸侯之主命取而歸之于諸侯天下聞之曰武
王廉于財矣入殷見殷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
即取而歸之于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
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燔其戰
車而不乘弢其弓矢而不射倒載干戈以周之武王行義于天下世不大亂
不復用天下聞之以謂武王行義于天下世不大亂

管子霸言篇　天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
攻而取也必先定諸侯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
在天先王之伐也見之必義用之必
暴相形而知可否勞而知是故先王
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攻而後取故善攻者料
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計備以攻備以攻衆攻衆在
不攻以食攻食食在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擊實
而攻虛稽墜而攻盈稽實攻易攻難攻易攻難國不在敵古
理世不在善攻強王不在廣土成功大舉失而國危刑過
而德信論功而福及計得而名從權重
而令行圖事而變也大事強之國必先爭諸爭刑爭權
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
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君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

今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拳強國之兵可圉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揣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

晉獻公卜伐虞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臭交捽交捽是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臭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憍有口憍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憍

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欲大興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憍其入也必甘受詐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虞

今司正實爵與史蘇曰欲而得其君雖近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勝而不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發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倘侯也其主又小大凶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郭國將帥保之多在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曰三五之間夫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三五且夫大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戎焉於晉何晉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毅何晉曰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

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愛也嗛
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富而祇離咎也雖曠之亂
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衆者非謀不年
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義齒非德不及
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揆其左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
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穆不度而迂求
不可謂義以寵貿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
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
夫人也若爲亂其猶肆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
弗克享爲人而已士蔇爲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三十二 義門
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吾聞之曰立而後乎
辰五立而後乎
公田見崔杼之紈與其冠而歸晏子不哭弔於崔氏
比其復命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
士蔇曰今夕君不寐必爲崔杼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而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諸閒其對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衆輔粮絳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
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歸於梁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

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爲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

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爲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說秦伐巴蜀

秦欲伐蜀道險狹而韓在其旁又素與秦魏不善秦惠王欲先伐韓而恐諸侯救之猶豫未決甘茂曰不如伐蜀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爲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

以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爲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文讓流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後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當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麾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蜀漢後主昔論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堅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

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敷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咸能兆民欣戴奉順待識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開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厥以幼冲纘祇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進否祉履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彼濟厥憯愆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勑分豫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察其聰斷思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

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志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厥躬令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僞尤天人所怨本時宜速應憑災悖禍宗成墟相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搗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

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惑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裁及妻孥悔有攸悵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厥意焉

晉羊祜請伐吳書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武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克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當言吳足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

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行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專雲深谷幽邃重巖疊嶺三峽之流皆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爲樓而不敢出若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未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峴湓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

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
時今不干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
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
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隊別
直指夏口徐揚肴兗並向秣陵破廣以疑之多方以
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
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宸駭吳緣江
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禦敵者大
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
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朝士罔於

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
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貝俗
急速不能持久今軍糧不如中國唯有水戰見其
所便　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逆保城邑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
入如面官軍順流而東進無所逼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
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類皆今中止孫皓悖而生
所上事效之後當復增卒頭而潰以寒異端

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難人心不同亦由
時恩不廣後世故耳何以言之昔漢宣帝感趙充國
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
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
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
更難也陛下宿懷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
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
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句月之中又上
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審與陛下共
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
有八九利其一一止于無功耳其破敗之形亦不
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懷其前古故守之
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難人心不同亦由
時恩不廣後世故耳何以言之昔漢宣帝感趙充國
所上事效之後當復增卒頭而潰以寒異端
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類皆今中止孫皓悖而生
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
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基而謀未適至華推枰斂手
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四海兵強吳寇孤弱今如一旦
主昏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
許之

袁喬勸桓溫伐蜀書　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後舉無遺筭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鈞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奪其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淮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

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

羅泽南類編卷五十七　四十一　伐國

北齊王徽盧叔虎爲中庶子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十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多分上兵外救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輒關東門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鴉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羯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鴈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嚴獄賣官忌害忠直圖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湎倡優虐刑嬖幸折衝之將解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焉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兒其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畢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于是自將伐齊先是齊晉州行臺張延伽公直勤敏備衛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敵(偉惡而伐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西還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祈諫曰

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難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京兆王詔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論周主雖善其言竟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于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婁妾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畢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拄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

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孔
陳二十餘里齊兵陣於城南據北山至申相持不
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單戰者少不如勿戰却
守高梁橋齊王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
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獨爲守蛭示弱齊主曰此言是
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勑諸軍擊之兵纔合齊
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悔曰還收矣
穆提婆曰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
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謙曰半進半退之常勢陛下
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速宜還安慰之將軍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十四　伐罪
張常山自後至齊王乘從
之穆提婆曰此
溝者萬餘人資
而齊主以淑
普以數萬騎
隋文帝入
馬之會高
齊主又安德王延宗領全軍
與江東必可克乎通衢曰克之當開郭璞有言江東
今王三百年復興中國合令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
儉物歸敦實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
以江左偏霸事詩酒被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
摩訶任忠奴高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
大敵無智而小量其四也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
淮泗分之以列城縣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

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頗折以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今
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變詐乃爾
陳主會朝大雪四塞陳主高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
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宿於濱江陳人覘之以爲中
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
幟營幔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
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是濟江陳
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後陳主以爲降詐樊毅

徐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
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韓擒虎進攻姑孰
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
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救書分道宣論
于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
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
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
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
康宮中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晨夜啼泣宮內處分一
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

摩訶釋而禮之伍思馳兄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全兩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救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即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表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薄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遲遲將避匿忠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當為一國之所奉校其血食忽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豔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

墜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羞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泰宮有鳳兮之嘆敗於五將梁武取東昏所幸縱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於隕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荊子反疲于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于為政戎狄逐亂華矣所以王莊觀厲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柳宗元辯侵伐論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

無日伐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
貢固不服則伐之者聲其惡于天
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屬于天下之心夫然
行焉古之守臣有聆
者內必棄于其人
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其害物也
小則諭旨命令不
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五十　伐國
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鍾鼓作焉天所謂
侯之者獨以其貢
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累於天下致文告脩文
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也非爲
人之私也故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
也無亂壞兵革之患交于天下而罕知伐伐之端
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
者有之不貴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
而至于不可止而生人禁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
有其財無其智君子不以師

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
者有能觀乎伐伐之端則善矣
宋太祖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
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
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
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使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
朝時喬與洎皆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
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兒而已穆曰朝旨召
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
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
經濟類編卷五十　五十一　伐國
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諭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
宋主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
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役
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境宋主誡彬曰江南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懷威信俟自歸順
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
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
南屯戍皆聞之多棄城走彬入池州

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幾
徽宗時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
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虜薄植夜見其侍史自言
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
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
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
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
此道以其地狹負固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
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
遼國必亡陛下念昔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

疆代天譴昔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
女真得志事不作矣帝嘉納之　朝廷既與金約夾
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
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鼎鑊不足
辭矣貫亦力陳不可會京曰公爲大臣
則未盡也苟於諸國平之後創法立制數布條綱
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也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
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上
宣遣人稟命行在宜咨宗今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堰
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真命不從然後傳檄

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一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疲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回大勝關張宋由虎頭閘分道並進官軍皆適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檄有云今良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擊彼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圭因等告

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當可無功遂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仰高州官軍以大舟拒江渡軍容甚盛善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論當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隊艦鼓櫂疾趨上叫呼聲振岸搏戰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

諸帥仰望陛下生活之恩

宋謝太后詔　聞昌國軍鎮海軍已降計且不戰而降尚峻之爲背從逆天違逆大軍後圍兵起

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
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蹔承
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急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狼狽必破也若兵不早
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雠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
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
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王元計意更猶疑援數以書記責讓於囂囂終懷反援背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　言之扈左右爲容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輒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患臣所恥也故
敢竭肝膽忠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物議遣
臣東顧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竊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悉如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報決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亞死無所恨

公孫瓚討袁紹疏　臣竊見
禮以導人設刑以禁姦今天下駱將軍袁紹託承先執
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
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
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
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戍馬
不告父兄至使太得一門盡然同寇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紹既興兵海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
綰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
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奪其州爲刻金玉以
爲印貫觀紹所從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今星
工仰望祥妖路遺財貨與共校會期日攻鈔郡
縣殘害大臣所當梟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
劉勳皆共造兵勳降服張揚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
加誅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
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會
二人并介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

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園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簡練武士不使輸力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桓公匡合諸侯以尊王室遂登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明而文爲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安社稷無使臣雖闇其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鉞鉞奉辭伐罪轍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廣賴桓文忠誠之效

經濟類編卷五十七　五一八　出師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

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
知所云

曹休爲吳所敗亮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完復
上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故
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
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
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
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
論安言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
明年不征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圍於南
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
關幾無後償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
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
成任用李服圖欲一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每稱操能用其短謂其將才猶有此失況臣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參年耳然喪趙雲陽群
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
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
勞費正等而不及蕃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
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猇亭
帝九五尊如是難可逾比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晉安帝隆安三年桓玄篡位冠軍將軍陳郡謝琰
告急桓玄使覓陵太守鄧啟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
都祐上疏　巴蜀既平法令寬簡胡消滅時來之會乾至
休泰之運愛眾著而入事乖違愛喪王略後使一賊襲

起海内崩裂河洛蕩覆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慟
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義皇
玄朗之德風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
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作
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志存經畧光復舊京
彌理華夏使稟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廢陵振無
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潤風馬殊邈
故向義之徒霞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
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
黎欣皇德之攸濟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

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
通貫于無滯明哲尚于應機介如石焉所以成務若
乃海運既從而不與不集未結根于南垂廢神州于
龍漠今五尺之童捨目而嘆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
心豈爲九州制爲九服員中爲內諸夏誠以畧廣
自中露惟均冠冕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
暴中華汚穢狼狽失據鄰年爚越蠭屆以待龍申之
會潛躡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
而裘劉石遠五十餘載宅舊京而祖沒後來童幼班荊輟
音稍稍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安安於所託眷言悼之

明 北海馮琦 輯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四

偵國 九則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閔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周重固

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秉周間構武覆昏亂覇王之器也

吳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嗚呼哀哉國乎入其都曰嗚呼亂哉國乎從者曰大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大夫之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其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伐而中山遂滅也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而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莊王欲伐笞使使郢視之反曰不可伐也其衆在上其衆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尹莫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

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趙王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乘伐將後齊燕王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于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于田戰士怠于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于田者則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伐而中山遂滅也

魏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呂覽召數篇　類同樹石同則合壁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申主猶且爲之有況于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伯禽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聲色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于時者其功大上尹池爲荊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壁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漆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範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範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

之求範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其宮庫潦之經其宮也利故弗禁也上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士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曰宋而攻鄒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二大萬乘之間于宇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桂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

將襲衛使史黶往賭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固
子曰何其久也史黶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
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
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
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舉者衆也元者吉之
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
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
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爽厚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北魏王珪答有司燕之忘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
燕王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垂
垂曰魏王衰老太子闇弱豈王自負材氣非少主
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
魏遣散騎常侍宋弁等來聘及還魏高祖問弁江南
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
順守政令多苛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餓死
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治之問于門桓公曰徒衆何以
也未合管仲閑閒以卒徒造于閒
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潦隰不能雨臣請
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圍外士在內矣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那
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爲事乎梁
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
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
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出也勿已乎其備之若
何不聰明年圍廬藥郢
吳師在隙楚大夫皆懼曰圍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觀臺器不彤鏤宮室不侈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節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勞苦者卒乘與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馬館有姬嬙傾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棄民如讎民安能敗我

越已勝吳人窘子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

夫越破吳殺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人夫種曰不可吾衆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荊伐陳吳救之軍閼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閭曰兩十日甲輯而反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舍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及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輟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益多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戮喜趙人哭泰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餐飲食簡代以慶其時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惕早朝宴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舒楚積累并心備秦篇

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上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按鄢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其衆君所知之率不能半之而與戰之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稽顙而朝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曩國

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若當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屈相始以功詘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雖已集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

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君幾誤寡人武安君曰起吾不能減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冦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攜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

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應而去

漢高帝召諸將問曰黥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

彭越前年殺韓信夫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
疑禍及身故反耳陳公言之上曰臣容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謀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
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
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
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

陳豨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
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
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
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
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
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
者乎對曰有四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
四人嘶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
漢伐楚功未編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
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弱擊彼天下兵未有至
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封四人以尉
趙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
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
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

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
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奏矜見所長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逐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
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

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
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遠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
軍劉尚將萬餘人出廣都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邽將數
驚讓漢曰比勑公千條萬端如意臨事勃亂輕敵
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
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
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餘禹人却劉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

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跨越險阻轉戰千里所
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令與劉尚二處受
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爭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
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
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
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設幡幟使烟火不絕夜銜
枚引兵與劉尚合擊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
自將攻江南漢悉兵逆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
豐及萬餘級千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
遣使以狀上而深自謝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
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
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邽將數
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於陳刺述殺之旦日城
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
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造
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可失時也操
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驊曰劉備人傑也
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
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
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
取必爲後患操不從居十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
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
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張儁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續
不聽大敗而還詡復謂儁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
續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續以精

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善
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陣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
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固內有故也已
破將軍必輕軍速進彼自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
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朗之曰
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
衆言皆合也今為六王之患不除無以厭天下之望
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
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將
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
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
國家之大利也論者忘大害而規小利必閡此似是
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
有佞鉄緣江諸軍足以相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朝廷
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
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溫善博者也不必得
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齊郡太守王懿隆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陽宜發兵

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宮
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
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
兄弟爭矛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
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嘗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
人歸之若夜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劉裕奮
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
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
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
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陸

下既不可親御六師整有精兵未暇善將長孫嵩長
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與兵遠攻未見其利
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纂其主關中華
戎雜錯風俗勁悍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幽秦此無
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習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
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
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
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
堅之倚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曄之霍光也劉
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蕭樂也嗣曰屈丐何如浩

曰虽丙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
思酬恩報義而英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撥賢
小人難能維慕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
至夜半賜浩御餐十餘水精鹽一兩日脫味卿言
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滿叔孫
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使彭沛若不
時過則引兵隨之
魏王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
張淵徐辯言于魏王曰今歲巳巳三陰之歲星襲
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王詔浩與淵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十七　科舉
辯論難于前浩陳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
德月食修刑大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
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
比年以來月行捨晷至今猶然其占二年天子大破
施宜之間蠕蠕昌車施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王
大悅公卿或左浩曰今南國方伺釁隙而舍之北伐
若勞師遠遁前無所獲後有虜寇將何以待之浩曰
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
陸異宜安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
之雄傑在位猶且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爲蕭繹之計將發
王深悅之
魏主在國常山公于謹等將兵五萬入寇發長安長
孫儀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河席

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
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棄於移動據守羅郭下
策也倏曰折繹定出何策謨曰下策倏曰何故謨曰
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倚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
以我有葬氏之患必罷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
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
也魏兵且至衆死帝召公卿議之侍中王琛曰臣嘗
宇文容色必無此理及乃復使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
魏軍馳書報告疑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
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徵王偉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命陳霸先從鎮湯州帝夜登風凰閣從倚歎息曰客
星入翼軫人必致矣
後漢時河中未與凡數十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
將討之以郭威為四面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
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宜自謂諸將為士卒所附知
公勿受官物以賜士卒則衆皆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
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
賞之後皆傾常親視之由是將士感踊心於威始李
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撫其室則叩城
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交郭威皆忘守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

收復二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
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
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銳窮背拊所得以與人
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關隘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
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儀衛未可興師
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卒行旣時在告上疏
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
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
愛師出之無功而惜事力之不可終有功而至于不

可繼則其愛弟深矣夫規模旣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豈
時足食而今將之不審財匱員冗邊臣恐北方未可圖
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
紜之說皆不聽

料事七則

泰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忘
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
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落而以襲秦爲實也不
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齊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
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于荊荊王大說許救之
甚懽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
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人之所

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
利也臧孫子乃歸齊王果救五城於宋而荊王不至
漢高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丞相
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問左右郎中令
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人將習兵
多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願特毋來迎大王爲名實不可
今已誅諸呂新殺人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
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
之謀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
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

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急德惠人人自安雖動搖二矣夫以呂太后之嗷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豈能專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又最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泰將雷惡地率衆降姚萇萇爲鹵車府軍魏稱飛自稱衛天王率氐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豫六十里筮之得飛萇曰筮非可待殄吾城亦非眷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稱飛東結雷成斗言美說以威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萇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寢不脫衣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聞惡地衆至二千稱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若首尾不絕安能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聞惡地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復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稱飛等以羌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壁不戰不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得飛兵擾亂萇遣王超平遠護軍步騎擊之稱飛衆大潰斬稱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聞降萇待之如初

自古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馳騁千里進姚公智力推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沈雄不可卞以非義屈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當處一掘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成曰樹已盡之矣萇曰少來闕戰無如此快以十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皆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晉王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

芥耳乃秣馬厲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誡之對裕使者口授含人使書之裕讀其文嘆曰吾不如也

唐懿宗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平裘甫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

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南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暐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欲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

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悉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城十九戰賊連敗鼂貯謂裘甫曰鄂從吾謀寧有此國邪收王辂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逆入海令羅鎮軍海口以扼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留下衆尚萬餘人式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
賊復入刘式曰賊來銳挌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
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
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而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
數十步官軍疾趨斬之式斬雅等械而送
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
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
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
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益矣且
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堠何

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
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嚮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
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
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黨以越益為安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舉
以義兵南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
料人　十則
晉陽處父如衛反過寧舍于逆旅寧嬴氏嬴謂其妻
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
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
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
言貌之機也身為憪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
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衆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
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羅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
內類而言反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隱矣以濟蓋也且
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

剛而王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
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下不沈
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兵必反矣智伯曰何
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
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
不沒者三板沈竈生蠆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
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
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
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矣

利于前背信嘗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
見也是疵宮趙計矣使之心而解于攻趙
也今君聽疵臣之言而絶之趙之交爲君惜之趙而
出郤疵謂智伯曰君又以與吾親之君吾知君
伯曰君安知之對曰韓魏之有趙也猶脣之有齒脣
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矣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于齊
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

雎金十斤及牛酒雎受須賈知之大怒以
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
齊聞之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雎佯死卽卷
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更溺雎故僕以偪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
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醉曰可矣范雎得
出後更名張祿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
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以侍王稽間魏有賢人可

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
君言天下事其人有懷王之心而解于攻趙之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曰夜與俱來不敢見王稽曰夜與俱來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
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送魏去
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
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有我客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方王稽語立車而與之言曰關東有何變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乎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
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爲相國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
車中無客乃已

秦伐宜陽楚使春申君救韓秦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
侯事始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知德焉
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日矣今
山澤之獸無點於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
選兵而言人至欲獵者知其詐僞乘網而進者必衆矣舍
得之人皆候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

扳陳軫先知之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音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魏周趙請宮危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謂以魏事王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于無魏者而以然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稗人 三二

齊也因以有齊稗秘笈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按而示之因爲君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且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乃見未言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

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爲君畏之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卓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微此可謂知兵矣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稗人 三三

唐德宗以河中爲憂李泌曰天下事宜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襄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晁伏河中不日必宮闕下所梟矣

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老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忌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襄公以伐宋公曰非晉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桑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閻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悚之讓役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築役蓋聲爲聾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入至于宋

楚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未闇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至必離閒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君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宝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違役之命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以幾若見君面是益一矢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莊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幾矣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散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齊顧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漢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于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
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聰諸呂擅廢高帝所立
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
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高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
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
入誅不富爲千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産乃遣
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
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
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

晉元帝作相以熊遠爲王導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
衰遠上疏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
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
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審問然後可發哀即
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
奮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虐
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
順也救代穆至義也恤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天
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

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賊猾狼弱干住日
惡逆之甚卓于丘山大晉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謳吟
德思于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太
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
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
東海王越舉兵下邳孫惠說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
青于越　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
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容叡哲之才應神武
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曖之俗蹈蹈
凶詐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賊臣傾覆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咸激
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
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
猶有彭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
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翦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
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舜聖仁明篤
友急難之歌同襲王室殷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
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禍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
之游龍躍海隅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

銳卒之富北有幽并荃義之旅宣諭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贊延秀傑糾合携武明其賞信仰惟大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徙無辜躬狼籍亟共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横流兵家攸忌歲紀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請討彰兇蓮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應稱既前後之徵弘勞讓之存亡在斯舉矣恕之可不才之資而值危亂之基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頒府竭庫以振貧乏將士含奇蔑于朱啓握神策于玉掌遵通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轟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膚風沐雨來承過難思以答究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禍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言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幸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

尊字文疏陳參謀議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壬寅上疏勸帝征之　天備臨四海顧覆衆心之所歸也今殄臣子之邪宛轉名義之間指麾則五岳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朽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固風燎原末足方也今帝室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于慶命之會按劍于時敵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内名上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巢壞形

骸捐于溝澗非皇上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安終爲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人下喝喝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脅而復興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同之存亡在斯舉矣恕之可不才之資而值危亂之基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厲平亂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誓立昔侯公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

尊字文疏陳參謀議

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壬寅上疏勸帝征之　天備臨四海顧覆衆心之所歸也今殄臣子之邪宛轉名義之間指麾則五岳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朽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固風燎原末足方也今帝室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于慶命之會按劍于時敵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私虚竭會庫無句月之儲三軍有絕之色賊欲投伞周而復始今散人流相望于道

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畢鑒慢雲旗反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秦旅未期而申侯慢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貯戰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之內門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振搖是賊臨戎坦場之功也去年已來累喪易動驚亏之鳥難安籠之獸偏將軍師屢失逆死之徒繼遣偏裨櫃未足成功也思謀篤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共力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為圖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飽戰士思奮乃乘隙騁奇襲其窠穴縱不大信開以生塗杜設之頓固以鎖于麾下矣設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隆冬暫擾以制敵念于放敵而常擾也大四關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代病則割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曜王溫可委以嘗何之任哉以小賊方斃不足劬千乘之軍鑒見王強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校

卓之墨南望交廣西撫繈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飽戰士思奮乃乘隙騁奇襲其窠穴縱不大信開以生塗杜設之頓固以鎖于麾下矣設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隆冬暫擾以制敵念于放敵而常擾也大四關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代病則割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曜王溫可委以嘗何之任哉以小賊方斃不足劬千乘之軍鑒見王強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校

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蔣相免胄于邵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提金鼓身當矢石楫風沐雨暫樂不聽馳驅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揚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于襄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豈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虛龍之嶺頓轡車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為勞況急于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血戰夏侯之鋒摧吳偽祖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閨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令旦發龍舟電舉兽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蠻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恺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楚也

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陛以凡瑣謬奬首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蓍蓍之言聖王不棄成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嘉納之

時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丽逆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諸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陸梁流中原今遺黎既殘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流溺之士忻于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僉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內史紀瞻等率衆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驚慟即欲舉兵進討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天下之急務在軍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俱擊西陽太守鄧嶽內史紀瞻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徵臣重耳致

誠義感諸侯蒲相如趙邦之陪謙恥君之恥嬴勵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哺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交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儀乏後將軍郭默即于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編促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連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勦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矯性怯劣忝據一方頻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嘉謀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與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冀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加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等

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十盟府苑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二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爲受遠稟成規至于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于士人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蛟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通強胡東接遠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王庶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

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亡幾成也頗深察所陳以
副三軍之望峻時發偏師進由是偏激勵遂師所統
與崎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
聲震于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偏屯查浦崎屯沙
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崎等軍威謂其
黨曰吾本知崎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因崎
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多馬南軍杖卅楫不敢
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
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
崎又于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崎軍食
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
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
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從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
殄賊不爲晚也崎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
之濟昆陽曹公之扳官渡以寡敵衆伏義故也峻約
小營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
諸騎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挫桃之戰可一鼓而擒也余
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
陛下戚容逼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
涕設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鋤灰滅不足
以謝天下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諸君猛厲安可中
下哉公若違衆獨友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
指于公矣偏無以對遂留不去崎于是創建行廟廣
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不仰德共用偏督水軍向石頭亮
崎等率精勇一旦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
醉突陣馬頭偏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
崎乃立行臺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
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崎偏録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尚書遣閻使宣旨慰喻不受戰將匡術以臺城衆降
爲逆所害求救下崎江州刺史羅企生出大
桁偏遣將韓晃等擊敗術軍術復大衆攻企生
企生不能不如攻朝杭朝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崎從之
企生或說石頭軍資盛長史殷羨曰祖約勇而無謀
陶侃雖名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崎又與溫嶠
郗鑒門生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京都導而王師攻
于是之馬劉矩領三千人衛衛京口詔進鑒爲司空
給鼓吹遣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旨詔以北藩不許
鑒上疏密遣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
涕設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辱
神器遂制脅幽王移本寨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
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悲酷兆庶泣血咸願
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混夏桓公糾盟董卓陵
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王上幽危百姓
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殘力
一心以救社稷若二笵不臣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
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二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
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欲謀挾天子東
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
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
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
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
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築壘二
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無鹽若干斛
迫逐突圍而出三軍失色鑒軍曹納取鹽並口
之乃一旦不守賊方執而前勸鑒遁鑒厲聲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荷託付之
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
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禍虐黎庶使
軍邪將斬之久而乃爾今日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
吳興鑒參軍李閎追斬之閎乃女萬餘口
井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
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於是流民襁負而至卓撫
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豪強分割貧弱卓悉以
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逼使告卓卓乃僞許而
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
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井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兇耳卿還
告之事濟當以井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
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舉吾
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然
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沔州
刺史譙王承遣工簿邵續說卓曰劉大連雖乘勝寵
非有宰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託
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
昔會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藩國
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相文之舉使大順以指

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遇不可失也卓笑曰
桓文之事吾豈所能生于蠻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
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
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
下但當推亡固存事同而義異耳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
軍以方面之重安肯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
不富貴而捨此計欲決存亡于一戰邪寧謂梁曰光

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所配右竇融典河西各據
一方勇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
定君臣正位終于臣右竇融之下今將軍有累卵傾
危之勢而欲以安坐待之此猶梁所謂決日吾本意
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商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
譙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毒所統致討
曰昔高祖龍興關中光武中興河北唐代宗時朱泚等阻劉文喜于澄州久不拔徵發傾

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
微藥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徒其將劉海濱入秦海
濱告于上曰臣必為陛下取其首以獻但文喜令所
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
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
也使歸以告而攻之如初浹御喜以給軍士城中將
士賜予如故城中窮窘海濱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
而軍猶莫之覺不果城

安禄山之至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
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留杲卿金紫質其子弟

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
以備西軍杲卿歸塗中指其衣謂殷詵曰何爲者此
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
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
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徵真卿自平原
遣甥盧逃潛告杲卿欲連兵討祿山路以緩其西師至
入之謀時祿山造高邈詣河北收兵未還杲卿以祿
山命召李欽湊使率衆受將而斬之悉散井陘之
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斬之千年謂杲卿曰此
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朝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五一　討賊
方軍至併力奔擊使徵趙郡燕薊腹背彼則戍搶
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
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豈以山西勁兵敵誠必
解圍過去此亦一奇也杲卿說以共策獻誠果遁去
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于是河北
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
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
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
而後攻宮闕晟曰坊市然後北攻攻宮闕晟曰坊市無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
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
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自滻城駱元光尚可
孤刻期集于城外尚可孤收泚將化敬忠于藍田西
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
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泚乃悉涇城駱元光尚可孤
攻之晟曰賊數戰已破膽不與時取之使其成備非
計也賊出戰晟按兵未動李演主泌將騎兵史
萬頃將步兵直抵苑門與守門賊二百餘步賊皆棄
之晟怒欲斬萬頃李演請曰萬頃素驍勇請以功贖
能戈皆潰張光晟新混出亡泚乃與姚令言率餘衆
西走光晟降晟進兵高倬使四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言
軍曰晟新將士之力克京城久陷賊庭
若小有失萬非吾民我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
非晚也自是無得逼宗社大將高明瑒取賊妓尚可
孤軍士取牧馬晟亦新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
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兄咸陽晟斬泚黨
李希烈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將沈等遣掌書
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簡高宮禁祇謁園

寢鍾虡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羣盜守歲久之乃退竄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陛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鄜非相距也吾聞五星聚緒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

德宗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百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提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

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上宇不安何以奬厲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強弱必起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敎動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令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錢日盡陛下但勑諸道團守俟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寢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敢取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鬬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

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窮寇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專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

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裴度病瘡卧二旬帥以衙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
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人足破二賊遂以
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
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
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物論多猜忌朝士
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

續通鑑編卷五十八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
隨絕雲安滇井路不通乞留鄜延一路以高仁厚爲
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
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飾部伍乃召者老詢
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皆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
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毒戰輕防其敗
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盡夜縱備遣兵挑
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
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
延歲月況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
追多則難遏未見其利培又令尹洙至三[illegible]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
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裴度病瘡卧二旬帥以衙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
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
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人足破二賊遂以
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
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
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物論多猜忌朝士
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

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寒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
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深入賊境糧運不繼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衰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
不然犒意阻絕臣恐似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
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寨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
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仍出師琦亦奏
言鄜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割賊精兵盡在舟中使
名即是要逕取孤窠當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
延進兵同入帝以友亦仲淹仲淹亦言臣與琦等皆一
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
延歲月況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
追多則難遏未見其利培又令尹洙至三[illegible]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

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鋭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冦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巢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臾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陣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分泰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援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于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城未集之時出三州已壘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

營壘皆散處城中畏簡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以斷冦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延慶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嗾誘屬羌爲助而環慶最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遣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

經濟類編卷五十八　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高宗時寇從統制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魏國公尋請降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

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王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曰望拯救其旨遽遜位于幼冲乎矧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韓世忠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韓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轔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轔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

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頓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疑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鎮城由海道辟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酬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預也浚乃掌板誓衆而正彥之黨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後軍約中軍光世分兵殿後次后隆祐皇太后康履公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鄴鄭穀前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奉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郎等位俟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宋齊丘謂

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

友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鄭名李郎張守珪百官爭及太后手詔賜得正彥鐵衣得逃亡間道歸朝正彥以手加額曰吾今日無死地也傳檄張達曰趙氏安昔氏危矣　呂諸將曰今雖反止而戰士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速次臨平莆湖馬來吉負山阻水多結車流柱鹿角以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湖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大丈夫當以死報國而不被禽矣

者皆斬于是士卒爭前令翊引神臂弩時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德二年之遷都也堂收殘卒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紹興新城二縣將南趨門中顧浩浚入城世忠手勒吳曰中官統制吳湛作通寇尚留賊舟賊能先誅乎世忠即謝湛千握與語折其中指與之俱斬于市通宵士

元左吉馬珍也仲名時和孟皆良　韓世忠立賊擁梢兵距閘不通　劉光世追討之至浦城之漁梁驛與正彥鐵衣得逃亡間道歸朝正彥以手加額曰吾今日無死地也傳檄張達曰趙氏安昔氏危矣　呂諸將曰今雖反止而戰士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速次臨平莆湖馬來吉負山阻水多結車流柱鹿角以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湖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大丈夫當以死報國而不被禽矣

者皆斬于是士卒爭前令翊引神臂弩時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矢不及發遂敗走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矢不及發遂敗走

楊巨源謀計吳城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士朱昭等深相結府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十三　詳議

安西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卧所巨源曰先生曲為延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家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會與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展李瀚數千人謀誅賊好義曰此事無死報國救四百生靈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西王事使坤展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忍事君王與白子申共草露詔略曰惟予戈省厥躬聆聖賢之

戒躍犬馬以明其主爲北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六呼門洞開好義大呼入曰本朝廷發詔以安長鶴宮門洞開好義大呼入曰本朝廷發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等及諸校故抗者夷其族賊衛兵千餘闔有詔皆棄甲而走臣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四戶賊路戶欲逸季貴郎前澤之刃中賊頰賊反摸貴于地好義急叶王煩斧其腰賊始經貴貴遂斫其首馳告西宜詔軍民拜舞靡動天地持賊百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賊黨殺之衆推西權四川宣慰使臣源權參贊軍事西陳賊首及違制法物與賊所受功狀上疏自效待罪西賊反金人詔印送朝廷賊偽立尸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于賊未至而賊已誅矣先是韓侂胄問賊反大臣與職書計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詔書令丙云若能圖賊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賊露布已聞朝廷大喜賊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二日詔誅賊妻子家屬徙二千里至於親衣宴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可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今賊彊琴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攻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隱愚勇者威怯詐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無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以鎮撫四夷若能用賊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賊露布已聞朝廷大喜賊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二日詔誅賊妻子家屬徙二千里至於親衣宴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可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向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魏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亦貫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安帝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黃紙發尚書陳忠獨以爲災生跡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壞孔漏蟻穴潰崩誠非一朝一夕所務王事過差令處處有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坎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錢急促長吏防禦不蠲皆欲採獲一也又冤擾之人率被微察遠赴萬里無有遲期詔書迫促必致救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

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馬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故弁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靈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劉陶上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言安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逋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頰時史鼓習戰陳識知山川樊作高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抄西軍之後東之陘谷據陀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系突上京如是則南道隔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壞四方動搖成之不來時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救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弃亡南出武關北從壺谷永駭風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且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從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耕杜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窶不空單京師遠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

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梟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貰父來晚使我失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
杜弢爲益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
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
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
長沙湘州悉平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殺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
諫曰賊近在海浦何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
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
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陷
上虞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
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尚未食
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
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
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寇軍將軍桓不
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北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
戀土不樂內徙長史安定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
聚所在寇盜群起嗣引公卿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
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然耶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
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崔浩侯拓跋屈曰民逃亡爲
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
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
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
赦要爲兩不能去其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
未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

荆州巴氐擾亂魏以李崇爲荆州刺史崇將之鎮敕
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選人失和本怨刺史今
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
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
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遽戒掠得齊人者悉還之
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
燧之警文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縣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
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

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隋微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郵店
皆有稅百姓嗟怨史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
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
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
來共輕貴遊僥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
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
得拘以停年二載黜陟有稱職者稍在京名官如不
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
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
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
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
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戰輒望風沮敗惟
郡丞張須陀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
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須陀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
悉還須陀四軍齊進大破之明日以數百騎逼其城
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創須陀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陀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
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悖其巢穴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
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兼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
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illegible]士賊始布陳士信馳至
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衆中以初承之揭以畧
陳賊徒愕貽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
陀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

齊郡賊帥左孝友有衆十萬屯於平原以功選通守領河
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恩東夏以功選通守領河
南道十二郡黜陟許捕大從滎陽郡賊帥盧明月衆十

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薦人逸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
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其
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
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權而遁使二人分將
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果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
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
開以納外兵內從火焚其廬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陀四軍齊進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
皆斬無算

郡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

中郎將王薛清河郡丞楊善會數出功簽合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計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水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慢遍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門潛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乃以

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絢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減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兵建德還平原收散兵羣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皆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言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刻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頻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寇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摧兵不少又在闕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於敵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討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斂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從儉薄賦選用

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高宗命監察御史裴元忠檢校元忠閻亦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待良吏以鎮之朱敬則荐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遍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伏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擒少卿父末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忽嶺外蒸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毒藥刀箭以相殺傷其俗信鬼而好殺每殺人必解其肉以祭鬼而卜其吉凶又相與飲其血誓曰同心戮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裴荊許賴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多於圖識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踏莫肯枝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閭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速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可獲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十百不足以破賊已蔓盡至今賊狎依稀是舊數閉朝廷邕容兩管經此潮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荊討叛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

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擾之事穆宗不能用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竭二州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寢甘之味日與之嬉戲不能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裴荊許賴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多於圖識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踏莫肯枝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閭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

將軍之鋒鎮滄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鬬其口而奪之氣思初鬬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鬬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俛仰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月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

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忽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當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微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賜示及幸甚

白君易去盜賊對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

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臯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咸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人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科禁維嚴桎梏未靜敦睦閭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門水陸百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詢稱吾之言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其賢德使國無佚人自然盜讓風行姦盜日息則重門擊柝外戶庶見於

不扃者矣

文宗以崔鄆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稟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乃已郎至訓卒治兵作棨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郎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郎曰陝土舂民貪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標狡爲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經苦問此也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聲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

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憲者武臣趑趄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變詐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眞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叹先義遂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懿宗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閭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至是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寇旬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黨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王仙芝攻斬州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二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堙蔽凶逆無一人之盜

宋太祖以王晏有拒比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

爲武寧節度使要少時嘗爲群盜至鎭悉召故黨即
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盜
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
使勿復爲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州人請
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
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
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
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

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於禁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頓兵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
張旗至勉正等親行臨祭舉酒屬軍校曰爾曹盡國
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獨
宛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子不亦可乎有歸訴者歎
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如用兵

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
知民間有蓄蓋勸而原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計詠度有一歲備乃奏罷
陝西糴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劉敞患盜論　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衣食不
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穀化不修盜之源
也一源慢則探囊竊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亦
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
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是也治世無賊者
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天下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二十 語盜
止水而不察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
以升俞也且律使鄰舍利伍人者死其法重矣而
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
不若起而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
或賜之衣裳級帝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蓋
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
甚逸也然其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
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
也若夫衣食系周其身廉恥風加其心彼惟恐不得
商良人何取然哉故擺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

不勤則雖頻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
有司本源之不恤而何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
譬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
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
不均教化不脩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
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謫之數
者未足以紹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盜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不異

犯邊中國巖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晉捕且
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
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二十一　西塗

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
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
部衆數萬太貧困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輸激水其行如
飛乃置椎牛宰舟迎之輒碎舟俟其上流高下擇木淺處遣善
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高下擇木淺處遣善
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
不行飛擊鼓之賊舟席益疑飛玩寇欲
以間淺日岳侯也入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
而止黃佐解門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土安不受土人金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
日賊不平斬汝士安懼益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
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
賊賊走會明召張浚浚以防秋飛神小圖示浚浚欲
俟來年蔵之飛曰已有窺此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賊浚曰何亟之易飛曰王師以士歸攻水寇則易水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是以難若以敵術用敵兵奪其子女之助離其腹

帶以敝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枝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曾驚曰何神也供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月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皆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識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

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荐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滋興厚斂煩刑皆是致盜甲閭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捕之朝廷加恩以赦之旦脫繫累暮即行赦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今未畢賜再拜曰公奉教歸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固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唐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乎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會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郭子儀聞廣通邠州遣其子騎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途遇騎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白

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白請補都虞候騎軍士入市取酒剌酒翁斃之醸暴狂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上馳市門騎一營大譟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馳馬至騎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五百義士頭來矣騎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寨天地當念如終今常侍縱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今未畢賜再拜曰公奉教歸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固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
謂監軍楊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
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
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
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
李泌曰若滿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
矣不得不煩卿　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
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緜絶攻之未可以歲

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
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往俾行使陝人知之亦一詭
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徐謀進延必不能入上乃許
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
故不校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汴淮米以賑之今當
使抱暉將行宮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
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知之命來迎泌笑曰吾
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
泌視事宴飲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
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邪不願聞矣由是反仄
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之明日召抱暉語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入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
帥皆不能入故留汝令生法鴈我奇反暉祭前使慎
無入聞自擇安地泌泰保無他也泌之舉行也
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
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
械兵馬使林濟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論之遂徑造城
下呼其守將徐庶光帥將士羅拜城上不知其
心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庶光等從
西向拜燧曰汝等勿動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
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當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厲
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
河中懷光果火攻營不焚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抱暉喜
焉燧之入城也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抱暉喜
衆大呼曰吾屬從爲亂人矣澤瑊潞儀佐曰始吾屬

馬公用兵不吾遽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遽帥諸軍
至河西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
提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
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鞏遣使參候晟謂
之數刻遂四更而暗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
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
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
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
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璘卒軍中亦哭者數千人宣咽門屏秀實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暢治喪事於內李漢愚接賓客
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東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
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
輒執而囚之非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
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
候史定節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
徙其黨稍以外戍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後梁吳宿衛將馬謙奉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
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

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讓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
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覩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擾
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讓球斬之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懷心
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戕楊劉其
夕復自水門入大噪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
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
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
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
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
經濟類編卷三十九　二十八　定
宮城邏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圍營皆族之
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
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
皇后方侍帝開變擾起帝欲出后閉門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一營嬪殿下聲徹帝所宣
者以乳媼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
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
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覺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
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
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
御史與宮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
稷請付外臺窮治因舉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
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堰素怏怏怨悱號王夜乂恃功驕恣
榮鄧不受節度所至擾掠蜀人苦之余玠至嘉定癸
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冊中
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
儒者乃有此人玠又欲誅夔獨忠其權重兵居外謀
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
經濟類編卷三十九　二十九　史
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
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昔里乃顏及多從之者帝以爲憂
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
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
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王上抗耳大王
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訂之於是諸王之
謀皆解帝遂讓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

法以戰既而乃頒之黨金家奴塔不友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可畏卿鐵哥曰彼殺我家分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益波胡床坐戟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衆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維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五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收走追執之

晉文公既定周襄王于郟王享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是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

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取備物以納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辭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侯先王之職大物其來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泰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

瀹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鼎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郟鄏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九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三十二　新安

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矣曰顧不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彊

晉明帝時郗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蓋廢滯于其倫彥輔清乎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案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惡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頹天壞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經濟類編卷五十九　三十三　新安

黨與諸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頃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車駕已幸陝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反而何朝恩憮沮而退事遂寢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以廷湊爲成德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

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提携爲某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李祐令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罷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士踰城出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圍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後梁時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白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黨紀厚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甚怒慕傑嚴可求前答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代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輩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又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應同列詰使宅賀衆莫測其所

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舉世降潢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詞言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改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等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宋張九成等皆吉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

九成言于趙曰金寶厥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
廷昌罷相檜誘之曰見咸檜此舉九成曰九成創爲
異議特不可尚安耳檜曰然檜此舉九成曰九成創爲
未有柱已而能直人者高宗聞以和議九成對曰敵
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漢楚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
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
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
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
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還報而擅劫諸
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掠項羽燒秦宮室
擅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強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人其將吏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叛逆罪七項羽皆
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
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人下所不容大逆
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
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十病創臥張良
強請漢王起行勞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處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
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
子當置之齊魯燕趙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

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命武帝
崩昭帝初立日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
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
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誅昭帝寬恕
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尸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
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
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縵介小罪
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
經濟類編卷九十九　三十八　閻罪
心恐公尸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
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
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
天下笑於是燕王曰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
和合骨肉雖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
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

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
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軼道之災
豈獨往日今賢才在野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
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
綰利則宇內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
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
可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朕緣久付卿
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
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
望勇士興讒所以擬用元臣咪咦畏臣敢從來倚使之

意一旦控告無門凝聯東南惟增憂惻謝玄破苻堅
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偏臣不如武將又
謂宗廟焚燒園陵開發兵戈擾謹之過與姦臣未
悟之言何人肯憑陛下徇述之語朕不敢當卿尚不
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吉將卿云劉氏復興不
知誰爲別首比朕於劉玄下更何太誕罔況大步未
傾皇綱尚整二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依上下
之名分所宜遵守朱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

盟于寧毋諜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
侯諸侯皆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
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職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予將救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恃其罪人以
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君盟誓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夫子輩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強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
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晉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受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四僕四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宜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奉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遵親莒侯莫可則也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宅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載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昔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宜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昔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昔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聽罰又求自通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

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
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奪筆奚帝其問
之也臣聞之曰毀則壞爲賊掩賊壞者爲盜竊寶者爲
軌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賊盜姦者不可不去也臣
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
也乃舍之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紀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體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紀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盜體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
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紀也聞
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盡以待人執度其信可四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侯梁師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

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
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實所甚
惡若所好何若其弗實甚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
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簡降
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以貴怠不如完舊怠無
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殺一人以鼓子歸鼓子感德

唐文宗時李德裕簡閱兵麤窳者去四千餘人復募
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
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
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棄成都德裕遣兵趨其
城且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
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之戎等信爲上彼若

明 北海馮 琦 纂輯
第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六

諫止征伐 十一則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泰厥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

侯服侯衛賓服繼卑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
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
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修
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
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

王之訓而王幾頻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頃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
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
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騶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讎從耿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
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
親棄嬖寵而用二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
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
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

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慆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
諸姬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
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
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婪怨無
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
行剖符海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者老振貧之盛德

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歸然大定
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
臣安窃為陛下重之越方介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日三代之盛胡越不與
受正朔非彊弗能服也以為不居之地不
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遠近親疏之差也自漢
初定已來七十二年是文壁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非有城郭邑里
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

經濟類編卷六十
味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能陸而入其地雖百
不當其一得其民不可使居其城不可堅守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
地圖察其山川之形觀其風俗不過十數而猶數百千
里阻險林叢船能浮水行之若易行之若難天下無
宗內之偏方內大寧最自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
相守天子相保長為子孫計之宜也越人名為海賊宜制
其命不奉詔舉兵擊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今數
年歲比不登民待賑卹願陛下德澤
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
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輸而險領
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
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
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
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弟泣孤子號哭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之外衆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民有
有內年百民之各以其慈若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
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
恩至禽獸澤及草木　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愍愉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
卒死亡暴露中原寃魂流亡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
開館不及夕臣安窃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
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
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
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

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遷城守保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即收捕焚其積聚進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解方海濱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昔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牽鎧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婦人熱暴露水居蝮蛇蟲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鏃弩越國而處之不足以償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餘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絕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籓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可爲欲屠滅之也必雍兎遁入山林險阻而去之則復相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敝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藝婦人不得紡績紝工肚從軍老弱饋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若乏事亡逃者必衆盜而誅之不可勝

盜賊必起臣聞衰老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人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作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

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蔡那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師興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繼踵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陛下以四海爲苑九州爲家入敭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忌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泰執聖道負斧依憲玉几南面而聽斷於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

兌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潘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出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言焉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

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示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敝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之若委積之守還徙邊縣雖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洮河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北邊自是逾安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示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敝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之若委積之守還徙邊縣雖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

夫兵久則變生事告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

效也故周書曰安不忘危在治不忘亂在由今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根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悖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經濟類編卷六十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內年百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爲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累歲繼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遮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長城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狱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丈戰死於前子哭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駕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廊廟之臣所熟聞也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

經濟類編卷六十

獨有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罷其強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興十萬之衆救朝鮮誅全元元也詩云蓼蟲之微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蓼蟲不知辛螘蛭不知徙蓼葉之間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繕甲兵飭士卒將以誅暴秦也今以天下之大而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連山石梁千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奉社稷是爲無策之經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君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

非獨珠厓有珠厓瓌瑋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羣言之暴師留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來之難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嚴尤諫伐匈奴書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經濟類編卷六十

周宣王時猃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何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亘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奉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　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過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
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
八斛非牛力不能致牛又當日齎食加二十斛重矣
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校之軍出未滿百日牛
必物故且無蓄積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
冬甚寒春夏甚風多暴雨新草重不可勝食糒飲
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
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
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
輜重如遇險阻衝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

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
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電擊且以創艾胡虜奪
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伏滔諫征漁陽疏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
先鄧之同姓然後諮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
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同爰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
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卒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非所以毋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宋給人足安樂產夫人道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符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綫都護陷沒上卒死者如積追令被其毒痡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微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盡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順帝時日南象林故外徼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合浦太守應志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門下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一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部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微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微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鬬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禀五十用米六十斛解不計將吏鹽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與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

蠻荊之師漢有閩顏滅粵之事征討殊頻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設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匈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羣聚山谷吏不能禁於是遣繡衣直指之使奮鉞而出斬首捕虜以十萬數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宵衣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擊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遣于時變復憂舊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遊不嬉之辰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郵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宜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劉漢維開魏分隅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西向秦川蓋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
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
聞之處大無患者常思善多慮小有憂者當思善多慶
則生亂思善則生治慮亂則生治此古今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
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襄者項羽漢
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
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奉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
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土侯世等君臣久固民
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
安能杖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
經濟類編卷六十
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敗主或月易公爲獸駭莫知
所從於是豪疆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
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鳥沸之時
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
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亡上慢下暴則死解之形起諺曰
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
意似改步時可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
再戰而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
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
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
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餓者也
若國家攻而或敗
不足以償中國之費
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
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
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
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侗隙之
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二分兵
促耕不解其後疾蠶不收其
經濟類編卷六十
後殖種可以周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
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
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
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
於公孫乎今不恤那歲之內而務神於繇貊之域竊
爲陛下不取也
曾度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成敗之漸蔡謨
誠曰昔有吞秦趙有屈伸恭遜之施鮮終滅亡然當
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
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

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
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
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
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
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猶宜抗威以待時或曰
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
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
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
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李龍李龍獨起
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

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遂
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
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猶乎將不濟
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
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
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
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
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
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
論道路之虜也自汚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

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不
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
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劉曜十萬所不能拔
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欲當其倍愚所疑也
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
兵擊季龍此今三虜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覺
也若石生不能獻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
蘇峻之強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汚水禦李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但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

外救將燒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
火急則燒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將賊據汚
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
糧之難莫過駱谷而季龍若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
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營難而開今不能濟其
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
論道路之虜也自汚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

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冤若送死雖開江
延敵以一當千猶存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
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朝議
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
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斃斃也

魏將拓拔章攻鄴慕容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
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追擊之別駕韓諄進言曰
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
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
近畿頻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
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
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
來無攻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
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
衆旅多斃師老衆生而圍之可以捷矣對曰韓別

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
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
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
地之德開闔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違
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
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
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
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
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虜我之仇敵終
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謂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
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
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肜曰
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若不徇壁門則走
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同與東
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曰是吾志也尚書
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

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
君臣協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
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
斗襠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
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違卜天道
幽遠未易可知夫兵家之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
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
曰二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
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敝
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

經濟類編卷六十
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
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
言紛紛徒亂人意吾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
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
畏敵之心三也群臣皆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
下勉之堅作色曰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乘輿進之
鞭弭亦滿江之國何患不克且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
國家之憂哉融泣曰首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
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
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

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
不可悔也堅之弟陽平公融諫不是衆王公略一時英傑陛
下常比之諸葛武侯不知其歸沒之言乎堅不聽
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昔武王以吾擊紂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
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
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
捷恐威名外損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
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
之君豈皆暴虐乎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
併於強小併於大此聖賢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

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撫臨江南
猶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論朝衆晉武
平吳所伏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
混壹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
賜帛五百匹堅欲取江東寢不能已陽平公融
諫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
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微弱僅
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
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

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所幸
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
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
因其性也禹瀉九川陣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
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
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
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
非婦人所當預也

唐太宗時招里玄奘至平壤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
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
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
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弒其君殘虐其民今
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
曰陛下惜塵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
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
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
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
良上疏以爲天下疲於徭役方應休息陛下乘一時
之忿欲以萬乘之尊親履鋒鏑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
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
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
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
於色加劇則憂泣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
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
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
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

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
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
百姓滅之可也宅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
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
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且
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太宗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茅次然
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
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

第之巨衆圖未獲之他衆變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安之術人勞乃防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李君求諫高宗代高麗疏　臣聞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古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人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故聖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竭憫社稷之危先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朝

經濟類編卷六十

方殆乎萬里濱於南海分爲八郡終于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考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其天威何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憫隱之心傾府庫有限之貲貪其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鎭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使子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則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自生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蜀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　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速兵備守臣憂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險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棄邊羌開險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扈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稿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蚊蟲在其中矣且蜀人怯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盧坦言西蕃疏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鎭兵足宣式遏之咸非無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

從諸豪族今閩輸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處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壯丁征行器甲皆宜更擇驍勇遠客流服及一萬人行請六千餘里咸給遣馱並供飲食過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遣彼羌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皮簡尤廣緩今必剋其獲凡何儻稽天誅無乃其損請令計減所得較其多少即知利害況用者必費獲者未豐如此師行頻空歲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于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靜洎王道融古帝德懋澤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古風規商之容無越海逾山之師其後漢武廣開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敗匈奴雖獲奇珍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海內虛耳是以俗號昇平君稱明盛者咸指唐堯之代不貴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留之

諫不破突厥疏　臣聞有虞和平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侵軼其來遠矣漢高祖納婁敬之策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巨萬冒頓益驕遂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函獯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陛下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勳烈燕山則高里祈衍在于操將春秋謀元帥取其閑禮樂敦詩書臣杜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勝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非學志孫遂圖此乃臨戎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況乃長平趙子受戮胡去馬邑土梗李誡則棄軍有刑古之役主將先逃輕捷則陳亂失窮養勇之士猶能死戰況今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猶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挫烏孫而匈奴敗論講肄兵之備勞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猶眇之一勞也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攻習戎事免繕完之費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貪利損百一之獲不勞訓誓朝賦楊州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之安危邊城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將古者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卑謙候烽燧飾

練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
經也去歲亢暘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
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
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修借人之力不廣臺榭察
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
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
大漠電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蹄林之首懸蔡街之邸
使百蠻震怖五兵藏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
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盡四方臣少慕文
儒不習軍旅竊正之術多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

議

狄仁傑諫止征突厥疏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
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
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
國家書籍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王漢
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
戍四鄙未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聞東征蠻
蜀漢之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昨貝州叛兇孚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
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
事也竊謂宜平斛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
安東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無侵侮
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蟄蠭校長短哉但當
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
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制客則我得其便堅壁
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
刺史張柬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未嘗得其鹽
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蜀府庫驅率平人受役纔夷
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

省置關盧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宋趙普請班師疏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
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
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況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
馳自前懷徠闖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
臻康濟茲猶豁誠非我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
荒還定爲患難待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處
逐來享實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邪
說之輩蒙蔽露恥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舉臣

當披載籍頗識前
安所上書及齎詔
舉而行伏望萬機
追臣竊念大
而供數十州之
崔因鼷鼠而
既難爲益
其萬全兵者凶器
臣又聞上智之
前書有兵
經濟類編卷六十
轉失機宜旬
境阜凉虜
誤指蹤臣方
殘光所餘無
無寧亂
精詳御悟保
不警外戶
來庭
有道之
臣又思之

事務但
政以自
十此爲
之効
發情
非是安
之心豈
安不
經濟類編卷六十
張齊賢
慮者豈
勞以
降臣
敵以
不足力
未聞
常備
增置
於是

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屈
若重之違之則戎虜安不足取自古疆場
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長而致之若緣邊諸寨
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而力養銳以逸自處我
致人此守敦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拱手
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仟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安鄙寧
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得休息矣民獲休息
則田業增而繒纊廣稼穡積穀以實邊用且戍狄之
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危哉臣又聞
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失狄

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
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
未有不先根本者也況弭兵之道無他焉唐推恩於天
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院安利則戎
狄歛任而至矣陛下愛民利人之心真堯舜也臣
所見建臣所聞多以緣微之利啟下之衒使若窮民
以徼幸可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疲弊見
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然退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教習強弩以為奇兵　鄜延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備命
將帥并力破賊四路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

減之使相應援進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計攻守之便而議退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教習強弩以為奇兵　鄜延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備命
將帥并力破賊四路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

滅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爲兵以代東
兵七增置亓千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
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賠邊計十損並邊冗
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
征討反以竦爲怯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
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
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
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
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遷而禍

大其不勝也則變遷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
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
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
姓窮匱饑寒遍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
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擅衆有跋扈之心下則
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繇此觀之兵豈細事哉百出皆由用兵至十與
事首議之人宜謫左轉以予民無故緣兵而死怨
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
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而敗而亡者不可
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

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
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
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
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
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觸始作是時蚩尤旗出
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
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
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
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
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振萬里然

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
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永歎親駕遼東
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
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
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
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
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
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然感慣
知用兵之誠則僞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順

故使征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憂不勝則變速而憂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輕百
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於兵草朽鈍元昊乘間竊發
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一四所喪動以萬計
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
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人懷忘戰之意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
緝甲治兵何侯鄰國群臣百寮宿兵無厭深思遠慮之心樞臣當國
其始也弱臣銜國命者無憂
論者無慮害將難之職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
經濟類編卷六一
之議從微至著遂成禍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
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
喪敗財用耗屈數之實元震厚之敗不及十一然而
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驟然降下爲之旰食者累
月何者用兵之道陛下作之是以更上無怒敵之意
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
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後知之十方且以敗爲
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
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洮鄯然此輩皆戕賊已降
洋溢乎中國蠹殷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

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
故洮起劉惇後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
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轉送芻粮器械不足敵
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
洮州矣今師徒既集糗糧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
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
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訖旋捷奏拜表稱賀赫
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
絕於餓餒流離破亡鰥寡孤獨之哭聲陛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所
經濟類編卷六十
下必不得而聞也醫方論屠殺生羊刻鵠魚鼈以爲膳
羞食者甚美死者甚冤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
下宛轉於刀几之間臨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
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
猶強府庫充實如秦漢者既勝之後禍亂方
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受罷敝凡庸敗之古人謂
爲不祥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
無餘所在征役之徧土供殆盡百官庶僚備而能論
內郡富室又而未離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
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東河北尤不可

言若軍事一興植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
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帑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
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
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
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
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興歎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
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
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晏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
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惟思引咎自責庶幾可
解今乃紛然詰其奴婢恣行 當變以此事親未有見
經濟類編卷六十 四十四 [illegible]
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
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寧聖躬隣安靜無爲
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
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目於地下矣昔漢
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乃勝祀漢配天然
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諸吏則出謝絕之
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至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
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靡恤私竊以爲
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歆而止之則易爲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先有虛氣之倫皆有奸
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
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
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威兒於用武勢不可回臣
非不知而敢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聰納不
疑故不敢以衆人好惡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
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痛悔恨而歸咎左右大
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先帝於地下亦有以
籍口矣惟陛下察而察之
元成帝時宋隆漢累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
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漢復率衆邀之頗重委棄士卒
經濟類編卷六十 四十五 [illegible]
殺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
婦乃蛇裔小夷取之不是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
而劉深欺上罔下動兵經年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
途變生所在皆救既不能制衆反爲衆所制食盡
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衆棄地千餘里朝廷無發
四省之兵使劉二叛都總兵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
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騷此愁苦之
人往返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
諸夷皆重山復領陡濶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
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

難施爲或諸鑾遠遁阻隘不老我師進不得前勞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古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往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今爲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文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猜忌待彼有可

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是任威深入窮寇黷兵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敢遂謂爾云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開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而喜主怒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子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弊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卑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陸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遬於魏

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發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弊之衛矣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陸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鞠之兵弱而憍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力不勞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於重丘疾也分地又非多
韓魏也然而天下獨尊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
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最輕而超氏兼中山奉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暴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福常以王人爲危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福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衆強敵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攖而全霸王不爲
而立矣小國之情務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及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循
道而不用幣矯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
不貪而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
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戮
之道也中人何祝君駕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
也昔者秦昔好謀陳蔡好詐昔特越而滅蔡恃晉而
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禍也由此觀之則強弱
大小之稱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
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大怒鳥女子筋力骨勁非
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精也今天下之相與
也不並滅有能禁兵而後起者寄怨而諉不直徼用兵
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明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
事加不反交割而不相負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
馬大動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無
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
食而待死士今新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
之道也中人何祝君駕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
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

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士心矣然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酬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鈍之所敗出也士大夫之所損傷弩破車罷馬亡矣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礎敝舉衝櫓家雖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上功將不釋甲甘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春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亡之患也昔者中山恃趙南賴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大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善於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此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窟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鎖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

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扳邯
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
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壄中為戰具
竟為守備和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
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
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
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
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土
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盧公宮
制丹衣柱建九旃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
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
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
外以成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
下堂而諸侯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
比之堂上俞將戶內扳幢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
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扳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吉也多聽
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
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
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
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

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
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
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能存設然而四輪之國也今
雖得鄢郢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蠹而
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
固犯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事文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
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
者秦王曰寡人蒸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
秦擊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

田單如耳爲大過也當獨田單如耳爲大過也當
之主亦識過矣夫虞敬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
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
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閔王以爲辯
王用之後破韓敗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
於殽函之上十年擾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能存者何也是則伐楚
攻秦而後受其弊也今富韓動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猶兵
非有富韓動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猶兵
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
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
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
攻衛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倉鮑佼將楚有四人起而
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三國之憎秦
而愛衛邪亡其恫衛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倉鮑佼之能也故裂地
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横行於中十四年終
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驅於封內識從之一
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

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自起板是而陵及板
王徙東北保下陽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
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驅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
以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
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

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此大梁之門舉河內
枝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後患後世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知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前而易忽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入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晉陽之城敗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亟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危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夫獲之今王中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卒辟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爲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墮宗廟讎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前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地祿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矣以王壞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

強而注地於楚楚令競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尊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若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鄧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烈而服矣

王卒昭王立梅里子又尊重昭王元年楚圍

子將伐蒲浦守恐請所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子爲魏則吾矣爲秦則不爲魏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魏必强矣一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富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于衛

遂解蒲而去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勿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今者秦攻故國無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無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動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與而數伐數割而隨以仁臣以爲燕趙童出鬼遺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與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罷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王與王爭事秦秦必愛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切也大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藏三十萬之衆而忘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死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王之孰慮之夫趙也敵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大梁也敵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信得所欲矣楚趙必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也且君之嘗割管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終安邑又爲陰啟兩機盡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合而君制之何求而

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
曰善乃罷梁圍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
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
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
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
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
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
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
見之無勞勘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
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
懼謝罷休士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謂西說秦
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
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
救不至是大王警發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
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強足以爲與
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
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
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
孔子曰言語宰我亡貢詩之懌矣民之貴矣唐且有
經濟類編卷六十　六十一　說苑鈔代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爲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
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
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擒之今趙
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
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謂西說秦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
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
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

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

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經濟類編卷六十終

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膚諸城上齊侯親敗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華
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密相向會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
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
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于庳矣子以衆還我
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孫和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信也不如多
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二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
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弗可止也已孫和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膚
故能克於先文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
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
韓厥獻子將斬人御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
子使速以徇告其侯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出竟以來又不相見請見對曰晉與魯衛
寡君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
使憂臣滿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逃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
許亦將見也晉師入自丘輿擊馳壁其軍欲勇者賈余餘勇矜西
其車繫桑本而以御齊壘曰余病矣張侯曰師陳于莘北夏御齊侯逐丑父而代之
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三　戰略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于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免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三入三出又獲逸笄之子與清丘曰且辟左
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鄰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
兵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左右皆

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興師隕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君師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任患者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指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侯之逐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亡之石窌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許秦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之入而未定列而五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結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普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惧而變將與人易亂氣

寔生心慼外姦宄乾進退還不可間旋入用其寵機食其氣力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必大奔秦晉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辻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豈敢不承命韓簡退曰晉未可與戰入而定矣敢不承命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悔謀不從又何逃焉遂

女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轡秦伯將止之鄭以
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
晉侯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
君而西也亦晉之故夢是踐者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羣臣敢在下風穆嬴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抱女
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入則嬖于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
舍諸靈臺大夫共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大夫共何有焉且晉人感愛以重我天
地以要我不圖管其愛重其怒也我食言背天地也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
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寶其太子必得大成骨未
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
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
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虽歸厚社稷矣其卜武閒也
與省哭皆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舉
國皆喪憂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

緒以輔君于晉侯問之喪君有君
多好我者勸乘我者儻庶有益乎
州兵秋晉侯公筮嫁伯姬於秦遇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
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
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龍歸妹睽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
處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
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耽失其君而懼
以立閒也曰必報讎寧喪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
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
以爲必歸小人曰我蔑秦矣歸
矣秦必歸君或百執之服而舍之
爲服者懷德德或者畏刑此一役也
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共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瑕甥郤芮相晉侯以河東
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而不臣行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
又饑秦伯又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庶乎姑樹
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濟侯曹伐
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狐
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

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圖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
衛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
設子叢以說焉調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師選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表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
有矣衛侯聞晉侯殺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醫視之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招之執宛春以
告楚既戰而後圍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

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反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盍擊之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亡誰能當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
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慈次于城濮楚
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
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
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柬之矣于玉使鬬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
目焉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
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平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奉楚右師潰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
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
于踐土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
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肉袒牽羊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
亦惟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
好徼福於厥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

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
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爽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旭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故鄭荀林父將中軍
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
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韋朔韓穿為上軍大

夫荀首通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鄭既
及楚平莊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動民焉用之楚
而動不後隨武子曰舍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單振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輔睦事不奸矣爲教訓典官擇楚國之令無
行有辱左追蔣前茅慮無中權後動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
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又何加焉會有闕而昧者何必楚仲庶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汔可於繹王師遵養時晦耆
昧也武曰無乾恪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疏子
曰不可子所以靖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禮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周改轅而還非夫也命爲軍帥而舉以非夫唯君

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雍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
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出不盈爲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
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敵乾昌此之謂也果遇必
敗彘子尸之罪死而歸必有大咎韓厥子謂祁子曰
彘子以偏帥棄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穀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雪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郯泜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

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要人伍參欲戰令尹
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
矣不捷參之肉將在軍子反曰信令尹南轅反旆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事行不獲罪而無上
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逆臣若社稷何
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輿而北之欲子晉以待之晉師
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今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變之人鄭師爲承楚師必敗晉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
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甲冑之于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
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
徼惠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彤弧垂矢兩矢夾之以下
以至于弁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于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
又何俟必從梁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
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師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一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
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
辱疏子以爲詢而更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禦臣無所逆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戮代御執
轡御下兩馬掎縶馳騁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
於前射麋麗龜晉鄙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末至敢膳諸從者縶癸止之曰
其左會射其右有餘君子也既免晉鄙索求公族未

得而怒欲敗晉師偏救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途往請戰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采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去之趙旃求卿夫得壯狡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晉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
往矣弗備必敗亂子曰鄭人勤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
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
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況于不可士季使巽卿韓穿

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麋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載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軵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喪我師人無鬬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恒于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鳴旆旆以退之乃反而收之復不能整而後擊之又敗之於是乎大崩多死於邲遂次于衡雍作武宮祭於河北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君子曰非禦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其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夫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

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謹民欲得多民和
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
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于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爭鄭于晉
伐宋宋將鉏棼懼敗諸汭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十八　[illegible]
復之敗諸汭汭役將伐鄭樂懼宋將勝也衛侯伐鄭至
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
欒武子曰不可以逞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
欒黶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
將下軍以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於諸侯諸侯皆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動而民不知信進退罪
罔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
而食話言以動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恤所庇其誰致死子其免之吾不復見子矣姚
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還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整喪列鮮有不敗子其勉之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十九　[illegible]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偪迫
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所能也以遠能者我若
捨臣靡旌以事焉君之失也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合諸侯以逞志也而天
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罪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又益恥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敗戰也有故秦衆盛不盡力于梁將
弱今三軍縞素而晉不盡力于楚將
聖人知實必有內憂而釋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

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
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三軍和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勝在陳而鄭合而加鄭
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
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有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來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命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作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
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
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
目曰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
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
潘黨為右自御鄭成公為右樂范以其族夾
公行陷於淖潘黨既射中共王目鍼曰晉侯鍼曰請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敗也有二罪焉
不可犯也乃救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王曰君有二臣如此
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射死傷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
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
矢復命郤至三遍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
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

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
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厥伐鄭伯其御杜溷
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焉可及也聲厥曰不可
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茅蕝胡曰謀韜
之余從之來而俘以下郤至曰偪國君有刑亦止石
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旌於陵
申麗苟人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
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鏦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

楯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筏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且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
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不可謂暇請擐甲執兵事必
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
持矛是以不能執者使某擐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汝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
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
繕甲兵展車馬整兵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薦食申禱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夫之覆師徒者若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
又辱貺寡君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恥還不能使閒于兩君敢拜君命辱于寡君寡君
乃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曰子之舍不穀之罪及而卒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利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獲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闔廬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

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鄖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
於鄖鄖有虞心四帥其闕志若敗鄖師四邑
必離莫敖曰善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商周之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
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途敗鄖師於蒲騷
卒盟而還

衛侯逆子郊子南俠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
又謂之對曰鄭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
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

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軫在乃立軫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絰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氣焦梁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待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不回除疏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鄙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二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鄉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岳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罷夫也七戰皆北有馬百乘死於扁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無勇慶之吏誅之御對曰若登之利無使失恢夫吳之邊鄙達者罷而未至吳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爲然爲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謝罪不敢自伐備物典策無所廢闕謹以先人之職守不敢寧處敢告無罪筋無折骨無面目以歸大事在外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師人簡子曰諾子勉之以戈擊之中手絕二指趙簡大子復伐之鄭子姚子般送之以歸師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氣猶有知在處未艾也簡子同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叟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戰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昔者君命羣臣能射前刻多死趙孟聞無小敗戰簡子曰吾伏弢衣擐甲故音不衆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軫將絕吾能止退之兵御之上也鳥而乘材兩軫樸馬無入于吳士夫公還自蕭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昔吾與吳王游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忘吾聞之曰見賢上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而無赤米而同鹿空虛其民必移乾涸竭於東海之濱天告既兆人事又見我饗上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憐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民國也能薄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簞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弔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宮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敢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實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問焉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倩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橐乃進對曰審

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有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閉左闔填之以土去

弁側席而坐不埽主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士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予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途出大夫途王不出檐乃闔左闔遺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璜通相聞也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徒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徒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是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卑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二人明日徇於軍曰有賅脅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賅脅之疾其歸者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選擧於鄉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食士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予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而不布身斬妻子醫於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乃帥左右軍以為左右軍于江南越王乃帥分其師以會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君子六千為中軍明日將游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涉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鼓譟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子不忍加誅於孤孤敢不聽從男女服從孤無索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祚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吳大夫扈行成于越越王將許之范蠡諫曰不可夫姑蘇之時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反其道天其以我賜吳乎夫天道盈而反虛人道惡盈而好謙地道卑而流下鬼道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有餘而損不足此四時之序也今王既許之又將伐之逆天道其有咎乎且夫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動之大殃人事之極戰士之所惡始用兵者人也上帝禁之吳王其圖之王曰孤用子謀今子又非之子其為孤謀之范蠡曰君王既不聽臣之謀臣請歸老於海乃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
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
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搤批亢擣虛形格勢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
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斃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
軍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
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
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
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
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法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
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
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太
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
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
然不能蚤救患於未形趙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
宋襄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
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
可以破蚊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圍秦趙夫
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
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
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
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
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
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兩
且兩君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
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

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頭出令
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
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
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羽已殺卿子
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
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
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燔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及楚擊秦軍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人人憀恐於是
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
莫敢仰視項羽由是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漢韓信以兵數萬欲下東井擊趙使人閒視知趙王
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
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

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今共裨將傳飧曰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
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
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
水上軍水上軍復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
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
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
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

信等以漢遠道而來利在速戰與信夾濰水陳兵而大爲以爲漢將已有
趙王信安兵不動乃使人閒往遺龍且曰漢兵悉力以攻齊齊楚必急斬之不能禁也於是
漢兵夾擊大破殺龍且軍潰士卒皆降水上會趙王敖
信乃令軍中壅水大半不得渡即急擊
有縛虜武涉者來說下者信不聽遂追北至
城陽皆虜楚卒
漢王討赤眉與戚約相攻使
伏于道側見赤眉過人攻與乃縱兵大戰日昃賊
救之賊見與軍遂不聚攻與與乃縱兵大戰日昃賊
朱宋伏兵亦起來與相亂赤眉不復別衆遂驚潰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追擊大破之時長陵男女八萬人餘衆降十餘萬衆
走宜陽光武降其渠帥而赤眉破平士吏分散始
雖重知困終不能合乃亂池可單失之東陽收之桑
檢方論功實以谷大勳
王翦與楊屏將軍武本討閩建十垂惠蘇茂將五
王翦與楊屏將軍武本討閩建十垂惠蘇茂將五
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惇覇之擾戰不甚
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還軍營大呼求救覇曰賊兵
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覇
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

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
乘勝輕進捕虜無赦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
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
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
後出精騎襲其背建茂前後受敵亂敗走霸武各
歸營賊復聚衆挑戰動經旬日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杯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輕也霸曰不然蘇茂窮兵遠來糧食不足
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堅壁休士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見計不得戰乃引還營其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十六 戰畧
夜建兄子誦及開城迎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安帝時先零羌寇武都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
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令乃辛衆數千遮詡
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前兵須到
當發先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
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
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
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
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
弱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伐
小弩兔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
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
擊多所傷殺明日悉復其兵衆令從東部門出北郭
門入貿易衣服更轉數回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
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
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
亡假賑貸人都尉以安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十七 戰畧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十四陽潘鴻等畏度尚威烈徙
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途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鴻等猶屯尚欲擊之初士卒驕富莫有鬬
志尚計殺之則不戰遏之必逆亡乃宣言上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罷射獵兵士
喜從大小皆相與從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猥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
責因曰上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
至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厚食明

且徑赴賊屯陽渭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
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宛陵太守是時荒楚
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
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
索於馬尾又爲兵車駕
車居前順風鼓吹賊不得以火燒布布然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狂鼓喧震摧盜波騷
破散追逐傷斬無數衆兵遂進討諸餘黨悉定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皇甫嵩左將軍督

前將軍董卓各統一軍嵩人馬不滿萬卓兵三萬餘
不聽卓曰智者不然彼衆我寡以少擊衆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
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今日也嵩曰不然百賊百勝
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
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
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險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
所不救非九天之動也夫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
九地守者不拔圍今已陷于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
之城我可不須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
不聽王國圍陳倉百餘日城堅守圍亦
不能拔賊衆疲解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
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遏今衆遠歸是迫歸衆追窮
寇也圍敗猶鬬蜂蠆有毒況乃萬衆乎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退其銳也人下而擊之待其氣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衆也圍衆見走皆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途獨
進擊之使皆爲我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圍走
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朱儁拜根遂弘徙師韓忠復拒儁儁兵少不敢

乃張聞鳴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懸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擣其東北衆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儁慢乞降司馬懿超及徐璆泰頡皆欲
聽之儁以兵有形圍而勞眞者昔秦項之際民樂定
主故實問以勍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
無以勸會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鈍則乞降縱敵長患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
不就儁登上山望之頗調兵勢曰賊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匝深溝高壘欲以逸取我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
弊不得所以死戰也
衆人一心解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實甚矣不如微聞
弁兵入城出其見圍解銳必自退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illegible]戰備[illegible]擊大破之乘勝沿[illegible]
數十里斬首萬[illegible]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illegible]先遣揔督書曰近者奉詔
伐罪旌旄南指劉琮[illegible]十人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
將軍會獵於吳權以[illegible]且將軍大勢
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揔悉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
魯肅曰向察衆人之論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還[illegible]瑜還至謂權曰操

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誠[illegible]江東兵精足用
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
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
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
盛寒馬無衆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
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冒行之瑜
得精兵五萬日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拔其背曰公
瑾言至此甚合孤心在前後諸人但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衆
無敢計其實勇士三千人今舉衆順流而下欲與將軍決勝負
將軍禽操宜在此時幸勉卒敬程公使在前發孤當續發
繼之後子明[illegible]陸下威德覆廣何遠不載帝先之
乃以陸抗爲武威太守公卿會日六軍既發州郡兵多
人馬燒溺死者甚衆[illegible]瑜等在南岸頓之煙炎張天
北軍大壞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illegible]以十羸
最者前中江[illegible]操輒斬以徇人自踐蹈死者甚衆[illegible]
立觀指[illegible]瑜進兵[illegible]
船往如[illegible]

兵爲人馬所蹈陷泥中[illegible]死者甚衆[illegible]瑜水陸
並進追操至南郡
會涼州刺史楊秋[illegible]
欣爲房所設河[illegible]
喚曰誰能爲我討此房[illegible]
曰陛下常記任臣[illegible]
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吳說不可從也帝弟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六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廢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邊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十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莫敢當者

意或來資糗石賊負鎧重鎧行不得前隆率悉破斥甲鎧所剚賊或以為伸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命諸將歡笑語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亭亮乃詔曰隆以偏所處衆寡不額雖冒險能濟其餘經宜威將軍加赤幢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入攻左右甄會以為隆三鼓而敗鳴六鼓超安衆心令其負曰一甄敗鳴六鼓超偏領其父餘兵為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偏馳馬告訪怒叱令更進偏"

"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遣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乃令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貫逐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皆待明日訪曰昔騶舅能戰向之敗也彼方夜渡是以乘之其衆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逐安定漢陽

溫嶠以前軍習水蔡畯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在歷陽嶠未萬餘徑詣峻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告其衆曰兵以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破釜沈舟戰士無不一以當百大破峻衆獲壯丁八萬救萬計約

"餘人攻逼京都假節加侍中都督諸軍事與樹機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衆力百倍死城小而不固宜及銳勢未成大為寇害江沔元帝命

出師軍壁曰群金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策屈
力競且合等既今不一抄盜日寺百姓愁往年之态
皆人自為守乘順途之勢何往不克此賊無經略遠
圖惟恃系突一戰瓌日持久必疲我士之心令謀猷
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負於一朝定成攻
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救主何術於既往哉明
帝從之

桓溫欲伐袁容氏於臨淳都超諫以迫遠水又度
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淮入河超又進策于溫
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危不戰運道又難困資無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四十四 戰略

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水悉力征遠都城彼服公威略
必堅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仗決戰呼吸可定設欲
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盛穀官有步水以南必交
嘗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修其持重耳若此計不
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
鎮如貽遲終亦濟勉若合此二策而運軍西進進不
速決還必須之賊困此勢日月相引徼伐秋冬船道
淮肅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著少若不可以涉冬此
大患陳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
愧之尋而有襄陽之捷前超曰此是以虛枋頭之耻

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袁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
模去賊已近懷者欲還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人自為戰者
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
如全軍而進桑上合圍日植勝可必矣溫以為
然即一時俱進未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僑
卓亦退矣及旦召左右安色徐因麾而進聲氣愈厲
遂大破之

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
集而流亡者莫有歸之毖意容廆荷晉乃陰結高
句麗及宇文段國皆降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
伐廆廆曰彼信毖忠廆或逸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
既無統一莫相歸伏若大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
鋒甚銳吾我速戰有進之心落其計吁矣靜以待之必
懷疑或迭迭相分防則疑貳剋之二則自
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隙者待其人情沮感然
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
牛酒以犒宇文大喜于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
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

國雖歸吾當獨撫其國何以
十里虜銳士配既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
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
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
以身免盡俘其衆

殷浩北伐以江逌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
方修復洛陽經營荒穢逌乘上佐其有匡弼之益軍
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蚤震懼姚襄去
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于敵且其輕楯甚固難
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擊
火于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大亂因其亂隨而
擊之襄遂少敗

壬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
衆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陘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
重柵設部以待之就六眷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
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
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
不至內糧盡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

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
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莫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
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陘口閉就六眷尅來月上旬
逆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
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倖末柸尤最其
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
北壘爲突門一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
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敗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
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

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
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
六眷等衆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羌虜常思風塵之變
以逞其志所陳皆誠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于
貨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
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

無及也堅不聽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晉武帝命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八萬拒之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基賭墅安

棋常劣於玄是日玄僅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陳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陣欲以帥退者馬倒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北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

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
奔襲秦王堅所乘雲母
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
甚民有進壺飧脢者賊
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
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
北魏遷洛陽荊州刺史
真度引兵旋南陽太守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
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
嬰內城拒守魏烏桓追
我今蕩盡六合非如
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
年近止一月封侯衆
三罪今令卿知卿先
致命而盡節於其
偏師罪二也今鸞輅
遣軍副樂稚柔對曰
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而縛麾下罪三也伯玉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

忘恩伯臨君失德王上光紹大宗非唯嗣億兆之
望抑亦兼武某之重欲以
者北師未入後
宮不應妻妾
之伯玉使力士數人
擊之魏高祖入馬伯
而斃乃得免
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冰南逐北至馬頭攻拔
之城中復儲糗悉選之與北
當不復南向梁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還兵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

乃命修鍾離城救昌等之
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
非敵而城守有餘今
不得則所損甚大且
無退還宜急攻之乎
舊戍譙州以後舉江
濟淮諸州事如何
進軍緣水又表以為
得失之計不與萬全
告正欲以八十日
乃天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苞蒙武帝採援

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無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
士卒自鑿石還臣赴彼之日何敢種棗來之兵不齎冬
服脫過氷雪何方取濟臣所以憤不進之責不受
敗損容行之罪鍾離天下所共若有肉應則所
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矣臣昔頻賜臣停乃名
緪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夤英謀孚
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人自壽陽入合肥城北沮淮
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數百步跨淮通道
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砦以通糧運城中衆
纔二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

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衆軍皆入書夜
攻分番相代隆而復升凡與城下相持數十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一日戰數十合
與詔曰彼土落侵無宜久留勢難必取乃將軍之深
計宜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愛也英將表稱必克武帝
會梁州刺史韋叡將兵救壽陽叡自宋節度敵自
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軍行值閒谷狹飛橋以濟師
八最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圍宄而處負
一面汲軍駐卒弁猶恐其後而況乎魏人已墮吾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東部尚書江湛彭城
太守王玄謨等咸勸之帝以訪殿中將軍沈慶之慶曰我步彼騎
其勢不敵相道濟河仍資舟楫若水陸俱前首尾
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慮不過往時恐重辱王
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斃彭之
中塗疾動慶所忻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
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一城館
殺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
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文帝使徐湛之

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董謀之事何由濟
文帝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
不從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等徑詣洛徐兗二州刺
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鋭各勒所部東西齊
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如及百姓牧守下至富民
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
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運行綠江五郡集廣
陵綠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滿武力之
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進圍滑臺又遣安蠻

司馬劉康祖將兵馳進逼虎牢魏辭臣初聞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從河穀帛魏世祖以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險山避之國人本著牟皮務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兵馬無憂矣九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懦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賜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政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大地玄謨懼退走魏

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玄謨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據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魏兵至滑臺文帝徵諸軍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據救彭城至睢陵魏世祖至彭城立營屋於戲馬臺以望城

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詹元伊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兵自山谷間宅魏兵乃退元景遣人緣河殺帛魏世祖以馬騎二千救彭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閶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乳血遂屈柔折剔之更入諸軍薛眷自旦至日晏魏衆大潰斬殺張是連提及將卒二千餘級其餘赴河陸死者甚衆滑虎陵城麗法起等進攻滑臺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來詣數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營屋於戲馬臺以望城

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魏兵至滑臺文帝徵諸軍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據救彭城至睢陵世祖至彭城立營屋於戲馬臺以望城毛熙祚據前內黃縣城在魏境魏主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走各收餘衆幅重器械單將七百人皆以物肝於太守流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之間以鄙富有要乃給玄謨糧仗使屯碻磝璞到官修繕城守之備以為過及魏兵南為城守之備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圍守急乘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不足大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

若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諸君皆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漸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城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琰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富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之間野貽有積栗欲以爲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貽自帥大衆南向由是貽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

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儀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遣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咨石頭城有臺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子之過也文曰檀道濟在彭城使胡馬至此魏世祖親步山爲壍道於其上設毡屋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親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表未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舅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

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遽文帝召太子劭及群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亦於入帝曰北伐敗摩數州冷故狗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頻在軍爲檣於沌水府遣子魏安公悖軍沌東于上流縱火栰頻豫爲土狗以禦之悖布陳十餘里魔兵小却欲待韋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頻命焚栰以絕主卒反顧心怖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鄂週午十三萬陳於城南

勁帥衆五萬自高州赴週以二千騎先至週素習軍旅老猶在日臨陳其麾下兵皆鬥甲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鄂中七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當以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踐聲如雷霆忻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週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週柳昂於地置以幅巾而自殺殆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週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

唐太宗車駕至安市城攻高麗高麗北部薛薩延壽患其率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固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

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按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泰王內斃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兵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不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等從數百騎

變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負險頑很假臣精兵五千覆其國以拒王師可破也寺必棄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本根則數十萬也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自山北出狹谷以襲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俱旗幟登北山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與旗幟諸軍鼓噪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莫相統一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率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

城銀城皆自按遏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刻石紀功焉

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奉職泥孰匐爲其下所殺以首來獻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引軍直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杜爾將千騎以十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衆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

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軍中躍出擊之房僞走復
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思義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
至單于府北抵黑水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拳手三千人出井
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孰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
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
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

雲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
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最必至而
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
城思明聞常山不守引兵自陽之閿令二萬餘騎直
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手齊發射之賊稍却乃
出銳卒千人分爲四隊使其大發發相繼賊不能當
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
薛光弼遣步騎各二千自旗波並水潛行遇賊方飯
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史思明引兵十萬冦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北

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
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
率士民于城外鑿塹以自固作壁數十萬衆莫知所
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壁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
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
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整雖寇所不至整邏
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
盡其用得錢工善穿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
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
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乃退營于數十步

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近問藏營中至期遣
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錢而營中地陷
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噪乘之俘斬萬計
史思明分軍四道渡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城營
聞之入汴州開節度使印授崔寓曰大夫能守汴州十
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巢與
賊不勝遁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
至洛陽留守崔陳請留兵守陝退守潼關光弼門兩
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
矣不如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
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崞嶺龍
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棄河南尹
率吏民避賊而率軍士守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
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鬬賊不敢逼夜至河陽
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
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
騎將劉龍仙挑戰嫚罵光弼諸將皆請擊之光弼曰
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
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孝德曰願選

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
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悵恩賀曰
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之龍仙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羅馬搏
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
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
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
出之思明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
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遙
見賊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

焚盡思明屯兵于河滿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
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十人使將薛希顒守
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萬人救也至勿與之
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
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
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
柵下問曰可空在乎希顒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
而得希顒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顒與之俱見光弼光
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之亦降或問光弼降
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過洛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
詐請勁兵拒守城且問抱玉絕之曰吾糧盡明旦當
降賊欲單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
兵夾擊之傷甚衆時光弼本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
墊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
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賊塡壍八道開柵爲門
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壍開柵晏然不動何

也元禮曰可安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擒整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率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擊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擒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明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撲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爭吾固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

死敵我目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瞋目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還之復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還之復固懷恩小部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合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于汴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門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備整鼙鞞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蓄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鑽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拳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在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

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貞重貞遂單騎詣懇降
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
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
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懇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
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
度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
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
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懇曰朗山不利則賊
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
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

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
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懇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
衆皆服懇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
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後唐莊宗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
使孔謙基飲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
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唐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
日有危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
後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
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
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
耿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
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臨汴

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于遮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還其家屬歸與唐

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二千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石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進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

主契丹主乾敬瑭手恨相見之晚徹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閉門堅壁以老我師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突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銳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敢戰而勝不可以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北漢主遣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郤周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王陳于巴公原張元徽引騎向北漢王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將二千人進戰匡儁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畏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愛能徹引騎向北漢王之語至宮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諭止之不

聽殺俘者與劉詞遷止之詞不從引兵北晡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戰潭遣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屍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駐於野行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間徒與士卒稍稍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還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率百餘騎晨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咸傳周兵至輒舍皇而去衰老力憊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

宋太宗時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自圍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聲威愧無不一當自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還方閉壁宵遁申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二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不測并州已敗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上館驛擒獲諸將會食聞外賊左度關趣諸將會食聞外賊方營悉出迎戰右將系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馬等懼失色齊執白旗麾齊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賊大潰不知

繼隆發鎮定兵萬餘騎追擊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率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虔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集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全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也可洶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厲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踵其後行數十里至冷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記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

所爲大敗斬首五千餘級獲馬五十匹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
僞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
餘死者萬計 是夜城陷去由合江口入
大理遲明收兵入城招復老壯七千
二百皆爲賊所脅從之梟師密等于城下欽
屍築京觀于城北門 賊衣金龍衣者衆謂智
高已死欲以上聞 詰日收知其非詐邓寧失智高不
敢誣朝廷以今功也 廣南方安危未可知也
契丹主宗眞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騎七千出南路趣密使 廣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
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振德勝寺南壁以
待 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 且進方物契丹主
遣趣密副使 韋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
党項二 以待罪契丹命 韋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
之酒許其自新 以爲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
契丹主 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
以候 三退將自 每退必 其地 契丹馬無所食
以許和元昊乃遣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

急攻 惠管敢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
張浚 兀术將至 召 河劉錡泰 鳳孫偓涇原劉
錡環慶趙哲四經 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
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洪 主 陝西兵將上
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閿與
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 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
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吳玠郭浩皆曰
知此 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
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
次于 平縣劉錫 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勢不利未見其可宜 高穿壕之使不可勝諸將皆
曰我衆彼寡又前 堅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從
已而要 引兵 至 衆 上篤淖平行進薄諸營
錫等與之力戰劉 身 將士 敵陳殺獲頗多勝
負未分而敵 騎直 趙哲軍 他將不及援哲因離
所部 兵將校望見 起 遂 諸將皆潰敵乘勝而
進關陝大震浚時 州 戰 敗退保秦州召趙
哲斬之而安 劉 于合 諸將各還本路上書
待罪高宗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
之輕師失律焉

張俊聞李成新監急趨之既入城
州連營西山俊
索戰俊以細書
議戰岳飛曰賊
米渡出其不意
令楊沂中絕生
所部從之進大敗走
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
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俊人呼曰不從賊者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一七　戰畧
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
擊敗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
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
成于龍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
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
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
逐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岳飛王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來城拒飛飛鼓衆
登城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
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所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
步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
一番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
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橫其後師二十萬次于臨潁
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
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餘衆死之獲屍焚焉得箭
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
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
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
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
之殺兀朮塔剌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兩河
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

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
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
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諸陵寢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兩河豪傑李通等率衆響應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
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
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
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會軍以抗
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挫劒金將馬陵田、諜索驍勇柒黠亦不能

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韓世忠至湯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捉
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
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胝
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動五陣設伏二十餘所
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
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
距大儀五里別將趯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
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

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援人馬俱斃
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
遂擒趯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汝亦擊敗
金人于天長之鸊鵜橋斬首千九百餘級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
軍夾河陣日十三戰利折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
士往援復大戰俘獲其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
潰相踐死者甚衆捷聞詔嘉獎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
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
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世忠開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徨離而北至
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衝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
與金將牙合字堇拽刺挾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
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豫約金人一日則舉一烽至
六烽俱舉兀术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
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
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
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

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趙牛江世忠事不就
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
屯焦山寺兀术欲瀝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
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
必登之以見我虛實乃遣縣尉將百人伏廟中百人
伏廟下蚤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蚤兵先入廟兵
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
出黃面騎其二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下帶
既墜復跳而免諸衛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
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

甚衆虜兀术之增援虎大王兀术懼議盡歸所掠以
假道世忠不許復劫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
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
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
兀木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墾之可通
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
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木乃復
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韓世忠自灘州還守董太一
引兵來援兀木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
黃天蕩太一軍海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

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投健者明旦敵舟誤而前
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絙一綆則曳一舟沉
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
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頗甚寒又數日求再會而言
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乘馳去見海舟乘風使
逢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
人獻淺海舟之策于是闢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
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
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
從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

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
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大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
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于
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
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衆繕兵列柵
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
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
原上夙夜輪芻粟助之玠償以
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

令保伍連坐民昌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
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
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靜堅守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
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窩坪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
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
甚謀必取玠于是兀术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
渭自寶雞結連珠營疊石爲城夾渭與官軍相距進
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
隊矢迸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繞
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垕以待之敵至伏

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斷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祖遺敵曰大軍遠來即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

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鬬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趨子羽亦焚興元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

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至距營十數里子羽若[illegible]非侍制坐處子羽曰子[illegible]時張浚亦移守潼州[illegible]南浚乃止金兵由[illegible]及撒離喝既回風翔遣十[illegible]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illegible]可招邪初子羽聞有金兵[illegible]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illegible]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

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振者悉降子羽遂還與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遣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二州而得不償失

吳玠守仙人關[illegible]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illegible]遠乃命玠別營[illegible]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後兵守之至是兀术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illegible]抵玠調殺金平之地澗險前陣散漫後陣阻隘

宜益修第二陣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矜從之急
治第二陣璘昌圓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矜會于仙人
關敵首攻矜營矜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
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樘地以守者
璘援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
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憩急屯第二陣金王
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
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高竭駐馬四
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二十七　戰
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
滅之矜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
山震皷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上分
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喬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
宵遁矜遣統制官張彥拔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抱其
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术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
劉豫壻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還度矜終不可犯乃
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安動矣
吳璘進兵秦州閻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
萬屯剗家圓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

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給居前坐不得起次取壯
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滿神臂弓約既相搏至百步內
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弩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
馬爲限鐵鉤相連候其半則更代更代則以鼓令休軍
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後戰銳意無出于此軍士數
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剗家莊習
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增築
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軍人得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二十八　戰
山上則勝璘然之乃滿戰敵指笑半夜璘遣兵
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斂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
二將至嶺寂無人聲疑已舉列萬炬亦發歡呼
吾事敗矣習不祝喜謀胡盞戰二酋異議璘先
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陣法更迭戰轉裘
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
保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王和議以緩
金使師時璘援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尾爭
附小註一段言璘之世將問策安出璘
州矣

還輦世將惟浩嘆而已
琦遣姚仲取輦王彥屯商
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輦攻德順踰四
旬不克琦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
戰于彭亭大敗之擒其千户郎律九斤等百三十七
人金人益其眾志兵趨德順琦自將往督師先壁于
險且沿夾河戰地琦至城下守陣者聞呼相公來覘
望咨嗟矢不忍發琦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
白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突出空壁躍出突琦軍琦軍得
先治地無不一當百乘暮琦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

益奮搏敵大敗追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
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琦入城市不改肆
父老攜馬迎之琦又遣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熙
仲等又復蘭會鞏等州及永安軍
令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掩大散關游騎攻黃牛堡守
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救金平
卒三千自隘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
帳錡曰此敗兆也王暴兵郎下令蕪程而進聞金人
以盛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二百里至順昌
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
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潛與成功仲舍輦攻德順踰四
旬不克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輦攻德順踰四
曹休復沈州金帥既退還屯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
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
過人遠矣
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場
政田晟猶在諸將請少退青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
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
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屠所帳曰世將若死于此遂
遣諭劾分據屬南專詔世將諸屯蜀口以璘同節制

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岩璘遣姚仲等破走
之既而撤離鳴使鶴興鄭右以二千騎衛璘軍璘使
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于扶風築城既敗
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
仲等又復蘭會鞏等州及永安軍
令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掩大散關游騎攻黃牛堡守
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救金平
卒三千自隘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
帳錡曰此敗兆也王暴兵郎下令蕪程而進聞金人
以盛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二百里至順昌

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兒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遣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翼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築土人爲閙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劒爭

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自督爲取劒像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地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葦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

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彎以神臂彈琴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銀鋌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謂諸將曰金兵不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兒啼婦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號號如市井見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雷所爛則番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開吹號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婁屯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率十萬

衆來援錡會諸將謂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能守忠節我曹邪且敵營甚邇而兀朱又衆若軍一動彼爲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宋將江淅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勉思效曰惟太尉命錡數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輩歸語龍虎貴弟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營路路中次遇敵則佯降馬爲敵所得敵即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

使守東京同統制 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
之對如前兀术 城易破耳即置飛車砲具不
用而械成等還 城下責諸將喪師聚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 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
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
尖蹴倒耳訓曰太子必不敢滛 但論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滛
河頴獻浮橋五所滛而大戰兀术門諾乃下令明日
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頴河上且毒其上
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

疲斃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
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暑氣清涼按兵不動逮
午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酋門接戰俄遣
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
樽奮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上殊死鬬入其陣刀斧
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术拔
營去有遺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
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戰
幾半周匝級長簇三人爲伍貫以牽索進一步
即前拒馬蹴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

鎗擒去挑牟大斧斷其馬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
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
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
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
聲不絶乃出佯退坐商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
食已皷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
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彊者
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戮之遂還汴既而
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鬼魂之重寶
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拘燕以南棄之故談者謂是時

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
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劉綺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
乃與開師右護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滁溪南戰
皆捷兀术以拓皐地坦平利于用騎因駐師錡進兵
與兀术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
塞其流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詐
合與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
羌遣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
河以脅之師中欲俟俊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

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元术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庶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之進德率衆麾戰沂中日旁時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旁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虞望見驚曰此鴈門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大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元术復親率兵迎戰于古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

劉豫閻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萬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斃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元术提兵黎陽以觀衆于是豫僉鄉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可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令盧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不得已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俟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顔等分道襲之且令沂中趨濠州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過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孤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乎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補淮南之處然後議去留高宗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

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止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可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令盧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不得已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俟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顔等分道襲之且令沂中趨濠州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過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孤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乎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補淮南之處然後議去留高宗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

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銜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百騎突圍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駭而降麟在顯昌聞猊敗亦棄砦去沂中及王德來勢追麟至南壽春面遠犯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告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魏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閉門固守勝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四論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

中人開門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將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論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因發倉廩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嚮應旬月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等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圉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十里新橋勝率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圉戍千人降二百人電薛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

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震告急于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卒破數十餘圍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數陳而南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砦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

四面攻之勝寡上登城以櫂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金王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皆皆大舟邪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無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

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令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垂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載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聯怠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焚其龍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楊州使符實郎耶律沒荅護府果軍拒淮渡凡自軍中遁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

寧宗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孟珙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擾取勝珙遇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眯爽鳴鼓金人驚視乘放水擾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門已曉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夜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僅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及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者日聚雞與爭鋒一夕授營去留旗幟于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拳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理宗時李全浚圍城堅趙葵遣諸將出楊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踵之踩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侯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豪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隘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一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友謀已成然多顧心且懼其黨不順而還陣吾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舉

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討罷之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營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盛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寨俟卒識全捨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明葵曰此賊勇而輕若衆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闖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

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竇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寡淮二軍促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堰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賊性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

及破之乃散去范還楊州捷聞加趙善湘之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委

汝撰申入蒲遠堺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
有方財聶殷勤故能成功
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
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
敵豈容退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
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
制置使趙彦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
爲不可彦吶不從友聞乃遣勇敢及友諒引兵上雞
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
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

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道戰蒙古八都魯及建海帥
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
軍舉烽友聞今所部爲二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
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衛敢死士五百衝敵前
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白騎出諸道安而令虎銜枚突陣會
大風雨諸將請曰兩不止海深沒足宜俟少霽友
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
聞入陣七頭萬聞之五破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
軍共擊死之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
友聞奏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
友聞奏曰此於二十吾有死而已于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戰金遣萬俱死軍盡沒蒙古
軍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
府州軍監關隘無有存唯夔州一路及涪川所屬路所屬盧合州順慶府而
已
蒙古王將北還遣使自鄂州至汴論金主降且索幣
林學士趙秉文行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
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并編女應人等金主乃封荆
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

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來行
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父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
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
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決與戰城中喧
聞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
駕忽出都人驚愕失錯但跪于道旁老幼遮擁至有
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酒不受曰軍
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萬進止北兵填
滿通衢平章僕念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
主曰然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

子養未長成令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覲
軷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
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其狀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
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
破大磴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擲竹砲有至十三稍
者餘砲稱是每城　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
不息數日石幾與衰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
華王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
麥秸布其上編索掛氈障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
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

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窓如鐵
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
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潤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
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散命築門外短墻委曲
陜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
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捽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
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
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
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謂宜
用鐵鏃威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巳
外所落圍半畝巳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
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倉門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
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大甕震大雷順城而下至掘
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遺跡又有飛火槍注藥以
火發之轍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
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
主毋明惠望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
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息之乃遣戶部
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速不蓋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
盞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恩

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邪合
喜怒曰杜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
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君災三日哭今園陵如
此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王御端門肆赦
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
金帛酒炙犒侯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
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
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武仙愛將劉儀前孟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峙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雖全砦川峙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雖全掩殺幾盡是夕復生擒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獸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阪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壯八三百偏逆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峙山絶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

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桃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孔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告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摩食啓行晨至行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焉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退及于鮓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夜戰于銀前廬山又敗之仙與九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驍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尼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踊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足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追殺幾盡是夕令駐城東金王還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新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

城金益箱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率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遂通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逐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郎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

謂曰此灘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望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可立待遂鑿隄潴巢湖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莖灌之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迫上門金人驅其老稚數萬為油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扼此堡方能渡江此但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泝舟直趨上流為偃旋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兵陽邏堡貴率衆來

援阿木郎以督府率四翼軍趨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愈明阿木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蓋馬後重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敗績阿木遂登沙洲麥蹄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收衆退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

項羽擊漢撥滎陽漢兵遍保鞏洛楚人間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洛以拒楚鄧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通有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放令過引而東令漢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卒就皐此乃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

騷動海內搖蕩農夫輟耕工女下機大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蒗孤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幼實形制之勢則大下知所歸矣

解鹽千六百九十二斛發萊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餉孫從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上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老弱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編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二百八斛分屯要害水解漕下緡鄉亭浚溝渠治隄陂以西道橋七

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水
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
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
簿唑陛下裁許
趙充國既上奏宣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
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熟計其便於是充國復奏　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

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
亡其美地薦草茂水寄託遠逝骨肉離心人有鬥志
而明主般師罷兵罷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誅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復殺
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雖愚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壄貧破其
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
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
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在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絕
羌虜鈔擊之原五也以開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邨室充入金城六也兵出有表危徼幸不出今
反畔之虜氣子厲害之地雖有鋒鏑之誅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羌之變十也治隄湔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錄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

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既復奏宣帝又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羌在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就計復奏充國又奏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計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逋亡鹽鐵之利以奉其用軍糧有餘羌虜雖強猶近塞也度其糧不能自贍冬月乏絕必離其老弱婦女使相收保或以畜產畔還者不絕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

判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見壯盛
熾煌至遮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
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
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漕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
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
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穿馬蹹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

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死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
册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挍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
雖不能滅先零竟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追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
空內自罷敗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留煇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
且匈奴不可不從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倾
竭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羌

其前隊昔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
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蚊得避嫌之便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
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就其不敢遮斧鉞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上於是報充國曰今聽
將軍計善明年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
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饑死者五六千人請
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中平以來天下亂雒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
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
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
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請
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
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
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
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
於峻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谷祐鎮襄陽祐綏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戍
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
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井州刺史李漢通開
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
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
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愛桑麻令行禁止牛羊被野
路不拾遺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五一七 屯田
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
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
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
餘糧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
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
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綵染爲絳綵因党項以市之
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
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
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
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
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
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五一八 屯田
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旣而戍卒應募願耕
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
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
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
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冰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爲
延已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
在渠塘堰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
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王唐王命鉉按視之鉉籍
乱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

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咸福唐王怒流鉉舒州
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暴高貲户使輸課佃
之户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
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
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
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古勑悉罷户部營田務
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亟賜見佃者爲永業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悉除租牛課是歲户部增三萬餘户民既得爲永業
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
若募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
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宋孝宗時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薦一
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二萬
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
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
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
敵至出而戰拱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右論兩漢上諸郡因留軍戍邊上繼而襄樊

洄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艸榛棘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掇都泉迄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倉猝召募得數千人推衛福聽東約束以數千人推衛而至惟中捉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岾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幸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群望之如雲錦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無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諸著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離渾盡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回紇得逞益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載賜遣及馬價共用帛二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老弱
党項皆喜聞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
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馬貢奏西北諸國貢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
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
胡所貢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聚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之
馬高祖詔市十民馬于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彦博吳充以爲不便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
者户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今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
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益城外乘
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
界者免二體量輦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
歲免折變緑納錢二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
十戶爲一社以待物故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
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編行于諸路

墨子非攻篇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
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攻守
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
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
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
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抱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
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
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大下君子皆
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
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
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
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明北海馮琦　慧
弟馮瑗　校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
不義攻國則弗之非而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
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
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
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
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
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
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今大下之所譽善
者其說將何爲哉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攻守　二
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
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
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兒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
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
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
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
疑遠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
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舉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
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
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
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
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爭之
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
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隳
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潤其祖廟勁殺
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
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攻守　三
死無赦以譁其衆夫無辜圉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
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
此剝殺天民刵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殺其犧牲則
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利之神滅
鬼神之王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
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
博奪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
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
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
衆卒不利和威不閑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

植心不堅與罔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惑
亂矣偏具此物而後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
易務也今不嘗觀其銳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與師君
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
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
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
路道路遒遠粮食不繼僅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
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
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圖齊背楚趨若使此四國
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
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
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
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
君又非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

之日妖孽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水地坼
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
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
侍禁矣有苗之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
三苗禹乘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
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逮至乎夏至桀
天有常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
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鑊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
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
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
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
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誅隕大于夏之城閒西北
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鳴條天命通于
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
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
日雨王于薄九鬥遷正好妖孽出有鬼宵吟有女爲
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
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
圖地出乘黃武王既功夢見三神于既況清殷紂于
酒德矣往攻之子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往夫反

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facing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今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繄虧出自有遂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

夷交爭可謂良藥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大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蘧若傳子之爲焉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天下諸侯皆說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必可得而庀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大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强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于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
隣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
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
富宋所爲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
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
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

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
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
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
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王曰善哉吾
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
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
人知之

備城門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風鳥
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

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
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
突空洞蟻傅土卒轀軒車冒櫓間守此十二家柰何子墨
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渠長上下相親又得四隣
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
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
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
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沉機長二丈
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閒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
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此數長以力爲度塹之

木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請門戶皆令鑿而慕孔
救之各爲二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爲烟
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持水麻幷草盆救
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　深弋弋長二寸見一
寸鉏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
者令二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鋼
以鐍令若鐵鐍之門關再重鐵之以鐵必堅梳關關
二尺鉏一鉏財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
百歩深門名若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歩一渠
長丈二尺廣長六尺二歩一苍廣九

尺表十二尺二表間遠擇長弁長椎各一物槍二十
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
爲矢節要以竹箭楷趙掖檢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
衛及鹿礙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
以凡疾犁壁皆可善方一步積五大一圍長丈二十
枚五步一置盛水有奚奚大桑容一斗五步積狗屍
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奚以竿赤端堅約弋十步積
榑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
鐵鍇容石以上者一戚以爲汲及持沙毋下千石三
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板周

三面客傳之臯蓋亦上五十步一薦畢必爲鐵窦五
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
闕窌守之五十步積新毋下三百石蓋家塗毋令外
火能傷也百步一龍擬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
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裏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
前面九尺高七尺複軨居垣城十二尺百步再再
十壅以水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步一
積雜幷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櫓廣四尺
高八尺爲衛衛百步爲幽睛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
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櫨五尺

同處本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
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爲壘
壁以蓋庳後之用庳木皆容十丹以上者五十步而
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
爲高磨衝使重室乎子居十上候適視下能狀與下
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內而來我面使穴師
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庳石
可以蓋城之備有蓋上者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
居廡五步一竈五築有鍾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
鐮柄長八尺十步一闕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

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
斬堙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
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
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
大功於上不然則實明可信而嚴足畏城下里
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回百保離郭
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葆亦城編唯
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各署而毋換亦慕守為得上
我寇在城下牧請益籠耕積之城下百步不積積五

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宦吏四尺爲倪行棧內
閒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
壞代除去之寇所從來若近若遠場皆爲屋立竹箭矢中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望下周散道
中應客客待見若召之老左右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爲
之柔何子謀子曰間穴士之守郭備穴者城內爲高
樓以瞰此十四者其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
十四者無一則疑客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
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
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之乃足以守圍客爲向間我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
人利客適客攻以遠主富物多衆攻無過四隊者上
術廣五百步中衍三百步下衍五十步諸不盡百五
步者主人利而客病扁長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
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數也使老小不算算於城上不當術者城特出必
爲明堙令吏民皆智知之從
梯堙車從人非亦敵人乃亦積薪也千人之將以上
止之勿令行行及吏奪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
守城之重禁之大數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

人適人爲竅坦聚上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
此穴土地然漸城內內亦土血之穿井城內五步一
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
罌谷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韜革置井中使聰耳
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罌內迎之令陶者爲
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假一
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
塗亦實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
康若疾亦中勿滿狹康長五寸左右俱維相如也穴
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用四寨穴且愚以拒衛之疾鼓寨熏之必令明羅
寨事者勿令離竈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穴者與
版俱前罌亦版令容子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收實穴
則遇以攸當之以子故實勿令塞實則塞与版而
邪過一實而塞之罌亦當通亦烟烟通疾鼓寨以熏
之徙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者集客穴
寨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
艾長此長尺乃置寨壁迎穴爲連罌井
傳意是三丈一寬外之廣陝而爲罌井慎勿失城卑
內高從內離罌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斬井中伏而

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且遇爲頡皇必
以堅杖爲矢以利弩施之令有力者二人用頡皇衝
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益
蓋井口毋令烟上泄旁亦寨口疾鼓之以車輪蘊一
東樵染麻索塗中以東之鐵鎖縣止當寇內口鐵鎖
長三丈端環一端釣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

二尺一柱柱下實爲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
員上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
寨皆爲穴月屋爲置更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寒穴門
以車兩走爲直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穴者與
客三員艾者令一安人伏付安一旁以二寨守之勿

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容伐門轉而塞之爲寨
離內子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寻內
去實尺邪鑿之上穴當心穴長七尺穴中爲環利
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屈版上而鑿亦一
備已而移版鑿一徧頡皇爲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敎
鉤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
下槀三尺廣亦外五步一鑿穴大容直高者六尺下
者二尺疏數自適爲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
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竇竇入堄昔長

五節足在城下聞鼓音燔荳復鼓內荳門穴中照外
諸篇車轂鐵什篇車之柱長丈七尺亦雚者四尺夫
長二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籍車
之力而爲之圍失四分之三在上籍車夫長三尺四
二三在上馬頰在二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
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圍以大車輪籍車桓長丈二尺
半諸篇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爲闉湛柬爲作水甬
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寢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
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
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

代長七寸我間六寸劍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
叁長四寸大耳旄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
之日十人之所舉爲五人之所舉爲五擊凡輕
重以擊爲人數爲薪樵灰炭亦中而合慕之而以
亦任九挈輕重所爲史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爲
大役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旄賊亦
中七爲矢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澁
堅硎可以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
可令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臨晉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以
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羊黔者將之拙者也是
以勞本不足以當城守雲城以臨城以射城以行城
各二十尺行城二十尺強弓之枝機輻之奇器之然
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
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前軸二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
左右旁二植左右有鬲柘衝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
寸左右縛弩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
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二尺五寸連弩機郭
同銅一石二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二圍半左右有

鉤距方二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
長六尺橫臂齊筐外垂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
長如筐有儀有前勝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
五寸矢長十尺以羆矢端如戈射以磨麻矢牧用小矢無留十
高臨臨三尺用弩無數出入六十枚用人主此以遂民寇爲高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備梯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聞守道曰敢問客衆而
勇烟衆吾通軍幸並進突衝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
蟻傅可以越吾城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
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

中以適廣狹爲度城中壍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
城二十尺上加樓廣八步備水漸十尺左右出臣各二十尺高廣
如行城之法爲守穴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
隊等雜亦閒以
者令案目者視遠以
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
審實行罰以靜
棓之攻敗矣守爲行
而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
一蔡梟投必遂而立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十八
裙厚十尺伐碣小大
里之堅築毋使可拔
尺役有兩門門廣五尺爲傳雜而深
城壍裙門而直集隊
鑓炭令適人盡入煙
廣深隊兩戰之閒戰
押具發之適人除火
引矢而去則令百屯
許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
兵襲什夜半城上四
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　城內壁外周道廣八步備水漸十尺左右出臣各二十尺高廣
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
則毋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築城內水耳並船以爲
十臨臨三十人人視旁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轀轀
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
人擅有方絣甲鍵脅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命食
以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轀轀決外隄城
上爲射機疾佐之
備突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實入門四五
尺爲亦門上毋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十九
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赤土纏置突門旁爲橐兌竈狀橐
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橐置門旁爲橐兌竈狀柴
艾寇即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　令子曰敢問古人有善穴者
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鉦前長尺叅長五寸兩
鉦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聞穴亦兩
必審如攻隊之扇狹而令疏穿亦廣必毋客
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楢耳前高
以爲外面以柴楢從橫施之外面以
堊塗毋令土漏

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隊參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薪救也大城丈五爲門門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衛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酸穿斷城以板橋那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壞因以內壞爲外鑿亦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樸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兵答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

尺兩杖合而爲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扃下高丈上九尺廣長各丈六尺皆爲穿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爲窻城上爲檐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火亦木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狸者二尺樹渠毋堞堞二尺積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籍茸爲之橋廣參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籍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

三十步一龍鬬傳火者必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敵俗新布長六尺中柚柄長丈十步一必以水飯容三石以上小大相人二斗以備陰雨而使積行養置器備段沙礫鐵皆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隔樓高二刻亦一耒爲閒閉也收閒池者以火異爭鼓桑爲璵外內以柴爲燔鼓桑爲璵外內以柴爲燔盛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爲穴穴疏有應冤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先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狗牟者環之墻七步而一冤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步一人用桷若松爲穴戶戶爲環壁石外墀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且鑪橐橐以牛皮鞴有兩鞴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廿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然炭杜之滿鑪而益之毋穴高若下不等者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

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而入壘穴殺有偏倨爲之戶及關鑰狗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卽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參約枭繩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取城外池唇木月散之什錢鉄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卽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爲矩鬬以金劒爲難長五尺爲敦短弩臣矢自足穴徹以左客叁木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器客三十斤以上

埋穴中丈一以聽穴者鑿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傳置二益陳羅及艾穴徹鼠之其全牛交橐皮及垤衛穴四爲疆衛穴四卜屬四以斧金爲斫屎長三尺衛爲斤斧鋸鑿儇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檜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擔孔容桑菜財自足以燭穴中益特醞客卽熏以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醞置穴中丈金毋少四斗卽備蛾傳　禽子曰敢問敵人彊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所以爲淫程斬城爲基擁矢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枝機藉之權之太汜近之燒苔複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爲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二寸旁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敦縣二脾上衛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藥苔廣從丈各二以木爲上衛以麻索大倫之深甘索垂中爲鐵鎼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苔以複之連絕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車輪倫倫塗其下室家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寨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鑽枝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刻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裡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梃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鼎其一後各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衛四寸兩端接尺相復勿令魚鱗二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苔樸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苔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一尺一枚一節壞

斬植以柳虛距薄於木虛薄長八尺廣七寸經尺一
數施一弩而下之爲上下釘而斬之經一鉤禾樓羅
石縣苍植肉毋植外杜絡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
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苍門爲
樓樓必曲裏上五步一毋其二十鬲曾穴十尺一下
壞二尺廣其外博腳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
卒擊其後煖失冶車革火凡殺蛾傅而攻者之法置
薄城外去城十尺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掾之法大小盡木圍
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埋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
一殺有竇內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狎之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築令易救城上希薄門而置鵀縣大四尺一椅五步
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火燒門縣火次之
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
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壯病
敵引哭而偷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跡令賣
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
循溝防築薦通塗修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
城修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閽二人掌左閽四人掌
閉百甲坐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贊二人五步有五
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
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處澤急而
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
壇高七尺堂深七尺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
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
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深九尺年九十者九人
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
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深
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
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魂從外宅諸名大利盡
巫或禱爲給祠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小
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利明此者可知成敗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吉凶皋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室必近公井灶必遠
社必敬神之巫卜以禱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
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潰敗察之斷罪不赦
望氣舍近守官牧豎大夫及有力技者若工弟之舉
屠酤者置尉給事官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
循溝防築薦通塗修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
城修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閽二人掌左閽四人掌
閉百甲坐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贊二人五步有五
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
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處澤急而

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墻無以爲客
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宍歛
其骸以爲醯腹病者以起疾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
還皆爲之塗菌令命將緯狗纂馬堅幹緯靜夜聞鼓聲
而嘹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參則
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
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修義詳唯乃是
王曰于必懷亡爾社稷滅爾自辟二參于尚夜自厲
以勤廣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
食舍於中太廟之右視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二十六
于門右置旌于門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
備乃下出揆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
右達矢射之葦參發弓誓發之校自門左先以鈒禾
石繩之祝史宗人告社稷之以飬
旗幟　守城之法木爲蓍旗火爲赤旗薪蕉爲黃旗
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
士爲雲旗多卒爲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
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雚旗劒盾爲羽旗車爲
壘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
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

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
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長以地形
爲度斬牟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　安國之道在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
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爲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
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
治者必出於公正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
夷之勞苦者舉其守孝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
守邊者其器備當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
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者及盜少用桑多財民好食爲內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二十九

牆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
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
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夕有驚聲鼓者
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行
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
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狗而所以備姦也里缶
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
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閭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
心罪罪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
有大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
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察爲故乃傳城守城將

從令者斬諸竈火爲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愼無敢失
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
得之除救火者無故譁譟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
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主令人
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
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
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牟而至嚴令吏民
無敢讙囂二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
相指相呼相譍相捽以身及衣訟鬬言語及非令也而相擊以身及兵訟鬬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三十 攻守
除五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
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
之除當衝冒敵能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者隊二人賜上本
却敵於衝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本
而瞭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鬬內侯輔
將如人爲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
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
乘男子有守者曾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
先令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
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
二人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
幾門尉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
上通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諷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忘意顏色使令言語之
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
不悅諷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
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
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佔有
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書戲居處不莊
好佞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三十一 攻守
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
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士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
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
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人勞符不合收守言若上城
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敵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
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兵守敵敵守敵敵十諸門亭皆閉之
行者所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最見掌文敵縱行者
諸城門吏各人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
此令寇至樓敵五有周敵雜小敵五後乃應之小敵五後

從軍斷命必足畏實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令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日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詰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及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可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者不得入里中二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在三所若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稍留令者斷家有寺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

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倍其購賞城外令任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淵冬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成諸取當者必取完牆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買易兵器者卒以買予過人知識毘弟有罪罪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稍留言及之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面以

不言請者斷縣令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宦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勞自燔燔屋延燔人門令往來者視而放詰吏奸人婦女以謀誅者皆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者無符皆留縣延言其所使其有符傳善令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爲籍者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二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在三所若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稍留令者斷家有寺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著同守案其署擅入者閉城上日宣發厝處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舍禁中者所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大司空案之得坐法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錢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有疾收養之事上若論行死傷家臨尸而悲哀之寃去事已事已令行之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者面以書表其身見死事者面爲傳言請之吏稍留之後城圍罷主面令使

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終罷明白
賞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
以城爲外其有者父母妻子同死皆斷左右知不捕告
皆與同罪城下理平家人皆相保若城上之數有能
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
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
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祖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
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譟呼者斷縱
失者斷舉客內戮者斷雜著而聚語者斷鬬城鼓聲
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部守必自

謀其先後非其署者而妄入之者斷譏署左右共入他
署左右不捕校私書行論及爲行書者罪守事而
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妻兒皆斷無故人舉而將
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
而無易其養舉數少以爲聚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
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舉客射以書無得
與外示內以書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
書者以矢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
能偏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千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
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
救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

請令怨仇無得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
自異其入而藉之狐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
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諜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
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
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
論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
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
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
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
太守守樓臨衢宮而善周必審塗樓令下無九上上

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
無害可任事者共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
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墻必二重墻之垣守者皆
累瓦金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完閉必須太守之節
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論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
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
衛之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乘舍必近公社必敬
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
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
救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

在尊宅吏與雜役同期還不上占悉令吏卒教得地
斷有能捕告賜什二收粟米布錢金田宅皆當坐收
平直其賈與主人等其告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
又用其賈貴賤多少開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
吏而欲以受賜當爵祿若贖上親戚所知罪人者以
令許之其受構當者令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
上者皆倍其爵當其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
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
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
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得

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冀官父母妻
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
閒守宮二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
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扁蓉槀之布
葦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
親戚無令子厚奉養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
異舍無與日同所給食之酒肉造飽候奉養之如前
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以吏守珮授之印其不
欲爲吏而欲受構當者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

問之審信賞之倍地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記
之三石之候杆士受賞助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
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
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
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
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
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遠卒候者無過五十
人客至葉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
出之爲後戰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
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

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
多無知可也酌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
坐擊在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
卬郭舉三垂入舉四垂卬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
去郭百步塹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
無可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
者盡而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
事爲之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
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最缶淫量不靜當路

尼衆舍事後就險時不寧其罪射驢畜喊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馭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鼓令伐之服罪凡殺人於市死亡日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人中報四人夾令門

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乘車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銷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衛衛置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為埤堄立初鷄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靖之屯陳垣外衛街者樓高臨里中樓一鼓鼙鼗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頭和之

雜守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黔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守耶羊黔者攻之狙者也是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黔之政遠攻則遠害近攻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遝射蘭為柱後拒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鬬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賞罷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狙遠為之城以禦之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几待烟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

木榦之左百步又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甫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還鬲銳卒伺無使衆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主慮急則慢民心百倍多執數賈卒不乃怠衛臨榦皆以衝衝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綿渠十丈一榦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臺臺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閭術可要塞及為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

先舉城中宮府民宇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
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商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
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粟
去唯弁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
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釣其分
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
具矣築卻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榆榆
兩臂長三尺連門二尺報以絕連之槃再雉爲縣梁
蟹龍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
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

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平旦弁遣去來屬次烽勿
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三烽一蠭郭
會舉四烽二蠭城會舉五烽五蠭夜以火如此數守
將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辟距阜山林皆令可
以迭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
表斥堠郭內外立旗幟卒作多少無可知即
有變舉孔爽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兵步鼓整
旗進以戰備從斥女子
人令往來行候者射之謀其疏者
節尺廣二步剪干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

外鄉內亦內鄉二十步一等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
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徒作其次發其處守帥出入
使主帥必疏書署其情念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
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據之節出時檢者名百步一
隊閣通守舍相錯穿空治復道爲築墻墻善其上先
行德計謀合乃入若係入守無行城無維合諸守者
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爲長梯卒歌以爲度用人少
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
常令邊縣豫種畜菜芸爲喙葆藁外宅溝井可宜寒
不可置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

令皆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類一竅而扁繩繩長四尺大
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鷄狗烏鴈牧其支革筋角脂薊
羽燒皆剝之更相視白爲鐵鉀厚簡爲柱事急卒
不可遠令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宛ㄨ爲壘三隅
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浞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
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
守備者上有譏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
謀士有男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
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
民福惡苦議吏吏折解皆禮苦藏之以須告之至以

參驗之現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
若舍簡石扁矢諸林器用皆積分數爲解
車以枱城矣以輜車輪軸廣十尺轅長丈爲二輻廣
六尺爲板相去與轅等內高尺蓋上治中令可載
矢子墨子曰足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
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
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屬家而城
方三里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
之而士不起簡子援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奚也行人

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奚
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
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
玉女奏人來侯去絡七十里在
文公授之閒衛取郛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穀名於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居不能耳士無奚也簡子
乃去搘楯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武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
以此人是霸未有所以用人也創子未可以速去搘

櫓也段親在圍堅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人尚可戰是欲以
百族之子於愛上若
也好利强富大人之
重而必人不出矣
人莫不然將軍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變之道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泰之右將有尉對曰
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罷旅而得用秦者我以
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

內而公仲以韓勁我於外是我伐之日已請明日鼓
之而不可下因以為罷於是出私金以益
公賞明日鼓之而卒皆爭為先登也因師之
田單者齊諸田宗人也濟北守將為臨淄市掾不見
知及燕使樂毅伐齊盡下齊城以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單
師長而平齊而即墨人
未而即墨已降安平城降皆堅守唯恐見得單又
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燒先人可為寒
心燕軍盡掘而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
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
版築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享

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
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卒曰臣欺君甚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
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
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敢矣燕人聞之如其言
城中人見齊虜降者盡劓皆怒爭出戰守唯恐見得單又
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燒先人可為寒
心燕軍盡掘而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
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
版築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享

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
軍皆平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鑄富豪遺
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
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
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用而灌脂
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
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
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夾殺其將騎劫燕軍

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
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全河上而齊七十餘
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
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
之者出奇無窮商臣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
晉明帝時陳光上疏論伐吳宜今攻壽陽蔡謨上疏
如面城中百戶以汲施大鍋於衙中之端以牽樓梯
堤其南城陳意內設女墻外立木猥以拒之魏人塡
壍肉薄登城知兵相接意銳氣奮戰士無不一當

自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攻懸瓠四十二
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冠軍將軍安蠻司馬劉康祖
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乞地眞追拒之質
等擊斬乞地眞追魏主引兵還
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世祖就臧質求酒質
封漬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
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
今所道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
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
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

吾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圍且迸死豈容
復令爾生全饗有衆乾戢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
力屈於圉壘之粉之屑之宿未足以謝本朝爾智策及衆力豈能勝符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
圉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乞者可見語當出廩相
給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推之爾若邪魏主大怒作鐵
牀於其上施鐵鎚百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魏人以
鉤車鉤城樓城內擊以強弩數百人喝呼引之車不
能退既夜絙捆縶出之明日又以衝車
攻城城土堅密每至輒落不過數十魏人乃肉薄登
城分番相代隆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
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
進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魏主燒攻具
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
可出賊但整一撣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
坦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
昔佛狸入寇南平毛十五日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
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

崇祖曰若棄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
坐成擒矣宇郭所保堰是吾不保之策也乃於城西北
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壍使數千人守之曰虜
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
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者白
紗帽有異上城輔時決堰下水魏主大怒作鐵
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東魏永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
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名
夕而畢歡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

令當高欽上山以觀之欽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爲地取爾乃縣賊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眾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植長竿遊其地道遂戰士屯輒上每穿至賊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壍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輒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經布爲壁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復增築短墻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開西門子必不爲降將車机東魏昔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掘有星隆歡營中士卒驚懼解圍去

唐玄宗時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時雷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少笑之巡知賊笑乃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鑿故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走巡復備既明巡乃簸兵絕鼓賊以飛樓歌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巡次射子奇而不識劉高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

左目幾獲之子奇復收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啗糞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饑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羸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勝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絙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木置連鑯大鑕校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籍余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

潛以松明乾薪投之積十餘日使人煽風持火焚之
巡之所爲增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以城
外穿二重壍立木棚以守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
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奐在譙郡尙衡
在彭城賀蘭進皆擁兵不救城中日危巡
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霽雲勇
士且食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
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
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嘔洛一指以示進明
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留一指以示信歸報

庫中皆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
騎二千人且戰且行至下大戰壞賊管死傷之外僅
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于南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
宣慰因令不得入日昇詐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曾頒與卿自河北至日曹將軍不顧萬死以
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若達則一
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息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

餘兵數千突圍奔德　不知退之轉戰二日不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淮上元初其智不敢復攻遂以城
外穿二重壍立木棚以守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耳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
奉天造雲梯高數丈下窺城中城中亦縋人燒之
渾瑊迎其所聚壓地而下有所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
韓游瑰引兵從東北城畢公併力攻之推雲梯上施
鼠毬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登城者上與
渾瑊對泣羣臣惟伯首視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
授瑊使募敢死士衛之馳入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
諭之激以忠豪皆感泣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

雲梯轝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
乃引退於是二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
引兵西先遣兵馬伺張鎬齎賊表間行至奉天值賊
方攻城騶使期程往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
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龍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
光復三日不至則賊不守矣

牡牧守論　往年西河益起屠四大臣劫殺二千石
國家不識誅廼東京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
姑息之政是使逆節益橫終當患禍故牧作守論
歷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鐵錢鈍舍弘混貸與奢逸

孽始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
方且鬼崖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
不知乎其傾窓填牖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
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設機角奔
爲寇仇吾人之顒朝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明伍羅絡
郡國將睽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
圖橋取而乃處恬逸第和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負
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偪強之徒吾以良
將勁兵爲衛築高倍堞而不拽其脚安而不拽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
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拽其牙爪而不拽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

曆貞元所以守邦也史超雖謂將佐曰巢不死
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
時有城數十千百姦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
乎闔閭大吉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雄者天下蓋
威而不問有司守臣而不問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親
聘不來几杖扶之遊宦息肩亂臯子嬪之裘綵飾無
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借擬益甚後心益昌於
是土田名器分劃太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睥睨遂有
祿普與此州存亡日狎而不知其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
汴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怙淡不畏走兵四客
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
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

踵而和之其餘混淆軒輊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
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俊保久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
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
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
也大曆貞元之間蓋及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
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
非而反用以爲經慮見爲益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
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衙承武之後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五十六　攻守
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宋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輯
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食積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擇要害險隘而不可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親
弱倒其無備襲擊殺掠賊之巢聞之怒與
宗權合兵圍之犨嬰城五旬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論
之曰忠武素著義勇吳蔡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日狎而不知其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
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
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必益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二萬欲攻幽州述律后曰彼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勞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周仰察嚴諸將屢自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補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將帥皆欲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鞫縶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四

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艱刃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笹中聞之人人咸悅於是為高墻深塹以守之介民爭運糧以饋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絶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龕能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以喑將議攻討諸將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尾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相吾前守貞持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曰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親視之士無貴不肖有所隙欲皆得盡言而受之遠忤不怒小過不貰由是將卒感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河城拳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曾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誶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櫓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為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

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靡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鎗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可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將不知宜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陝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曹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隴成鳳二州以固渭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襄陽仞胝事一愛傑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陡積水修治城壁備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敗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拒兵列濠外飛鎗以射目譬鈐

譬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暗州守許國接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震糧盛沙以覆樓棚列麾諸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騎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鑽石工晝夜穿城運弹丸自抵圓樓下欲發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廼就擒　城損穿井透門施毒烟烈火鼓鼙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毡斬路以刻上城顛樓瞎宗政被傷益奮宋火山以絕其路刻勇士以長鎗

勁各備其衝斯樓陷所數丈築復月城冀傳正城令人擒强兵救原益堅彩鐵面而前又濕氈蒙火山權雲梯衝抵西北隅樓城中復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奮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燔焫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與許國南道並進掠唐鄧境裂其城掠糧儲金頓兵襄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與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漫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人大潰北可置將追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六十一　文武

金人至馬陵寨依山為陣復入邵州而遁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襄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兵護之給田朋屋與居俾相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終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明　北海馮琦　慕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

謀計五十一則

劉向權謀篇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于謀慮而後考之于蓍龜臣庶之士皆關其謀劉蒉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策大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

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于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身在平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發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矣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

與於朝其四臣詐而誅千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盛
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干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
以身處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衆事也滿則
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
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呂覽貴卒篇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遬爲上勝
之同則涇爲下所爲貴驌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
取之與驂駘同所爲貴鍼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
而至則與無至同所爲貴智貴卒得之同則遬爲上勝
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所餘臣不得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晉襄公如楚及漢固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
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
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于服恩伯曰不
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
名與衆也夫衆人者固慶其喜而畏其怒況畏而服

爲固畏而往固喪而還苟苹姓貪鬭其雠代之任喪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貪楚也畏其
王大子文長矣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
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樂聞喪而還其雠曰非侮也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雠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
之人其侮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
憚小國大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
辭難且夫君子討成而後行二三子討乎有禦楚之
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

行反及方城闘季武子欒中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
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
恃諸侯諸侯其誰聽之若師以伐魯魯既不違
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
不獲闘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畏其同類以服東夷而
大樸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
克魯君以纏夷伐之而又來入焉必不穫矣不如予
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辟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
其入也乃歸

吳子執鍾吾子淦而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四　謀討
章禹斷其髮構其大人以逆吳子吳子喘而逆之使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流尹戌帥師收徐弗及遂城
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余知
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于蒲澤靈公未歃

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童謀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
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
使延陵君將卓鷹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
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
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垣皆以荻蒲楚屬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簡箠之勁不能過也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
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
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
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
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
言也臣已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
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攻趙將亡矣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
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
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
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
朝智伯而出遍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
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過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
矜其行高君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滅趙矣分
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
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
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者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
之利乃有他心不可不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
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趙桓子之臣臣曰趙
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
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
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
少不可智過見若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
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
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
名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

君文張孟談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龍發五鞮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等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主者名顯功大者身等任重權重忠信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道也臣觀成事間往古天下之笑同臣主之禍均之能矣未之有也前軍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恪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管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傺張孟談曰君以爲何如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

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等而耕於

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王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過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爲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固舍臣於廟校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吳子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

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試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管非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

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
悖聽無失本者難惑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
五不勝東恕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
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勢役將知趙利之也必輟
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義渠君之難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遠臣不得復過
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則秦且燒積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

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善因舍義渠君
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舍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
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乃使文繡千匹好女百
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
所欲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南梁之難韓氏告敗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
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聽救之韓魏之兵未敝而
魏下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
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與反聽命於韓也且夫
[illegible]破韓之志韓見且兵必東趨於我因陰結韓

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
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
五不勝東恕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
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耶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
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耶鄲其於齊何利哉田
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耶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
利且示利者非此也夫救耶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
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耶鄲拔而承魏

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
七月耶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必急急必以
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
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不出齊必緩緩必
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
命絕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寇齊與疲燕也兩國之
權而君矣
張儀欲秦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欺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楚相善今楚相新用秦貴幸之子往游必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約是說與國而得倍萬乘也若不信則咸陽一布衣耳楚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張儀可耳

歌乃說應侯曰相國嘗為楚太子取婦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

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當此時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殺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

李斯說秦王曰客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

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止

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卽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沛公與項籍俱受命於楚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齮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欽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謀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入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 項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幣甲砥礪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彊不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時時從沛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發與鄜食其謀橈楚權食具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皆已受印

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輕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華山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

其親戚集增益士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
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耕燕趙楚之後天下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墟陛下與誰取
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陛下與立者復橈
而從之陛下兵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韓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
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十八　謀計
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
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窮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
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
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
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
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
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
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
難用今將軍欲舉偃驕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
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則糧竭而弱燕不服齊
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
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以為亦過矣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攻長而以短攻短韓信曰然則
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
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北
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
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
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十九　謀計
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
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
禮同席呂太后怒方進觴酒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
惠王前為帝壽帝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
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宜亡十城邪將亡齊
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
元公主太后之女太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
而魯元公主毋尺寸之地沫邑太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
沫邑內有亂起太后之意太后之意大王

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舍至邯上奏
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
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寧內史之謀也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
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今又以爲淮陵已得劇
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
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其鋒難與
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
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糧絕而糧食竭乃

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
東漢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
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邯鄲世祖從薊
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
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形導與世祖會信都
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
都兵自途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
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號而天下嚮應三輔
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

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
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內起驅集烏合之衆
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一郡之兵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
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敵不服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二寇隨其後
里途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
獻帝拜袁紹爲右將軍其冬董卓催等所追於
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
有憂存社稷邱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
迎大駕即宮鄴都扶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頗以爲疑田豐曰漢室
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
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
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
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
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

國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遂馬超在關右若捨去必有後患或勸操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鎮撫關中在王室今欒布彭越擁彊梁於外乃心王室不人懷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遂楊秋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武爲將軍事與武等同

表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雪配建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公孫瓚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賊捷天子修睦與公爭天下者也今大舉而動脅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舉兵南嚮以伐曹操兵銳甚易破也若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昔高祖與項羽臨廣武相守四年終以成功夫勝敗之變不在強弱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此人也今舉大事而以一城爲限不亦難乎授曰公孫瓚以幽薊之衆兵精穀多以山東未定韓遂馬超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或勸操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鎮撫關中在王室今欒布彭越擁彊梁於外乃心王室不人懷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遂楊秋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武爲將軍事與武等同

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定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
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
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故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
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制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

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劉表表不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二十五 明刊

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爭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于將軍將軍忿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坐觀成敗求救而不能助見貶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于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後多歸之其北必衆紹然後移兵以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保荊州以觀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高公之衆也劉越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

亡忌以自彊衛專爲幹途主萃淵藪部曷罪在廟算乾操觀望鼠首兩端高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

甚焉桑落危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
以崇國防
諸葛亮上疏正吳罪疏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
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雠我
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頻兵相持坐
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
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
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
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

羅泌類編卷六十四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
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
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
也若就其不動而蹙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
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借之罪未
宜明也
晉王浚諸置百官參佐虐用勒有吞并之意欲先
遣使以觀察之識者僉曰宜如爭若與陳抗書相問
時張寔有疾勒就而謀之寔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
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同濟
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輸重
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遣使無誠款
之形脫生猜疑間之兆露後錐奇略無所設也夫立
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牟陸之
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
子春董肇等多賫珍寶奉表推尊浚爲天子曰勒本
小胡出于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寇
命冀州共相卹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
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
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除

羅泌類編卷六十四
殘亂者正爲明公驅除耳伏惟殿下應天順時踐登
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
恕如子也亦遣衆高昔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
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皐之勢何爲稱藩于孤
共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安才儁拔士馬雄盛實
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冀衆重光出鎮藩嶽威
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
府而敢不欲社神閤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
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
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

洪海爾項籍子陽翟令車不違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
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
則末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
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
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
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
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
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廐師以示之北面拜
使而受浚書浚遣勒麾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
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遣重摩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
衆商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
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
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宮賢良
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思愁收累年之咎流叛略盡餘單烏丸離貳于外
既荐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求叛幽都效忠將來令聽所請安任通和軍達易水
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
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
擊者斬乃令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城門者開門疑
有伏兵先驅牛數千頭觸言上禮賓欲填諸街巷

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鴟悍之國跨全燕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會文專任新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譬送浚襄國市斬之

趙王倫敗盧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遲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北魏世祖嘗引崔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二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若纖儒弱不能綰弓持矛然其智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欻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救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悉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毗爲魏郡守迥遣迎孝寬孝寬恐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毗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齊王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并吞者此失于不用強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粮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糜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多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王深舍之

隋王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暈彼收穫之際微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經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上流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宜當密運入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

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號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伯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擇便橫度如其摧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示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思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加嘉賞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容之有使投其梯于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樓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六百柏竿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艦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絳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

晉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長安舊隙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還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

康勣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多緩頰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俯掖諸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論先攻河東河東豪傑皆企踵以待公我兵在後師日梁山濟河指韓城遍郡徃諭之必從風而靡分我兵勢孰強弱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蕞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諸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奬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至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初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長罪不敢不出若白渚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阨其喉後掩其背不破必爲擒矣

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還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

兵貴神速吾席慶勝之威撫而定也乃遣其安之人皆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審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慎也前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洪曹靳孝瑛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人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河南山東大水饑荐滿野招聚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經以尉氏應密徂君彥往歸之君彥疑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贍敏薛道衡嘗荐之於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其名調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密得之喜引爲上客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一萬五千討密而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已入以捺其後時東都人皆以密爲儀賊盜衆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車服鮮華旗鼓壯盛陳於石子河西密潛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羅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矛兼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率麾下橫衝

之隋兵大敗死者十五六客讓威聲大振讓於是推
客爲主號魏公拜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
拜讓司徒羣雄和徐世勣大將軍各領所部多彭
瀛郡元眞爲長史祖君彥爲記室於是勉魏以南江
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宇爵使各領其衆置各
營尊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洛口城周四十里
而居之遣彭瀘將兵東略地取安陸南淮安濟陽
河南郡縣多陷于密
玄宗問李泌今敵寇如此何時定對曰臣觀賊所
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意有雄據四海之志耶

今獨虜將或爲之用甲冑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余
皆協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
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
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
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
范陽當山守思乾真不敢離長安走以兩軍縶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殿子儀勿取舉陰使兩
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
彼救首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
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時

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夢
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猶兵十萬出崤口賊據險拒
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走崤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及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
諸侯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
其北走之路許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
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仰泰軍李
擇交等將其兵會滹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
山所署魏郡太守泰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

德宗問陸贄今至夏秋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過後將安入誠者
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
舉路所經首行脇脅易一跡而所萬乘之衆得一方
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失其所重謂之權
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
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後奠枕京邑微授一官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來勝斐易若摧枯
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毋沮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
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等以問
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願因
此救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還云卿言許出
遂允其請如此則咫尺而明離當異端何
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偽惠元德遣使以獨制兇逆通未進抑
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逆通未進抑
有他由所患太強不受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

管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戍兵素
少應爲賊泚所敗請北兵南援仍先論青塞
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
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偽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偽遊環書約使爲變逛環奏之德宗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絕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靈武
河中振武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
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
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爲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

日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此不足憂也德宗然之未及誅夷白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益惹煩擾惟處勢資糧無恐撓敗由是不復以滋爲意德宗既滅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使捐循爾曹至於戰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喜專以恩惠懷遠軍者也苟兵數不加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慈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不得入則車駕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沿鏈有鉄障可衝陷況虜騎爭趨利退必無鬬志以至白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後漢自永興河中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

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爽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益惹煩擾惟處勢資糧無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吏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還軍者也苟兵數不加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

不許即用度交闕許即人心無依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慈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不得入則車駕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沿鏈有鉄障可衝陷況虜騎爭趨利退必無鬬志以至白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後漢自永興河中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

招慰安撫使諸皆受節度咸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
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
拳其恃矣咸從其策衆心始附於咸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自閤泉河北兵士民得書喜
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
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
還上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
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
擊若因而用之則兩河兵民無所繫
望陛下之事去奸且論帝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

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
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
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滅使兵弱而將士不肖
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
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
所言職安置江州
王黼至貶定幹腐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
地從之所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
迎還二帝之謂規模也至於當務之
急河北河東監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沒喝亦使王汭等來欽宗乃命馮澥副康王

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衛滄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高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寇恐勢窮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奚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衛宗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欽宗舍其言間雖可任者綱爲取所傳亮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而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伍四人姓名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北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金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不能用謀十八則　附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遂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

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自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爰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軍其下陽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嘗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民不和神不享矣仲所謂德儀也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修德以安其國其誰敢不事而用其衆以討不庭其誰能禦之奉牲以告曰牲肥腯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鄫使告于秦曰鄫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出於遠而主備之有之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

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獲必有悖心且聞之軍行數千里其誰不知公訪諸鄙乞曰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人應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送之曰爾父母在而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皇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

[illegible]之交善慮[illegible]
[illegible]子爲寡人慮[illegible]
[illegible]張儀曰吾欲伐齊[illegible]
[illegible]約車幣臣請試之張儀[illegible]
[illegible]其爲臣約車幣[illegible]
[illegible]儀曰敝邑之王所說者無大六王唯儀之[illegible]

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於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於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於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今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奉牛酒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怨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商於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人何重孤國其先出地絕齊奉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是欺於張儀王必悅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寡矣子其與口無與之明曰不如因而賀之以觀其變楚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怒於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齊乎乃使勇士往要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興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還聽於張儀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論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令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怒於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一回軍而衛路以自強田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割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刀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竊爲大王悉趙兵以遏趙王不
能將司空馬曰臣勢愚計人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
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

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往渡平原平原令郭遺勞而
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
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閉危亡王必用其言武
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
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
首當死武安君曰綠衣狗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趙君
不敬恐而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
不能縱鷹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繩

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一回軍而衛路以自強田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割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刀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竊爲大王悉趙兵以遏趙王不
能將司空馬曰臣勢愚計人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
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

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往渡平原平原令郭遺勞而
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
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閉危亡王必用其言武
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
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
首當死武安君曰綠衣狗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趙君
不敬恐而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
不能縱鷹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繩

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一回軍而衛路以自強田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割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刀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竊爲大王悉趙兵以遏趙王不
能將司空馬曰臣勢愚計人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
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

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往渡平原平原令郭遺勞而
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
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閉危亡王必用其言武
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
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
首當死武安君曰綠衣狗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趙君
不敬恐而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
不能縱鷹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相繩

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人乎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
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
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
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挾權而殺君
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
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

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
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
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王成
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軼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還不得歸吾奇兵絕其
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
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
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
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
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
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
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
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
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圖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
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會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
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晉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
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
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
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日河已西迄于流沙
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在流
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安宜先守之而奪其
水彼既窮渴自然授戈如其以逸不守伊吾之關亦
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
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笑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
古之建業寫戚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

通京師洛州郡奸豪所在風扇王綱馳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
誠深憂之未知計安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剪毅明略絕
人今以滄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子
原帶河阻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風著立勲王室宜
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
莫若羣爲盟主以懾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
無奚心也吞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
之衆精圖迎于諸夏室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
熙又不從授洛于西海以子佩爲鷹揚將軍率衆五
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貳于光静子萬壽降光佩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言曰蕞爾蜀賊僭縱日甚虐害
無辜其雍州刺史前行東伐林陵掃土興兵順流而
下唯有孤城吏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載一逢
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
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
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
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
言俱舉建業寫戚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

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
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
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
舉旗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過
何以言春之去秋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
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積水倏忽而至未易
當也今實春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
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
南諸軍事楊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宋劉裕率師將討慕容超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
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
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峴月延時沮其銳氣
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
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
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倉悉焚蕩斂除粟苗使敵無
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斃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
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
青苗布野非可卒散設使斂苗城守以全性命脫所
不能今棄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

群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
賴盧若諫不從遇諸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
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迎
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
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
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峴韓謨曰主上既不能斃
苗守險又不肯徒人逆敵酷似劉璋矣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
弱無備玄宗遣使馳驛促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詭師以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閉門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若道徑兵簡多未集結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潰其巢穴賊必內潰
渾閉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
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將精兵五萬居

前寇忠等將餘兵十萬結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動其勢乾祐所出官軍望而笑之兵
伍散如列星或破或奔或前或卻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爭進賊復鼓譟自後擊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麻乘險不得用翰以
騎數十乘駕輕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潼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目
盡矣盡乃知無賊乾祐乘勝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岸之赤澗

後晉石敬塘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營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崧還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
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
丹為援契丹毋以酋豪在中國屢求和親今誠與之
和歲以禮幣約至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雖然承命如
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宅夕
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奏

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
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
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
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
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
為謀如是欲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
緩細劄不二三年邊庭稍休潛增堅稍固生兵日增可
戰可守此中策也一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衛壁
與汝之謀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書
生敢爲盟立信一旦微眇云尋中以危法誅

下治其罪多幸何為潞王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巵酒
罷之自是辭陛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宋度宗時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
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
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
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恢途民物徒揮指揮而折衝
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莫若三夫內郡
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下以實外禦等兵帳見兵
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
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

守僉用刀斗相聞傳檄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
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外尤要害處輒參倍其
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
固還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
府以涖任得其人幸然之捄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稱而歸之許輸歲幣以
緩紓不二三年邊庭稍休潛增堅稍固生兵日增可
戰可守此中策也一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衛壁
與汝之謀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書
生敢爲盟立信一旦微眇云尋中以危法誅

之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昰本朝徙五季之亂創藩鎮建都邑一時緩急足以相救故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皆長於政鄂隆興取斬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倘多方分疲于奔命而吾民

之豪傑者又何間蟲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議以爲遷洞不報命知平江府

從衆踏開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還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便地所以爲身也安地不送死父不衰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之得求友主增基復辭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

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辭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結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辭許萬乘之強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

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五以三大夫詰
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
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侍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
與也鏗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
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恢然作色曰何
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
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
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舍乃遣子
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

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
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
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
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
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險楚太
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
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謂子良南道楚西使
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楚師遷召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
之師救蔡御寇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
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以逆矣於此足還我也裁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入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
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舍釣從衆夫

舍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范宣子與欒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
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亦也外事也不敢侵官
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
曰族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
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
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
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
蔣偃蔣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
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及吾子也問於叔

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殺之叔曰聞之見宰子曰聞子
與鯀未嘗務問於大夫文無決蟲吻之譬祐譬祐貴
直而博直能端辭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
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
後行之可馬侯曰聞吾子有鯀之怒吾以爲不信
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鯀大夫非子之任也
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
使服朝命於晉晉因其罪不爲子從何必鯀盡察和
和大以平小乎宜子問於晉祐譬祐對曰昔臨叔子
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

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章事無敗政及爲成師
居太傅端刑法輯和與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
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盟兄弟之國使無有間
隙是以受郤犨令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
民於是無罰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二子之功而
享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鯀於是加寵將何治爲
宣子說乃益鯀田而與之祁

李翺從道論　中材之人局于蒼而惑于衆而傳言
者一倍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
者言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
和一人和一人納則是矣雖欲言之辭而說之

矣當是則見在而不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悲吾寧從
道而罹然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
是非也或曰衆口鑠金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
恃于名而勇于實非衆之可泉非吾之從君子完
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若之間辭非人必從君子
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弗于者進退周旋矜矜
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呂覽簡選篇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
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經散
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鍋鞣白挺可以勝人之

經濟類編卷六十五
長銛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
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鬬因用惡劍
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暇纔之則不
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澹忠
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
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
廬是矣殷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戍于鼃於
鄗遂奮飛大獲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氏奔
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軍遂其民順
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

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公良卓一自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召陵西至邵邢北至令支中山丛那伏人濮衛桓公更立那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鹿之士九乘欽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敝尊天子於衛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兵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庭

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乃郎壇而立管戚鮑叔陰朋易牙賓胥無皆在側而立管子乾挴而揖軍士曰誰能前陣破衆者四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挴將首者四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得者四之百金二人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之人千金其餘百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之人四萬二千金鄧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昌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遣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遣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刻陳可以反于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之百金管子曰善哉能得卒長者賜之百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能得卒長者賜之千人之長萬人之長萬人之長能得卒長者賜之萬人之長也管子曰善哉能得卒長者賜之百人之長千人之長萬人之長也

膊助功晉侯獲于韓楚子玉得臣敗于城濮蒐乘
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
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敵車不作之馬趨疾
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射遠中微故强弱
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唐明皇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
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
蘇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皆爲元振有大
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韶給事中知禮儀事唐
紹以其制電體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

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劉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
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明皇深歎美嘉
勉之

代宗時河東承百廾之敗募士之驍勇者七軍號爲
召牧馬所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
爲長短二等稱其所衣以便進退又造戰車行則載
兵甲止則爲營陳或寨險以

居一年得選兵三萬

文宗時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蠻兵麤疾老弱者從
來約束　詔臣命立五尺之度簡去四千四百

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
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
所作兵器徒矜華飾不堪用臣令取工於別道以治
之無不堅利

僖宗時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
李昌符領禁軍及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
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
弩手教蜀人用弩走先而射之選得千人號機弩營
蜀兵由是凌疆

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

由是龍老者居多但騶騎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
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後周世宗因高
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
無戰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
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
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
鎮所著論皇天下壯士成遣詣闕命翻匡胤選其尤
者爲殿前諸班其驕悍亂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
皆精銳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倍道疾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

鋒戰太祖引兵出回後躍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兵波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擁馬顧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遣使獻皇甫暉等暉等既見世宗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歸日陛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固盛稱太祖之勇世宗釋之

蘇軾倡勇敢策　呂覽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桂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之愈若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觀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尚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遏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

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忠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間而其不等者沮其繾然勃然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亏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却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拿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若夫天子必有所私之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觀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尚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遏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

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
勉彊不得已之人驅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
兵破敗而天下終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
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
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
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
心而貢其爲倡也天下之稱莫大乎上作而下不應
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茂之秩也
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
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莫肯

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踏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
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
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
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寖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
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
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教戰守策　大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
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
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
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

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
耳目習於鉦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
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
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論以去兵爲王者之盛
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樊
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
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
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
耗鈍昧痿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
之四方之民獸分鳥竄乞爲四虜之不暇天下分裂

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
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
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
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者人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以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而則御茵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之氣已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

變然後可以剛德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耶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盜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

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乎而陷於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上大夫尊尚武事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後可以剛德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耶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盜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

小然然後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蒙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還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以殁今吳起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以殁也

耶鄣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以邪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鼈食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影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五十里而邯鄲復存李同遂與三千人俱沒

邯鄲城中相與殺李同以頭遍示城中曰能殺李同者賞邑萬家封萬戶侯城中民爭殺李同以功受賞邯鄲復封其父爲李侯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欲擊秦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乘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淳熙融閒先武印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日通時聞嘉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置皆假其將軍印綬置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專復以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雖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守與陳囂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皆然其計者皆曰漢承堯運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
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欲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
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
調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
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
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待命而發人
事宅姓始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窺望或同或異
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
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
西域述亦發使遣融書選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

其稱譽甲乃遣令還賜融璽書因授融爲涼州牧領
護羌校尉持節領西域五十國以寵其威命融既至
先發未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
將及欲設開塞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
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
誇誕妄談令忘孝失望傳言乖實毀異之來皆不徒
然不可不思今門東益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
其抗扈威武以應期會融破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

之利此三者雖聞往古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
謹遣同產弟友上關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友叛
道絶馳還還司馬季主計謂行詣帝復遣席封賜融
友書所以慰諭之甚備陳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
責讓之意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
請師期帝深嘉之乃與融以外屬國及太史公五
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
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
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實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
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垂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

所讓隗囂書稱入管晏睥臣見之當殷懃懇惻忠臣
則酸鼻流涕安士則聽若發聾非忠孝慈惠孰能如
此豈其德薄者所能竟塞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
將及欲設開塞之說亂惑其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
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
誇誕妄談令忘孝失望傳言乖實毀異之來皆不徒
然不可不思今門東益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
其抗扈威武以應期會融破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
金城

閩下江軍在宜春即與光武及李通遣王常襲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弒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金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享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王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稍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微弱故王莽得專國命今天下而政令苛賊百姓以厲軍人之志夫舉事在密時至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

此皋矣續從之乃殺吳良者數輩延經略王庶襲閒者世輔往應襲世輔遮閒完中得十七人皆殺之餘悉捨其是庶大奇之補充隊將令人陌延安授承奇父子官承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讓令世輔帥馬軍赴泉京承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啟以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

必當下馬步[illegible]新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軌尚至喪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慶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終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

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張
慶元求以萬騎號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圓場間世
輔戒吳俊徙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术歸朝俊還
世輔駐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术授世輔知同州
世輔至鄜省父承亨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
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出商虢歸朝第
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面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
土成等持書田劄至吳報歸朝事仝撒離喝來同州
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無後期不得渡與
追騎屢戰皆提世輔獨立馬圓場間世輔戒吳俊徙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术歸朝已有赦書世輔
經濟類編卷六十五　十八　歸附

乃還夏王大帀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枏武臣啄
部爲陝西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
總管范恒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
取赦文觀之圓與官屬刻肌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
騎往見王樞啄訛論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
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啄訛不從曰初經略乞
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如世輔知勢不可
乃出刀斫啄訛不及擒王樞縛之臾人以鐵鎖子軍
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擊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
殺數踐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
得一人予馬一匹前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
宮其父母弟妹者置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
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
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樓煩于長安紹承詔
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及家屬二百口皆
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商虢不即
晉祖逖鎮雍州數遣軍要戰石勒勒屯戍漸歷候騎
常獲洛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德率鄉里五百
家降逖後又遣精騎萬人鈔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
歸附者甚多勒遣圉士宵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

約降十七則

陳餘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攻擊遬趙使和解之示以福蓮受趙使擅攻擊之示以禍蓮受趙使擅攻擊人下士雖跡交戰皆恩禮之黃河以南盡爲許土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及在朝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約之明其未附諸侯畔秦秦必悉精兵先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召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王戍戴胡中有異謀輒容以間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各報其怨而攻其讎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矣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秦失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七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欲降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一迹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矛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矛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性

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趙燕趙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邑門皆矣燕趙城可毋戰而平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百金侯印通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怨百姓諸侯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燕陽之事僕不能死以全節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胡人不忘代鳥不忘南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隴置將高崚據高平耿奔等攻太原將自征之寇恂時從軍謀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艱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浐峻猶不下帝議還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聚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奔等五營擊之恂表曰陛下至峻還軍師望南文出烏氏不利帝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兩進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還其副歸告峻口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欲固守峻惶恐自

日閒城門啓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都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降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服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順帝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梁冀乃諷尚書以張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

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違命貪殘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閒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合至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計正從邪非宜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自棄負罪深重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蒙更生之恩願效死命綱乃開以天地施生之大日月照臨之明曉以禍福之利部衆數千人皆降其餘亾走入海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賜酒爲陳國家興滅之道部衆感悅皆稽顙曰願從明府唯所指麾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編在郡一年徵拜尚書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姓名紛相託附綱悉不答及去民追思之爲立生祠

晉石勒新妖李弇等聚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青徐勒自破弇等各遣使詣降孔坦時在軍門華夷道路南北迴遑瞻河企宋無慢侵淫數旬陽九大禍開國蔑以加茲重構國家凶釁相尋百六之厄隆而神州振蕩遘氓波散奔命我狄之手踐踏之足臨路對狼之穴朝廷每以天地施生之大日月照臨之明曉以禍福之利部衆數千人皆降其餘亾走入海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賜酒爲陳國家興滅之道部衆感悅皆稽顙曰願從明府唯所指麾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編在郡一年徵拜尚書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姓名紛相託附綱悉不答及去民追思之爲立生祠

欣豫悰若在已何知幾之先燮介石之易悟哉引領
來儀蛭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
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爰異類雖遁偽寵將亦何賴
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奠之能不愾慨哉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城反族歸正之秋尚氣建功之日也若將
軍脅於威勢偽國前驅雖實融之保西河縣布之去項羽
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
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辜人
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
經濟類編卷六十五　二十六　劉時
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鼓噪爭先鋒鏑交玉石同
碎誠復後悔何冤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
敏誠爲行李之玉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
銜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
人皆懷恨

謝玄以殷仲堪爲荊州刺史甚厚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
胡公之後中原子女鬻于江東者不可勝數當因星
離未安經年怨毒之氣感傷和理誠衰亂之常足以
變成災非王澤所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
恢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嘆息
願飾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

彼皆英雄伯王之徒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閭王者而能至於管仲相齊雍蔀侯漢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屬之舊郎今君戰敗則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唯君圖之幸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笑略足以經綸江表時雄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樊說遣使與玄符北齊司馬消難以齊王暠虎滋甚陰為自全之計陽

意撫循所部上當王渙之亾也鄴中大擾凝其赴救皇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與錢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王遣柱國達奚武太將軍楊忠帥騎士迎消難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是若欲還忠曰有進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俱絕但開擊斫武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開門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二十騎為殿至洛南皆跋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左右曰今在吾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

梁武帝時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上谷公貶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閭王者而能至於管仲相齊雍蔀侯漢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屬之舊郎今君戰敗則倾宗陽北荆北楊等十二州內附悖背約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是所有何愁不富貴而反欲以孤城燕趙武帝召群臣廷議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必啓邊釁非宜武帝曰雖然得景則宋北可清機會難得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武帝意對

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德義會未違其心今戾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大故人誰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臣愚見願陛下無疑武帝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等皆以前此謂人曰飛梁尚在此矣　梁將侯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皆勸自硤石濟歸壽陽景大潰與腹心數騎降於邵陵景收餘衆來追至洛口景敗未得濟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慼以為盡

元帝還武牒曰逆矣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吾
儀同三司千子悅馳以敗聞武帝即以景為南豫州
牧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矣景以渦陽敗績
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愆復收容納臣聞凶人之性
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
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還背晉以構妖釁者
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
庾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泰台司任居
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遂乃復
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

不逆細流正欲比為國隆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
效臣竊惟庾景必非歲杲之臣無鄉國如脫蛇
背君親如遺介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
迹昭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
囊將次有城鄧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泰
為亡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武帝數息其忠然不能
用

乃遣省事見庾信請奈啓於武帝武帝得啓與朝臣
議之右衛將軍柳霞等皆曰靜寇息
民和實納信且觀變詳度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
設間故命貞陽侯還之歟今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
搆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異等固執宜和武帝亦
厭用兵乃從異議信還貞陽侯景竊訪知之攝
問具服乃陳啓於武帝曰高氏心懷鴟毒怒盈北土
人願天從默身頻起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
一勝者蓋天海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
心無疾又何急急泰啓求和豈不以泰兵扼其喉咽

騎迫其背故廿離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何惜高澄一旦以棄信兆之心使其假命強
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
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
心同往事武帝遣使事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
已深仰憑威靈期年餘月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
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宜勝重威武帝報之曰朕與
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負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
使求和誠亦更思假武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
又啓曰臣今蒙龍聚林馬潛戈指日計期冀得追

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王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前恐微臣之牙不免高氏之手武帝文報曰朕爲萬乘之主名可失信于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許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武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衆之不祥且百戰之餘軍情皆從之復背日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海心腸王偉說敗之將士使之力耳武帝從之復背日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海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地總長江水深大軍亦妖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囑蜀城居民悉有募爲軍士輸貨市估及田租

百嬪子女悉以配將士景表疏稍稍慢又聞徐陵等使還談論甚相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廣得罪於武帝帝是彌恨陰袞於士備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欲於大王屬當備武中被廢黜四國以景觀之計日稱臣大王屬當備武中被廢黜四海素業歸心大王景雖不破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荅生正德大喜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作之爲其因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於是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武帝以邊事

勅勒九姓酋長闕其來降擢朝議亦恐其爲磧北之
患乃遣李世勣喬之上自送出靈州詔撫太子當從行
少府事張行成以爲不若使之留國按撫百寮明習
庶政上然之李世勣至營州山地摩支降道宗兵
既渡傾薛延陀拒戰道宗擊破之諸俟斤勅勒諸
部其酋長皆喜請入朝賀乎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
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以戚聊命
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勅勒百餘萬戶
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長前聞宜備禮冊命天上爲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勅勒子靈

國良本湖南牙將從容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成
其國而以求罪加之國良謂曰我與將軍
之不克及曹王皐爲觀察使京杲倶爲京杲所構我以爲罪加兵刃于
將軍寧將軍遇我不降後無及國良疑未決皐乃
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大呼曰我曹工也來受
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皐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
守之具散其衆復還舊營部校或謂皐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四邊更無虞於南路

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賊勝得地則利歸魏博
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
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至
是回紇進千將三千人至國州滔因說之欲與俱取
東都貿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
更興況王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
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今又西倚其兄北引回
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
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平祿犯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
宜爲滔所誑誘故踈跌至此若圍宜備禮告諭仍須示
之不克及曹王皐爲觀察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成
其國而以求罪加之國良謂曰我與將軍

不能臣皇能臣此田令兒子容與抱真及馬燧相結
約爲兄弟
德宗時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我唐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
前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與守
二十年後兩國長成竊開蠭門引兵夜入遂爲邑不
覺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四邊更無虞於南路

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悉攻數年雖揄詞荐熟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孰臣信令空擘來歸始受其降而繼衆攝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額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苟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臣執送悉恒謀等今彼兵衆我寡以寡擊衆理固不侔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救伏惟陛下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發濟頻編卷六十五　三十六　約降
體備三木輿於竹叢及將就路寃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吏爲蕃帥懇詔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之乃褫其襲衣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吏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褒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恒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息假道以滅虞卒以取虢晉文侵曹伐衛以解宋圍孫臏殺龐涓而救趙樂毅破齊七十餘城而報燕此皆兵家之勝算也豈以詐與不詐爲戰乎苟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邀殺使故人殺叛者而納守備是時唐

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詐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恒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猶利而忘義猶鄙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當攘之可以富家以是觀吾牛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蕃之可以富國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僖宗時蔡盆阡能黨愈熾校滿入罷州境陳敬瑄以經濟頻編卷六十五　三十七　約降
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黨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有此事雖時吏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褒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恒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息假道以滅虞卒以取虢晉文侵曹伐衛以解宋圍孫臏殺龐涓而救趙樂毅破齊七十餘城而報燕此皆兵家之勝算也豈以詐與不詐爲戰乎苟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邀殺使故人殺叛者而納守備是時唐

橫及百姓也遂遣之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潭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仁厚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欲發爭出降潭擊狼狽踰壘走其衆潰乾以詰仁厚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姦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潭擊旗倒擊之斫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潭擊已生擒道經濟類編卷六十五　三十八　約降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王不聽一日彬忽悔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戮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門列陳脅盟泪約同死壯褒然泪實無死志至是喬領入白江南王曰今日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

醴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容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倭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室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全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撓撓焉凡諸侯難之水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益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忘教而重歛大其私賂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徙還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益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鄰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因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曾恥又以遠人實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重晉國因有大恥與其若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益姑以法義爲讎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尅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忘教而重歛大其私財三卻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

邦獨遂叙諸翼葵公〈翼東門之外以東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先君悼公之睦諸侯皆畔則晉可爲也雖有諸侯故楹楹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鄭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予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起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鄢陵之役大夫欲伐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

范文子謂其宗祀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祀爲我所死先難爲免七年良范文子卒冬難作如於三郤卒於公

趙衰子使新穀穆子伐翟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衰之有餘請益地爲施先成者飲酒且欲乃左手持巵右手盪施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休兵欲攻齊齊畏公其公以是爲名亦

忌矣官之上非可忌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
死爵且後歸猶爲蔡昭侯是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田單爲齊上將軍與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
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
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循其後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
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笑之
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于梧丘于是
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
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箕
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亾矣魂魄喪矣歸何鄉

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
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
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
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呂氏春秋大篇　賢主愈懼愈恐凡大者小
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
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亦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
於安思危於逮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
履薄冰以言懼事也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

太息流涕令問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殷之所以興
問焉之所以興
欲問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開關而不征以力開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之墓論箕子之囚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應士施政去賦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商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偃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武王勝殷得二處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處對曰吾國有妖者見是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處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遂席再拜之此事實虞也貴其言也遂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謂之棄子方食捧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誡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之間而不可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害或患之所以為患之不可恃也今王恃楚之

而信春甲君之言以是寡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甲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君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君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崔琰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蹙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或謂秦王曰臣爲惑王之輕舉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主約而不忿故能從弱令王廣德魏魏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昔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曙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夫差制韓魏之兵騙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疚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使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南周之鼎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濱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則韓氏鍊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鍊魏氏鍊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皆必爲天下笑矣

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狂於濮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罹若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勒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余之罪也皆免之

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者三百

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詐心其言不誠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禮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騙兵二則佾

縱敵四則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于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以吳大宰嚭以行成于將盟之仇貝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

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
澆使季杼誘殺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
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與物與我同壞
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
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
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
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
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令吾處若越既臣吾又何求若其不
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
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智
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
之蓋成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遙樂
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
日以潰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
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爲疚弗救

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
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
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
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
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
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
齊申胥進諫曰昔夫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
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合其憖恤其衆庶其民殷衆
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以多甲兵壁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
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今
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諸疾疥癬也豈
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貪有吳土王益
亦儉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
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闢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
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
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
王於乾谿諸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
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
飽其殷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墳而去之王覺而

無足也乃創創將入棘閧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
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
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飲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
能民於姑蘇天奪吾食越都蒋餓今王將狠天而伐
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先將
百群皆奔于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
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
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
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口寡人師不脩吳國之役
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圉子與其衆

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大若不知有吳則何以使下
國勝　吳王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夫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壞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
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語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
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
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
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晉厲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梁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就以我爲虞對曰
夫狄焉恩啓封疆以利社稷者自開闢有虞於今大
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一月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梁丘梁丘城惡諸侯潰舟莒戊申
楚入梁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不虞晉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淩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諺曰蚊有緜麻無棄菅蒯
雖有嫉妒無棄焦冥死白君子莫不代厲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
楚靈王即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宋曰晉楚之
皋鄰假寵以靖於諸侯寡人侈傲天其或者欲

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二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特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彊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若何處難齊有仲孫之難而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邶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邶無難狄亦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賓周是以興夫曾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慝於下薳氏亡公子棄疾作亂處王亡逃奔死於野故曰晉不須一戰而楚人自亡司馬喪之謀也

文侯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兵千人直指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郭駿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上鎮戍相次格鬥武帝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傅岐岐請以一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乃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乃以臨賀王正德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蓧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

隋軍臨江陳後主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樓艦相接旗幡蔽江鼓角聲聞數百里羅睺廉問知之謂諸將曰彼若從流而下我則難為備今逆流而上我則不得不戰彼若以輕舟數千艘銜枚而下遣王濬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羅睺曰彼乘風而來勢不可當我但堅守此灘彼船必過不如以夜掩之素親押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王長褒引步卒自南岸擊鼓吶喊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擊之船敗走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

晉懷曰清河公即江神也盛江濱鎮戍聞隔軍將至初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公益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聞諜騶至長城公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衆我寡何憂不勝乃命諸將為備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長城公以為然故不為采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柴紹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選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大潰

唐昭宗時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并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弒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葬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稅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

圻父獻子曰儆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衆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眾無鳩乎

五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昏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猶寇讎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上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君蔡伯使薛馬曰寡人門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使羣臣仟詘薛來稽首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仆
於庭滿而畀以二竹筒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使
之賦無衣九
卒師乃出
秦帝然之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桓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
簡書齊人救邢以下邢鄰二則在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攻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
救晉不救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
君不如脫救之以徼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
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計焉無
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鄰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
伯曰其君是忌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勢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仆
煌泗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
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
塞帝然之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桓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
簡書齊人救邢以下邢鄰二則在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攻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
救晉不救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
君不如脫救之以徼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
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計焉無
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鄰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
伯曰其君是忌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秦人入滑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
犒從者不腆敝邑牽竭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客館則
東載厲兵秣馬矣使[illegible]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
邑唯是脯資餼牢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
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
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遂還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衛文子　新編三百製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諸侯維舟梁大夫方
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焉視之視則
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吾道而厚賄
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不與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知伯聞之乃止

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頗使　南文子曰太
子頗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
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道之曰卑遇五乘慎勿
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智伯欲襲衛故遣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
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
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智氏無方之德無功之賞禍之
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
梁津而擬還智伯聞衛兵有境上乃還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衣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君衣之以朝簡子大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
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衣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圃聚
欲襲衛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
既已知之矣乃輟圃衛也　南文子曰太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
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猶時亂今
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
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
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
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大戎outside不然上含厚德
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不知所以治此亦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
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
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
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
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由余而觀其地形與其兵勢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
而後入之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
數使人聞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待之
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兼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善不祭不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
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未知頓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閭人是也無勢位威權之勢而有稍
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
者農夫是也解深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
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
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戚不接於山東而接
於卅臣竊爲大王不取秦王曰善乃罷六戚之行腹主賽臣萬
與處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大王之
余而遊聽之韓魏入其地絕其餉道於秦即韓魏從而
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秦即韓魏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奉養楚王則王雖有萬金弗
得私也亦危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

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亦入朝見
惠王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其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之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
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歸不割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割地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八 反閒
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譬之狗卧者卧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輒起相吠
者何明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子之五千金
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明郵郵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
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今盡者功多矣今人復載
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士
士大相與鬬矣 六國將連雄力士如鬬狗所以虎
狼秦張儀昭之其口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絕齊使者至而後聽之今
無有曰無昭滑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滑復與鄢郢漢中昭雎歸
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子曰其實楚王不察於
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軫而別不聽魏求相甘茂而
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利秦也今楚齊兵之強
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
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九 反閒
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秦也欲爲攻於
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
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
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
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
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
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相聚一counter出奇不意此乃智伯夫差
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無所不過七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泰王從其計
鄭桓公將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誅其名
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譬之因爲設
壇于門外而埋之歃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
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楚急攻絶漢甬道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
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
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
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

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能修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
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之太守太守其幼之新誌曰人有亡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職王與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
曰吾始以諸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
代新誌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謂趙王曰韓不能守
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
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以惡草具進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爭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
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君王自爲之願
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
侯攻秦韓於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日者秦楚戰於鼇田韓出銃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
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
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defaced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
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誌曰人有亡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職王與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
曰吾始以諸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
代新誌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謂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以與秦而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攻
市之邑七十願以給之於王性王孰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而告之曰秦攻上黨上黨以與秦其吏民不
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使者以與寡人何如
趙豹對曰聖人甚利之利王曰人悞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
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今嚴政行不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可與戰王自圍之王大怒曰大用百萬之衆攻戰踰
年屠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歸不能守上黨
令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南之邑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
踰年未見一城今吾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
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
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
令諸吏皆食爵一級民能相聚者加家六金萬壽無
滿而免曰是吾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致一以
與人不義一也一內之秦不願主命不義二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

辱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非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卓轂擊馳百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以故富世之君矣於是乃廢文士並飭諸侯亂強備既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

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論皆欲

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粮未頻一兵未戰一士未絕
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賀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
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
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
用轉轂連騎炫耀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
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搏
衡橫通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
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侧耳而聽嫂蛇行匍伏
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

季子位尊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
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方欲西說秦惠王先遊燕乃東之趙趙肅侯令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妬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
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
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
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寇難秦趙
相弊而燕獨全其閒莫若安民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脅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脅秦攻
解逸燕君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臣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貢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貢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

自操兵權衡取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東則必舉兵而鄉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必戰於邯鄲之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山東之建國莫弱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

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之夫之分舜無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事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捨於衆人之言而以窅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

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故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大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嚇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羣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刻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以絕其糧道趙涉河漳指燕常山之北秦攻

韓親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宜陽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韓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亦涉勃海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趙軍河外齊涉清河燕間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寡秦則秦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顧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二十一　總裁

繡千純以約諸侯走韓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上黨西有宜陽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頼黃棘無晉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廬之數曾無所容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輧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

趙有意西面而事秦藺相如適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趙使臣藺相如臣竊爲大王鄙之臣聞趙王句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二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今其士卒豈誠能倍哉成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奮頭二十萬厲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趙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以大王之賢與秦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舉必割地以効質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先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以乘劉地願大王孰察之扁鵲曰臠不絕臠奈何竈君竈神也臠誠絕竈不復生臠誠不絕竈不復生臠竈誠絕臠不復生今趙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竊觀趙國舉兵而西面事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歸趙之所以重與秦臣竊爲大王之且夫舉必割地以効質所以重與秦者爲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

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人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軨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襲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客之教以國從乃西南說

黔中巫郡東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人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以欲伐諸侯者則楚為大王弃其霸則秦弱秦強則楚必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

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

隨之強也秦因甲兵之威以臨天下孰敢不從而出銳師以戍韓則魏絕上黨而南北不通燕出銳師以戍雲中則趙三分而不敢動秦下甲兵以攻衛則魏無所救約可破也魏破則卷酸棗劫衍則燕趙不敢不聽燕趙不聽則衛必亡亡衛則魏之東地絕矣秦攻趙則韓上黨不通軍於成皋則趙之銳卒不下太行燕出銳師以守雲中則秦之輕騎必不出於代上矣秦下甲兵以攻燕則趙守其西南則燕之南地不通秦舉兵而攻齊則韓魏必出兵以隨之清河博關則齊之西地不得有也秦王之欲已得則必舉兵而伐齊王之國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為大王計莫如安群臣使無相攻伐修兵革習戰陣以備秦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趙兵必不東守鄗代則趙不南救韓守成皋滎陽則秦不敢東出函谷以害山東秦舉甲而攻韓則魏救上黨守城皋則趙軍於河外魏韓堅守秦軍必不敢踰韓魏以圖趙秦倘欲攻趙踰韓魏而傷其城則秦兵必罷矣以逸待罷以飽待飢此必勝之道也

秦蘇秦恐諸侯之變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妻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侯與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賀而慶仰而弔曰聞饑人所以甘餓而不食烏喙者隨之速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千城而長

燕爲爲行而强秦敝其以招天下之精兵是全
喙之類也齊王恢然其言以告趙奢奢曰無則秦何蘇秦曰臣聞
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
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秦仇讎而得
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鉤今天下莫敢不
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王曰善於是適歸燕之十城

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
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
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
至梁二百餘里車騎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
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
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
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
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
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
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
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

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
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道絶從道絶
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此臣所爲大王患也
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
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
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
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輕而易北不能堅
戰悉梁之兵南向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秦強魏必入朝秦魏交而趙孤不待痛而服矣故天下之遊談士莫

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
不日夜搰捥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
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
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
賜帷幄之辯令張儀反國趙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
故儀復相秦東開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輕樂

死主明以羈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
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有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
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
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
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
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
成皐韓必入臣秦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
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待兵加而後憂之術也臣聞之兵
利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

虛辭高王之節以其客卒有秦彊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兵
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五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
五十人與二月之食一舫三百餘甲
數將多然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
關急則從境以東盡發甲卒郎非王之有秦
舉甲出武關南面而攻楚之攻楚也危
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
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
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
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
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楚
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
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兵大王悉
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宋而東指則泗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
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
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
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則以秦女爲
大王妻秦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
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不可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

弗恐殺之又聽甘
美列也後而倍之
楚因遂之韓築韓
救而秦民之食大
糧地不過九百里
過三十萬而厮役
卒不過二十萬而
馬之良戎兵之衆
數山東之士被甲
經濟類編卷六十
敵左挈人頭右挾
之與怯夫以重刀
鳥獲之士以攻不
卵之上必無全矣
人之甘言好辭比
彊衛天下夫不顧
人主無過此者大
上黨必聚成皐滎
白起之所成皐絕
而順楚疆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
秦之所欲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
救而秦民之食大戟士數倍於秦一歲不收民不厭耕
糧地不過九百里無一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
過三十萬而厮役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
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虎賁之士跿跼科頭貫胸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
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
數山東之士被甲冠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三十　纵橫
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
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
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衛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詐誤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甲據宜陽韓之
上黨必聚成皐滎陽則鴻溝之富桑林之苑非王之
有也白起之所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三十一　纵橫
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

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吾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偏梁獨爲東藩之臣齊威宣之絕也趙之石交也夫斷石而交與人同失其所與孰計之此兩者相去遠矣今秦有虎狼之心而大王以爲交可親也是以臣爲大王之危也

臣聞之曰治其本者萬物理審其名者百事得今秦之與國莫如楚楚雖與國而不可恃者以其壤地形勢相接境壤交通也秦之與楚也猶一舉手一投足也楚之與秦也猶一脣一齒也脣亡則齒寒今楚之與秦接境壤界通道交質太子秦之所以甘楚者以其有利也今秦舉甲而攻韓魏以絕其脊嗌斷其咽喉而攻其心腹韓魏不支則秦禍及楚矣此所謂脣亡則齒寒者也

臣聞之治其本者萬物理審其名者百事得今秦之與國莫如楚楚雖與國而不可恃者以其壤地形勢相接境壤交通也秦之與楚也猶一舉手一投足也楚之與秦也猶一脣一齒也脣亡則齒寒今楚之與秦接境壤界通道交質太子秦之所以甘楚者以其有利也今秦舉甲而攻韓魏以絕其脊嗌斷其咽喉而攻其心腹韓魏不支則秦禍及楚矣此所謂脣亡則齒寒者也

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帕山之尺三
城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張儀曰無信左
右實欲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
儀有郤武王背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
惡張儀未已而魯襄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
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
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
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

解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舟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梁興師伐之梁衰王
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假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
王之託儀於秦也秦王日察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
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
以一申志於山東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
海內皆服楚韓梁北向而無燕趙齊無所出其計
矣復不為楚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兵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
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
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
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楚王內羅周而外伐與國廣鄢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罷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依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趙韓
梁六國之遇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
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出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

秦而憂相罷弱而兩跡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
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
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不道者今秦之伐不道
天下不然必欲反之王必死虜今韓梁之民必死虜今韓梁之
山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秦親而韓梁疏也齊遠
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
將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內皆西面孤楚韓梁北向而無燕趙齊無所出其計
矣復不為楚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兵

師以成梁絕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德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王徹語果以兵合三晉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天下散而爭王門臣已爲足下見秦陽君矣臣謂秦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最宋魏幷燕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魏幷燕則陰不可得已矣君

秦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朱燕趙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月魏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雖飛璽韓氏大安東免齊王必無名禁環也使臣守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使約五國復堅而擯之令韓魏與齊相支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是出兵與國之大亂也齊秦並復合也必有急重者矣使齊重者非趙之利也而與秦爭戰也是不知料也

說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外韓珉復合衍交兩王王貴韓倪之背楚趨前行實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趙不行實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來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存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門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燥矣因煩於齊非趙之利也而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國破則屬而兵東分於齊秦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秦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是不知料也兒函合因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行一矣天下爭秦秦爲我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傾誅暴之君必起中山與燕

爲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於六矣故曰
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秦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
收齊魏以成其陰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仁義德行有利焉不
顧親戚兄弟若禽獸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
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殺死穰侯逐也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
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
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
弱主內有大亂外突強魏之兵下以爲不破
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通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也
今負強秦之親已下以攻弱韓亡之後必用兵事矣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
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大梁河絕韓之上當南攻
強趙則是役門與之事也秦必不務也若道河內
無周韓以闉之去大梁百里禍必在此矣異日者從
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

年秦拔之以講韓如亡韓則非聽役質於趙而請爲
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
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故有懷地邢丘之城蒗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
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
欲許之又矣然而秦之無陽與舞陽高陵鄢聽
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統舞陽之北以
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
哉且夫憍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經濟類編卷六十六
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
餘有河山以闉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橫軍以至于今
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
伐麋鹿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于國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
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
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鄭地無河山以闉之
無周韓以闉之去大梁百里禍必若此矣異日者從
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
年秦拔之以講韓如亡韓弗聽役質於趙而請爲

天下爲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
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
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
受楚趙之約而決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
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
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
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
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必不敢反魏韓是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
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郤而聽秦入朝爲臣之

日不又
魏請與趙爲從趙王問於樓卿曰魏過王曰寡人固
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
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
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
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福而王以大國辭其福故曰
王過魏亦過窃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從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有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
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
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薦
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
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
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
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
而言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illegible]也王之命悬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隔淸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者[illegible]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
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蓋而王
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狗馬之血來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爲上客

戰國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
之所明知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
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
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趙臣所爲山東之憂
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
其宛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
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
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有可急者秦
之欲伐韓梁東闢於周室甚惟篡弑之名南攻楚者
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

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
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矣秦之
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
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矣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
食矣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
韓許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埀馬兎而西走秦
迎之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彊有楚韓之
用二不待伐割埀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
去於甲趙矣以彊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創必深
[illegible]秦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急爲者及

楚王之未入也 [illegible]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
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
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兒三晉之大合而
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
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今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
韓梁之西邊秦兒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
地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之聽也夫因詘爲信棄讎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畢畢之化唯大

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生不足以
載大名無所危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
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嗌口利機上干主心下
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
重於丘山
或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
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主
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
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
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
[illegible]爲之并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

會聶政陽堅刺相韓君許異陘列侯而殖之立以
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
列侯爲君而等異終身相焉韓氏之尊許異也猶
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
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
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
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今日尊襄王也今日
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
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
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

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管仲以霸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
將有帝王之器而以周室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
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必上則我必
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亦無他也今強國
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
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
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所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
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

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
公適兩東之則韓必誅矣若措隨魏以善秦是爲魏
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
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與安成君爲秦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
魏之和成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
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
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樛右欬而爲公責德於
秦魏之王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
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
者也秦怒於不得韓必欲善韓以窒魏魏不聽秦必

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
公不和則兩國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
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所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
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
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
天下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又

與天下結怨讎難而兵不決禍息七民以待其盛亡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俊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櫟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秦而周善於秦之重於韓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而是其於身大利也

明 北海馮琦 纂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十二

游說 一則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辨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憯懣以送之實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道說之要

調能貴其所貴得曰惟君子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心之所善其言神而珍曰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遷武敬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懌

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劇通陳其論
夫辭者乃所以導君事君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
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人明于事情
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
子胥盡忠極諫扶曰而專太宰嚭公孫雒合荷容
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姑胥
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
經濟類編卷六十七　二
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扶曰剖心之禍欲合
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其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張子石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張之遂行至齊
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
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王
盍舍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强吳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
不窮約智者不失時士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
示諸侯以仁故魯伐齊威加晉internal諸侯必相率而朝
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靖果見越王令出兵以
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
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
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晉說吳王以
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之威加晉國必相率而
朝吳霸業成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猶也有報
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二者舉
事之大患勾踐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
困於會稽痛入於骨徹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
暴君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
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
私是殘国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
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

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鈍於晉而王制其
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遣子貢金百鎰劍一
良矛一千頁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聞王將誅無道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國棲於會稽國爲虜大王之賜
使獨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
日越使大夫種頓首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
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大王將興大
義誅彊救弱圖暴禽而撫周室諸侯之通也有救
千人孤請自稱甲執銳以先受矢石困越踐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鉞之利也有報
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吳人伐齊可
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
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助吳王

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而加越王
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
以勝敵今夫齊與吳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其待之
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還兵臨晉時北見晉君令其攻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
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
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
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薛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大
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大子郢中立王
然則是我挾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薛子曰不然
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

大子不然吾將與二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
也薛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今楚王亟入下東國可
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大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大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薛子於薛
公可以爲薛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薛
子可以使薛子自解於薛公薛子謂薛公曰臣聞謀
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大子者以
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
君挾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
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

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
也今勸大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
疑之辞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
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大子者蘇子也
奉王而代立楚大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
子也忠王而走大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
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
善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
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

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固棄天下士而不
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
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會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
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
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
下之明主也王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

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
論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
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
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越也
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揣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
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恩念報齊身自削甲札
妻自紉甲絆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
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
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且惠國敝力不足

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
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猶雞則不能有所附則
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韓魏則秦重中附韓魏則
韓魏重且勾所附之國重此必得使王重矣今夫齊王
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楚兵破北舉淮北數
民勞悴士罷敝北與燕戰再興再罷二將而又以其
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智之欲有餘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兵戰
則民勞久相則衆敝王曰吾甚有海濟渭河河以

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且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哉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而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好敵不可拒下自治其外臣自報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以有根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根宋事秦者何也是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鄧隘荀利於楚寡人如白有之穰侯與周合於秦因以襄鄧隘爲楚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

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與於穰侯公子延固犀首攻趙兵傷於鄴石湫敗於馬陵之下而魏氏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集矢王乃待天下之攻田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委於魏已得與於趙則趙不爲用矣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蓋縣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聚安邑冀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南陽封趙兼包兩周乘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
禍二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燕代復重
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
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
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毒死名顯諸侯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破宋殘楚淮北肥大讐強而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
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宿取信於齊也而齊
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
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
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
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衛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所之是益二齊也夫
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
成功者也齊人嗇敗秦也而貴十倍越王句踐棲於
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
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
如遠齊而親秦而厚結之秦之所以信齊者以其有
得於韓魏也今王何不使信人出使韓魏以固其所
得於秦而以其閒得之齊以深絕秦齊之交秦齊之
交絕則秦攻必深矣韓魏之事秦也以其有齊也
秦之攻韓魏也以其無齊也秦齊之交絕則韓魏
之事秦也必堅矣秦攻韓魏而不能取則兵必罷
秦兵罷而不能取則秦王必怒於應侯應侯之
所以事王者窮矣秦王之怒應侯也必以其間
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秦之業成矣秦曰
必欲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楚之淮北燕趙之所
欲也以除宿取信於齊也故曰燕趙之所同利也莫
得所利名得所利則燕趙之事王孰大焉今王
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齊霸成矣則王孰
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燕趙名卑而國危
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計之必如刺心則
王何不務使智士以名卑而實危之事秦王之
志在於上交也伐齊正利也齊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言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死而燕
氏去燕燕欲報讎執於齊拜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
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
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爲韓說秦王曰
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恩韓
之難知一從一橫此甚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
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
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
秦韓之交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
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
秦之合者何也則貪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
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論以決事秦王曰善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
合也欲講於齊謂齊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
與宋之強者大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
也請爲王無合楚之伐宋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

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
譬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
期於時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觀為王患秦必且用
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
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而秦攻燕之交王又且收燕
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
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以臣揆之秦已成交王計太上
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聲也秦
齊合固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羸重
魏魏冉明兵故有詞足下偽秦者不敢攻也天下

可令伐秦則陰勉而弟敢固也見天下之衆秦也則
先富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動於與
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爲上交以
自重也如是人者富王以爲資者也而爲能免國於
患乎國於患者必窮三面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
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
秦使秦皆無百怒百利惟已之留安無令天下離之
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
無願足下之爲臣之計也燕齊兄弟之交
也請爲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若欲於宋貴帝於宋宋之伐

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
燕齊伐秦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
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
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
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
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
和矣蘇修朱畀能百陰在邯鄲臣又說薛王而往敗之
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
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
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處前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
亡之地非完事也雖爲王前事而悔過其行奠其
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
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
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
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
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六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
特六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城以奉祭祀
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

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二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壁猶以千鈞之聲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賞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熠則秦反受兵兩也是晉楚以秦伐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蓋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維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

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爭照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不信照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照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始不信照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閼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散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禋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矣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闔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昔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尊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

下之驚覺故徵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容韓臣竊觀其圖之也義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監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那屬而壤望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則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二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

經濟類編卷六十七

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貫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壞地者之盤孟嘗之謀存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二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邪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築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

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蔡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入朝天下數年矣孟嘗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都擅而與之捐也故攻齊之於陶也若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乎勢失賢不肖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桀湯武貴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入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

繹濟類編卷六十七

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諺曰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不亡越故霸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皆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泰卒有他事而從齊齊泰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資以臨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大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秦復定上黨郡秦分置二上黨攻牢按之司馬

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
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
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
者七十餘城南定鄧鄙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
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
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
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
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
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
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

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
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
應侯有隙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者安人衆者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皆若
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强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
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衛
天下要衝山東之春也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
牧新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君之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罷臣見秦之必
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
天下有變伐邯鄲者莫不從行魏伐邯鄲因退

先以爲武教其必不捷國必大虧秦南攻鄧
郢郢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禄之
屬怨於趙卞急約五國以
成皐而陰端於秦又欲與
爲魏王不說之秦人謂秦
二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
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
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
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
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
以事趙之半收天下有
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
之南用兵於二千里之外
半安矣石也得二郡割河

秦攻魏許不歲三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
下齊爲勝甘長士選卒亦嬰而甚以磨後
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矣然乃退師
秦令王又按故辟公以
爲相善與徐以爲上交尊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
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
薛夫子勞憂文無以復得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
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
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荊周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顯
蹙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於秦秦與甚勢言其
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
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
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
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甘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
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
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
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
不肯汝烏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

重固其理而秦人獨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趙下蔡閼
閼顯名諸侯重獨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
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
獨時天下尤趨詐哉

呂覽順說篇　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
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
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勁以
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
也所因便也惠益見宋康成公而闕足聲逮疾言曰
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爲仁義者容將何以教

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
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
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益曰夫不敢
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
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益曰
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居四聚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
得惠益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
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
王萬乘之主誠行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和其
賢於孔墨遠矣宋王無以惠益過而出宋王謂
左右曰譬若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
猶可服況矣

韓非說疑篇　凡說之難非吾智之有以說之難也
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盡之難也凡說之道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而實厚利用見下節而
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

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
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身而顯棄其身此之不
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
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
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
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過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若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醫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從省其辭則不知而屆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枝煩而不盡慮事廣博則曰草野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與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

辭悟旨無所觸排迎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時行道交爭而不罪逼明計利言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則幾矣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主之逆鱗則必殺人人主亦有之

難言篇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因順比滑瀉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敦慤忠信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爲偝而不讓閎大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鼽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主變也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難言篇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因順比滑瀉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敦慤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敦慤忠信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爲偝而不讓閎大

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奇而無用繳計小察以具
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倉
生而諫上古而遠於時則見以爲誕捷敏辯
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於文學以質性言則見
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
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要領正未必聽也義理雖
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謗誹
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蒙而吳霸
之仲尼善說而匡圍者管夷吾賢臣而魯囚之故此
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

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
執鼎俎爲庖宰跛近侍親炙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愚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
以智說愚必不疏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
囚之鬻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吳吾東縛而
曹鶩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係子臏脚於魏吳
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宰枝解於楚公叔座
言國器反爲忮公孫鞅奔秦圍龍逢斬首桀分施丼
子穿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卑卽必子賤
西門豹不聞而死人手申安于死而東於市宰予不

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
術之士欲下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
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
處勢卑賤無黨孤特矣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
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
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
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
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
暮陳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
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

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以罪過誣者
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憯於吏誅
必死於利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若必
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
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
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
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
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
卑私門益尊夫趨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
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

而人主甚設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如不類越而不
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亡者非
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
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
臣乾柄擅國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
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之務於
齊晉欲國安存卜可得也先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
乘千乘亦然人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
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也人主
之左右不必皆道人主於人有所賢而聽之因與左

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
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蓋而人主之論明矣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稱譽干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忠廉而更
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事左右不
人主之左右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譖
辯之功息而毀誣之口塞矣人臣之所以事其君
潔之行與於義則修智之事與於功則修法術之
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察而聽左右之言則無能之士在

患大臣太重干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
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
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
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
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
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
藩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謟主便私也故當
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籠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
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
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是當

拳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刻者也
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
黨一口惑主敗法以亂上民使國家危制主上勞辱
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
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存韓篇　韓事秦二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席
蓐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恣懸於天下功歸於
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大臣竊開貴臣
之計單兵將伐韓夫趙氏棄士卒養從徒欲救天下

之兵明秦不弱則前伐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
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
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
吝上下相與同憂又矣修守備戒強敵存蓄積築城
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
輕於天下天下懼我兵矣是叛趙而親魏趙應之趙據齊以
爲原如此則以韓強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

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退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
韓弗能拔則附銳之存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
攻則合蓄若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
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笑陛下雖以
金石相解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
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
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韓不足爲也二國
事畢則韓可以移其兵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
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
以秦與趙敵衝加以利今又背強而來有以堅荊魏
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稱病不行者所以定事也不
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存亡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
矣夫一動而使諸侯有意

我之心至始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願
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不可悔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之未可舉下臣李斯臣斯
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處廣
則核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走則發矣夫韓雖
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舉韓不可信
也秦與趙爲讎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
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
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秦趙則
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
秦必復見嶠窒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
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非詐謀以鉤利於秦而以
韓利閒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
也臣視非之今以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
之辭而聽其盜心因不察事情今以臣趣議秦發
兵而來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
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其身而勿遣稱
召其計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
象武發東鄙之卒閱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
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檎強齊以

田榮叛楚項王往擊榮榮兵九江王黥布稱病
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淮之陰以召布又稱病不
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前讓召布布愈恐不
敢往項王方北憂魯趙而愈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
多希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二年漢王擊楚大戰
彭城不利遁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

計天下事高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就
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衆
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遂與二十人
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
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
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
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參質之論何曰漢王使
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籍惟大王留意楚何視也淮南王
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

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君強以以瓦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上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發四千人以助楚大北而還此率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提空名以制楚而欲厚用其民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視其孰勝夫託國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制楚而欲厚用其民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王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宜悉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視其孰勝夫託國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制楚而欲厚用其民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王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視其孰勝夫託國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制楚而欲厚用其民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王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

不能授攻城得賂和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士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故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擒三十二城此用九之兵也非獨三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足下已採放舍之棄成安之計背水之陳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乃聽鄜生罷左丞相下兵守戰備與鄜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鄜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遂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開漢兵

至以爲鄜生賣己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鄜生曰egin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鄜生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使召韓信信引兵東擊走龍且項王恐使盱人武涉往說齊王信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一)破已功成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人

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何以得須臾全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命懸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亡自亡則次及足下是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通和參分天下王之今正是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蒯徹曰臣竊項王宮不過邸中位不過執戟之郎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無以項王

以相人說韓信曰作臣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決事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於決事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心閒信曰左右去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力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傑鼎沸秦失其政海內無主各自爲戰山東之士虎爭龍戰逐鹿中原殷流漂杵伏尸滿野楚人起彭城轉鬥

逐北至於榮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
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
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鼓戰無尺寸之功
折北不救敗榮陽傷城皁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
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計之其勢非天下之
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
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爲臣願披腹心輸肝膽
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矣以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
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
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信諸侯已
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
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上相率而朝於齊
矣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
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其厚載我以其車衣
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憂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
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欲主欲

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
衣時相與爲刎頸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
常山王背項王奔項王裂地而王之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
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
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
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
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
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
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
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
震主者身危而功益天下者不賞負
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井陘誅成安君
徇趙舉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
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
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震主之名竊危之韓信謝曰先
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

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未者不可紛
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衆之權守僨石之重者
間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閒也疑者事之害也智者
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斷敢行若百
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
之躅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
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咿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
也此言貴能行之far不貴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
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
決非所以立功名也願足下熟計之

信漢又自以爲功多語終不奪我齊遂許蒯通蒯通
說不聽已佯狂爲巫

齊王劉澤者諸劉疎遠也漢高帝時澤爲琅中以將
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
資以黃千營陵侯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
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一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
吳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
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觀偏
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具譽如列侯張卿發酒
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余皆高
地沃衍千里土地肥饒兵力精强

[illegible]復衣天下名材竹箭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比振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扞闕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兵出而掠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自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聲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

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述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爭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遣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于中野無以報恩塞咎恵生于所忽禍發于細微故不可悔時不可失公成者道之所大也是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多伯竟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于衆意安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于主身死之日負義于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嚴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韓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問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也陰英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自聖之內牛酒日勞納雄俊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終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轉流于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宿衛於中原身膏野草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者慮于細微故不可悔時不可失公

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負非於
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
之德大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
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
河東

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
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敗之機而踐遲不接幾
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

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動
若神謀不再計罷強易於折枯消堅易于湯雪旬月
之間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成德表本朝風
聲馳海內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
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屬主何以來安乎嵩
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
不忘一餐之遇而棄二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
悔毒之嘆若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于劉項將
雷權重于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殺先附振武以臨後服

微與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于前大冤
于之時流奮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黨除羣凶之首
雖僮兒可使奮袂以致力女子可使投袵以用命況
厲能羆之卒因迅風之勢乘天下已順然
後論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高
于將與推亡漢于巳墜寧與轉禍之至會風發之良時
也夫既朽不雕粟世難治若欲輔難任之朝雖朽敗
之木是猶逆敕走先迎風縱筏豈云易哉且今豎宦
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公卿以下難以
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大功難立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
臣曰非常之謀不施于有常之勢創開大功難才所
致黃巾細賊敵非秦項新結烏合且人未
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與之功以速朝夕之禍乾
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於廢猶有令
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
去

明北海馮琦 琦鑑
弟馮琰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義

邊塞類一

御夷

無終子使孟樂因魏絳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實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弋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亦以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

澆用弗滅掘阻及斟尋氏處濟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戒以悔禹之玄孫曰揚雲有夏氏之衰也其位在冥勤不易日月以逸厥德黎民懷之夏訓有之曰太康尸位以逸其兄五人須于洛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五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也不可下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不畏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惟彼陶唐有此冷德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訓有之曰

職女之由詰朝之喪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特其衆舍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
我諸戎是以來出入此三十有二年矣貴國亦是前棄勳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
豺狼以爲先君不佞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
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
師晉禦其上戎元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
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戎何以不免自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
殺志也豈敢離逞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三　御史
諸侯而莠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
不通言語不達何憂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害焉賦
曰何使我西方之人莫不東向蓋言是也而況宜子離
周室人與晉閻嘉爭田晉梁丙張趯率狄伐瞯
王使告伯舅曰我自夏以后稷駘芮岐畢
吾西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文
之昭奉以蕃屏周室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弃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弃
我諸姬入我郟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
其何有余一人叔向曰官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百文以承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宜示其後猶侯之忒不亦宜乎且王薛且子
其圖之宜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
與隰及賴侯王亦使宿簡襚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四　御史
漢時冒頓爲單于數苦北邊高帝患之問劉敬劉敬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
代立妻群母以力彊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
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
不能領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
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奩宜爲閼氏
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物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廢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
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
太子一女余何棄之匈
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
單于有所愛閼氏生少
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
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頭冒頓益其善馬騎之亡歸
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
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
射者斬之以鳴鏑自射頭曼
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

頭立斬不射善馬者皆斬之
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
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
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
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
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
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
于冒頓遂盡誅其後母
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
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
召問羣臣之上將軍樊噲曰
高帝將兵白十萬衆困於平城今
擾行匈奴中面歌且奈以事於胡陳豨等起於今創

胡以為冒頓長乃使使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
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
地莫居千餘里各分
曰匈奴所與我界隙脫
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
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
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
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
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西與漢朝故河南塞至朝那肩施遂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

疲未瘳會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渠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幸赦其故不和親間不附今以小故發大怒興師遣將欲滅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之餘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苦漢之急願發兵擊漢以故遣兵往來中國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雪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車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議和親執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書淺遺朕甚喜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治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有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喜在單于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帶一黃金胥紐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繒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和親詔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蒐斬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也間者累年匈奴連兵中外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雪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車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議和親執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書淺遺朕甚喜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治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有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喜在單于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帶一黃金胥紐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繒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和親詔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蒐斬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也間者累年匈奴連兵中外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雪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車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議和親執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書淺遺朕甚喜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治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有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喜在單于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帶一黃金胥紐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繒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
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
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之便美
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
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

亦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教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
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
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
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
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毋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飾門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
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
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若中國司久一國之政
要不煩一統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

匈奴無入寨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
無咎但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匈奴篇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
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
千石大縣也而敢蔑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其
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使以主匈奴誠能此
事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
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誠其事許改今中國
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大馬行動勢

然也將必以何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
一國列處之塞外白龍西延長至遼東各有分地以
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數皆置郡然後罷戍休
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但蹈
大道也墮壞前惡以開長久使兩國之民各一家子
孫靡此其示武賢利之勝也加進隆表東胡諸
國又頻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可擊將一材門出奇厚
賚以責漢不大興不已勞午走馳數十萬之衆馳於
北方天下安得食而贍之臨事而煩困則難爲工矣
陛下何不盛圍建西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

一言雖有徵違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何以知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今匈奴之自視也為兒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遵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揮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歲一生彼必將至此詔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窶卒尚滿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蹔之賞之者蹔之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十三　師夷

見也論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餐飭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冢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牆畫之駕四馬載絳盧從數騎御驟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今匈奴降者騎詐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輦車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上必使人有所召賜食馬飯物故四五盛美戲嬉以其日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爭走而相告人從塞下來者一傳之後必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匈奴降者聽

由則從居則更加上郎將胡人也大敵抵也察候使
還功士武士圍近侍傍胡騶兒得近侍側故頁人更
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前賜侍酒錢時人偶之
爲問則出縞衣且薪服宿舍中見之上即幸所胡
嬰兒搗道之戲矣乃投矣拿自御之出好衣開且
自爲顏之上起胡舞兒前或後前舞人既舞出剽服衣佩經頁人而立於胡今賤人得此而尊耳
一國聞者見希貴而欲人人效恢恢恐其後來至
也將以此壞其心一佾故桑其目毒其口孝
經類編卷六十八　十五　倫夫
其腹四者已辜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邦也此
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策困宜而行不
可務形尊爵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指黑士
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北方貴且限重其黑中
外符節適繡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非若此故三表
已哈五餌既明則創奴之中而相疑矣使單于寢
不聊寐食不甘口彈鋏換弓而鳥穿廬之閒左視右
視以爲盡仇也彼其善雖欲走若虎在後突欲
家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迓虎
安金其商而而歸漢也弱于之桑慈毋也其哭之
下不怵人民寔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
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
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稽顙
請闕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
遠去連北有數夫閼市者因何奴所犯滑而深求也
願上道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
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乃投矣拿自御之閒更卒使足以自
守夫每一關居沽者貴彼食者賤矣腯者每物各
二百人則胡人有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
攻其王矣以何奴之饑餓羨暗腯嗜潘多飲酒此
則人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
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十六　倫夫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則五歲近期二年之內何奴仁矣此謂德勝或
曰建三表明五餌爲者爲上貪敵國而役止費至多
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禹國有二族方亂天下
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因無敢費御府鉢金尺帛
其於匈奴之爲遂患也使上下疎逆天下叛亡盜賊
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
天下治富安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是言者或以天
下不怵人民寔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
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

人下荷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狄貊非
天子之所作也而牛采頗率天子之民以不憙天子
則牛采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珥也豈
有怵人之民哉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內息所使郭
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目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欲復來入見亦欲效之
于自將兵待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遠走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苗卒自單于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十七 御史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
而單于終不肯爲邊於漠遂
匈奴渾邪率二萬衆降漢其匈奴和
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國
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十八 御史
足爲彊自上古弗臣漢然中國未嘗無終從
民貴馬民賤馬不貴馬不足爲多
全制其敝勢必危臣故以爲不如和親
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
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之伏
兵邊境必破之道也下廷議公卿曰胡貪而好利致之伏
配單于漢文錦繡之色即賜之衣以
已漢兵之後服北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
對曰陛下發大軍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

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敢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奉遂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往來侵擾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袁盎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閉於平城匈奴至者控弦四十萬騎高皇帝方憂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大聖人以天下爲度豈以已私忿而危天下之公故乃遣劉敬委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稱之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當是時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猶於兵之不可以爲勿擊便欤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擾亂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之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遠人糧也意者有他變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

弭兵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之衆以逐之得其地不以爲利得其民不以爲臣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之衆以逐匈奴譬猶驅羣羊而與狼爭逐隨其後隳其積以爲之備然匈奴逐善隊其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以萬騎之衆隨兵之後分散乘利則兵無統不相救也前後不相及也敵來則疲去則亡此兵之大忌也且匈奴輕疾悍驟之兵也重如今以牧爲業弧弓射狐逐獲隨草而處居無城郭隨畜牧而轉食以戰爲樂以利爲主見敵則前知利則進不顧恩義故曰不然臣聞凡人之動爲利故來爲害故去今以陛下之威使邊郡久屯耕織以支胡之衝臣竊以爲不便臣聞高皇帝嘗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大聖人以天下爲度豈以已私忿而危天下之公故乃遣劉敬委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稱之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當是時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猶於兵之不可以爲勿擊便欤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擾亂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亂定舍以待勞故兵貴先國廢欲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風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之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遠人糧也意者有他變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

便佞曰不然夫單本遵霸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匈奴言辟之君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衆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避險阻以爲其戒吾執以定或營其左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以爲然乃使王爲呼韓邪計勒令稱臣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勒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聞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後以爲

上戰鬬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尊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盡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單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殆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爲取後雖屈彊於此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臣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北降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宜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將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大子於甘泉宮漢籠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都護韓昌不名勿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玉具劒佩刀弓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穀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騎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宜當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將軍丹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十馬以千數送單于前後一萬四千餘人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以來匈奴日益困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單于亦益加厚焉呼韓邪單于復入朝匈奴益衰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前單之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齊侯使子姜如晉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者子

誼足以動諸侯之間豈千慈化鄉善講弟遣使請和親海內快然鬼狄莫不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棄亂而存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明間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棄思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白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其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妄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攻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

乘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後以今者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又爲中國生事然烏孫隆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乾不肯拜使者都護更至其國坐之鳥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噐都護更故爲無所省以奪其國以此觀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許也何奴自稱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肯且使單于自下之意宜遣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都及南道八國給使者作來人烏壘渠犂輪台之戍當三十萬衆圍於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計也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義　漢臣劾金日磾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所殺不可勝數爲邊害故設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棄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因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許降以卜吉凶受之勞德沮善今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

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受之隙懷附親之心便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莊嚴於未亂兵衆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大北地之秋五帝所不能征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從明臣不敢逆稱引泰以來事之以秦始皇之彊衆恬之威蒙北逐戎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皇之威當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時奇

禦之上石晝之臣甚衆卒其所以成者世皆得而言
也又高皇后當忿匈奴群臣廷議焚吟前以十萬衆
橫行匈奴平季布曰臣可斬也安問順指於是大臣
權黃遣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復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
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聶壹安國將三十萬衆偃於便隊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
之面乎其後深惟屯戍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幕破宜顏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
自是之後匈奴震慴畜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
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後無罪之人快心於狹望
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逸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攫餓虎之喙選府庫之財填盧山
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衆心欲涼孫侯
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前而長羅侯
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其雄姿行空反尚謀計將

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兵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
際之後雖智者勿心於出辯者殺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匈奴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
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
而寇西邊哉通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
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意帝
未戰以過邊商之禍哀帝寤史報單于書而許之
北匈奴遣使詣闕貢獻并求音樂光武下
三府議酬答之宜何從班彪奏　臣聞孝宜皇帝
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邽敬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七　柯夫
重道名王多所貢獻漸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
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敬爲懼愈多然今
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竊慶之義禮無不答謂
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
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曰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上疏陳羌胡被髮左衽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
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
所見侵奪常懷憤無聊故致反叛夫繼更冠亂皆爲此

也若能招徠單于騎都尉段禽校尉張寧領烏桓校尉耿晔張奐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而生萬里侯相也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問卿欲安在問對曰願在玉門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還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

懈超謂其官屬曰寧曾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吾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沮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奉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乃拔佩刀示之以手曰揔能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恢超於是召都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晓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

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衰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斬其首以送廣德因離謂之廣素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當得馬因持其首以示之國人大震悉降復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請兵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於寘門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即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戎翟今以陛下威神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三十二　御史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尼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虜敬臣願識之間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慈頷可通慈頷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喪狄攻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超通報使有指分死復何恨乎部滅焉度大柰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薦熟俎廟布大喜於天下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為都護與超交代尚留
侯等復共立敦煌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
超曰君侯在外國二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
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矣智任君數當大位豈
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選衆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慕突悚鳥獸之心
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摠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
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三　郡表
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
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烏侯脩單胡都須等五
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
地降單于宜立三年薨弟屯屠何立休蘭
尸逐侯視單于屯屠何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
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
詔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
畏丁令鮮卑遁逃走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胥都
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
弟爭立並各繩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又新降渠帥雜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遊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
但耻自發遣故長有至者誠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厚載
嚴塞明候大兵擊蔑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四　郡表
仰食歲時賞賜動輒萬數聖恩拊安抵慰無報効之
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
子左呼衍日逐王領收降騎出居延塞十二月同會
右大且渠王安勒蘇將萬騎出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取秦
隴涼將軍郡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嬰固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圖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盛
北虜單于將萬騎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胡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遊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
但耻自發遣故長有至者誠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厚載
嚴塞明候大兵擊蔑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四　郡表
仰食歲時賞賜動輒萬數聖恩拊安抵慰無報効之
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
子左呼衍日逐王領收降騎出居延塞十二月同會
右大且渠王安勒蘇將萬騎出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取秦
隴涼將軍郡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嬰固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圖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盛
北虜單于將萬騎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胡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遊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
但耻自發遣故長有至者誠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厚載
嚴塞明候大兵擊蔑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四　郡表
仰食歲時賞賜動輒萬數聖恩拊安抵慰無報効之
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
子左呼衍日逐王領收降騎出居延塞十二月同會
右大且渠王安勒蘇將萬騎出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取秦
隴涼將軍郡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嬰固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圖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盛
北虜單于將萬騎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胡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遊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
但耻自發遣故長有至者誠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厚載
嚴塞明候大兵擊蔑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四　郡表
仰食歲時賞賜動輒萬數聖恩拊安抵慰無報効之
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
子左呼衍日逐王領收降騎出居延塞十二月同會
右大且渠王安勒蘇將萬騎出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取秦
隴涼將軍郡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嬰固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圖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盛
北虜單于將萬騎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胡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遊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
但耻自發遣故長有至者誠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厚載
嚴塞明候大兵擊蔑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二十四　郡表
仰食歲時賞賜動輒萬數聖恩拊安抵慰無報効之
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
子左呼衍日逐王領收降騎出居延塞十二月同會
右大且渠王安勒蘇將萬騎出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
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取秦
隴涼將軍郡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嬰固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圖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盛

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子時
專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
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
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
以還復爲相鮮單威脇歸義咸鎮四夷其效如此今
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
遼兵及南單于萬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
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鮮單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
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或從之宋意上疏　夫戎狄
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
下强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
勉蔽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
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單本順新獲萬數中國空竭大
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
武帝兵者也臣案鮮單侵伐匈奴止足
敢通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
聞我當今郡使君待我以是信用我妻子乃得

父母居歡喜即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將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奇兵從羌胡伯王庭病死舞拘鞮困乏以刀自刺訓門有困兵者輒持練束不與兵刃使騎牽之急者非一小人畏不思恍於是嘗將諸羌種使相招誘迷惑伯父號迷唐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將馬牛羊萬餘頭還唐乃去大小輒居頗崖谷裂悉破散其眷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逢華爲船渡湖追迷唐於青海上迷唐舉衆依險阻於逆亭尚等夜爲羌所攻於

大豪多所斬獲復追迷唐於罔水之源迷唐遠徙之河曲乃改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二萬餘頭一種殆盡遂與諸將收其餘部還從西行千餘里復附落小種皆降而還是後羌胡并力攻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之初降者十餘萬人叛者依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虖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叛者依塞北至於虖廣卷北庭此誠宜明祖宗本意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單于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容畫北虜輸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二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眾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

之樞機實司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自蠻不敢復信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思佐讐今在其弟則一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殫遠其費過倍是乃容孟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

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部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都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寇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支黨羸者以為聲勢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十奉篡盜發采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

彊驕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郵驛斷絕吏民相驚designated

中國而貢職供也今卓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臣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猾賊也若州牧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臣對曰今中城不起但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斷匈奴必弱而爲恩德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絕以招懷諸其斷絕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窘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傚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益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

西域終繹遣使來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忘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人之僥兵馬之眾以捄助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虐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真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驅歸北虜虜得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無益於是從勇策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

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
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
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誅必南攻鄯善
東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賦益增膽勢益
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
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矣哉若但
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
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敎煇
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
威示百蠻感恩臧士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
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
怖匈奴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
知其將敗上疏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
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
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回漏山其後則必使先
零諸種更相驚動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
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
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兵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
重罰之愆昔毛遂厲養爲衆所譏終以一言克定從

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庶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大衆沃撓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雖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恤咨頤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念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鈔鈔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寇沒磐塢皇甫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上疏

史奉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餉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臣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皆爲郡吏再更赦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

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爲鼠至於東徙其病一也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後未達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以宜役方費軍不

相應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

救死況乎涼州人習戰不可棄盡今計議者不如此將兩無所保

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漢兵遂罷屯田議且與邊日入深曉兵費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
續深論屯高壁以招降宜示誅賞明其期約如此
則醜類自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降叛虜
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惡戰日久良騎野合交
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
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
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宜示反悔
勿貪小功以亂大策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
王部抑鞮等萬二千口詣續降

張與上言東羌雖破餘種性輕果慮負敗
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復上言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輕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
永寧之策而中郎將張與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望
朝明監信納讒言故臣懼得罪兵計不用事執相反
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偽潤河意云臣兵累見折衂
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
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
以來羌寇最劇降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
世遵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以反覆攻沒縣邑制畧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都界以聞羌豪酋感恩
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遣金鏤八枚兵並受之
而召土簿於前羌酋地日使馬如羊不以入
庶使金如菜不以入意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
吏清前有入都尉率好則貨爲所患若及奧正身絜
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揚武烏桓三千人北
軍中侯鄭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
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四十九　明光
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
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鄭靖居近
邊塞究其態作若令靖募鮮卑經騎五千必有破敵
之效應劭駁曰鮮卑前在漠北犬羊爲群無君長之
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
無聲威唯至互市乃來靡服句欲中國珍貨非爲畏
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
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於不法

裁以軍令則恣吳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吾劫居
人缺尚被數人牛羊婦人兵馬得實既多不肯去復
欲以物買假遣將不[illegible]
怖畏其反覆開購募能斬送者[illegible]
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逮乎臣愚以爲可募龍西羌
胡守善不叛者倡其精勇多其賞募守李參沈靜
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
望也

范曄西羌傳論　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
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人大困蔓延不絕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五十　明光
之和戎帥實然若乃信其內侮棄於豪右之
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動寒假時情居近
華暫動則爲鞭以[illegible]故永初之
仇撫結盟詔招引出衆轉相告語或忘於豪右之
械或馬揚埃陸梁於二輔至於北地東
犯并、凉之郊南入漢巴之部寇剽城市傷敗踵係相
悍則委身於仇場女親則徵錮自爲廢家露胔死
生全衆白西戎作逆未有陵辱上國若斯其熾也和
熹以女易和政成不好接朝廷兵力之損猶存苟

安或以邊州難拔宜見招集或懼疽食沒涯莫知
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
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蟠破怙利以防顧
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隲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
爭設雄規更奏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
東西奔救首尾掻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費至於
假人增賦借秦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粮棄盬鐵
之積所以賂遺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
或梟乾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填書未
奏其利宮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

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
頴受事專掌軍任咨之破羌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冗
武思盡慮銳以事之道始於西種卒定東冦若乃陶擊
永寧經履千折之險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
之所崩潰傷迫走之所前鋒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
體勦絕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氈草石自脫
於絳徼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
宜赤地千里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平羌雖外
患實痛在心腹也惜哉
患中國因疾苦以文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惜哉
[illegible]

判別機先知決狐疑忠節殊操以道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
貢職唯與善要而已若一決鄧
則先零侯境逃充國遠之內地當與作冦馬文淵徙
之三輔會其耕安之說信其服之情計日用之權
宜忘經世之遠畧大儒叛者之為乎故徵子番泣
懷致遠之器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歸服
外域自兵威之所加服賢路之所降俘載路牛羊滿山積書未
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劉大子故設戊巳之官分

列郵置於要害之路命走馬不絕於時月商胡販
客日次於塞下甘後其莫方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
海以望大泰推王門陽門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
若其境俗性智之優劣產出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
之基源氣飾涼暑之通阻津山棧谷絕行沙度之道
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戚莫不備焉情形審求根實
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天竺國人尤深其教
蓋俗著地多著漢來象而戰兢勇難刻其奉浮圖不

殺伐而精文善法道達之功廢所傳述余聞之後晚
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王獨和氣鍾聖之所降集賢益
之所挺生神道設教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
天外而容超無間者豈其道閑性靈數開权藥予不
然何証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齊戒之祀和帝又
修華蓋之飾將做義末譯而但神明之那詳其清心
釋累之訓宏有慈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
蠲赦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
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
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乘若曉而昧者故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五十二
通人多惑焉善道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歸同揩夫
是則大道通矣

南匈奴傳論　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彊熾高祖威
加四海而蓄平城之圍太宗政隆刑措不雪憤辱之
恥建孝武亟興邊略有志闚奴緜然命將戎旗星屬
候剖鄣列火通甘泉而猶嘗揚兵出入幾內至於
窮竭式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
之疲耗略相當矣宜帝值中興之會因其厭亂之勢
權納懷柔恩為邊衛罷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龍罷
帝服嘗鍾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則易無

復匹馬之還六十餘年矣後王莽以更始之亂方夏暗塞門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
間侵佚害流傍境又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
金幣載道而單于馬踏益横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
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
并之民增邊也之幸及關東稍定龐已清其猛夫
扞將莫不頻足搤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閒修
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內亂分爭呼韓邪來臣乃
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本齎稱臣永寧為外扞天子摠攬
羣策和而納焉乃令出居北邊設穹廬之制表裳備文
物加賜綬之服正朔所班稱號所定匈奴分破始有南
北二庭焉單于庭　五十三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五十四
單以處之馳中國金帛度以贍給又發邊郡精兵為
云屯烏散更相傳衛於是潰剣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晏然矣又為出師并兵窮討命貴悬
耶夔之徒前後合數萬騎因乘虛入緣內至於
掩其窟穴蹂北邊牛羊遂破龍城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
十角措闕氏鈴功封右賢王面臣蕃部遣單于庭氣蒙
匙逋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
虛曠還南廣於險山臨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

之器下防及閭乱晉之愛使耿國之算不諺於俗世
哀安之處見從於後七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管
寬於二捷之效忽紐世之規狠戾不蹤專行威惠遂
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義大
公幸樹大雙水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
方畔服不一其爲疾莎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祝爲常
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
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物淳維伯禹之苗
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肉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五十五　御夷
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阻險說性鷙驍突前
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思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寘
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蓐寒之野候月記風視陰揚
埃柔間鳴暴邊城不得綏帶百姓靡有寧家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甲邊事既伏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
兆之險登天山絕地
之氓卉服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
委以候望始覓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
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塞卑之亂則汾晉之郊蕭
蒸奚鄧飲膺歲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甘以爲魏
處戎夷編居都鄙請徙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
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關津言猶自口元海以至語
曰失以毫釐差以千里之差興自毫端之謂也
駈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蕩徙百萬天子陵江
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
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
接武效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
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
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五十六　御夷
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
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
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永據上黨是
也乞伏國仁據抱罕稱秦後一年庚寅
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
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廣川稱西
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
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
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
仍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
莫不龍旌帝服

建社開彷華夷咸賢人物斯在或簪迺都之紳或
數州之地雄閫內卷師旅外弃窮兵內於勝負盡人
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
禍首云

突厥突利可汗奔都藍可汗復攻大同城隋文帝詔
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
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
藍聞之與達頭克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
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北
日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奔玷厥晟聞之容遣

使者入伏遠鎮令速嶷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
紿之曰隋決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通舉四烽
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度城晟留其達官執
宝頡其衆自將突利馳歸入朝帝大喜厚慰之以晟
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頻使趙仲卿將
兵二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聚而至
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五日會高頻大兵至合擊之
突厥眾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先
有定心今官遠交而近攻詭計又引處羅侯遣達奚
合阿波貪利將圖迴兵自防右廁又
當則攝圖介衆遠備左方首尾
衆疲心離阻十數

年後乘衆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
大悅元壽由伊吾道達頭聞以狼頭纛遣頭使來
引居沙缽畧使上以成由黃龍道幹勿忌寧契丼
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
既行果相猜貳
突厥沙缽畧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于金公主
自請改娃楊氏爲隋文帝女隋文帝遣開府儀同三
司徐平和使於沙缽畧史封于金公主爲大義公主
晉王廣請因娶妻之隋文帝不許沙缽畧遣使致書
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大子伊利俱盧設莫何
經濟類編卷六十八
沙缽畧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
爲女夫乃是兒倒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
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之
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綿紵皆此國之物文帝復書曰
大隋天子賜書大突厥沙缽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善
意既爲沙缽畧婦翁今日視沙缽畧與兒子不異時
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缽畧也於是遣尚書右僕
射慶慶則使於沙缽畧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缽
畧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
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

則曰可汗豺狼性遇與爭將謀人長孫晟謂沙缽畧
曰突厥且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遽意但貪
可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
缽畧笑謂其達官曰漢兒實多詭計乃起拜慶則受圍
書以歲款貢既而大慙與群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
稱臣沙缽畧問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臣猶此
云奴耳沙缽畧曰爲大隋天子婿慶侯射之力也
贈慶鷹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明 北海馮琦 纂
弟 馮瑗 校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邊塞類二

禦夷

隋恭帝時突厥遣其柱周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請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捉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餘士前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以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貪且不以爲意故爾當爲汝貴之不足爲汝貴也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日人之外無所用之

唐高祖時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高祖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西突厥內有雄猜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厚禮厚貨以驕利侯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

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即日還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屯渭水請於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虜見必棄我而走各自奔潰安得罪無所自容二也壑比霜蚤糗糧將盡其人思歸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一也頡利貪於財物親委腹心胡人及羸大軍深入比其衆甚多比聞所在

亡在朝夕脫方掩渭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突厥冠邊朝臣皆修舌長策參民衆塞鄣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甚虐骨肉相攻遑暴誅忌良臣姦佞一也延陀諸郡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壑比霜蚤糗糧之絕四也頡利貪於財親委腹心胡人及羸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壑人入比其衆甚多比聞所在

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分應六也太宗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往來頻數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薛萬徹爲鴈門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突利可汗入朝太宗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屈意於突厥朕常痛心今戎狄已服之故前臣於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太宗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突厥太宗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仁乘人之危以取

服豈非上策乎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數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冒頓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盈群反野經涉頻編卷六十九　五　突厥

古爲中國患今率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務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寶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詔從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務則簡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務則簡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務則簡使還故土不可留

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部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宅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

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太宗悔之曰魏徵諸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令方自咎耳

突厥俟利苾可汗比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太宗許之群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太宗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遍歷名山祠祭天地今我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騎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

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絕日盡野無所獲卿等候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斬首三千餘級俘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磧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世勣還軍定襄

太宗謂侍臣曰薛延陀頡利苾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太宗固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毋姑城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少

陁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
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天人都督先已密彼若
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決從
其徒執之薛延陁罷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按佩
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膚庭天地日月
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自指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
止太宗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丈狀氣
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陁狥魚趨水耳太宗曰不然何
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陁來具言
其狀太宗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

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陁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
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薛延陁真珠可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
上言薛延陁不可與昏太宗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
何力對曰願且遷延救鬼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
晉少往三軍麗門皆伏強弩勁矢以待之可一發而
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李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
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
也助我誅逆攻大行城拔之報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
之國千載月餘高麗王藏窖男產詣勣降男建獻
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成信成開門勣縱兵擊城
與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中宗時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爲可汗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僊城經畧使周以悌說曰國家不愛高官厚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蔡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蔡複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讎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西邊將忠節雖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十一　劉堯

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止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穢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于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爲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孝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種族心終不能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援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徒致伎擾今此行必又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爲非計

突厥默啜遣中宗令內外官各進一物默啜謂使者曰聞天子新即位當有異政今所得物與常時無異何以爲新使者對曰天子以爲邠王守禮年老頗曉事務故進御膳之物皆取其嘗經手者以表新意默啜又問曰聞天子欲以女妻我信乎使者曰天子以可敦國母之親欲與可汗結婚姻之好默啜曰我婦人也已老天子若以女妻我是欲我殺之耳使者曰天子以可汗壯健故欲以女妻之默啜曰我有子婦天子若以女妻我我即殺之使者曰可汗若不欲結婚天子豈敢相強默啜曰我欲得金銀鐵鍋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金銀鐵鍋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單于大將軍印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單于大將軍印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女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女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男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男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宰相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宰相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將軍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將軍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州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州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城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城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鎮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鎮可立而待默啜曰我欲得天子一道使者曰可汗若與天子和親則天子之道

利逐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皇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棄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我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遽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天后從之元振

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天后深然之

吐蕃始遣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妄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隙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稍類稱臣未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明皇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舅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逐使二境交惡甥深誠奪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搆致獲罪於舅屢遣

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遣降使臣來視公主
坍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
款附
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吐蕃使者尚公主求毛詩春
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
史記諸子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人資之以昔
使知用兵權略急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
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疏久叛新服因
其有請勢以詩書居之漸以華教化流無外休烈
徒知書有禮略變詐之術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也明皇曰善遂與之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西域皆置都督府開
元中置瀚方龍右河西安西北庭節度使以統之
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資開屯田供糗糧
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相望及安祿山反盡
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調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
間胡虜資食自鳳翔以西郡縣以北皆爲左衽矣至
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鄯河洮岷疊成渭等州盡
取河西隴右之地遣將告哀程元振皆不以聞虜至
汾州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既迫汾州代宗始聞
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
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廢日久部曲
雜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率吐谷
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北山而東子儀使判
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
渡便橋上舍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逆散
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
騎脇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
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
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
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留晉卿病臥家
與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
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七姓胡曰汝等且止此當以
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將士縱兵暴
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
乃泣論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收陵廟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
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前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
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臨田房亦不敢不收京
都坊南度判官殷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
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諸陝商華合勢進擊于灞使羽

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審應單
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先鋒擊破張旗
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晨火以疑吐蕃
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從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以千餘人
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以千餘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
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無賴二千餘人畢楨長安中子
儀至渭水引三十騎徐進召南新之白幕德與鄧寧
節度使張花驃將兵屯幾驛子儀召入城京畿遂
安吐蕃選鬬將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
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

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房復請戰琅開城門以待
之房引退曰此將單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僕固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
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代宗納為之隱曰懷
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
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房衆披靡瑊挾房
一將躍馬而返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
京師聞房至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
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房不能進吐蕃大掠
而去所過焚廬舍踩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

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還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收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軍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郤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率葛羅使子儀先飲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首異處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

之俱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德宗未之許會邠將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觀回紇雖強其性貪而少謀若留陛下于營中數欺十日天下豈得不察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戎已豈是乎不屈已爲是乎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

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亟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羊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即是後凡十五對皆上曰朕不憚屈已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能負少華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葉護狀貌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留于春秋少華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

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便使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負陛下耶且臣之投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瞠目廣平王真葉護主也然且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羊羽身爲可汗舉國計議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數欺十日天下豈得不察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戎已豈是乎不屈已爲是乎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嘵嘵以爲如何昔討田承嗣泌言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怨尚來掌相乃可怨耳回紇再使京城今可汗又

年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開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東城使先帝蒙塵千陵此乃百代必報之讐臣可忍耳上曰陳其策臣曰臣嘗觀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與欲之答曰每來不過二百人即馬不過千匹無得掠中國之人及商胡出塞若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臨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尚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二十一　聖武

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與天竺鄰國代與吐蕃為讎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以公主妻之

河西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甘仰給於度支李泌知朝客皆有求于貴田宅妄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前政所論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也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還歸平今當使還回紇各遣歸國不聽當於海路中殺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求時之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悉放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武宗時天德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作過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不然回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部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以糧食北漢宜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湯行己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幸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

患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劉申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分量可謂之叛將頗具部落河東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嗢沒斯以赤心無照知竟告歸乃訪殺之那頡啜收衆東去亦心謀犯塞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回鶻衰弱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其歸回鶻不堪久留當於海路邀擊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中使止之

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夾擊而詔田牟招
誘降者轉致太原嗢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
官賞令諸部知但青可汗犯順非盡欲滅回鶻石雄
等戰無敵即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武宗皆從
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
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牟且請發送嗢沒斯等詔
報糧食聽於振武徙三千石牛羯羠之貨中國禁人
屠宰牟出於北邊綱客六十九　二十三　已受其降雖虜信衰前可汗正以
經濟頻綱客六十九　二十三　已受其降雖虜信衰前可汗正以
國初破先發憲下吳元濟時外援全可汗失地逃客尤宜深墻
猜虐無親致內難外援全可汗失地逃客尤宜深墻
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二十四

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遣薛
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國遣薛
記王欲置之於中京晉王欲置之於中京晉
猜虐無親致內難外援全可汗失地逃客尤宜深墻
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二十四

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滿卜使至契丹延徽寫書
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戒狄歐心不可倚信彼見國
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緻之魂耳因以老母為託且
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梁世契丹不深入
為寇延徽之力也

後唐時契丹舍利前剌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
丹遣使持之明宗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

以數年不犯遼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
遼患復生莫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
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為患必深恐悔之無
及既而契丹使者果明宗曰厥志在安遼不可不
少副其求乃遣前舍利與之俱歸

使捜刺遣輕騎掠出朔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
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唐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
為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
有成矣又都督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
主父事契丹竊中
國以媚無厭之虜又安知其不為後患及移藩鎮云已勒
兵必與契丹決戰
大梁參寧節度使桑維翰奏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
之難而有大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
輕敵性滛假手報讐若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
契丹主與新強戰勝攻取其若智勇過人其臣上下
彼寧不畏人乘虛襲其巢穴此請於不妥於是詔諭
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引
用謂契丹軍帥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
新聚士氣厲汰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

國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之于有故事利用惟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仁宗時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宰臣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如其故事詔館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充館伴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脩行命即入對叩頭曰文成皇帝追弟先志帝遣張寧報聘且諭之曰昔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施勞未嘗且學士弼肇曰閻宗有忘衰不憚勞泰何遂以官爵路之遂往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南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蓋鴈門增塘水合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比朝忘堂堂之大德乎遽用之役荷從諸將之說曰比兵無得脫者且比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裨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不帝番亂中國契丹全師獨克然所獲金幣未壯士徒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甲百萬連亘數百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治上下一心北朝發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必勝亡士馬群臣當之一歟抑人主當之歟有道之

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寨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
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
契丹主曰微盟吾不知其詐雖然吾祖宗故地當
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路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
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
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
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
賦爾豈不恐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釁衅滄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六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
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
共奉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
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
北朝既以得地爲禁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
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六符曰吾上聞公榮辱之
言意感悟今惟有結昏易生嫌隙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
窮之利哉契丹主論弼使還弼還以白侯卿再至當擇一事
受之卿其遂以拯昔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
和親增幣二議及所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
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
國書無以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
郤以詔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酬臣臣死不足惜
如國事何帝以問樞密陳恕恕曰呂端決不爲此誠恐
誤爾弼曰要在效邪當爲簡以欺陛下遂勿書而行
弼至契丹不復議畧事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
幣其遣我之往當曰獻勿曰納不可若契丹主曰
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若有兄獻於
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捨

增幣何名爲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
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
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則遣或稱獻納
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崔寧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
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指
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指
書與弼俱來上議獻納二字弼以入對曰二字臣以
死拒之乃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
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乃還

制詰梁適持誓書來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云兩國通好如故

遼以河東路沿邊與西夏接境自元昊興兵以來屢起舖舍使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僧哥等來巡行毀徹別立界至禧歸之遂詔劉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惠會忱于代州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仍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故深指時事云　劉忱等與蕭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乃劾指揮忱等慢三州分水嶺土堆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堆乃但云以分水巔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巔至時可以開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詔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令鼐續代忱等與遼使議約與禧作詩戲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去曰必得詩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張詢括請樞密院問故牘得頃歲所議弭地界箱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嘗曰大臣殊不宼本未窮誤國事乃時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成與議不能屈設口數里之地不恐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成南其長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遼館

陛下始謀若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其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猶土木之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啓釁隙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在民心力遵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慰累朝之宿憤矣獨蔡公忘亦皆有古大抵度上以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劉忱等與蕭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乃劾指揮忱等慢三州分水嶺土堆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堆乃但云以分水巔為界凡山皆有分水巔至時可以開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詔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令鼐續代忱等與遼使議約與禧作詩戲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去曰必得詩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張詢括請樞密院問故牘得頃歲所議弭地界箱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嘗曰大臣殊不宼本未窮誤國事乃時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成與議不能屈設口數里之地不恐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成南其長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遼館

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韓琦論西夏箚和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元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爲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輒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令極寨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爰處然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侯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耳　或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敗言戰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

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貢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率入府廩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普得以賞罰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以其至貧擬至貴則貴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擬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也吾必不善待吾富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潰也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脩其志意脩其名刑終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

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敵之實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謬之臣雖能假之而不能入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戕却之也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慘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戎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不書敗適幸而勝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忌之況其實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奈何其入而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凡在中國之衆與不也其衆之具脩則夷狄不能入其衆之具不素脩則夷狄入焉而所謂衆之者非至而衆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有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衆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押毋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

動其欲毋示之後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從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媮惰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藂雖有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卻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三十二

曷戎

不得不殘殺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秦刻剥劉項戰爭之後中國湍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逐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壞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天下之地何則中原之遍阨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諸一時之豪傑尸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禍子繼

夷狄憂在內稗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務則臣小務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繇戍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遺金繒以數十萬計最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賂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賂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三十八　曷戎

不得不殘殺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秦刻剥劉項戰爭之後中國湍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逐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壞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天下之地何則中原之遍阨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諸一時之豪傑尸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禍子繼

夷狄憂在內稗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務則臣小務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繇戍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遺金繒以數十萬計最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賂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賂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三十八　曷戎

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車駕親征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狂狂則放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一見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冀未知其所厭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鮮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繒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兇狡謂之大戎投瘠於地貪而爭

者大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邊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苟不忘以小利而敗其遠圖古人有言曰爲鼠拊尾何能爲害矣今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大吾之戾路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邊之兵而後國也苟爲將擊必匿其形背者且欲攻漢使全軍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辟卑者進也欲旗幟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示我此其志不欲戰耳大凡處之入楚也因居熟勾踐之入吳也因閒胥匈奴欲與吾戰耶襄陝西有尺吳之叛河朔有二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

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處其所不能攻敵反是人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刀既未足以由其所大欲而擊一郎寇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終而已勿終而彼以爲辟則計曰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愚之爲堂可勿略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

喪欲之一切如漢七國之勢昔者尚祖急於滅項籍故讓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

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
其且爲變故大封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吳楚齊趙同姓之國反無以制當是時
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
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興人赦死罪戴其屋
剌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
時之人尤且徜徉宛與若不足慮月不圓歲朝不計
夕循循而摩之照照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
景之世有諜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
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不削
之則反疾而禍小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
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
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
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
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
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
國而天下之人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
有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

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
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熒船之
中駭駭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
以自生之道而以滿足爲解者是固夫霍溺之道也
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爲福今也不幸養
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
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
役惟羊祜陸抗以爲是然則宋遂深切之謀固不能
合廉人之意此蕞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
過慨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
起而閭閻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
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
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創奴之計不過三二
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習中國久矣以吾爲終
不敢與之抗且其心當欲開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
力今也決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爲
利也辜人恃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
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
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
詭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葺治爲疑兵

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鬥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末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五武

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爾告除道勞辣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速以逓遆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都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爲其奪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社血氣方剛漢之得相以病而賜罷當之時而欲爲安能爲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求雖塞之請以觀
吾之所答公是朝廷淘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
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
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
愛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
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
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
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
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
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

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奴婢竪子
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
之然後吏爲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
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
行成于吳凡金王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
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
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惟其以繼夷之
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
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
其內外不相援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

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
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
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
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
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
可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
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繼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
遑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清則
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聚於之司

農天下之獄聚於之廷射天下之兵聚於之都而
宰相特持其大綱略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二者
豈少於繼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人之所以
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
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繼夷戎狄莫不來享
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餼委積之數而
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
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

而卒以入鄧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實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詩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若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專任其事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匈奴者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係出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求雖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攻戰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

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昔聞數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鴈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唱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斷三首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家傳之士欲有所建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攻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籌事以爲

爭苟天下之奧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彊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忠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祭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藩侯彊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變蒐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莫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漬之其窾竅之甚巍其取之甚容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于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急務在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後內之民應之況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

以有備俟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
嗟夫二帝之德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攻問
今之所以戰之何也其無乃出於命卒而備於一時
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
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
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
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矣旅之後
而繼之以重幣則鬥用不足鬥用不足則加賦於民
加賦而不已則凡異取豪家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
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嘗當

鬥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鬥無大小
兵無強弱有小鬥勍兵為其國守則天下莫能窺者秦
孝公既沒秦以鬥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削地
而割秦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忘鬥地
人倫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
時四夷很顏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
彼或以洗其稽矣而我又鰓鰓焉惟恐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百變而卒

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敵
劒則兢兢馬編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
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
時天子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
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能則權在我矣　臣聞用
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
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一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
不可以謀夕者也言之欲其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
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
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日變而

不同面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
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敝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
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
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
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
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圖敵而不變者臣請得以
豫言之天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
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
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變而臣以為
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
今夫鄰與鄰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鄰勝大小之勢異
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
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鄰勝鄰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
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
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
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
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
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
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上下歡欣相
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

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戴
然其若一家也有安利相值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
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
長使小國常出于其所短雖有戰而百屈豈足惟哉
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爾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
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
則攻之倍則分之故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
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
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國已失其所長矣凡

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閭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猶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奇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采皆以駕馭匈奴以示不如旃裘之堅也何漢食飲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以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廣庾庳庫明燧燔遠候使民知金鼓

進退坐作之節故不相先陷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繕其城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參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韋冠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是能士服韋冠所以便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蛟龍處今夫冕而旒黈纊以蔽明所以掩聰也而諸侯不敢瞯也其後

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
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指麗規畫皆不復繩虞之心
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況莽
陰計之士也昔先主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
足與共秦之時繆漢之陳平皆以間阻之間而制敵
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
丹者有可乘之勢一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是惜矣
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
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亦有佞諛貪鄙之徒
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因徒之恥宜其有惋憤

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
不爲吾用亦以間諜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
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今勢合史者往往是自
宋之興所在賢俊奔命稱藩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
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漸於非類昔太宗皇
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開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
欲執其帥以城降者國乘興之遽無不立下且胡人
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皇然而虐使之則其思
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
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衝

寡數也彼借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其有一旦之患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若爲戎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天變災異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非獨貪冒無厭也秦楚者亦未能純爲中國也春秋之所與者當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開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閉蔽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暴而不錄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爲也其不純者是以當其純則進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公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內會是何與夫戎之不能以會盟會公亦明矣此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彼其君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治之服也彼其不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不拒去者也夫齊晉之君不得爲諸侯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又況知有所謂

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
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
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矣是將
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
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蘇轍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
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
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濶至
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
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

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
潛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
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
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于奪者公
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于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
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
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
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
伐之若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
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
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不能制之爲或不能
爲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
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
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
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
皆非也凡休之說苟之於中國疆盛夷狄暴橫之時
則將養寇以貽子孫之憂施之于中國新定休息自
養之際則爲禍狄之所役使以自勞斃而不得止凡
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于夷狄
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

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
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觀其自來而自
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考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
春秋托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除未既遠畧故先書
晉滅夏陽不書楚滅鄧夫殺鄧之不書是楚之未
通而不告也如使望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
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
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質如禽獸於所生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

兩條、思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足而樂
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
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
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勞畏避而不敢
犯遭衰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
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
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斃
不敢亡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
遠逐雖何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

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習其勇氣使
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紈袴不
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臣竊以為銷耗而戎狄之路又以
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脆以滿其不足之意仰
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
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
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
戰而後有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
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

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人大戰則割
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猶候伺其漁敝之兵合
從以擊秦秦嘗戰勝乘敝以取長平之敗趙卒死者
四十萬人庶幾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
廢辱不自屈服故其民憤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
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鄲梁王使將軍
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
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
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
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特惜夫帝秦之虛名

而憫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曾在夷狄無知之
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此數十年之間天
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
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困臣竊恥之不聽夷狄之妄
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
下稍稍之志從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尹洙叙兵策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
威能自尊以公孫伯珪之猥卒制於袁氏猶慕容乘
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略不能
加胡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二次盜運衛百餘年未

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月燕覆於虜虜日
熾大顯德世鏞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御偏師伐罰伐與泰然不以
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
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墳嘗以百萬衆北趨魏
詘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召城有內顧
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喪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
獎在兵不分設兵爲二壁于爭地將角以疑其兵頓
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舞使
敵奮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

世善將兵者必問衆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
儻比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
人易以干紀五也雖秦大柄不無疑忒使命賁臣監
督遝皆由中御大於應變六也兵分則蠹易其獎是
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
以棄之符堅肥水敗謝玄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
不在衆以趙魏無慮數百萬以守兵足以戰
分而師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推鋒宅衆尚奮臣能
繫國安危哉故師覆十外而本根不撓若吾敗也昔
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
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吳廣舉關東之敝卒以
夕決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
固而偏師新造之勢微牽於一戰備非慧兵又羿士
大夫前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敢棄兵集慶
則已償後世復用之鑑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
云

商宗時朝覲玉疏言女真鴟張動陵寇戕宗廟劫質
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至紹興單
弊厚禮以問安通講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烽而河長港
大江相繼失險矣大衆與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拊質所畏在用兵則帝示欲和之端曾吾所重平
吾所恨陛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
天下其謂自是以前矣何待爲後出此謀計邪商曰姑
爲是覓有修書稱臣厚幣以成就一姑息之事
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然則前功可考矣況歲
月益久虜情益固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鑄之事
恐和說更行國論偏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召
廷論之僉張浚奏言使臣家機雖夜將聞兇使士

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
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
群臣預高宗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
思二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
也復進前說又二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未
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群臣爲慮中書舍
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
起盍不擇人爲宣諭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
擢如淵爲中丞劾罷異議者卒成檜志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
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
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
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館
高宗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問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己
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
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
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堂諫中丞勾龍如淵詰
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
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

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
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
曰此則不敢不勉知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
則禮不行而事定矣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
告檜遂以檜稱家軍前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
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
檜使省更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
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
趙鼎受使指鼎召問禮數則荅以君臣之分已定問
地界則荅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
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論江南之名帝欵息
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
和誠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
緩我師乞留此軍藏遠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
死前驅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
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
仍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
大臣請罷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
競爲降屈恐人心離散士氣渙沮不報及通古還世
忠又極論洪澤鎮將遊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孝宗時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恩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范成大入日以爲詰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慢慢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稽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以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後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遠至抗衡洛以

經濟類編卷六十九

爲言既云慶紀欲伸追遠之恨止可奉迎帥候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親亦當並發于行塗豈聞附請之辭欲受奉之禮於義等畧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兹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陝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晁公武入對帝曰何以處國事乎林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今或因起釁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規肉之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illegible]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林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食艱窘財匱官吏誅斂不足倚辦軍民合而爲一未亡姑爲自治之計彼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然之

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其以恐班和戎爲稍戢息兵
志戰爲常蹔安是之念紹倫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在
則用之女真強故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
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羣臣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
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嬾則國勢日削人心
日偷雖弱虜作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
取若夫當事之方與之自强不人以可侮之形是堂
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幸納之遂罷金國使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
經濟類編卷七十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輸入
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
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
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
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
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
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漢鼂錯上書論邊事　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殘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冤益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匈奴安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

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性通將吏之制巧指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孫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夫五之溝瀆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坂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逢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

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崔葦竹叢利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容與相救同弩不可以及遠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

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單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繼outer攻繼outer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騎弗與也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帶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劾騎之戰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擊相犯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

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戰相接去就和薄則匈奴之足
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
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
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
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
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
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
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
以衆此萬全之術也俞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
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
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矣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
多陽其人踈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奸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鉄鉞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笑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
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
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
中國之所以離南暉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
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
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
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
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弔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屯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

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遑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達方亡也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奉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得良吏習知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而不能固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幸留意焉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財祭

武帝止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寡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奮欲擊匈奴願益賦以補戍卒之費以報忿恥此臣所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也今朝廷不深察愚臣之所憂而以末利為務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恥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撫循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獲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

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忌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非得大過文在九五匈奴困敗公卿方士大史治星望氣之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言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庶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雖重長城亦何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

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布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弃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設置關梁以制禁姦所以絕盜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日亡出塞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羣輩犯法如其窮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徼循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棄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

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鼠附伐罪弔民
則駿馬不走不時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
深入緩急被創在陵患本滋蔓將遂無已頃太濟之表象輸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
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吉其端嚴
尤申其衆人聚衆衆聚之霸才切智敵江淮之間
不居冬夏自里輸合肥遞保新蔡江陵移民南涘
湍須之良策俾衆及表不許衆十組中此皆前
以爲官從江南以北淮南以東之屯民衆散雜苟宜王
代之殷鑒也何者兵役之郊非畜牧之地耕桑之
經濟類編卷之一
邑故擊湍野以然其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
有古今勢有強弱不出此塗安而輸之有
四一曰整道就近　一曰深溝堅壁
曰計丁無良守令其人
其說今郡縣卽振其風路鬼猥宜
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時
稅有常覓有相濟比人
商賈往來列風卷沙揚礫
是表有前貫有常略
復城陛以增阻防修狄冬
暴客復門衛有素遠者之城
人事或不盡待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過戍未堪卓

假其經畧爲之間伍納稼築場選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更爲隣丁夫既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一城千室
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發石鼓譟十則
當之兵家言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簒
偶車牛以爲奇兵無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
伍有商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
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
夙戒有急救援宿可聚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閑
緩難可修徙今不詗頻便加功整理之其有毀缺隨時補
民皆其鄰術增教存者因而卹之其有從服日
斷足以懲彼輕兵防過游騎假以方將滿歲貝立車
牛之賦課使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國民所利
逢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埶兼城之
用千家總循族之兵萬户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
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侵徙伍坐食厚糈者不可
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有簒利鐵既不
都所作廢棄因重二十年輸其所佳理應清壞謂宜
申明舊科嚴加禁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
終申戒之尚行其志業非有任俠豈由有數梁用走
拳共郡石滅齊用技擊厥矣亦雜漢魏以來茲制漸
重法治之又界嚴立關候往來譏察無令姦人出入
產課使並加雖鑄別造程式者有遺鐵亦及私爲
編錄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鹽賦至乃貴民不能賤至乃

洙泗北連吾濟有蒲縣城正在澤內宜立武備控扼之
堵利其聚湿給輕重鹽百艘若入境引偏出戰左右
隨宜應接彼見澤畏其舟楫此以利制車道我所
長亦微衰敵之要也
魏中書監荀悦以爲北狄悍惡同於禽獸所長
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
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
草戰則與家業俱至齊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
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信衆不關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前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

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參其間置兵非
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怨叛計六
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歲之地彊
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盡有晉陽以水
運兵長城有五利罷北部放牧無寇掠之患一也築城
防遏禦寇入邊得保農桑二也息無時之役
四也農當遵遂未得不廢五也邊垂優富六也
在城正洛以北邊鎮將士恩結恐喉脣國運百陵
危道永安重鎮將士選修器仗備之破寇公卿議之定
下百姓苦之武后以郭元振爲都督振始于南境
山置和戎城北境積中置日亭軍控其衝要拓
劇北卿秦務以爲比緣邊州鎮官不擇人

十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波下振又今甘州刺史李
涉通開置屯田積水陸之利倉粟紅腐至數千及至
是一緣邊數十年振武軍支數十年振武無御在州五
年夷夏襲慕今行旅北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玄宗時天下置數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
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
府河西節度所臨吐蕃突厥治京州朔方節度捍禦
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太
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
經濟類編卷七十　十八　一　卷
寧慕容制治營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治鄧州領西
節度西抗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
靜炎經治嶺南此皆又有長策經略福州領之東萊
收捉萊州領之東牟提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
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
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
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宋歷數自武后世爲中國患朝廷研究預天下之
事不能免都靈荃得其肯自以爲智能可謂不世功宋琮以天十
武功惡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遏年始
邱將靈荃働哭而死
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勝吐蕃十代
宗口四鎮北庭既治潭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
連秦嶺北抵大河今開寶西境盡滿原而吐蕃戍擢
汝肇原州居其中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
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垂尚存
吐蕃棄而不居無農夏吐蕃蓄牧青海去塞甚遠若
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兵西集戍原州移郭子儀軍
戍渭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本峽渭隴有進達
安西扼吐蕃腰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
經濟類編卷七十　十九　二　卷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貯置於
兵衆力分於將多慈生於不均歲失於遲制夫闕中
戍卒不習土風身客邊鄙心懷戀近之心豈惟無益
乘擾而東漕戍板築鎮撫遷移於下柄失於
賞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邊
朝將之號今既餅竟行之於宣國之
之於將罪以隱恐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
效節者獲罪於等夷奉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
威國者不懷於懼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可謂
課責虧度矣廣儲入冠將帥虛張眠勞惟務徵發益

師無禪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獘有可所入半以事邊開井田耗徵求日繁明賢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爲三使其勇兵合鎮重數且四十既無統一法下臨權以家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于練卒練卒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第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當有凍餒之色閭衆戍卒怯于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薄數等人有衆非禁旅遥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差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且

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閫帥拜表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書上門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帥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牽于總制在朝不憂罪闕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制機失於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之卒約日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李惟簡以爲邊將當嚴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初雖耕牛鎧仗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糧田數千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敢者流及他方

北狄之爲中國患者久歲唐虞

上爲獯鬻玁狁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周春秋曰戎晉魏
馬當秦與仁有烏丸鮮卑揭胡蠕蠕猾狄宇
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不號因時而改稱落與運而
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北狄之總名也其地南
策達笑曠古莫聞夫前者北狄突至今階漸者靡歲而
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八戎天性驕傲視
使隣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宜
南有大漠北有強胡更相剖
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衆窘于平城之下國人羞之
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肆志達略建元中使
經濟類編卷七十　二十二　清是

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擾兩關以斷匈奴右臂
乃復度河渥築令居塞以絕南羌北交於是乘障寖
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
後國用富強太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
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竭天下之賦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
月亭障武師驃騎首尾相屬河餓虎木摧其國已耗駝
驅既死其人亦殄及至宣度略笑繒錢稅舟車稚酒
酤夫言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
遠竄漠北極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爲置使者度
南羌西羌樂禍必以封豕馳突助害蛇豕交連則河西危則不得救況復過境守禦之具未整內郡武

備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爰其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蹙國戕士春秋所誡杜漸防萌安危之計失前羌者猜貳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羣羌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遣李息擊平之是則羌胡同惡有自來矣遏而休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復種豪言願得渡湟水還入所不田處爲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後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

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猶若今之戰暴今之勞律強與漢之南羌頃者若兵稍還留踐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扳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北去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盛暑風橫必石飛吼行人晝看枯骨以知道路夜視牛斗以辨方隅往往遇驅泉時時得鳥酒而後度鳥盡驅馬死者十四五人者疲極若比有漢寇則難以度積漢兵難度積北正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爲賊所役爲賊不之

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積雨有沙瓜甘露四州並以南山爲限山內卽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積必聆高山分路而下積北賊與突厥結相合而同則涼州以西舉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使主上以繇役通其聲之度舒伸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御寇命將踰知耻申國不關大吠之聲邊亭不警狼煙之安聖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治修政而有扈奔農脩德而風沙至禹莫人附舜舞而羽旄成王尚爾子曰聖哉而況凡民來爲不處也貴誠審云成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無凍餓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刑罰廢人無夭閼之疾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時而用之以節則人不幸甚然爲邦之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靖能遵備郎中應劭議以爲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後無已時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晁郎傳變廣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列代宰相不
念爲國患所以棋峙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與盡之土
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功甲堅因以爲亂此天
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樊議今宜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採候應不可之言納傅樊深慮之議然後風
爲號令宙爲折衝繕甲兵思將帥士與天合德下與
地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如斯而已矣拔薄
安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兗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
伏念五六至于再三愚不勝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

再三察焉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斃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
蜀地形南入南詔出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
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若身
嘗歷文宗命德裕修寨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
路德裕上言通靈細路至多不可寨惟重兵鎮守可
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
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悒悒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
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圍皆
被創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頴時無異朝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滹沱之限
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聞深冀之間有胡盧河
橫自塞自里可浚之以限其入則我狄飲在而至矣　昌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
彥超韓通將兵夫波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
之世宗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
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
自靖將之隨便宜討擊世宗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
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
視役者皆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
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太宗時契丹主賢圍瓦橋關瓦橋關東枕巨海西
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間
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
會契丹主引去帝欲乘勝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
詔班師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迭取
幽薊以圖久安之策帝慮人畢事動作萬全有戰百勝
不言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臣非盡用戎狄亦多過
更能用之若緣邊諸鎮擇人但使峻壘深溝
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
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

南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
外堯舜土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
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昌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
然徒知邊末可伐而不知中國之可伐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嘉謨之所當取
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流於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
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
南不可保枕而卧也宋太宗時未有其根耳
仁宗時延州請自行詔兼知延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
州先是諸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
領三千人寇至總之一則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甲兵得萬八千
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甲兵得萬八千
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最下最弱最被衆寡使更出御敵人
閒之相敗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
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請維也仲
淹以民近轉粟若出塞鹿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鄜
年十户租稅就輸不夏徵兵就食可省雜十之三
他所設不與焉以為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
砦招募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
之民相踵歸業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賦
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慶德軍夏竦以書諭之元
昊恩納款詔命保安軍劉平石元孫親信野利剛
浪埡遇乞兄弟言公方持喪兵儻內附當以西平
茅土分賜之剛浪埡實乞媚娘三人詰种世
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降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
使監稅出入騎從甚龍而遣王嵩以衆及畫地為書
置臘先中遣剛浪埡號訛毕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
致疑剛浪埡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
昊果疑剛浪埡因嵩中剛浪埡使其教練使李文

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
和籍曰此詐也乃毛兵去渭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
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葛懷敏將諸路兵禦
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
圍之懷敏突圍走亩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
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
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
自涇鄜以東皆閉壁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
援之元昊乃遁

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四事

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
敗死中外震懼帝思老臣之言召仲淹附工懷德入
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
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
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頗詔鄜延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
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
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
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籌分領之復以尧臣

為體量安撫使徒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
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
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
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
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
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思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
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田錫論選事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
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舍無惑思慮必精

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用兵靜謂持重應敵而靜則養完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啟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邊屯守騎士亦有以捷選任者規羊馬細利偏裨校尉功賞忽結仇讎秋致寇召戎起釁此之由作伏願聖慈令諸將講圖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富務三農之業享隆平之福而歲收十年之備前歲徵發遠赴冗邊老幼困於轉輸丁壯疲於戰鬥心若穢貊秦欲六龍風駕戎翥陵退之四夷方騁是皆失機先蹉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耕農時人

不得務蚕勞輿數若可勝言爭軍陣大鬥當俱始戎族未亂未熄何勞方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秉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鑑前轍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願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遣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靡畔聖明在無窮慕盡去相蒙之獎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聞取谷不可以有盛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忠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厘以千里自

國家創業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
不憂衰世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
聖心熟計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臨日持久窮
兵極武臨大川而不得不然

尹洙息戎策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
亭徼千里環堡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授門戶輯定然
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莫自周世西潰尤爲東
漢燒當最甚差屯歷朝使將爲國剪患興師定
律皆有成功而勞費中國東漢尤甚費用當以億計
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勞滅殆
盡今西北涇原鄜延秦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
年歲給緡錢慮二萬萬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
之敗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
龍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倍
於征討之後猶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
無用國家厚利莫商人衆負四方之貨然無水
潤之運所轍致亦不過陵邏數郡歲不常登廣有
當給頃年亦當稍置矣儻其乘我荐儉我必游師饋
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見已困可不慮哉唐

何如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其建置地
後魏置州蓋刺方之故壤倚合西鄙懸
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少守內郡一卒
興者也今或一旦以九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
之費可給十夫食[illegible]錢糗粟之勞士卒免暴露
流離之苦必謂屯之自虧先王興師動衆重且如先
屢鑒雜虜爲其所從從兒黨同而賦待之以貴顏
驕蹇而不恭詞之以甲兵又逆而無禮凡有蠻
之役必興征擊之謀每年盛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
離去內地皆無閒心經涉畏途多有死敗資糧屢空所失至多將
臣守榮馬給忠及士榮之既

七十夫相抗而死以全衆商人欲輸貨以救倍
之貴役於積石之孤城遷民實驗
徙者將漏山間今實武之有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
爲禽逾於蟻聚無爲毛之叅有泰山之固豈可忽逆
大之略狗悠悠之談書西漢貝打之學建議棄朱崖
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爲兒之
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高遠識欲自棄其地當
其內屬爲郡國已置吏而捐德及其緒兵構亂豈可
勞民而征戍設其留書曰諫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
夫通于時之宜憂禹民之傷饑寒之忿因年不備況乎邊不嫌之辱哉臣以爲正與今

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爲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

日靈武之事固當必以失地爲言即薛瀚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讓者又以哥舒翰之言爲證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番落耕其屯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騎豈及於他哉者又以其地多延衆百堡提封萬井耕稼之事河隴之外菓地甚多延衆百堡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置所有能力耕可以濟穀何必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爲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霜發動致災損借寇兵而齎盜糧豈固賊遂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趙贊經濟類編卷二十一

領環州一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屬羌逋誅領環州一人所統之兵不過千人介間道而行商持部書亦知其可乘也若使介間道而行商持部書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勢宜布王命令其部族處合攻擊羌畏威懷德自投而歸丁壯悉令持兵命羌畏威懷德自投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亡奔鼠竄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亂之時人百其勇臨難忘生鋒鏑又須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事者二數申命偏裨揚言出寨襲賊既振賊勢自分即庶幾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隊伍分部大縣租賦恣其捕設令開諭使指蹤之人用軍旅之攻遷之民處邊陲之惠誠有劃却易爲捉且國家所

許之使宜西行備照遷侵邊郡軍戍援內屬蕃部並
脣齒相援以救其禍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
內屬討虜之差徵發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
附蓋迫兇渠僞號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
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賜爵秩以寵降附明立
賞格厚吝戰功即賊遷之殷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
事去運乖崇戎獨行誰與為伍但寨外一胡人耳安
能與大邦為讎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
北虜方黠其材猶豐腥膻之群如臂使指未可以歲
月破也宜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

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
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邊可以計日成擒朝
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冠準論澶淵事宜　臣伏奉聖旨聲盡河北邊事及
將來為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過冬天雨游
騎已至深祁以東窮目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
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
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
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
截擊掠天雄軍東北縣
下寨抽那不起那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
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
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朴
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處便捺
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捺殺蕃賊
逐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
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
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二則
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洛
地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扈固
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
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二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

南下寇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
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當有終
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
慢那至洛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大聲合
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
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
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
得幸大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
下寨抽那不起那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
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

即等會合大舉窺能[illegible]張榮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倍加警備探知大戎必有後圖之意亦未敢輕議保守深入其境萬一不利[illegible]盡或見小警路割正亦須過大河即且牢渾渭就近易爲制置會合至爲兼[illegible]

奇略即承清問合整部伍[illegible]來有臣明列堅可案無堅戰宏遠國已坐[illegible]尚決勝尚猶屈已以謀兼彼大戎愚之糧都[illegible]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勉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大略而應臣屬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廨河一路殺[illegible]

續天聞伏增戰慄

欽再乞殘骸保此[illegible]

頓防[illegible]

臣切以契丹講[illegible]

年矣自有盟割[illegible]

宗朝慶曆[illegible]

乃必與爲敵終以[illegible]

所興作深以[illegible]

歲久[illegible]

通納[illegible]

愚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與[illegible]

[illegible]海須編卷七十　臣觀年多病心力[illegible]

其老小以致爲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重[illegible]

即契丹境也既恐[illegible]

當留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illegible]

漸高仰不可爲[illegible]

與其成大以制[illegible]

慢書所謂[illegible]

特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illegible]

歲久[illegible]

通納[illegible]

愚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與[illegible]

爲恤虜人素以父彊之勢於我未肯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illegible]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衆端故虜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視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而應臣屬契丹於朝廷又絕貢向日浙路遣人招誘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關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與此契丹之疑也泰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子不相君長耕牧[illegible]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廨河一路殺[illegible]

其老小以致爲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重[illegible]

即契丹境也既恐[illegible]

當留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illegible]

漸高仰不可爲[illegible]

與其成大以制[illegible]

慢書所謂[illegible]

特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illegible]

歲久[illegible]

通納[illegible]

愚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與[illegible]

氏各生安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鬬之事至仁大德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與[illegible]

通納[illegible]

愚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與契丹之[illegible]

知也自虜人經理地界河淵綠邊與近來州郡一個
差官檢計修築入城壕開濶濠趙其北京展貼之功
役者尤衆數年戰鬭之餘忽加完葺增置門城之具
舉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桑張盤
前後非一又諸處都作院降新樣廣縁造作漸
州等處那為諸事此實累日所觀諫者易覩且虜人
未有動作彼無釁之端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
弊此徒使契丹之君益立河北三十七將各
數軍政州縣不得關預擅自興發亦減耗也其
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等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
經濟類編卷七十 四十四 論邊
官造結付者以至下戶皆令次等出錢募人應役從
作出征次第不可品搭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
虜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精銳起事不爾亦其善
自為謀者也人情貪上戶輦馬縣驛准備隨行明
此類雖州縣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法
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祖有官聚世積穀富
兵於民則可以靜俟四夷盡使之故雖然後制作
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以出利所得之利
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有定數又為免役
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等出錢募人應役從
經濟類編卷七十 四十五 論邊
來上戶輪當衙前雖有破敗者今上戶
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之然其間貧
役者或典出錢此則為害也而今下戶素無事
善決又役錢之內復增寬剩錢以備他用此所
謂當用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稅一年兩次納
不前者始有升杖之刑今納青苗役錢則是一戶
一歲之中當官次升杖民不堪遇水旱則
通負當納之數又納者見此者乃燔明語詩以待過備錢
市易務官吏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
功雖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法官下

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莘然不能詳記稱有違者坐以
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按責以刻爲明
此法者苟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
一日皆以慢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
國致財者也官吏能勸趨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
怨於畝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
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操四夷以制太平而先
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根蒂以未聞能就此功者
也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又今好進之人必
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若大兵深入虜境則擁

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河朔自藏火傷民
力大之後沿邊州郡芻糧不支所選將官例皆羸劣
甲未經訓練若驅此烏合頓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
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將奈何陛下試思之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臣下使之盡忠去以智詐馭爲一聽伏照可遷
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切詔王全斌等伐蜀是
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親擐甲冑左右曰今日居此幄
尚寒不可禦況我羣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帽遣
中使賜賜余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
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甲冑曰副
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舉附舊臣親如貴暫賞重
於罰成不建恩而猶伏神靈崇成笑出師罷兔所向
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思俾子弟飾厨傳治
名器多非勳勞坐取武爵其忠不過利轉遷之速俸
賜之厚樂侮平患何思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
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爲集士衆士不素練固
難措跡將未得人豈免慶易以籌易之將馭不練之
士故戰則必敗此前方鎮兵權太急之敝也且親貴
恩俾任軍職者出即爲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
萬衆之命爲肩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貴恩俾之敝也
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朝史以上
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華岳
忠俾之人尚在選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臣下使之盡忠去以智詐馭爲一聽伏照可遷
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切詔王全斌等伐蜀是
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親擐甲冑左右曰今日居此幄
尚寒不可禦況我羣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帽遣
中使賜賜余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
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甲冑曰副
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

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瑗等殿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楚貳非近俾不信非如舊不委勵與金帛而心無感悅者以何當得也蓋承前一皆引劍至誓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遞宂政談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矣號令故動則必敗也

請自今命將去疆埸之外有服從節制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令兵器多名號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

陣之法依古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各識其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救令之曰失一隊長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北虜蕭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最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幣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則不然秦臣數千里非有山海之深之阻獨恃州縣兵備凡歲所供賜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

為營兵今宜優役即臨安其處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戒屯戍而省供饋為不勞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日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每食肉衣帛當令一當百今營卒騎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替貢謂之落招正教雖未能易此制即若則當責以大效再轉宜於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令兵器多名號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

陣之法依古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各識其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救令之曰失一隊長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北虜蕭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最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幣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則不然秦臣數千里非有山海之深之阻獨恃州縣兵備凡歲所供賜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

一同中夏昊職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
中國之患心也宜愛西域諸國如沙州晒蕨州珠城城
之族近者七八里水女草高麗新羅之屬皆遠中國絕
爲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
慨然圖爲備備制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級番
部屬戶者邊垂之屏蔽也如廷有金明府有豐勝
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思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爲彊虜
脅從而塞上諸州竟爲部族壞土兵亦衆恐
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
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令在招集其賦法令得以自

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爲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
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講
講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西馬一匹守瀛州韓令
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
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
彥昇守原州馬繼業鎮靈武
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
於則得養死力爲國禦敵不須知二十年
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於

而望夷狄宥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救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竊惟陛下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之之罪掃爲國主歲輸百萬之財分遣二廣昔梁此而疲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祖宗之舊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念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桑棗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約爲不材別選忠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

以中祐爲戚而以趙滋爲法妄殺戶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屢國既有憤怨屢侵疲弊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桴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毋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晓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入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

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睥睨宵廬於幕北復遺

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柂之勝負不亦遠哉

神訥卿我議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尚昏中書侍郎蕭寔得而兵未克解古和親戎無上策良信哉愚以斯之戚戚以屈己之懇小愛之亡漢因而臨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答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哉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爲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出其類勝天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

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春漢之下德衰而力爭雄者有間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漸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之謂也夫氣勝而陽不得直也稿木積出妖孽況四夷乎是以陰氣勝而陽不得直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邊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氣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末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史九卿下

至百姓庶官宜有姦回佞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
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感於天故地震屋
壞殺人月食正歲朔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
而狂陰邪盛而然耳非不慮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
自立投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
不肖朞年便得幼其用智者使得遂其謀則上下之
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
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
壬人變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
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
悔何

張載上邊議四事　一曰清野城中之民既得以依
城自郊外百姓倉解其閭矣竊計閭內
豪戶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郊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則舉
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遣吏行遍
為講族閭降里之法問其所謀論之休戚使之樂群
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
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
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蹂掠此
為計之當先者也　二曰四守師為虜致則喪酋之
惠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
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
以枝吾將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
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
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
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陣之人
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三
曰省戍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
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方在民居多
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猶

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
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郊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則舉
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
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
使戍邊對時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
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
中則釋之個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
能射則免兒和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
兩外莫不入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
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四曰四民計民以守

必先相度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
周圍步尺與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衆以什伍形以
圖繪旣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
守禦所向習慣降時繪宅賦至則授甲付兵人各備
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堂如是則民心泰安技藝精練
寇不能攻使無倉卒之憂無調發之擾民力
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錄爲世
利今日之民行不止
呂大鈞井議　中國之大成無急於邊防自
秦漢以來得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偏求三代之
經濟類編卷七十　五十六
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
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緩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衛
內近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
亦不得不分而不分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勞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勞故古者分天
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
所謂重守者亦不過如周則分土以建賢以爲代理
以終舉者之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
而已其有功德則郡人世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祀之所以勸其子孫廢亦
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神宗時延昌軍司理王韶上書言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
信招撫次遵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
漢郡其壤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率今諸羌

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喻氏
子孫皆信差成為諸戎所共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
制其部落於諸谷有時聽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
之上也帝嘉其計召問方略毛安石以為尚書以部
管幹秦凱經久宜文字部籌沮澤上下兩城
屯兵以據約洮河諸部下李師中議以為不便品孝
師中罷帥事領義州秦州良田不耕者為頃
與置市易司經尚貿之利取其麤以治田乞假官
錢為本部秦州給之命部
領市易事師中職建知舒州而以管幹
所亡安石主張為泰州自此恭多事所得不補
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泰州自此恭多事所得不補
卿知泰州與內侍合
地主有訟父歸之父
聚卿而命韓縝縝逐
勿師中按州縣邸狀報但云公何能為今知鄧縣王安石者
此多事矣師中包
跟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
宅識

徐禧等既城永樂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
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率秦鳳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
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號及其長陳
擊之禧日何知主帥不決鼓不成列乾刀自率士卒
拒戰夏人益來注壍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士皆有
懼色珍自請出合擊心已搖不可戰必敗請收兵
入城禧曰諸大將本何退耶乃以七萬
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數衝之珍兵遂潰珍曰此餓鬼于軍退
當其半渡擊之乃可以逞徐得地則其鋒不可當退禧
不從鐵騎馳突盡衝突大衆繼之珍兵遂奔還
踩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乞水
已數日堰井不及黑潟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發兵
及徵諸路為夏人所阻不得前神臂弓不遠數百
城中人急會夜半大雨乘急攻城遂陷禧舜
舉援永能皆為亂兵所害珍僅以走免將校死者
數百人衆七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
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人之多未嘗
圍攻堅城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皆義合永脂浮
十萬人饑寒銀縞不可勝計事聞神宗臨朝痛悼
五十九
為三日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
安置

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泰晉國棟天下之
望息兵而招誘進攻取之策倚素以邊事自任往談
輕敵遂受覆敗自是帝始知其不可倚信深自悔
咎無意於兵而侯人亦罕奏捷初帝之還福也王
安禮屢曰禍忘大矣才臣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
安禮每勸朕用兵少置狄青為是也
高宗時宰相秦檜世忠所抑
以書檄招諸將世忠不從檜又謂敵人既退
之且言和之利已在於江兀术曰張相公誤我使敵勢
得乃在此急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遂有歸
意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益貴軍皆
怨又聞金主晟病乃夜引還兀术等既去劉錡劉
锜不能窮追亦棄輜重過淮追將士致勇
爭先諸路守臣亦參酌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嗚呼
曰皆出聖斷何力之有或問曰金人何因來攻
乘其衰弱公獨言不足畏何道與曰敵衆鮮盛然以
銳師入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
也審觀其設心而來必不方是以知其不足畏
若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
莫大於是若夫萬乘
之尊萬金之富宜當堅強敢可戒攻戰之具
所當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
朝廷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宗
廟設臺省總六軍以號令中原
是謂善守乾坤戒攻戰倫樂昌置後懷之方規畫臨

府鄉營壁使祖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
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
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疊必有
煽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
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
臨御九年匪不闢而日昃將驕而雖
御卒惰而難練國用匱而無餘之資民力困而無
休息之時陛下憂勤謙至而中興之効遲乎無則
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近年以來所用之臣
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康曲

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臣
經濟類編卷七十
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倉卒而
身以退大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
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退避爲愛君而
以進銳爲誤國國事蠹弊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
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
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奔馳和議之與治
兵退避之與進銳其效何如矣然敵兵雖退未大
悉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慢我觸場使疲於奔
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

宣宗時金徒單鎰爲上京留守開中都戒嚴口事
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昌武元屯將之入衛會
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自國家與遠
和交兵以來彼衆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
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武撫三州素號富
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百財貨不至亡失
參政梁瑨曰如此是自感擾後
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跡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
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
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搔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

又問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
此

真德秀潮奏五事　一曰宗社之計不可忘言國家
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權其方強不
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列聖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
在朝夕誠能以待汝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遣虜
之費而屬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
此虜而猶豫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
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
孫分故匿於箭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洲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
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隣之盜不可輕言撫
詔及山東之盜苟得忠而謀於吾臣大之憂也願朝
廷毋輕一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道杜窺覬之心
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
存亡爲我欣戚聞危戚之報則喜其非實得安靜之
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
也願陛下厲自強之志執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
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遵而爲紳大夫王爲謀說
遍事力殷正若臣飛懼之日而爲紳大夫王爲謀說
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怠過日尤甚其可恃
之相因容諛佞之有害益務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
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國家
氣脈尚不可以爲人公論清議不可以爲國深惟今
日實公論扶持之幾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
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
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
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大公論伸則乃治亂存亡之所
繇分故匿於箭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洲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

議所以爲長久之計輸朴來古徒單兩等十六人謂
制兵有三日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
不肯唯勾守耳河朔州郡流殘毀不可一築守定宜
取願徙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
保聚險阻宜微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
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
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
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
遂有山東尚能統衆守上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
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鉞
以滿親濟州鹽山無棄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
城修縣謀之河間後移剌張家奴爲河間公以
獻益安深州河間高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
寨謀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壤
威勝軍屯定州粗強寨城南宮縣謀之中都東路
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定州高陽信安文安
大成保定靜海貴德武清安次縣謀之中都西路經
略使兼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
滹三保河北江蔡山寨赫臣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

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
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
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
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
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宜撫使總師
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稅賦號令得以便宜
行之除已經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若
亦聽管屬回時九府則富兵強唯武仙耳

子088-584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刑法類一

刑法　六十二則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曰幬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罪軼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謙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猶不恐斥然以正呼之尚迻就而爲之辟也所以慢神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命而遣爰劒自裁縱盤水加劍伏軾而自絞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

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輸繩之以刑是猶爲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先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

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罪軼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謙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猶不恐斥然以正呼之尚迻就而爲之辟也所以慢神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命而遣爰劒自裁縱盤水加劍伏軾而自絞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

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
罪者蓋使然也凡所謂不下于庶人者以庶人遽
其事而不能兼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再有免席曰
言則美矣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
刑至刑無所用政榮紆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
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
參焉成之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
以刑禁也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道之而弗從傷義
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成而
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
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吏訊萬民有指然
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先作刑罰輕毋赦先時
五刑必即天倫鄙麗于事先聽五刑之訟必原父
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
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泛
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
之以狀正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
聽之三公以獄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
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
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罔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遠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
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
國之讒也惡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于鬼神時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
亦不誅械文伸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刑五
而已無有隱者罪乃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
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
今晉人爲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
有諸仁之高也免之臣聞之矣相極也故能有親夫
諸侯之間各守其極之所謂民也君請衛君以示親

於諸侯王以動晉大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
君重乎不可以惡公說行王二十致乃免衛侯曰是

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魯問同則厚其好待貢衛侯問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書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餘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

故以禦刑也必大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腐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

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臣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盡姑釋荊與鄢以爲外患乎

鄧人行刑有故向使鄧人行刑有故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也況不可揆知乎故閎夭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守之以信結之以義紓之以政行之以禮導之以樂齊貴賤等親疏之以恩經之以行教之以刑畏之以罰一之以治其末也故等之以恩經之以行教之以刑畏之以罰一之以治其末也故等之以恩經之以行教之以刑畏之以罰一之以治其末也故等之以恩經之以行教之以刑畏之以罰一之以治其末也

日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決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墨子曰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雖君絲縷之
有紀罔罟之有綱所收連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
者也

韓非飾令篇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
定矣不以善易舊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
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衛治者削
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衛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
物多末穀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
爵必以其力則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投

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
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
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
也兵出必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
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
易攻內無伏慫使明者不相干故莫敢使士不兼官
故枝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
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
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兵半用利出十分
者其國無敵利出三空者其兵不用利出十分
百民不守事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使

治亂篇　治大體常以治爲法與時轉則治治與法

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例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險者貴能塞其變者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乱也特外不亂也特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與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開外塞私而上卑自恃者王可致也

倒言曰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去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然猶之不已乃更為法律於是採金不止夫罪莫重罕磔於市猶盜採金不止夫罪莫重罕磔於市猶盜墾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屠人不為也天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盜墾離猶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

秦二世無居召趙高與謀事謂曰大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驌驦之駕六騏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非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與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氏已累世用事矣其root非忠臣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

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賤之交貴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幸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塞下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當樂矣曲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諫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磔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入則侍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

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陛下幸而許之臣乃敢以屍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使高治之高曰人臣當憂恥而不聽何變之得此可明論了趙高曰人臣當憂恥而不聽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議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前日益刻深

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

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加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簋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薄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曲九防決淨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而死於外葬於會稽臣事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日食監門之養手作胼胝之事乎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使事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何則天下重而身親之也有天下而失所爲尊貴之心之故可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人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上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希常常庸人不釋錙金百鎰盜跖不得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

高哉階墜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行賞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敢犯而亦不察於聖人之論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農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所求得所求得則家富則君樂也故督責

漢文帝誅犯法相薄昌　梁相衛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後盜無辜之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文欲以明法而順民慈罪之意也今天下之臣開於側則治之深則亂之固民慈罪當則民服而道之以安者也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德不能道其所欲故生則有賢明之益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捨馳說之口除烈士之行察聰掩明內獨用聽政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說論爭之辯故能牽然獨行恣雎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則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聖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年穀孳生康穹則君崇也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家富則君崇也故督責必則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
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犯有肉刑三而姦不止
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
大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
亡繇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除
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
免具爲令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
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倡訞言以相驚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
吏以爲大道其有他乎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景帝頒養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餘宮
不屬連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
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頒聽之

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罷死无冤民夭絶無辜豈
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議
減死刑及可蠲除約束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毋云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
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
欲經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
除死罪及可以輕罰者以聞

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監心覽焉
章帝蠲除禁錮部　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
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
至三族莫得垂緩仕宦王朝如有良才而沒齒無
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
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司馬遷行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宜稟於六
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
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
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

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
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日合血戰前之蹤見犯則校
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心則愛心生怒則毒螫
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
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湯之伐桀以殄夏亂
遹與遹厥師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
興晉用兵犯而齊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

後且權兵阻時乾坤定矣至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
安未可復興兵今匈奴仁惠施自然思澤加海內宜
及其善時復文帝知其一利孝文曰朕能行之
冠念不到此今邊心之亂
正值當戰陳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
動亦非萬全自然之方何
不以爲意朕甚自恥之本
父子尚兵日久煩苦爲動心痛無日忘之今未能
銷距願且堅邊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
且無煩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

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狄彼興壞等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大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思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祐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遵堯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殷殿漢國披肝膽決大計廢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煎世之失正始受命〔急務頃

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羣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臆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新陸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奉畏忌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練生殺在口輕重在筆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残賊而亡極會赦令一切不得出冤結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忠臣之

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狱敗法亂正誅觀宋之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聖人一級解衆狐獨鴈癰咎不能自存者粟五斛爵人一級解衆狐獨鴈癰咎不能自存者粟五斛爵之卿不踐而後貴皐陶謀之罪不咏而後良是以古人四月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罪一等廿有百日數衰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因苟合詬恥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覽刑罰以蘇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敞奏記王暢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蠲秦嚴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縷縈綱除肉刑卑茂文翁召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大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近其效甚遠參是伐樹將爲蔭息雖欲戀惡難以開遠以明府之才日月之暇救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郡縣

梁統亦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前典乃上疏　臣竊見哀元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二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科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

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海天下約令先行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遵世康平雖除省肉刑相坐之法他如萃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頻數興發軍旅誅討嚴助淮南之屬作左官之律以破朋黨以慙隱弄法故童昏闇之與至于孝宣君明臣忠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蓋少至初元建昭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益賊浸多歲以萬數聞者三輔至衰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

於寬者得奏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設教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執回轉從橫壅塞趣走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龍西北地西河之賊遂招羌胡攻取廬兵劫略吏人詔書討物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雠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背刑罰不中之大患也加姦軌而致迭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也

宣帝時陳龔爲尚書令以帝新即位上疏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故周公作戒勿誤無辜孝宣其所施行多合聖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如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多苟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弦弛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兄寀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靡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覽旨每事務於寬厚其後

遂詔有司絶鉗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惑之禁除文致之請獻五十餘事定著十令

籠又鉤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蔽之所去刑之所取失體則入刑刑爲衣裘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貴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二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

臣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上奏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也者決嫌疑明是非實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二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道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遷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備輯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獄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一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竝緊白謂必合道衷心焉憒憒聊以藉手普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縈上書夫親之者掩口胡盧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在氏觀其公旦有姬旦之繇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所以代興迹是后殷監觀察增闕聖聰惟因萬機綱紀國體合洽時雍庶幾觀

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孔融上　帝復肉刑議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治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殺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

也紂斷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當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處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作侵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鼂錯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卷伯才如史遷皆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荀勗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晉袁宏肉刑論　天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奔來赴肆不已不能支其嗜慾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以恢其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收其弊故先以德化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司寇掌國之八法以輔王建邦典一曰邦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措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舉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

范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在宮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趨登聞鼓乞恩贖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晫議以為天下之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幄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晫議時議者以廣為錯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理明有恩恕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黃門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臧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與刑者也

且既許宗等宥罪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續父者豈得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王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頃笑之間尚憚所加況人命乎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再人之冤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情將來訴者何獨罷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劍丈興怨讐此爲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也

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魏韓顯宗上書刑錯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楚之下猶不敢誣況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夫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之嚴不足慈禁今宜欲遵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恣相放效臣外之官欲遵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職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請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各令盡忠奉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獻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故薛道衡劉炫普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官成歲終考其殿最不直者入錢贖罪今則不然官曹處何也炫曰往者州牧四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銓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吉頊宰弘泰坐誣太尉長孫無忌謀令不待時而決二十志第上疏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以無忌忠誠遭讒告喜並是虛欲冀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告謗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若是真無邑志猶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安弘泰即宜斃不待時且國家之人事當罪道德之類罪惟及身以罪坐枝量明非惡通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此謂有傷春氣竊謂未安左傳聲子曰君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胎卵毀巢破卵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之道大者在於陽陽爲德於春刑主殺而德主

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者長養萬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塞聖昇祚繼明御極遐邇荷之絶軌跡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于天時刑罰依于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寒暑和節則生靈幸甚

朱敬則諫除濫刑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漏之以淳和八風之樂只奏之二代之禮以導之泰既不然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皐之間糧儲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會稽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頓將綽有餘態及陳詞書說禮樂開王道梁帝圖高皇帝忿曰吾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

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時君而不顧重攻戢之吏奪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譁即器溺難逾何二十帝平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蓬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匏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誅劒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攝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塞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閨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進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儀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狗也伏願暫棄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廢立之須臾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去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

之源朝廷之迹使大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韋嗣立時刑法多濫疏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
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
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欲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
之與京猶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由主司姦兇惑
亂視聽而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
源察其前事今大下萬姓識陛下聖察其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
衙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
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
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臣姦大猾伺
寬其數甚衆皆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蓋者益多寧

無冤氣冤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致太平其可得也
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廣宥之深仁歸罪於制刻
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當
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
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
比所陷非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明敕厥
則庶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
穀登於庶民檢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
願陛下察

之用仁義也伯者威之任權智也强國治之務刑罰
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
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凡欲光宅天下追功上
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簒之失者也伏覩陛下
聖德聰明遊心大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
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
德爲政將待于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
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
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
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偶偽

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
重設嚴刑異以懲創于天下連篇累牘及其交游有
跡涉嫌疑詞相逮引莫不窮捕考劾枝蔓蟠拏大或
流血小猶魁魅至有妖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
冀圖賞貨叫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惶惶莫
有固志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
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咸生
再造臣竊竊不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
謹之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
存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

吊人之意　伏見諸方告密因緣百千莫大抵所告
皆以楊州爲名及其鞫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慈又屈
法容之榜訴他事亦爲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
讎睚眦之嫌皆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
捕冠蓋如市或誣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
莫知寧所　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
察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
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
故獄吏相誡以殺爲高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

而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覽汝輩刑死囚張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忘之罪狀案令在杖背更肉薦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八月以來天苦霖雨日陛下赦李珍等罪天即氣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宇範日五彩紛郁瑞靄氤氳大薦品物恢敉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公等死仍有風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其見臣聞此皆刑也陽舒者德也慶喜氣也臣伏考之天氣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体答之應必不虛矣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修而陰由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甘雨嘉而見豈宜大慈如此陛下豈不承順之大刑者怒也不可以承高祖令又除而臣恐過在獄官況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已來獄更急法則修而陰由陛下赦罪未措刑殿臣頑愚尚惑斯義敢布政衢室而啟

復讎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之殺人子之義禁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動法故聖人修禮理內

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
法寘之以刑然後庶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
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爲國典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
徐元慶者父爲縣史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
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
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
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之大本
亦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
合其用則異蓋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謬

黷刑甚矣庶其可詠茲謂倍壞禮甚矣衆以是不干
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
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
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猷其誠僞考其
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
若元慶之父不憤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
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
昧顓斃不聞而能以戴天爲大毗桷戈爲得禮處心
積慮以御羣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
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
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
善者解是敗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
其解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爲不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爲善遵罪也豈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
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
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
心以驗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爲能與吾

事而敗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
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
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
以苟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
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皆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
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者數月瘐不得捶
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
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太
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違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
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爲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

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
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矣雷
霆雷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
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殺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
豈爲非當罪也哉秋冬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殺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
草木豈有非當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
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
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
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溢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
經則陷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謂矣當也者大中

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
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
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
異物害道知權者不以常人佛吾慮合之於一而
不疑者信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
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

之甚也

韓愈復讎議　子復讎見于春秋見於禮記又見于
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
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者

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

意意立定制惜有可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孤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出旦旨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問獄疏

問獄為最亡羅貢按制獄疏　頃者小人告訐貿以

之多僻獨正者尤未能變體以達於善故必見引衆
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中
正引由迴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毀書而歎
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
而感之因謂崇曰今主上文明政中理定君臣共
憲不務知閑邪存誠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應行之于
已余竊懼焉欲往降階拜客而謝曰微遺闕於衰
職用薄言爲已包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
何遠哉昔咎繇陳庶登朝作士設教理訓開物成務
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詰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

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
於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嘆其政曰舜
舉羣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
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羣之慝罔受色之貪明善
惡而紓愚議儀實貝賽遣在慶舜之功居二十之一
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
而無咎矣乎觀魚于棠臧伯止魯臣在期哀伯抗
詞告者君其忠閭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
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穫而裂引吉之所
大和者君甘則臣酸若淡則臣鹹今擬也君甘亦甘
而調調也安得爲和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
其因此非正體未變爲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
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間道若存
若亡交戰于胸臆之中懷疑乎語默之境幡獨正之
莫引忘此正之必宰時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
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與何以明之坤六二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
疑其所行也論語曰義者至公論皆只崇
公激俗抑私事主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
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棬前驚馬用違者
論人死中獵鬼以從欲廢法理行違而合道物貴和
而不同不同而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
漢帝歲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
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
敢怠部任延雅奉漢帝是其正言此則歸正不回垂
言順衷不以忤悞見忠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
公見梁丘據曰使君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
大和者君甘則臣酸若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
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

之味獻可替否而不聞道乃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違
度故曰物貴相和而不同劉毅山濤辨和同之義有旨
哉若以不同見議未敢聞誨客曰和同垂訓則以聞
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愚耶書曰御衆以
寬得曰寬則得衆若以寬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
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王之德慎之
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
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
尉也魏帝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輒而不從曰陛下
自能恕之豈可令臣之典筆也肇知任寬恕是君道

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以平刑
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密網內律云釋輕
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
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
教爲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詠有五而竊盜不預焉
即心辯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
豈是儒學挾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
明信節重玄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感睹天
道明威不褻惟刑白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
是成功所務肇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

嗃無悔婦子嘻嘻終吝嚴于其家可移于國昔崔寔
達于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君宜寫政論
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云爲國者以嚴致平者也無則
於施惠猾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
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貶深
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令上良御駟捨銜
轡于衢縱棰策攻疾倍藥石于病膠適見鞅駕轉
逸言旨更深膏人僕吏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
變爲唯帝主之令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

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爲言武
帝垂淚嘆曰法令者高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先帝
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詔萬人乃可其奏近
代隋文帝子秦王俊鴆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
楊素曰王陛下愛子忘忍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
知公意我是五兒之父何不別制天子
見法當我安能屈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
經不變之義也況於狄官典戎可寬動
音干次且庶昔登寢高麗廊之上
趙王倫篡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

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斯養正于下位申正是託于何懼乎大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政謨謨其節思為社稷之臣寤寐召高訒公卿考友揚名是務亦為政烟霞尚志共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泥泥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棲門自媚拜塵遊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思以為深恥客乃遂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牛希濟刑論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為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衆人必于市明其罪名之死也皆欲遷于威怒者也三代之後體其骨血嘉其性命以漸遷于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四之用劓刖之屬最可以為恥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衆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憐痛于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恥且格及笞杖之法易曉其事行鄉而無慙荷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恥誠哉免而無恥哉文帝感緹縈之一言發輕罪者願重刑而復出無辜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

輕其刑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輕捨然則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于官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辨之中成於衆證之內吏與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是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為弊之一也書厥為獄哲不顧入刻木為吏哲不願對獄吏之辱辭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悉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偽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擊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箴縶外發鄉井以其寇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情或默深宥以求貨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弊之四也其獄既久改為疑獄遠取之證廣檢黨與淹延歲月以俟赦宥此為弊之五也罪格之下易以施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威恐取其必然誠雖無罪自不能免益不勝其楚掠之苦寧甘心于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幾死之後證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捶之

勒聯喚論興元年辛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
朕失人心耳十二年六月遇而抑首不言笑竟曰
崔器將軍大人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
縣令杜徽恩情以其能於撫教有功免死拿官自身配陝
郡効力臣等伏以法者大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
敢專也若王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
主開元已前無者貽朝廷也當今為天下主愛無親
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
此名十惡科惡乃居其一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寬之
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

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養由基射穿七札楚
莊宗社乃念斯言之功恐而不誅是縱罪賊技
經行其應罰之勞論功之助而信賞文棄原取信以信
大于原也今陝虢要郡不急于法則海內無處不効
況陝邠平
呂溫功臣恕死議　昔帝舜刑臞以窮國之許盟其陪
臣殷冕秉軒三死無典近代或者為因山號於是乎
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數脩諸時事其
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涯不可
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

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從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全名
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挽權
亂法以罪籠人隆信賞必罰之典酌昭德惠違之道
恐非晉王經邦軌物之制也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
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
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刑法官試言試刑法官
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爲俗吏故應者少益尚科

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
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論從
減論神宗令司馬光異王安石以遵言爲是
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司刑部丁讞審刑院
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作安石風旨可以謀與殺
分爲兩事而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責禦安
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
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者爲令
司親事官奏根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
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
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
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
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

人使之周流民間審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
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
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
移宜有矯革而因循積習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
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恥共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
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
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
猶不可信顧任此所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
乃安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
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吏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

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横使
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
朝廷指揮皇城司今後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
本情或別有佐証或察訪肉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
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
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錢易論除非法之刑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
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
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寧
有愒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刑非欲毒於

民也凡有罪之狱既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二
時而行之又痛比　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
省刑愛民斷可知矣齊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
山黨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流共工于幽州何
獨不言殺鯀誅三苗殺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
者皆殺戮滅絶之衆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
忍言殺是故國之恩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甚于
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貴刑賤法法有所棣不本
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則臣
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獨

理天下獨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
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
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爲秦民者嘗冤之殘
告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戮漢祖
既入關蠲何以文無害居牢相故約秦之法爲三章
文帝有感緹縈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
之肉刑者劓椓黥刖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

身命尚存令受是刑後代尚以虐而絶之死刑者有
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
之以爲常法有可承式固敢增損近代已來非

之刑與不可測不知建於何朝本於何法律文不
無明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而行之至于今日
或行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越與造惡逆者或時
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節節截手
足坐釘立釘懸首格筋及諸雜究刑或身首異門而
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烙而呻痛之聲未絕盛之闔
閭以圖示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
剖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爲變數歲前蜀部
兩廣作亂事敗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
除之則永爲祖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六十一　刑法
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
刑止于殺則絞斬行焉復使先受苦痛臠截斷割然
後就刑然亦非欲輕於刑戶貫誡於後人令無犯者
臣淳化中寄居嘉興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於集衆
之際有益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可誡
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
矣三代已來跻民仁壽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
言民免而無耻矣臣愚見以謂一人受民民誠則懼
雖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
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僞悉務祥瑞整現古
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
恐近世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爲
常行大臣又竊見唐太宗以人之五臟繫于背有罪
者仍不令轉背益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
致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今歸甲農然後就法
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
帝號埋廣以酷施于毒刑湯煎鍘解靡所不至廣民
冤之立於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
平之而絕其法廣之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
無怨今或非刑之刑不除亦恐政閥況剖心割腔獨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六十二　刑法
夫受行之已爲萬古所笑今以此爲刑臣耻之陛下
必亦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執背言於陛下非陛下大
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
今後明下詔書所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
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陛臣一身愚直之
罪亦幸矣

奏行論獄疏　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
失有犯輿憲即爲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
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極
死亦何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

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
亭驛戒諸過者市萬日隨之成兵警駭不測為何等大
獄及開案具乃止詰求當事非有枉法臣職所
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陛下主上法
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
府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也一旦至此
使士大夫不勝其辱士民觀此非所以養廉耻
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皆緣姦敢宛枉太半
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文為功自免
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

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憂其主忽
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
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獄未訖臣不敢具今事
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此臣所嘗熟慮而行之故敢曲而民
直詔獄重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從有司論議不
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而風俗孝廉旦召和
平天下之一事也

議賦於門人之說　曾鞏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而漢高祖約法三章可更定律九篇
而已至文景刑措不用歷數百年而晉修日益煩重斷罪
所刑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
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悟文
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
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繫議而少寬之人
主前施蔽明蔀縕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
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大憲事務鉤考簿書發
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大咩于小必罣于大其
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
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
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
之以正辭正辭正則其敢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
稅而已是以斂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
稱貸榷場之利皆心知其非而行之故雖曲而民
為益今欲嚴刑峻罰以為盜不若損利以與民衣食
足而盜賊自止大興刑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
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
以古之民皆因之本而刑省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
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責
藏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

計益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矣
積糧備沿邊皆有九年之畜而東北邊堅而不能
矣趙充國有言羌中穀斛八錢吾開羅三百萬石
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戢民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
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
為身謀非為社稷之深慮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
而徇人情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范百祿與門下侍郎書　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
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
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一時斷獄無慮數十百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六十五　刑法
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
面焉有周旋趨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
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向之官何術以處
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
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褊亦性分耳伯祿又烏能自
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
衆人有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為大非而終不能奉教
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黨殺
我人純篤曰我實謀其細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
凶暴將官之應則死有餘辜論其彼教之罪使通謀
情誠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
以自調延至衆庶未聞有曰范伯祿頗知守官然皆
欣欣焉各溫公之能用人曰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
下以為是伯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黨為
阿丁告云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為可殺而罪大理用
法刑鄰引例編管廣南之為大罰也任聰御札到後
行期既滴而不當明之刑名是慮也比二辜者伯祿
實雷用心為欲默而不被則惜聰異黨之意欲辨而
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雖然已入就法有
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說七戚者非
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六十六　刑法
亦思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而悲是人矣
得開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
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已任欲為朝廷
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使隨聲雷同苟
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賢之用事者為後世矣侮之
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黨心觖
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黨殺
我人純篤曰我實謀其細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
凶暴將官之應則死有餘辜論其彼教之罪使通謀
情誠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

句未爲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爲文傷人及
盜則抵擊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赫偶亦
自適本罪所以本部原情取招比之毒者抵遣廣南
編管央杖遠竄粗且懲姦合於充軍流若之法始無
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
三結約欲行强盜至三日昏時而劫寘訖家贓滿
按御札三日已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
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救前御札將爲約束
指教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持教誥救捉若五
年南郊赦文應救前御札到後强盜至死並決訖刺

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滿島
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
時幸當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
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爲本部擬作任職自當法
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恩貸貶以害良民哉
得非良於憂民寒饑多啓貨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
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若民賊歟重
也倘使禁錮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饑不可
得寒且饑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
心而不窮其本也若此末而惟刑殺是務則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雖能赦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矣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徃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終無成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辟何辱命焉子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大取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訓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使帥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敖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
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
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
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踣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踣
踩雷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踣踩雷廷理
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
理王曰法者所以崇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
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謝之罩門之外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羊尹無宇斷之曰
田所若其違旌旆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
也

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
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焉有圉牛
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
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羣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
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
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
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
吳王曰敢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司徒皇令而察編圖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之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
不公之心明著于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閽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文子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
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寧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
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
公平

羊尹文者荊之厥鹿城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
旗之長拖地羊尹文按劍齊諸軫而斷之車抽弓
於襄援矢於箙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
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
旗所於軫大夫之旗所於軾人子荊國有名大夫而
滅二等文之所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吾聞有所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
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鄭放子產令興將行于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
不能克寬猛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寬難也子圖鄭國
寡君在上位以率土民土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刑則行之又何疑焉簡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
愛土室故也吾何有於諸游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罪
使吏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君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
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
以與衛秉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爲索
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
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

漢武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
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七
君日驕酗殺主傅擊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
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民又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弟故而誅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
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
擇骨肉昔周公誅管蔡放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孚甚臣朔奉觴昧死再
拜上萬歲壽
昭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

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之
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布
所誅吾已取之則取之斬之於是當選士馬
日旦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
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各皆上建跪拍監御史曰取
彼走卒前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
校皆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
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
監御史公穿垣以求賈利買賣以爲士市不立剛
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八
黃帝理法曰舋蓋已具行不由路論之奴人女奴人者
殺臣僕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
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遣廷尉是名與後至渭
城令死宜今渭城有其狗也
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徐逢格殺之秀怒
命收之王津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逢奉
法不阿是教令所行也乃貴之以爲刺姦將軍增門諸
將曰當備祭酒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
董宣論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駙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駙

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王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光武光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法今枉殺卿反以我為不德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為臥虎歌之曰槌鼓不鳴董少平

順帝時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真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與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李膺徙弘農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棺中膺知多權貴請先收之朔已絕乃偽稱生奄書請之并家門開棺中常侍侯覽果遣人詣膺求朔膺出門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留弼而因遣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

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守恭荷重任當選士報國公
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掠數百丙承校吏于
餘人皆諫于廸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
覽大怨遂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桎梏徵吏人
莫敢近者唯荀考應其求送到蒲津之間大苦於道
旁曰明府擢拔屈辱逮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
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號訟
之又前孝廉郭勔數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于弼弼
遂受誣事當棄市勔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十一　教元
得減死罪　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
免君無乃蚩乎閻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
弼遘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晉武帝時李憙幼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
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陵各占官二更稽留請免濤駁
等官陛已亡靖貶益詔曰洪者天下敢正不避親貴
然後行耳晉書將枉縱其間哉矣此數者皆是友所
作俊劍自姓以諮感朝上奏吏乃敢行此其考竟友
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治詔獄堅綰問之曰爲政之
德德化爲先莊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
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欽手以避二鮑豈其
乎其中勑群傑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
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崔洪爲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
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
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
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
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荀聃綽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十二　教元
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聃拒之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聃乃以爲督護後犯
法聃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
流涕門殺卿者兗州刺史殺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
此
苻堅以王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
豪右縱橫扇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
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
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
體德化爲先莊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

臣闻宇宙國以理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
臣以劇邑謹爲明君清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
君以臣不能窮殘盡暴清執法者敢不盡心爲銀
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竊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
景略固是夷吾子產儒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
唐太宗以兵部郎中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胄資險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許胄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稱法應流上怒曰卿欲
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
而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
執爭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唐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
之斬甑生帳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
邊或曰甑生奏府功臣實冤太宗曰甑生違李靖
節度大義其反此而可寬決將安施乱國家自此節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曰我不
欲殺免死以白衣領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
曰去榮無狀殺奉縣之君而陛下以礪石之能免其
誅死今諸軍救戰絕倫者甚衆必待特其能所在犯

忤亂律誰當干中郎將范悵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高

復何以止之若止舍夫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
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　夫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
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榮逆亂之人也
安有逭於此而慮於彼官於縣君而不於大君歟伏
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
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律殺本縣令列
於十惡而陛下覽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
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
無法耶陝郡雖要不急於法

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慄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二五　執法
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有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
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
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威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
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之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
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人臣不亦可乎

左神策軍吏李昌夔大曆十四年人錢八千滿三歲不
當死　車大驚中貴人收捕杖殺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
貨吏元尹許孟容收捕杖殺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
本管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
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

賞當是時李石第閭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
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
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
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爲有公事
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內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
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宰相尚可恕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
人無禮於宰相尚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
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
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京兆尹韋澳爲人公直既視事案貴欲手鄭光莊吏
經濟類編卷七十一 十七
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
法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
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取本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
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會慕不次廬江民訟縣令受
賕徵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
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臺綱不可不知誥
曰何如廷式門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
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宮張
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
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
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舍吏滑民爲民害者
皆去之裨廩平吏爲刺史縣令別懦有大將與其
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部內肅然
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
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
汝訣也立擲殺之坐上股栗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
僭擬乘輿趙普按其事罪當死命刑之普復力請誅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十八
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紀天下法法可惜此一髮千鈞是惜敗帝不得
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食之使至新安馬踣澤而踣
及出澤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通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刖職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之怨之時而逃我者二何哉刖者曰所足固我之罪也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欲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其一而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斷獄平法末當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子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子公生祠命曰子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

亦疑梁王曰向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平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疑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實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堙薄則亟壞網薄則喪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瞰目特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蓄民施政

教者宜厚之而可刻

漢高帝獻獄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據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

嫁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于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欲毋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二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久前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爲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閭閈皆署曰孝婦里至今不改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二十一　斷獄

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今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嫉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大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祈禱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寃狀丹乃到門下自以不稱召中二千石共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深吏篇曉試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衆心群下讙譁廢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延尉少府升法輕重
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
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洗昇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
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一年不
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
填滿篆垂涕曰歷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穽此皆何
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二十三　斷獄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
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郁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辭姦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
由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稽
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
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曰
兄老母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
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
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語連朗出後二日車
駕自雲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
馬后亦以免獄多溫乘閒爲帝言大帝惻然感悟於
起訪侵問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
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恐諸所連及率一

寄到郡不入府先往案驗王英獄事理其無罪驗
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阁反房法與
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不以相及
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時獄皆以冬至前自
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
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
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
局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
箴往往號器械而已故曰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
當其時則物阜而物王者
四時之政行之皆一月令

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
氣潛藏未得用事雖陶煦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
在上地凍水氷陽氣否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氷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
十一月堅氷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
深惟古人之道助三王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
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建武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
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
罪雖有疑罪不復獄正一夫
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
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徵發煩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
夏百姓蒲與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
物當化生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
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
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

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
時節有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和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請官贖代其命因縱而物故尚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勿復追聚之據正
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
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蠲尚約法然殺人者
死亦[illegible]陵夷大化則刑亡[illegible]該時乱則刑重[illegible]曰刑罰
時輕時重此[illegible]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忿憾阻
兵安忍輒[illegible]在冒[illegible]幸至冬獄而初軍愚悄
經義類編卷七十二
妄自投斃[illegible]子[illegible]之證而孔子曰經於溝
瀆人莫之知見兵之[illegible]自隕其命班
固亦云不如趙母若以全其[illegible]
致死者非能勇義所感[illegible]
震雷震戮也溫慈和惠以成天之
春一草枯則爲灾秋一木落[illegible]
軍[illegible]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
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
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
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illegible]

法亂政悔其可追
鄧躬字伯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本冠父弘習小杜
律太守成閒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二[illegible]年用法平
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
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
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
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表彰尊扼請誅
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計躬以明法律召入
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
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illegible]專殺人乎躬對曰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二十七　斷獄
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
兵事呼吸不容先聞督帥且[illegible]自隕其命班
固亦云不如趙母若以全其[illegible]
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六人皆當死而罪未有
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illegible]
童[illegible]誤言兩報重[illegible]
乃躬問之躬對童庸罔[illegible]
令躬曰法令有故誤童[illegible]
文則[illegible]帝曰童與[illegible]
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illegible]
章帝曰善

王符愛日論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有穀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閽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旣庶則富之旣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

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惟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廷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傭糧應對蔽功旣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細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在罰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語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決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於廷以亂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縣以共坐之故而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慙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軼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

州郡至于鄉縣與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二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

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
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
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綰固爭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
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綰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
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綰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
衣入閤綰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闕帝
命引入閤綰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
不能制馭掌固使曠鑄鍰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

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
顏薦摩訶子世略任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
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
因赦摩訶綰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綰去而赦之因
命綰退食綰曰臣奏猶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
朕持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
緋謂俗云利官上以爲服將盡將斬之綰曰法不當死
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
綰斬之綰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
當斬上使人謂綰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改惜

死上掩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綰進
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綰曰
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
事上曰藏大木不動者當狠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上復曰暵炎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推邪
綰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

御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劒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
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
作寺丞以課冬麨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

使或受牧宰馬鞭歸路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
怒不恒不復依舉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
陳延有隙嘗經蒼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廡上
樗蒱以白帝帝大怒立命及捨人所教殺之捶
陳延殺死帝還屈突通往視牀頭檢覆牧得隱匿馬
二匹帝大怒將斬大僕卿蔡容愍達及諸監官
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
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帝感悟曰非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
臣一身出死就陛下何千餘人命帝感悟曰朕之不
明以至於此頓首卿思言耳於是愍達等皆減死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雖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於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遣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往覆按之仁師至悉鹿去杻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但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若一屬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恐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在獄中語遠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自張釋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

加罪太宗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寬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臣下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二等失出減五等今人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加深酷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懲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太宗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圖反下詔獄將作大匠閻立德將軍丘行恭與侍中侯君集等雜治之德玄本亮家僮君集素與亮有隙德玄又與君集同鄉里君集陰欲因德玄成其事德玄誣亮與秦王左右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謂道士秦叔向曰我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叫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與衙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囚人往還陷入於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頗俱斬西市籍沒其家公好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讞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幸刑部所處者多

號呼痛寃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因曰庶
卿所處本自無寃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
是邪
武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父
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
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
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
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
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
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寄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案制

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
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
繼起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
人輒令數處俱告真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
俊共供羅織經數千百款教其徒網羅無辜緣成反狀
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
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目昧突地吼死豬愁
求破家反是寃寄名流或以棱鬬手足而轉之謂之
鳳皇晒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驅駒扳擷
或倚壁累磚其上謂之僊人獻果或使立高木

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
或以鼻飲漆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
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
陳子昂上疏以爲徐敬業首亂陷刑禍將息姦源窮其
黨與莫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酷刑有迹涉嫌疑辭
相連引莫不窮栝考案至有姦人衆惑乘險相誣糾
告冤狀似冀國尋實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伏見諸方
告密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
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恃恩相驚群黠之嫌即稱
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

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
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
專行殘大窮竟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
如麻流血成澤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獄
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成傷和氣寃生癘疫水旱
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條然而生矣古者明王
重愼刑罰蓋惟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
奔走天下交官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
武帝得密開三老喜廓然感悟再拜江充三族餘獄不
論天下以安解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

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御史中丞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黨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罕秉奉使推鞫既定法象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聖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慶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酒泉令周綝前監察御史陳嘉言等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俟思止勍魏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墜馬足耳加陛下鞫足繫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俟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俟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啓聞仁傑衰邊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投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入謝太后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辭死表使綝奏之綝思竣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亦得侍側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辭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謀之秋官郎中徐有功

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張德直等復作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秋仁傑爲寧州刺史時治遂平境百家爲保保五千口刑遏使行用仁傑審奏彼皆誅渠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而不言恐垂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旨流寧州道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
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
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當廷爭徵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
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忿殺知有功正直甚敬
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
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雜刑
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雜刑曹此囚終無

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
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衷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
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
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
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
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
之奏寫兄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
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作稱有功蹈道依仁
阿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觀故客問曰徐公
此不足處蔑違而明與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
臣望絕此處分依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
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
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
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妃父
孝謀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
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
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
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
希瓘請侍御史徐有功詰所司停刑上奏

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固爭不得周興惡逆請付法法司
處有功罪當絞今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
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
內憂懼寤何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
孝謀起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權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
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作稱有功蹈道依仁
阿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觀故客問曰徐公

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擊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咸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罔周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容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之刑僕親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哉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貶戮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好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唐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決之張說曰陛閒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若大臣鄰巡北邊門杖妻皎於中書敗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庶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妻皎事往不可追倘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臨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說退而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

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彊令裴景仙坐贓死于匿喜鬼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裔有建義大功錄在令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仙獨存今忽承嬌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士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絶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辭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

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罷先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温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其部吏素開溫之悏盈朝明明在位遠無偏私可謂慎刑之道如斯不改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在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已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測君子時或訟于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先之爲言偏也偏一家之詞也偏詞雖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以斯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扶之濫焉大則性

命必有鉄鎖之冤焉脫夫子實謂先王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繫於季路賢者審之先言不可以折獄者必然之理也

周立訴訟法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

宋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獄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太宗處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復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晉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陰獨忠於唐拯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溥之以矜毘必欲以耶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又粉昆世謂

感憤流涕臣竊惟宜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眾
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輔論朝政九年之間
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
嘗被黜逐遂敢數罔朝廷成此大釁以報私仇必欲
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
積陰淪晦時中外謀欲以至其出四 罪告其著先帝
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邪之忿不已持之益
堅出是逐臣死於毒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
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
魂為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

可也獄具正稟宿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瓊安置通州
瓊嘗謀弒章憲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得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
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院上而商英罷瓊又徙台州
何銖中起進人石憬知台州欲寘瓊以必死憬至既
瓊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瓊揣知其意大呼曰今
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憬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
兄集付瓊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兄所以立名于
以神考上為所尊事何得為罪時相學術
淺為人所惑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

手憾軾輒擅璩使[illegible]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孰
甲怒罷[illegible]平生論京兄弟皆被擒其處心發露其
情態最[illegible]忌恨故得禍最酷
江公始[illegible]論蔡王府獄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
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
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
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踈遠者尚且如此矧聞
閫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
告者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郎開封府已行根治臣
聞之駭汗流浹背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

之時廷容小人衔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
親者乎臣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禍慈
坐床敲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
有庫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禍慈
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煎何太
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
手足想肝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埧篪之和有友
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盖親
[illegible]不可離際間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
[illegible]道足以[illegible]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留意
雖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悝嘗[illegible]

贖罪二則

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民面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晐粟以贖罪如此則富有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俚夷之行壞公綱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

歲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民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共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亦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貢禹除贖罪法疏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貴人脅增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史實魯哀哭之而天下大化今以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肇興太平之業開大道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途從者欲開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貪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富書者尊於朝諂諛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賢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黠劇而髡鉗者猶復慢侮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埒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諺曰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薮而得利者為賢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

得眞賢相寺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
致太平宜除趙罪之法相守據法不以實及官職者
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事少而賢人
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漢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
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
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
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
夫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
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
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
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
經濟須知卷七十三 公罪
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
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景帝時吳楚反袁盎說上誅鼂錯鄧先擊吳楚還見
上上問曰聞鼂錯鄧先擊吳楚罷不鄧先曰吳王爲反數
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
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
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盎吾亦恨之
乃拜鄧先爲城陽中尉

諫大夫鄭昌愍傷蓋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蓋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遐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雖在可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劉向訟蕭望之等疏　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

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倪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二年兒寬

廢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辭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計有過之臣無召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遠恭顯以彰蔽賢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成帝時劉輔諫立趙倢伃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辭臣莫知其故辛慶忌等上書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諫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寫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句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官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簡忌諱不足深適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降覃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弼而折傷之臭

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慶之聽廣德矣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陛下留神省察

公乘與訟王尊昔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辭蓋爲此發傳致奏文沒罰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楚人聞馬斥逐奔楚楚悼厲以誅貴臣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竊痛傷夢修身絜己砥節守公刺譏不懼將相誅怨不避家族之賊解國之憂功著戴修威信不廢誠國家承之聽獨捐怨讎之偏奏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七　公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于笞箠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赦本之聽獨捐怨讎之偏奏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八　公事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類兄子閎扳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毋欲傷害聲寖動內懷怨恨外依公孫建蓋爲此發傳致奏文沒罰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楚人聞馬斥逐奔楚楚悼厲以誅貴臣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竊痛傷夢修身絜己砥節守公刺譏不懼將相誅怨不避家族之賊解國之憂功著戴修威信不廢誠國家承之聽獨捐怨讎之偏奏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八　公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于笞箠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赦本之聽獨捐怨讎之偏奏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九　公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于笞箠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赦本之聽獨捐怨讎之偏奏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十　公事

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孫寶敢鄭重書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
衛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
明案尚書令趙昌奏僕射鄭崇卞獄覆治榜掠將死
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
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讒虧損國家爲謗不小
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章帝時鄧壽爲尚書僕射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
寵威傾天下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戒國家
復因朝會議刺憲憲銜之壽乃與憲俱上封事言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九　詩事
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　臣伏見尚
書僕射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
差及上書請買公田事案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
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
違衆正議以安宗廟參其私邪文奎閣平事分爭可
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謗以昌不以誹謗
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經過可裁陛下若被誅臣恐
天下國家以爲橫罪賢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
以敢犯嚴威不避衰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
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機無窮
臣敢謬承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
僵仆爲死有餘
安帝時先零羌寇傅號北地詔護羌校尉龐參將降
羌及涇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
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
兵還牽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
伏見西戎反叛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
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猶狽侯鎬及
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十　詩事
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廢之資抑亦奸城有尤虎
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寮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達既有義
勇與毅之節無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
前統西城勤苦數年遠留二輔功効克立閒在北邊
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
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故
晉景弃赤狄之土秦穆遠霸西戎宜速覽二君使參
慎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安帝發怒逢收

考語獄結以罔上不道楊震上書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脩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遺棄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勸羣臣不道之人張皓亦上疏諫安帝乃悟

朱寵上言公卿臨　臣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愛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垂陛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比當亭稽舊典不有大罪不謀之義織微感觸引分決是以前代之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至重問王公恣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幸有他變則

朝廷蒙害賢之名辭邑無救護之節矣昔綘侯得罪秦嶽解其罰魏尚復居馮唐訴其冤時君魯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與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末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舍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鄭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聚罪北海郡藏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案其罪元群行賂宦豎反坐輸作左校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昔秦人觀實於楚昭奚恤莅以辭賢梁惠王瑋其照乘

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
左校徒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
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
行父親逆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
等授身殭禦盡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諧訴
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遲迴覩聽
爲之嘆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
於徒中宣帝征張敞於亡命親前討蠻荊均吉甫之
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如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
遼令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十三
過宥罪乙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
復拜司隸校尉
桓帝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皇甫規對　天
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
禍祚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
而灾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
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
祐馮緄趙興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貞
祐陟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
而灾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
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
祐馮緄趙興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貞
翊廖名奇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獄事起無
端虐及衆庶殺戮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登
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誓
留聖明容受忠益則前貢可彌後福必降
第五種爲冀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
守貪穢奢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
抗厲乃召羽具告之羽收匡賓客親史四十餘人糾
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劾超匡窘迫遣刺客
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其情狀單超積懷忿
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
守蓄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舍遇
之及當徙斥越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十四
及高密甄子然曰盜盜情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
當投喬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什可爲
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
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使客晨
夜追種及之太原遮險格殺更因下馬與種斌自
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甄
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　士有忍死之辱
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
忽匹二臣可以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
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

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俱遺其亡迹之行赦其射鉤
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共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
君臣載於簡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人同
死於犬馬流名於溝壑何由得甲其補過之功建
其奇奥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
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
公方不回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
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舍除其大
過種所坐以盜賊公召筋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
惡普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

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下郡案驗文畏其嚴明遂發
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朱穆為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
墝墦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收其家屬桓帝聞大怒徵穆詰
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
訟穆　伏見施刑徒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
姦惡誠以常侍貴寵作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
隆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穢以塞
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煽興讒陷仍作仁其

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
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
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吟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
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
上深計臣願黜首鬃趾代穆叛作
李膺等以竊事下獄考實陳蕃上疏極諫　臣聞賢
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鉏聖
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堯舜者也伏見前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
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
杜塞天下之口塞言一世之人與奏焚書院儒何以
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
遇舍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
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幾存乎識舍成敗之機在
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
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
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辜於古市乎昔禹巡狩荅梧

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災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疏救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閑廐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清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采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理劉瑜成瑨等疏　臣聞齊桓修霸務存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經濟類編卷之十三　一七　公罪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竊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趼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乎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偏海內天啓聖意收而誅之天下之議當百世宰得過感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迴罪不竭其誠陛下勿從讒國妄登聖作天下逸豫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聰明而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好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而小人道長譬戒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誅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侏徐宣之罪籍沒家烈坐不逮赦怒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歲過亦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詰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黨惡傷堂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保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氣於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陛下誠歷再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令鷹杜密等遠賢武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乎以採幽暗之實忠上疏　臣聞明主不諱盛制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讒諛之患以暢萬端之事誠以君臣會熙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

梁氏五侯毒偏海內天啓聖意收而誅之天下之議當百世宰得過感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迴罪不竭其誠陛下勿從讒國妄登聖作天下逸豫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聰明而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好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

王氏使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專覆
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
夕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險途收前司隸校尉李膺
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遣考連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
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竊路隆隘矣之形至於鼻目衆
寢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與名剛柔舒急倨
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良死衆生亦復均也將與光
骨肉衆有相隱百世其冤盧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

之良佐尚書郎張陵授嫣暗苑康楊喬選部戴恢等文
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幹才俞列而陛下委任
近習專樹饕餮外與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股黜案
罪科罰抑奪官宮欺國之財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
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殄各得其所寶愛天官
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
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
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霍去病宅奴名王破奴郡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訴
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幾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
是乎明將寧德感位等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

移陰陽誠能審伸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知
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將才志節奏原光罪
表術借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爲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
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縱橫殺無辜則海內皆懷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以公聰明仁智論定禁錮紳所以瞻仰明公者
橫殺無辜則海內皆懷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
經濟類編卷七十二
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晉愍帝時水相荀崧上史淳于伯血逾流劓
覩奏曰古之爲獄必參五聽以求民情雖九棘以求民情雖
明慶政不改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
以明王哀矜用刑典獄爲寄白頃蒸荒
殺戮無度罪同斷獄刑異議者不一或以爲非
于伯刑血著柱遂逾上終柱末一丈三尺旋復下
流四人五十百姓羣譁士女觀咸曰其冤伯息忠
訴辭稱柱云伯督運乞二月車畢代還無有稽之
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
論於理爲柱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役發租調百
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于伯何獨明之棰
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實情之典
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讞案從事中郎周遵法曹參
軍劉侃屬李匡幸荷殊寵金刀登列曹當思敎奉政道
許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誅今伯枉同周青
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根於黃泉感于杞梁血妖
過于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
爲豕刑殺失中妖眚如見以古況今真揆一也皆由
莚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寒所由幸示愧
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
導等一無所問
張華被誅齊王冏建義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
溫嶠駁之曰自天子以下爭臣各有分不得歸罪于
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亡非其罪也況生存而得
克之役一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緣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子欲明
之內者也夫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帝不和不能承順
贊答其指應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潛害其

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鴆齊于帝肇同皇極罪在枉于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舉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莫之於義不經舉竟得追復爵位

王敦構逆上疏罪刁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元帝于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皆棄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

審捕送協首者而不在其例成康中協子弈上疏訟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追贈之數若被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過害不可復官爵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奔亦不容賞當敦專逆之時慶賞威刑皆自己出是以元帝優深寄終同衾則死難則見絕宜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叶其事以解天下之惑故也況協之比君在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者亦宜追贈凡事不允當而得允理者以舍秉得理而刁令柱剛多然若以責也刁氏今限者以宜

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足下宜察此意永
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
今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
皇衡毗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罔典則襃刑非
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
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于君者
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
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謝王承等而未及周顗時周
謨爲後軍將軍上疏　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盼之
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顗居上列遂管朝政金與群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二五
后共隆中興仍典選舉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
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降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
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囚途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
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隋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
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
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強撥
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
意所疑如司徒議則謂來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
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
不臣之罰齊靈嬖寵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誰
主同貳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

顯後則礼宜貶貞明矣導重議曰省令莊恭必礼之開門與譙王周薨議興令礼開門直出風言盡哀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冀若原情考徵也論主簿胡威箔興請隗協亂政信敦臣敬荀臣敬信姦佞除即所同流四凶族以隆人主龍錫之功耳如此礼所以忠于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礼亦關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貪也夫信敬當時之臣敬不同將來之大途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礼邪若盡謂不忠慢有誣乎導王周薨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于必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宗敬送尚還吏尚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迮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糾令晉議宋華等尚其在隗協矣通之明爲忠之何用逸爲遵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忠皆當死也漢儒論之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管仲當免罔罔誅紹之文未會天下共誅之役呂后王諸呂用物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祿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貶焉而史兩爲矣竊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原情審意不可定于一槩也且礼關棺定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血于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歎況日尚之奉國歷事洊歷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

無輸忠之節兵久泥僞政絶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
竿之士咸子委塗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死故重
齒被歌楚在下亮之興嘗之大恪謂葛瑋門侍郎姚
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吳臣州里內方之英雋
興曰有某不理王尚文會崔當王尚併思耳文祖曰
尚在南臺禁止不真宰相文會崔當王尚併思耳文祖曰
矣興曰若爾相爲惜思乎文祖曰西方寄敞其直優
于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誠可問之興問超
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等謂超曰敞在西土時於甚
笑方敞親之陳徐幹之滑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

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余文比之未足稱多遊
琅邪於岘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
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擾上但當問其文彩何如
不可以區宇格物與俊放尚之罪以爲尚書
唐宏文本爲侯君集等疏　臣伏以君集等或位居輔
佐或親分牙爪倫宗祜權授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
法以報　主下之恩聚措肆情罪名盈積實宜徵之典
刑以肅紀綱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誠者以其
地在絕域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
　聖詔不受節度軍令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濕
之名容集等奉行　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實實

上表曰今年平吳實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之
帝於是不復征新國大將軍杜預伐賜帛萬匹近
隋新安郡公薛冷奏曰綏土蒼暴亂政實宮
內支黨不附者虎平後之日綏土蒼暴亂政實宮
千段出內之將帥之臣無貴者少貪求者衆是以
黃石公進太公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
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趨過其利愚者不避其死是
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爲此也臣又聞
之及爲相大后欲以易之弟昌代薛季昶之薛季昶
相諧堪棄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尚
經濟類高卷七十二

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
盜不如季昶太后歎然元忠又嘗面左臣承之
榮利不能事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
從大小爲久之大后嘗引狄梁公入臥
人臥以餐官使吏立元忠於前之太后召論人臥
閣舍人來環伺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當部門
正者若有不測環當叩閽其衆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閽其
事無已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
御史一員日朝閒道多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

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安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面
貶褚遂良爲羅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
曰遂良盡國忠家稍身徇物屈己捨餘石其心社
稷之重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欣無辜
辜稱冤非罪而宗不聽瑗復上曰昔微子去而殷國
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近臣臣恐
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魏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
之及爲相大后欲以易之弟昌世其家元忠以薛季昶
相諧堪棄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尚
經濟類高卷七十二

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
盜不如季昶太后歎然元忠又嘗面左臣承之
榮利不能事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
從大小爲久之大后嘗引狄梁公入臥
人臥以餐官使吏立元忠於前之太后召論人臥
閣舍人來環伺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當部門
正者若有不測環當叩閽其衆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閽其
事無已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
御史一員日朝閒道多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

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
迫趣說使速言已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趣臣如
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
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聞元忠
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
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
爲臣至忠古今繇仰陛下用宰相不使與外間當使
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并宜繫治之他日史引問說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
坐無辜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

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忠
臣烈士皆懷觖望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羣
小恣意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
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
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
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
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
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頗洏無
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宋子京中宗人宼獄書　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

書舜誅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
霍光廢昌邑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皆爲國計
賊爲君妙選假雖擅權猶不可罪況奉君命而誅法
者乎臣伏見宋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
法不撓爲國珍讐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窓
計將危社稷當時逾節初露朝野寒驚陛下神武
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煩驅命不逞
強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警幸能察罪明辜嫉奸標奮
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
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效陛下所以自鑒

察御史權珪爲鳳閣舍人者並不以表其臣節報其
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
信行必見明自謂尊一事君無二也今乃遭誣罔之
罪被擯梁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幽窮詔獄
吏不見明冤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堂
抱疾啼悲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
國恩夕爲孤囚臣竊痛之夫孤孀者衆邪之所憎至
公者忠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群共誣成罪聖
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左者受恩事楚抑削庶
庶以算楚君楚國既強吳起當蒙商鞅尊秦庶

以明泰法秦國既伯商鞅極刑鼂錯事漢諸侯威強七國鴻漸後將陵王室錯削弱其勢以擊漢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說遂族滅鼂氏以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燃而身死族滅爲譬者所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爲之痛傷耶臣以鼂言雖無三子之知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察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爲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責小疵有大忠者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仁超於漢高祖固已達矣臣竊疑小吏何足爲

陛下深責哉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其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舍始舍終哉

劉弘逸辭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動上除之於是賜一人死仍遣中使就殊嗣復及珏仗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干渉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忌之過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忌之中外成以爲冤兩河不臣三帝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人殺襄公子糾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于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鬼須皆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于齊里鬼須遣其寶貨追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鬼須遣門厮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鬼須耶

君猶有以而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君猶有以而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怍也是何也曰須曰然君反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實有余者乎文公曰何謂也鬼須曰得衆者得天下君者莫大於鬼須矣君謂赦鬼須願出以爲右如鬼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于鬼須者乎文公曰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百官也皆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商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西子嬙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悟范

不任怒間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呂御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夫人披髮文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徒御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聞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

見之以難告二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音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晉侯既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公召而弔之再拜稽首既族對曰今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西子嬙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

文子文子曰楚因君子也言稱先賤不背本也樂操
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柳無私也名其一例皆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皆君敏也仁以
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
盡歸之使合百姓之重爲之祖使歸求成
樂盈出奔楚宣子因叔向入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
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僊哉猶哉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謂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者也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親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宜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
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宜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夫曰曰聖有恭勤明德定保大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虒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
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魯誰敢不勉多殺

何爲宜子說與之乘以告晉諸公乃免之不見叔向而
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李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子囊謀救之
退而修伐莒之備楚師還其使至曰魯敏也我以
求貨於叔孫而爲之備使歸緩其使曰貨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魯以敝
恐也衛之除讓誰之咎也得而忘之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孫有自矣吾又誰怨然酬
也賄弗與不已召使有司數而與之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三十　敘事

趙盾問之曰爲忠不忘君之謂也國
君死貞也孫生二者義何如乎乃
論語陳曰魯鮮有罪其
子若免之以劓在石可磨汙出
不逃雖其何患之有患一所
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言免之以
罪又實其賢諸侯其謂不欣慕
邇鄰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
封疆而利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令也引其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魯誰敢不勉多殺

不可忘於是乎處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
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
大舍小是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虢之劒何國蔑有
王赦盟者誰能辭焉吳濮有釁楚之軼事竝其僭盟
莒之罪專楚勿與知諸侯無頯不亦可乎莒魯爭鄆
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州有魯
莫不競勸于其閭之內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鄭良霄太宰石臭有寵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
征五年而歲習其俗伐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
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四十一　教事
而疾楚以固於晉晉焉用之使歸而慶其使怨其君以
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吳人將以魯衰公見於王伯合諸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
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徹邑之職貢
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
將以衰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徹邑將改職貢
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
間者何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
蒐狩之方入將吏新合上下未輯代郡將軍赦應門
將軍廣所任不得校尉文背義安行棄軍而北少吏
後於鄭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遽速陘命遂囚以還
及戶臨淄大史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
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之改也若不
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
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
曰戴予對曰自先王莫敢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
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先王
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吾之役而棄不殺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四十二　教事
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足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
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吾以儆君
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
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
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
忘前敗王乃見之
漢武帝赦鴈門代郡軍上谷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
蒐狩之方入將吏新合上下未輯代郡將軍赦應門
將軍廣所任不得校尉文背義安行棄軍而北少吏

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
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以
加法於士卒二者金行非仁聖之心朕惻衆庶陷害
欲刷耻改行復奉正論嚴路無繇其赦厲門代郡軍
士不循法者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
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
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澗略遠
縣細微之忿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識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
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
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
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明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
百官詰責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
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及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
讓若拘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明帝
嘉意遂赦而不罪

王符述赦論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

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
財奉以箔漑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
不爲顧哉論者多曰公不赦則姦軌熾而史不制宜
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照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
所生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王孫生郭璞上疏　有道之君未
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
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
之所以廢也是以占之今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深
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開一峯則拜見規誡則懼何

經濟類編卷之十三

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
至著勤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
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
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略舉以罔罔充斥陰
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固邦祀作赦以解滯瑕不然
將來必有紅陽告而之災前震厲無之變狂狡蠢戾
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頻有暴雨
水皆漢滿歲月無年適閒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
漸成臣竊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
困擾共亂者多小人憑險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
不可不慮按洪範曰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漏
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重潛應已著實于事者也
假令臣遂不幸蹉跌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
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澤又蕞涉年仗金家
所忌宜于此時管思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
陛下上答天意下順物情可謂垂拱大心慈寒人事兆庶
然後明當物法以編理官冗職而省之或未允聖旨
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題而易見合額陛下勿以臣身
久而辜之

慶臣之言臣已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
經濟類編卷之十三
直之義耳昭奈納焉卽大赦
殷浩父爰爲長沙桓公參軍與殷羨相善俱被廢
曰談君始往雖多論寧有異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
兒翁故小令物情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
滋亦不稍以此寒盡之也阮籍放洪遠又與浩親善
其父兒得矣貧以小小仕之大牧江東政以僞儕豪
強以爲民害時有行法輒加之寒劣如往年倫石頭
倉米一石萬錢時足豪將重石殺倉督監以塞
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
強官長也而終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邊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坐之惜豫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扳脚下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郡唯長沙最貧而不黷與殺者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刀終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唐高祖入關寬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廉察于南郡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舍非難行今爲難假使赦文至積止於知

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爲自貶太過頻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食未寘愆三也於是黜仁弘爲

經濟類編卷七十三

過言舍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徙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各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不恤征戍之勞苦淫靡無度嚴刑不悛疑阻猶暗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致亂階興郡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中外誓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道安在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勍雄

罹其災朕實不君入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
待之如初宋渭維縁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勲舊終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及易天常
盜竊名器累犯陵寢所不忍言彼罪伾宗陝不敢赦
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能從赦例赴奉
天及收京城將士能全節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錢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
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眞入朝爲上言山泉宣布赦書
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宣宗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
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掊行寃宥凡抵極法
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
免今因陳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寃者銜寃無
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衛旱討邪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寃宥決
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張濬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寃滯今所原死
罪無冤可悔囚險僥幸之徒常思水旱爲災宜如
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明 北海 馮琦
纂
楚 門人 周家棟 校
淮南 門人 吳光義

工虞典

治河十九則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邪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通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衆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各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奉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

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大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水工徐伯表裏河渠書以爲禹之時水由地中行今間山川形便可令三月罷而

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溝省卒而
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發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
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
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
爰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
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
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
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蠭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
皆可以行漕漕抵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
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
山東從沔無限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
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
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
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
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顔下岸高乃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以水轉轂引其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天子既封禪還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
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令
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榮薪少而下流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
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河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
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不得寧功無已時兮
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fn:1隄兮
令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空虛兮
禹兮爲我謂河伯兮何以饗我玉璧沉白馬兮
皤皤淸淨兮流澌浮兮北渡回兮汛濫不止兮愁
人兮作秸柔浮兮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薪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顚林竹兮楗石菑宜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窳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輸渠靈軹引堵水汝南元江引淮東海引鍾
定太山下引汶水蒲萄宛馬秦晉以多得天馬關中輸渠益少而水不能滿溝洫皆穿渠為溉田谷蠡以
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宜房　太史公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十舍稽太湟上姑
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迴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
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
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
渠書

賈讓論治河疏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
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單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停
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大土之有川循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嘗不遽止然
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
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谷以
自利齊則有鉅河為防趙魏瀕山夾地卑下作隄
云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
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
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
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壞者去
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
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
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
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
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
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

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
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
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
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
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迴抱如此
不得安息人行上築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害放河使北入海河西海大山東薄金隄勢不
能遠洪流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
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
毀之鑿龍門開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壅斷天地之性

此通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巨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山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從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隄安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通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頭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

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堤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二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

諸渠皆往往殷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凋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數道丁夫寒之既塞晉王欲刻碑記其事中書令人楊炤儉諛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梁鈐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後晉時滑州河決浸注曹單濮鄆五代之境詔大發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其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問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診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診為國家致太平亦

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
北有胡患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
武英略荷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
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
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
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
既出大峽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及
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
淄滄棣瀛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
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
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
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
水非瑣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
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
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
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歐陽修論治河疏　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
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
而未肯有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
一曰長大臣二曰長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
用心于河事亦勞矣初欲試三十萬人之役以開故
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
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言修然則其勢難于復止
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
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
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
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浚恩
冀日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

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
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
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
爲諉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
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
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
詭辯謾上而功用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
決意興役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
語其小利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
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聞大

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
爲害大則無有不同者哉至于順小人之後患則
非臣之所慮也且事貴知利害權重輕又不得已則
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
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壅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
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
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
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
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爲
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

大役勞民罔國以試奇策而僥倖于有成者臣謂雖
堯舜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其詳
而未蒙採錄今復略缺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
謂用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于患衰
者未患一面運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
塔以合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流以
來六年合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
加增焉是費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食建塞河之策
之雖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昔多士無愚智皆所
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本奉使契丹時已嘗
具言故道六塔等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

使往來河北詢于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
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其
下情如此誼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
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六塔之役差李仲
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副使及恩
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
爲大患此河水天災人力可回惟當加意防捍之而
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
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罹陛
下裁擇

王同議水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通其理則有敗官之誅其于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官誠其勢也是以愛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自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不
統其官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
水之性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其之職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
如此

李仲昌　宰臣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爲兵夫漂溺凍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回行劃恢逐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生于

犯忌禁且河口乃赵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鄴非便詔罷其役今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自李仲昌
敗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二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千白水炎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汊一合南清河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雨岸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實未嘗增修隄岸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閱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役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皆出向之鴻溝俱爲沃壤屯非利乎況謂夫已減乎
去歲若復其堤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浞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瓜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
舟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
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
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挽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
善其法乃嘗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
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尚會遽
曰法皆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滑河司
將自衛州瀕至海日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河北流閱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處塗遏外都水監
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鎖等處開修直河
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滑川杷滑之荷置數千
杷則諸河流渡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滑之費幾百千

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
尺凡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
步東走歸舊流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
流或疑過之上決下洪功不可成揆今之自河北郡
縣宜順水性矣長隄以禦泥沙塞退歸德徐邳之民任
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
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
塞便成宗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
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寢之便帝復從之是後
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
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
護還圖其形勢來上言
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
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
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
為一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
而東連屬成川號赤宦
河又合赤里赤忽闊也里朱
河又皷為八九股行二十日
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即
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
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
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
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
水茂暢世言河九折蓋
順帝時脫脫用言者言于
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
脫脫群議不納左丞許
而足以為害游淺易塞
較全時在城北流入郊
軒縱有衝決為害亦恆今則
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所在

益容佐傑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
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
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殊惟潛運使賈魯
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
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
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晰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
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民不聊生
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反
邪自辰至酉論議無參莫能入明日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
之役水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宰為兩
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必出遵河門鹽運使
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
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
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
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初魯按視河決大學
士賜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其餘選賚有差先是河
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

河泉土黃陵岡得石人一服而汝潁之兵起

築城十五則

晉侯使士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寧新邑吾
請之公使讓之士薦稽首而對曰臣聞之能事而慼
受必慎居安而城豐必保民和而城固修德而城
守官成命不敢固辭之保文何慎焉
詩云惟此作邑因時因險因宗因城君子攸芋
如之三年而城師焉用愼遷而城曰狐裘尨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起出也故治起六月知伯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起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也城起也子且城起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故晉國不恤曰
姬亦可知也已諸侯是
即與是圖離狄吾曰扬比其郊
其誰云之
令尹爲文孫張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分財用平校餘積築稚七板三版而成不過二旬
稚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過二旬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捄火之至哉惟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勉周室之衰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賴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八無勤諸侯用懲厥遠昇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俾伯父實重圖之仰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唐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大子實不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之不務而又

馬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遂速裘庀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佑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大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驅驅況敢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莅之以爲成命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牼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之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固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晉有曲沃秦有涇陽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雍宮宋有南里趙有鄗鄔魏有梁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衛實難桓景皆恣于諸侯此其尤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

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慎其不飾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辭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過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蚤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寡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厲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君子以懼哉三年陳蔡及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過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鬻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鄢京櫟實殺叔段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莽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宮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自全明矣敵之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穫能無亡乎昔梁伯灌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偕不貪不惰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上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魏高祖欲築城置戍于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

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高祖納其言
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
者外自誇大耳今若說之以兩頭罷亡
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高
祖乃還濟淮
唐德宗以方鎮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
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
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十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道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
虜謂吾衆不減七萬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二七　業城
虜雖至城旁草未不能久留虜退則運糧以實之
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臨月始至虜亦聚衆
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戍上從之朝
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
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
還開道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
召縣令庀徒僦直錢以上皆死罰土流惡以
下杖罪之取上皆刻庀平之無得爲坎塹以
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丁糧凡九十六日而
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
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
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二百人遣姚岳臨築之岳以兵
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
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
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
我之城陘足得辦矣乃令築之舜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冷水以南傍介山稷山
諸村縱火舜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二八　業城
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
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
之備禍未可量天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
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
若京城堅固戎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
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樂寇城以伐深入之謀錬官
今蹻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
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旋泰州復上書請納安遠寨
門一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
此正商鞅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
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
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
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一砦地略非所約爲
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堡且以長城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罔
在也罔萌訛語塞爲以夏人洽盟請城綏州不以易
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璡及弟瑛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
辟召皆堅辭不至閫余玠賢自請府上論玠待以上
客璡瑛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置別館以處之
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墨畫
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愛去知又旬日請見玠
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illegible]單益爲人日
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
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襄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
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
擾于民募人能致麕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
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巡察霍定和糶蔡京
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
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寇來臣等
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篇善高

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器之賞建碑書功于會
朝門

晉文公見咎季其廟傍有西墻公曰就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卑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使築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暴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愁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乎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凡鏤為美而以金石絲竹之昌大眩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人不過容宴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閒誰宴焉則宋公鄭伯

相繼而來賀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賴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弱之後而能得以來使官都那譬貧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

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嵩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忠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謝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祲故榭度十大夫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將硯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察之暇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之而謂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趨種乎共鎛對曰公事急屠種而懸之臺夫錐欲刺
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宮罷後曰我以臺爲急
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磨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
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
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磨之加密石焉諸侯磨
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倫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
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
之勿磨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
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磨者不仁者之爲也

知襄子爲室美士爵名夕焉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衆事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衆事
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今土木勝臣懼其子孫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亾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然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
昭侯作高門往年泰拔宜陽明年大旱民
饑不其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又益咎如此所謂福
不可不慎禍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編氣合天人啟慧兇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於一也在

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
踰嗇社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跡地無歸鳥窟於
是我皇帝拯之乃揆斗極把鉞陳鋭自神徂禹稻於
是龍飛黑水虎嘯西河雷動風騰天行地止命旅致
屯雲之應登埴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
空萬里攘地千都慕南罷部河西無思於是治定功
成邁安遠而志玄鹿駭息此銀顏乃正六樂治五禮
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録之生若雲開集
雅之館而欵闢之學如市興建庠序敦設郊丘一介
之才必記無文之興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人識廉隅家知禮讓而焚鄭衛懷巴黔庶定於是

羅兵不血刃士無留鋒鏑而楚鄭服威懷之長莫不接旗請奪執銳爭
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
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塩寨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觀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貨八方入
方面息靜役休務商歲皐民和歷代規模前王典故
計四奏奉周正朔車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
莫不奕葉載元龍庶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吉周史書村閭之夢北荒明月兩極流精海岳黃金
河庶寀具蒼龍玄武之制鋪錢風之工或以聽窮
發爾雲度之度不儒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
晉氏沒穹宋歷成衰禮樂無記鴻規盛烈
澤沒穹窿乃假天爵於牛羊之國於傳望有欵耳
目無補於治乃命群臣之雋申之主陳主置臬
表以此横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

太祖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慮以奢敗觀而知法物覩雙禽之容人識百重之興作軌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渙漢啟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衆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鼎紀大人遊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變起備設儀章壯矣巍巍勿毀勿亂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宮遏儉之風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者稱崇葉今者二帝未

殄神州荒蕪皋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潛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戎悠遠會庸內謐百姓力竭如春見以來水旱薦臻近之牧晉滅常年財儲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約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開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靡于自然沖玄刑乎萬國詔既盡夫則必盡言宜參以玄虛守以無爲參電不以雷記游豫不以兆悔治德息單於仁義驅駭極于六藝危言竭之降參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事周孔非爲超遠以導道德之門親緝紳之秀暗咨以

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于殷宗休烈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乎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

禿瘵修禮讌群寮于宜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冬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絡宮廟爲貽厥之業泰師濟河灌然旄靡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于洞泉身苑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舉土崩離衛壁泰雍

寇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僖檀曰非君無以開忠言也

劉寔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青室於渦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時陵作中喬豫和苞上疏　間人主之興作當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宋顧狂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忘也信而有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況秦皇以窮極奢麗宮樹周落則剪採爲花葉綴之池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淪則易以新者十六陂以象幅梢屬相高永巿息罷上好以月夜忽召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普高聞鑾輿還宮品百官各上封事盡詳定院以考之無遺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陛御札趣之河南參修洛陽宮頗成大夫薛顏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修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開俠海內平寧啓之未晚詔褒納之宋太祖既廣洛城且命有司盡洛陽宮殿拔圖脩之以歸重費黃袁後營繕既畢太祖坐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也

王曾諫作玉清昭應宮疏　臣伏聞朝廷設庫評之

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宮而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奏非常之謀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曾伏觀國家誕受琛符肇興宮闕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寶長寶符陵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游發成命亟行自古始已來庀徒崇屋仙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薄章之材連岡於林麓築土圖麗揮鍾運斤功極彌年費殫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跨榮日之前閒嶠貴近以舊居假使權而創設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一何為不厚矣然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

未便之事四也臣竊聆中閤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脩宮闕苑囿本靈篇而乃過興剖撅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頒赦令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罔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返邇宅心人祗快望必若光昭大端須建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職效愚計亦

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敎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實之資節儉爲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計其工費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內承平邊鄙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從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前定廣廷有姑息之慶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

失望翕合有司安怠亦恐未復田産秋冬之閒儻於興情且徃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尚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爲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就若清淨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

徽宗時以未得劉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惕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閱月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敎於是崇飾宮觀增置羽流

望望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迓迎之遂謂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不足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仙靈之圖鳳凰山號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血接南山山之東有蓬萊閣八仙館紫石嶽真人殿望月臺蕊珠堂其館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氣池跨以石梁西北有萬松嶺步嶺而上臨秀樓光陵雪徑滿洲渡之上臨水軒龍吟堂山之東有綠雲亭白龍

沼中作兩川東爲蘆渚浮嘯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

流爲鳳池東出爲鷹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
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廳復由嶮道
至介亭亭左復有梯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激瓊軒
又行石間爲水閣都圓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
肆及清漪園北歷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
支流別爲山泉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
二里曰芙蓉嶼結構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
精其北又因舊基作大池名曰曲江池
中有堂曰蓬島瑤臺又作小宮殿以居
遊齋類編卷七十四　四十七　宮室
橋引水直西跨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
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
神宮既成帝自爲長歌紀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
初未動於太湖取石爲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
繇是群飲至上元後乃罷明之先嘗舉又於舊城脩
復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深作一橋橋下疊石
爲巨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盛宴游對峙焉
新作建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恭京欲以會室
名時紀云

周定王使王孫滿勞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或[illegible]不可行也侯不在彊司空不視塗泥不
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蔬
脯資不致饑饉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
築臺于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
夏氏留賓弗見罷于鄧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
亡王曰何故對曰天根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經濟類編卷之十四　四十九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倦而畚
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
之所以不用財匱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
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冊梁
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
以御災也共餘無非救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蓋
民時不廢民功有優無廢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
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能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秋官有之曰
[illegible]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
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爥水師
監濯腊宰致餼廩人獻饔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
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蓋虞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莅事
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令雖朝也不才有
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
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經濟類編卷之十四　五十
九我造國無從距奏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令陳侯不念徹績之常棄其信矣乘其亂矣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
以淫於夏氏不亦簡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晉南冠以出不亦簡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陵替廢其教而棄其
制度失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君大國之間而無
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
氏九年楚子入陳

晉潘岳傳永平時以選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
[illegible]紀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擁使老小貧弱

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逋於
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得收其直交易
遷各得其所宜無夜賦曰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
末資語曰許由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堯之大也許由
陽處父過霍太子逆旅舍子逆旅舍子逆旅舍子
逋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古到今未有不得客舍
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
九服納貢入方異公卿大夫有遠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
冬有溫廬夏有凉陰駕車成行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
乘凉近進煞福多鞍皆有所憩又諸拗盜皆起于逆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五十一　逆旅
絕止乎人衆十四肅條則奸軌生心連阡接館則姦
情震慴且聞警有救已衰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
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懶之所
乏也又行者食路告糴於民民以昏晨馘夏晝熱又
兼旱夜既限早閉不及雞鳴或避晚關進逐路隅祇
是恐藏誨盜之原何以容多故法教官守棘懶獨
復何人彼河橋孟津新券輸錢尚第督察數入校出
品即兩岸相檢猶恐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
人之役更疲人獨專權稅管關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
逋逃之藪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族獲行留之惟

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揆若家而息豈非衆庶
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
冬曰狩苗者毛也取之不盡澤不竭群
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老不殺小麛及孕重
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
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鷙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
以古者必有蒐宁其閒之暇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

穀者以祀宗廟養萬民也今禽獸宮殘稽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野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
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擒之
上援劒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
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
以神武定四方宜復遵堯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尚宗出畋過南門課騎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末若
爲則不漏對曰以危爲之必不漏高宗悅爲之罷獵
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

甚厚常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
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
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古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
成勤于政烏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
鳥獸魚鼈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昇與康
曾不是誡敖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
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惟
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

經濟類編卷七十四 五十四 漁獵
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乘輿出鷹兎握中
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遂歐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
哉銜撥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寔戒
可慶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忘出位敢諫從禽瓊蟻
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救解縱五坊鷹犬內侍無得更進爲道曰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從武皇獵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北及得獸餘
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墨子天志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國家得罪將猶有異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然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實爲政不當聽獄不中天

下疾病禍福祟請不時天子必且朝祭其牛羊犬彘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而正之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而正之者何也曰順天之意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曰古及今無有遠靈

爲必疾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二不辭曰誰殺不辜曰人也誰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誅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曰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古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

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故昔者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是以天下之鬼神福堯舜禹湯文武而禍桀紂幽厲以此知其兼愛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兼惡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下也從天賊之務其所利而利之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何也益賊者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及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義法以爲儀法者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義法以爲儀法者以此知天下之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天下之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不能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者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

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社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聘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

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昔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竊人桃李瓜薑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鑿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蠆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者必有一死罪矣此

白甘苦之辯者嘗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而示之黑謂之白則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必曰吾口亂不知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滋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罪天之以志爲法猶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誓懷而明德毋大聲以溢

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擴天之明命以征四方之則此謂文王之以天

長夏以蚤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

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
之經也
司馬遷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
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前列直十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
大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
漢抵營室曰閣道比十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杓攜龍角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衡殷南斗魁
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
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
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十魁中貴人
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若
臣和不齊為逆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
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圖十
五星在圖中口者為貴火守角兵起殺不出
出天一旁招矛盾動搖角本
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
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
星曰輦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
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
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
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故曰攝提格元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
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
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
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
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
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
傷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
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只所犯命之中坐成形
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十魁中貴人
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直近海西有隋星五曰少微
士大夫擅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
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
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
與鬼鬼祠事中口者為貴火守南北河兵起殺不出
故德成衡觀成滿傷成鉞利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

主木章七星顯爲員官主惡事張素爲尉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衆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廩旁一星曰天庾主倉策禹乾騎滿野旁有五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咸池南大星曰天船主津梁水中之橋柱柱不具兵起本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廩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星入軍曰罕車爲趫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臣在側弟甲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東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

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衡爲虎首主葆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二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軍憂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常宜爲治廟曰離宮關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策馬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大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授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喪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

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星水晚星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甚入于西方用事軍罰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各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

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其色章其失次
有應見軫曰青章青青其色章其失次有應見參曰青章早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
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曰趼頭熊熊赤色
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
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
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
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
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

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樂穀
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閻
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雖
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茂
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音蒼蒼
然星若躍而陰出昌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
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國敦歲歲陰在
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
明江淮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鬼赤眚若歲
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黑

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
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
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
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
三月生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二月生天攙
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大將長數丈兩頭兌
讙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
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亦而有角其所居國
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厎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

太白關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
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喪惑
曰南方火主夏日兩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
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
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
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凶與俱出入國
絕祀居之殃還干雖七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

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處十舍
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
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
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變惑從太白
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行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
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
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營威廟也謹候此　曆斗之
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
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四吉未當居而居若
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

不居既已居之又還去之土不乃失女不可
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一洛曰地侯
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
度之二十八歲周天其　日行二十八分
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　從而聚于一
乃為之動搖歲為王不宿其舍縮有亟不復填星其色
黃九芒音曰黃鎮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癘有主命
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
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十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
也未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

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
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與金合為鑠為喪
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王為憂主薨卿大儀戰敗為
北軍軍圍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穢而擁閼有覆軍其
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
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
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
慶改立大人奪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
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盈出者為贏縮者為
客縮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庭見子杓星同

舍為合相淩為鬬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
喪旱赤圜則申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
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
聲青角有兵發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
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者動搖常
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百二十日反
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
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
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
箭旧太白太白失行殺仕

日匝七日而入東方伏行十一舍七十三日其入
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是
謂失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喪其紀上元以攝提
格之歲與客當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客皇夕出西
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柳與畢晨
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柳夕出入
柳與柳晨出入客皇夕出入客皇凡出入東西
各五為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客皇晨出東方其軍
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舍入其
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久復行日一舍將為人

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日與星客近日大
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止復行
半度百二十日且入留逆行一二舍為人主憂
曰太白采高遠曰大相開軍戰大戰以力未當用
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傾兵有破軍未當出而出
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未當出而出國昌其
出東鄉東入東鄉為北方出西方入西鄉南方所居
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近行東東出西遠行東
東西西不經天經天天下兵破小以角
動兵起而不鬬合相沒野有破軍出兵
強暴食出小弱後半出中弱雖
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
居其北日蠭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
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日繩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
凶用兵象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
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及之者凶出則出兵入
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哀黑鬬角憂有水事青鬬
小角憂有木事黃鬬和角有七事有年其已出三日
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東方其軍
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二日而復盛入其
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道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

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
圓黃澤可為好事黃鬬入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很
赤比心黃比衆在角衆其分有兵從天下居
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二舍之內有
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疾空位有位勝無位
有色勝無色行留無勝之道角留久偷閒疾其下國
上而疾未盡其日過突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
有反將其入月將侵金木星合其下戰不合兵雖
起而不鬬合相沒野有破軍出兵陰兵
強暴食出小弱後半出中弱雖陽出大弱是謂陰陰陽

于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雖臨出小弱
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陽晉于陰太白伏也以
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
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酉勝北方
正在酉酉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
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
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暈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
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
背之古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晦見而經天是
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元爲疏廟太白廟也

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大正晉星觀星
命國是正四時仲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
蜂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
訣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夕出
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皆以夕
成二未其蚤爲月蝕暈爲彗星及天矢其時短
於爲矢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

出天下大機其當效而出出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
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爲門有兵于外解常在東
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于外而赤兵
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
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
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
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
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
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
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

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
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
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止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
出客亡地飢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
大戰客勝色過太白間可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
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
死出太白右去二尺軍急約戰青角兵起黑角水赤
行窮兵之所終危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細
爽能單衛其色白而小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
不苦矣危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客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
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反入于東方其出西
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
一候之舍室角畢笠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
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
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
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
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角元兵亢州房心豫州尾箕
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
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魏州觜觿參荊州七星翼軫
經濟類編卷七十五
雍州柳七星張三河潁川分野也
蠻夷星也 兩軍相當以星大
薄短小無勝童抱大破無抱為知其不和為分離相
去直為自立立侯王前後皆貴且藏有客圍
在中中勝在外外敗內勝以和去赤外青中
以惡相去氣量先至而後去量先至先去前利
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
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月以上功大白
虹屈短上下尤有者下大流血日蝕制勝近期三十
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

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
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
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
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達五尺犯四輔輔臣亦行南
北河以陰陽言是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國者亡
熒惑也亂與喪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圍以戰攻歲星
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
其宿地憂月食於日五月者六月者五五月復六
月者一而五日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

蝕常也日蝕為不祥也四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
丁江淮海岱之閒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
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星大
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近兵疆其衝不利 昭
明星大而白無角午上午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
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
大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
數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
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當

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
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
出所見下有氣者亡有氣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
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
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其
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
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
如雷非雷音在地面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
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墮炎炎火望
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國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

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
白起地而上下大上銳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
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星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
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下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
象伏鼈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
羽然　長庚如一疋布著大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
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猜而見景星景
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衆榆上餘二
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渥精華實息者古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紛紛蕭索繪圖是謂卿雲卿雲非霧非氣而若其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先而不滿見則其域被甲不出大雲如虹蜺壁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收候者無不可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竭移城水流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是謂家宅開郎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產去就魚鱉鳥鳳觀府庫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鳳觀其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倡優獄訟或冬至日在氣始晴腐九候歲美惡諸侯歲始歲或冬至日在氣始晴腐

明日入衆在歲一會食終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門時之幸始也四始名候之日而漢鐘鮮集萬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狄爲小雨趨兵北方爲中常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以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又勝承疾勝徐且至食爲安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秦餔至下晡之間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關國殊窮宂家占物准以合時應其文四精機祥不法是以孔子六經紀事而況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書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

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皇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二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廣因以饑饉疾疫

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左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十東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于狼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明出咸夷狄者蠭張吳楚之兵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第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在牽牛占于烏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彊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于衡南維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之所行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古今記

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曲而不反逆行反逆行者
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應也故
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日星此天之五官也舉
往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常水火金木填
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紀見伏有時所過行巔
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
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篡弒者亡太上修德
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下愚之夫常星之變
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最急風此天之

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遍二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粗天官備矣行德天門爲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德
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冲兌二至小赦白帝
行德以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蒼帝大赦慶賞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不成二十以辰圓不出其旬
成不三暮及圓不合德不成二十以辰圓不出其旬
而疾疏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
而疾疏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
而疾龜膽火上騫水下流故烏飛而高魚動而下物
類相召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
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

闘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機理絲而商弦絶黄
星隆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殊暴則多颶
風枉法令則多飄風不革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
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
之期也虹蜺者星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
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
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
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
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虚危
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
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
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
春其神爲歲星其獣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
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
獣朱鳥其音徴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
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獣黄龍其音宮
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
秋其神爲太白其獣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
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甘　　辰星其

獣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
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
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
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以
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以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
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辨變其色時見時匿鎮
星以甲寅元始建十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
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
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一十八歲
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申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
經濟類編卷七十五

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
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
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
奎婁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與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
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
旬而入晨之東方一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
和四時不中天下大　荷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
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
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

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風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巡行國邑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赦小罪解輕繫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斂重罪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牧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天乙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

水魚之園也天阿者蓋神之闕也四宿者所以爲司當罰太微者主朱雀紫宮者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狠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反主首之山及覆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太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與冬至同會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閏焉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通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二通春陽之維東南爲首秋陰之維西北爲尾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陽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泉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淫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淫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喪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艮則立春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巽則立夏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坤則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酉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晝夜均也指戌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亥則霜降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壬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艮則立春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巽則立夏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戊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爲音合陰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二日則復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壬午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

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
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
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
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受制則
行柔惠挺容禁開閭窮通障塞毋或木丙子受制則
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
寡行糈糧施恩澤庚子受制則繕葺修城郭審畜
積飾兵甲徵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閨大搜
客騶判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

氣燥陽戊子氣淫濁庚子氣寒冷丙子氣寒壬子氣滿寒丙子
子甲子發暴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郊雛
鳥蠶多傷庚子干甲子有雪壬子春有霜戊
子干丙子寇庚子干丙子冤甲子干
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十戊子五穀百蟲
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丙子戊子大旱成封
蟄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
雷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
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星墜戊子干
壬子蟄蟲冬出其郷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郷季辰三

月雪降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二月地氣不藏乃收其
殺百蟲盡伏靜居閉戶毋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
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命鳥爰乳之月
以熟穀禾雒旅長鳴爲帝候是故大不發其陰則
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
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養遠水則水養桐日五
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
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若將行是謂朏

明至于曲阿是謂日明在
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
中至十烏次是謂小還至于蒙谷是謂定晦朔弦望
紀是謂大還至于淵泉是謂高舍至于連石是謂下
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
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
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二百九
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
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
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

則曰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御之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律受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挾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洗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南呂南者易其則也德以夫指酉酉者飽也律受應鍾應鍾者雁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

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而未通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矩

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於二三如九故黃以為節兵重三軍以為節鼓以濁曰夏至音比林鍾淺以濁曰冬至音比林鍾淺以濁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變甲子仲呂之變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

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二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窮律之初生也窮陰之音故以八生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

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微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變以曰冬至音比黃鍾淺以濁曰夏至音比黃鍾淺以濁之變甲子仲呂之微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

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
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爲黃鍾二尺七
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準而爲尋八尺而爲尋
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
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糞定黍
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律而當一粟十二粟
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
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管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
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
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故

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時三十日
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爲一歲故四鈞爲
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以當一歲
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
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
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從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
而還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蟲首
而處鶉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宋鳥在卯勾陳在
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
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衝
酉爲危主收戌爲成主開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
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
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
與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歲星舍須女虛危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
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
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
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
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
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
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
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
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
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
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
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
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
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

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辰出東方蒼
龍參爲對大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
合四歲而一徙十六歲而周徙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陳者刑不得入
中宮而徙於本衝
因采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
處凡徙者皆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玄武在
前五白虎在後六太歲星采鈎陳而大地裏矣凡日甲
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
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
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

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
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
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
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鈎陳之所辰以戰必勝以
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
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襄後必無殃是正月
建營室二月建奎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
井六月建鬼七月建柳八月建七星九月建張十月建
翼十一月建軫十二月建角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
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
十六觜觿二參九東井二十與鬼四柳十五星七張
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屈氏尾箕燕十婺牛越須女
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觿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
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寒惠溫涼太陰治夏則
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綏安太陰治冬則
欲猛毅剛編二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二歲而一

徙六歲而一衆十二歲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
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
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
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
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曰勝母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
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嗜以保畜萬物蕃
昌以困敗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

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子丑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二辰周六十日凡乙酉齊也丙午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甲辰韓也己巳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圜雷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

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陽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歲行不登不收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陽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歲行蠶不登桑不爲蚕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掩茂之歲歲小饑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收麥不爲禾蠶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戊在壬曰玄默

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　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民食二升　困敦之歲歲大稔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升

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南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也

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早稻疾蠶不　涒灘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

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以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岨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日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規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卽廣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

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之卽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高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北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亾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詔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度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閭一歲而秦亡

衆乃服浩之精妙

崔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識漢史而不覺此誤恐後人之識今豹今之識古也浩曰所誤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

曆數當不虛也後威餘浩問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絕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二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無所豫也大無所疑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求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唐書所謂瑣璣玉衡唯鄭康成相記其法至落下閎製圓儀貫達又加黃道其餘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孟所謂渾

象非古之璣衡也　元源氏蔣士馨陸續皆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其疏晁劉孰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更精遠效唐一行以三分爲度則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其黃赤道與夫南北極相去不能悉法至劉曜時南卯小稍而黃亦道規長相等不能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與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列儀之中以象地有斜絡天軼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貫太史令晁崇解蘭皆作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天

同唯南北柱曲抱璣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
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
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
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赤有璿璣
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
爲天樞中爲游筒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
百四十九交以攝月游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
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
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
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

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今瓚一
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
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
爲東南當今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
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
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
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
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
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
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

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
望卯皆曰北面立於亟言天邪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蓋始不論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

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
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
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
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差昧幾千萬里之
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
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
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
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
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
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

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之數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鄭也其二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

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頻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旦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贇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云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旦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贇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

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贇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腹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贇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斜闌之舊制雖不甚精緻而頗爲簡易李

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
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
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
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算率之則不
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
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
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
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
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
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

天度一面加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
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瓚爲之瓚者珠之屬也
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子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
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
他規軸重樸枻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
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四變也黃
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朕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
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
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
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淩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給
當從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正爲地紘所
專以紘際爲法自當默與天合